

阅 读 声 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果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m。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全集

（第三卷）



目 录




目 录


海王星上来的人..... (德) 罗伯特·布伦纳/黄军	(001)
一 天外来客.....	(001)
二 捕捉魔鬼飞机.....	(005)
三 被冷冻的教授.....	(010)
四 斯魔克行动.....	(014)
五 飞向海王星.....	(020)
六 搜索特里顿.....	(024)
七 化验为夷.....	(027)
八 来自海王星的人.....	(031)
日本沉没..... (日) 小松左京/赵卫平.....	(035)
第一章 日本海沟.....	(035)
第二章 东 京.....	(040)
第三章 政 府.....	(055)
第四章 日本列岛.....	(068)
第五章 即将沉没的国家.....	(077)
第六章 日本沉没.....	(130)
尾声 龙之死.....	(134)
西西里防御计划..... (美) 克莱夫·威尔斯/魏臻	(148)
一 米塔和的设想.....	(148)
二 新地岛的意外情况.....	(152)
三 寻找神奇的铯.....	(154)
四 传奇式的科罗拉多人.....	(159)



五 海底深处的搜索.....	(166)
六 海底谍影.....	(173)
七 飓风到来的前后.....	(179)
八 血洒泰坦尼克号.....	(185)
九 索斯比的秘密.....	(192)
尾声.....	(197)
星际窃贼..... (美) 哈里森/郑华	(199)
1.....	(199)
2.....	(201)
3.....	(202)
4.....	(203)
5.....	(206)
6.....	(208)
7.....	(210)
8.....	(212)
9.....	(216)
10.....	(219)
11.....	(221)
12.....	(223)
仙女座星云..... (俄) 叶菲列莫夫/林兴.....	(226)
黑 暗..... (巴西) 安·卡·伊罗/郑华	(238)
恐怖岛..... (德) 克鲁普卡特/马林.....	(258)
世界主宰..... (俄) 别里亚耶夫/马林.....	(277)
咄咄怪事何其多.....	(277)
欲霸世界无奈何.....	(279)
变坏事为好事.....	(285)
珊瑚岛上的死光..... (中国) 童恩正.....	(288)



目 录



神秘的计算公司.....	(俄)德聂伯洛夫/郭小林 (294)
飞碟遇难.....	(德)梯姆·道斯特/陈军 (302)
海底城.....	(美)威廉逊·波尔/罗成 (317)

海王星上来的人

一 天外来客

公元 2035 年 9 月 24 日，年轻的阿基米德·本·古拉一大早就来到了南达得威峰卫星监导站中心控制室。他是巴基斯坦人，大学毕业后受聘于世界太空局，被分配到位于中印边境的这个卫星监导站工作，并于昨天刚刚搭乘飞机抵达这座海拔 7800 多米的喜马拉雅山山峰。

第一天上班，本·古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他凭窗远眺，欣赏着南达得威峰四周那矗立在冰雪之上的连绵不断的群山，深感这里的景色实在太美了！印度时间 6 点 10 分，他开始巡视控中心，以便初步熟悉一下这里的工作环境。他是一位宇航技术员，其工作任务是照看中心控制室的各种自行运转的仪器。他不需要别人向他作介绍，因为早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熟悉所有这类仪器了。本·古拉一台仪器接着一台仪器地看下去，它们都在正常运转，最后他在一台叫做“太空交通记录仪”的仪器前停了下来。

“太空交通记录仪”是专门用来记录各种太空飞行器的仪器，任何一只太空飞行器，只要它飞越印度、中国的西藏和巴基斯坦的上空，被南达得威峰上的飞行器搜索仪捕捉到，都能被“太空交通记录仪”自动记录下来。本·古拉拿起记录纸带，看到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飞越本地区的各种太空飞行器的名称、飞行高度、航向、轨道参数以及通过的时间。在这些太空

飞行器中，最多的是各种人造地球卫星，如通讯卫星、气象卫星等；其次是巨大的空间轨道站；最后是穿梭往返于太空各星球和空间轨道站之间的航天班机，它们匆忙地运送着货物和旅客。这些太空飞行器的编号，按照世界太空局的规定，都是前面两个数码，中间三个字母，后面又是两个数码，例如 39AMS 28，64BYO19等等。突然，本·古拉发现了一个反常的飞行器编号——“VY388”，这使他大为惊奇，因为这样的飞行器编号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是不是自己看错了？”他这样想着，同时瞪大了眼睛，更加仔细地查看记录纸带。不错！的确是“VY388”，而且连续出现了两次：23点14分和3点02分，编号“VY388”的不明飞行器先后两次飞越监测区上空！“是不是在这之前它也出现过？”要证实这一点很容易，本·古拉按了几个键钮，自动记录仪随即自后向前打出前几天的记录，他逐行逐段地检查着，忽然，本·古拉眼睛一亮：早在9月21日，印度时间12点07分，VY388就第一次飞越了监测区上空，接着又接二连三地出现过16次！正当这时，只听“唰”的一声，打印机又将最新的记录打上了纸带：就在两分钟前，VY388又一次飞越南达得威峰监测区上空。眼下，这个怪客正在距地球292公里的高空穿越克什米尔高原，匆匆向东北方向飞去！

再也不能迟疑了，必须向总部设在新德里的世界太空局汇报。因为一架来历不明的太空飞行器在距地球只有几百公里的上空飞行了数日之久，地球竟然丝毫没有觉察和作出反应，这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他打开了电视对讲机，找到了世界太空局的军方代表哈鲁络布·哈雅奇将军，屏幕上出现的是一位戴着宽边眼镜、满头银发的长者，他面带怀疑的神情，微笑着问本·古拉：“你看

到的确实是 VY388 吗？”

“是的，将军，就在这里。”本·古拉通过电视对讲机将记录纸带递到身在新德里的哈雅奇将军眼前。将军从远处探过身来，像是要从屏幕上掉下来似的。看完之后，他说：“以前人们曾经这样给太空飞行机编号，不过近二十年来就不这样编了。这个 VY388 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先问一问爱利亚斯吧，它会帮助我们搞清楚的。”

爱利亚斯是设在加尔各答的世界事务管理局的一台大型中心计算机，它的存储器存有几百万种资料和数据。哈雅奇将军先在电传机上按下呼叫号码，接着输入密码指令，最后打上这个令人费解的“VY38”。不到 10 秒钟，将军办公桌上的一个活门自动打开，一张打印报告单自动伸展呈现在他面前。将军随即念道：“VY388，D147A/ 型 60座太空飞机，宇宙动力公司阿姆斯特丹公司 2010年制造。该机多次担任太空运输机编队的指挥机，2013年 11 月 21日在一次无人驾驶向金星运送货物的途中失踪，最后一次讯号发出地点距地球 1.83亿公里。爱利亚斯。”

念完之后，将军发出感叹：“真是不可思议！一架 20 多年前失踪的无人驾驶太空飞机又返回了地球，而我们的自动报警系统竟然不发出任何警报，这是地球安全的巨大漏洞啊！”

本来，南达得威监导站的大型计算机储存有人类制造的所有太空飞机的识别讯号，每一架飞越监测区上空的飞行物所发出的讯号都自动受到记录仪的检查，如果外来的太空飞机不发讯号，或是发出不明讯号，监导站的自动搜索仪就会立即发出安全警报。本·古拉明白这一点，他对将军说：“可能 VY388 曾经是地球上的太空飞机，自动搜索仪把它归入了‘已知’类，所以没发警报。”

“可又有谁会想到将失踪的太空飞机从计算机储存器中消掉呢？”将军一边说着，一边打开工作台上的一个盖板，抓住一只红色的大手柄。“请注意，我现在发警报。”他放倒了报警手柄，刹时，本·古拉身后响起刺耳的警报声，这声音响彻了南达得威整个山峰，也响遍了地球上其他60个卫星监导站中心控制室。与此同时，几秒钟之内，VY388飞行轨道的所有“参数”已通过无线电波自动传递到了所有卫星监导站、火箭发射基地和其他军事机构。按照预先编制好的程序，爱利亚斯“亲自”发布命令，布置在地球五大洲的几千枚装有核弹头的重型弹道导弹都一起自行升出地面，作好一切发射准备。此外，还有24枚军事卫星，通过遥控向VY388飞行轨道集结。有一颗军事卫星靠到了距VY388仅有3300米远的地方，用自动摄影机拍下了它的照片，并立即发送到在加尔各答的世界总统的住处。从照片上看，这架太空飞机约有80米长，由一个老式核聚变推进器（包括燃料箱）和一个机身主舱组成。照片经过放大后更清楚地显示出：这确实是22年前失踪的那架太空飞机。

同时，爱利亚斯从6点33分起，每隔两分钟就通过无线电波向VY388呼叫询问一次，但始终得不到任何回答。哈雅奇将军和世界总统以及世界太空局的副总裁伊瓦年料博士简短讨论后，决定与VY388机组直接通话，通话内容以语言和文字形式向VY388播发，警告他们：如果不回答询问，地球将对VY388采取武力措施，以消除一切可能的危险。

但是，“最后通牒”没有奏效，VY388还没有任何回答。于是，世界总统、太空局首脑和军队权威人士在电视对讲机屏幕前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通过一项应急措施：立即派遣一架大型太空清道机上天，以最快的速度在空中捕捉VY388。

最佳太空清道机的选择任务交给爱利亚斯完成，最后这架世界级计算机确定使用 27MSA63号军用太空清道机，它有一个别称叫“巨鼠号”，目前正停放在肯尼迪角，55分钟后可以完成一切升空准备。

二 捕捉魔鬼飞机

太空清道机选择好了，还需要挑选三位宇航员，他们将在太空清道机要抓住 VY388 太空飞机之后，强行登上这架飞机，对它进行全面的检查。人员很快选定了，他们是世界太空局的宇航员弗朗西斯·达卡波和约翰·盖林格尔，第三个人是世界太空局设在月球首都卢纳尔城的 217处的处长助理，名字叫雷·卡西米尔，24岁，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目前正在加勒比海上的巴哈马群岛度假。

让雷·卡西米尔执行任务的命令下达给了 217处的处长。此时雷·卡西米尔正乘坐一只红色的小水翼飞艇在加勒比海海面上遨游，但小艇仪表台中间的电视对讲机是开着的，这样，有紧急事情时可以随时和处长联系。突然，电视对讲机的小屏幕上出现了处长的面孔，他有些焦急地向雷介绍了地球上发生的怪事，最后他说：“请你好好听着！45 分钟后，肯尼迪角有一架大型军用太空清道机升空，它的任务就是捕捉 VY388！同时将派三名宇航员从空中登入 VY388，对它进行检查。卡西米尔，你是被选中的三名宇航员中的一个，此刻一架军用直升机已经起飞去寻找你了，我对中断你的假期表示抱歉，但是执行这样一个对地球安全有重大关系的任务也是十分光荣的。”正在这时，一团黑影罩在小艇上。雷·卡西米尔抬眼望去，只见一架巨大的军用直升飞机几乎是无声地向小艇飞来。空中，一

个经扩音器扩大的声音在向下喊着：“卡西米尔先生，请您登机！”当直升机定点在小艇上方30米处的时候，一条悬梯放落下来，悬梯的一端正好垂在小艇的后甲板上。接着从悬梯上下来一位军官，他站在悬梯的最低一档上，行过军礼，自我介绍道：“我是宫德瓦利少校，奉命前来接您立即去肯尼迪角。您就是雷·卡西米尔，对吧？”

雷站起身来，说道：“是的，我就是雷·卡西米尔。这事我已经得到通知。但是，我没带宇航服，您看怎么办呢？”

“这没问题，”少校说，“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宇航服，抓紧时间，现在走吧！”

说完，他们就一起登上了悬梯。悬梯载着他们向上升去，刚刚进入机舱，直升机就带着欢快的马达轰鸣声一直向肯尼迪角飞去了。

矗立在肯尼迪角海岸发射架上的27MSA63号太空清道机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大家伙：全长120米，机身两侧装有六个长25米的回收臂，什么东西一旦被这些钢爪抓住，恐怕很难逃脱。

当雷·卡西米尔乘坐的直升机飞近太空清道机时，离“巨鼠号”发射升空的时间只有7分钟了，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快速进行。于是直升机都没有来得及降落，只是再次放下悬梯。卡西米尔已经穿上了宇航服，他顺着悬梯迅速下滑，与此同时，一辆遥控小型敞篷汽车疾驶过来，雷纵身一跃，从悬梯的最低一级跳进汽车。

弗朗西斯·达卡波和约翰·盖林格尔已经在车上了。雷和他们互相握手致意并作了自我介绍，说话间汽车已经开到了一台大型升降机旁，并且径直开进了升降机，升降机带着车和人一起上升，最后在太空清道机主舱后部一扇敞开着的门前停稳。

三个人登舱后，传声器中传来新的指令：“你们的位置在右边的小舱，请立即进入，系好安全带。飞机很快就要发射升空。”

7分钟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巨鼠号”拖着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朝着东南方向直射无云的蓝天，飞向南大西洋。弗朗西斯、约翰和雷所呆的那间小舱有一台大屏幕电视机，飞机进入高空后，电视机自动打开，屏幕上显示出2010年制造的太空飞机VY388的一张张详细的结构图，这些图纸都是爱利亚斯储存在其巨型“脑海”中的，现在正通过无线电波，一张张地发往太空清道机。三位宇航员热烈地讨论着飞机结构的每一个细节，以便牢牢地记住它们，在即将登上VY388号太空飞机的时候不致迷失方向。

在飞行途中，他们三人通过电视对讲机与“巨鼠号”的机长及其他机组人员保持联系。机组由四人组成，在相互交谈中，每个人都对截击VY388号飞机流露出一种紧张、不安的心情。因为这架失踪了20多年的太空飞机，在隔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又飞回地球，毕竟是一件令人难以捉摸的、十分可怕的事情。当然，除此之外，他们也都为自己被挑选出来，去亲手捉拿“妖精”，为地球排除一次可能出现的大灾难而感到新奇与自豪。

“巨鼠号”的航行速度比VY388太空飞机快，升空28分钟后，它就赶上了这架魔鬼飞机。随后，太空清道机关闭了推进系统，在卫星轨道上与它保持着2200米的短距离飞行。将要被捕获的猎物映在雷达屏幕上，它既无异常举动，也不发出任何询问讯号，对太空清道机的多次发问也置之不理。

接着，飞机飞抵印度洋上空，机组人员和宇航员们开始做捕捉“妖精”的最后准备工作，他们全面检查了截收装置和彼此之间的通话功能，三个宇航员每人配备了一个强力手电和一

架轻型摄像机，另外，还多给了约翰一只激光发射枪，这些都是为了登上 VY388 并进行检查准备的。

在印度洋上空飞行了 10 多分钟之后，清道机从爪哇岛和澳大利亚西北海岸之间穿过，向东北方向飞去，并且逐渐向 VY388 靠拢。当飞临新几内亚上空时，按照预定计划，太空清道机突然升高，飞到魔鬼飞机的上方，同时慢慢地张开巨大的臂爪，把猎物牢牢的抓住。

随即，从太空清道机主舱伸出一个直径约 3 米的大型鼻式探测器，对准 VY388 主舱的后部，越伸越长，最后探测器末端的仪器准确地触及太空飞机的后紧急出口 C，它的位置仍和以前一模一样，丝毫没有变动过。不到两分钟，出口 C 的门已被打开，宇航员们开始登机。他们三个人爬入鼻式探测器后端的隔离间，乘一座微型升降机顺着鼻管而下，然后从另一端爬出，到达紧急出口 C，然后进入机舱内，机舱内一片漆黑。约翰·盖林格尔爬在最前面，他左手拿着强力手电，右手紧握激光发射枪。他的后面紧跟着弗朗西斯·达卡波，最后是雷·卡西米尔。

当三个人都进入机舱之后，他们停下来，进行了短暂的商讨，然后决定：毫不迟疑地向指挥舱进发。他们通过一条过道，一边行进一边用手电照着，对周围的一切进行检查，并用随身携带的小型摄像机拍照。他们走到了一个较大的空间，发现这里装有许多小型自动电子仪器。再往前走，出现了两个叉道，他们回忆着刚才清道机里电视屏幕上看到的 VY388 的结构图纸，判定一个叉道通向前出口 A，另一个通向小卧舱和厨房舱。雷建议三个人分开行动，约翰和弗朗西斯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三个人一起行动更安全些。

于是他们先一同检查了通向前出口 A 的过道，再折回来，

走另一个叉道检查小卧舱和厨房，他们发现虽然过了 20 多年，这些地方的结构和设备仍和图纸上标明的一模一样，也没有发现任何一处表明曾经有人在最近几天或几周内呆过的迹象。

这时传来“巨鼠号”机长的声音，希望他们抓紧时间，加快速度。三位宇航员立即向指挥舱进发，4分钟后，他们到达了指挥舱。三个人一同将手电和摄像机射向整个舱室，来回搜寻，但没有发现人，也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

“看那儿！”弗朗西斯突然叫了起来，并用手指着前方发桔红色强光的地方，约翰本能地将手中的激光枪瞄准它。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识别信号发射指示灯，每当自动仪器发射识别信号，这就亮。三个人虚惊一场！

接着，他们察看了飞机的推进、导航装置，供电系统，通讯系统等所有的控制仪器，发现它们都受机载电脑指挥，不需要人的操纵。

雷·卡西米尔沿机舱壁仔细察看着，突然，他发现靠指挥舱后墙放着一只闪着暗光的大金属箱，这可是图纸上原来没有的。约翰和弗朗西斯也过来了，三个人一起在箱子前后左右、上上下下不停地打量、触摸，摄像机对着它摄影。他们估量金属箱长约 2.5 米，宽和高各为 1 米。“看起来活像一口棺材。”弗朗西斯说。三个人一齐大笑起来。

“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打开？”雷说着，把右手伸进箱子窄边上的一条缝里，突然猛地使劲一按。立刻，出现了令人完全无法想到的景象：“棺材”的前盖板裂开一条缝，并且迅速扩大，两片盖板向两边退去，露出一个约 25 厘米见方的孔口，通过孔口可以看见箱子里躺着一个上了年岁的男人，他面色苍白，双眼微闭。

凝视着这张令人恐怖的脸，弗朗西斯和约翰都惊叫了起

来：“死人！我们找到了一个死人！”

还是雷·卡西米尔的胆子大一些，他第一个定下神来，更加仔细的审视着箱子里的男人。他说：“这个男人没有死！这个箱子是一只冷冻箱，这个人躺在这里是在冬眠。我估计他在里面已经躺了好几个月了！”

正在这时，传来了太空清道机机长的声音，通知他们准备回舱，VY388太空飞机上的一切都要保持原样。于是，雷重新把金属箱的盖子盖好，三个人又顺着鼻式探测器升到了太空清道机，回到了他们原来呆过的小舱。清道机随后便极其小心地带着它的猎物——VY388号太空飞机飞回肯尼迪角。自然，金属箱里的那个“死人”也跟着来到了地球。

三 被冷冻的教授

“巨鼠号”捕获外来太空飞机的消息轰动了整个肯尼迪角，并很快传到了地球和月球的各个角落。人们对冷冻箱里的那个男人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世界太空局的工作人员迅速将冷冻男人的照片发往地球和月球的所有电子居民户籍库进行查找。很快苏格兰爱丁堡户籍库来电确证：此人是埃利奥特·伯纳德·卡耳默斯教授，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2031年7月22日在新西兰南部海域不幸遇难。

这又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现在全世界注意力的焦点都集中到了肯尼迪角，集中到卡耳默斯教授身上，人们期待着解开卡耳默斯教授死而复生之谜，也期待着通过教授解开VY388失踪22年又重返地球之谜！

“巨鼠号”携带VY388号太空飞机刚刚飞抵肯尼迪角，设在西面几公里以外的世界太空局医疗中心立即接管了教授，医

生们把教授移出冷冻箱，给他解冻，回升体温，全力进行抢救。人们焦急地等待着卡耳默斯教授身体康复，恢复记忆。

经过 5 天的抢救和治疗，卡耳默斯教授的身体稍有恢复，有时还相当清醒。于是，世界太空局征得医疗中心医学专家的同意，决定于 9 月 29 日晚在医疗中心举行第一次听证会。

雷·卡西米尔当然有兴趣参加这样的听证会。当晚 22 点 24 分，他搭乘一架出租直升飞机，前往世界太空局医疗中心。在门口，他受到了严格的检查，然后才被允许进入会议厅。

随后的几分钟之内，又有大约 30 位先生和女士步入会场，他们和雷一样，都是 VY388 事件调查组的成员。22 点 40 分，医疗中心的一位上了年纪的专家走到扩音器前，作了简短的说明：“卡耳默斯教授的现状是令人满意的。他是被很高明的人成功地放入了冷冻箱，但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医疗中心的医护人员采取了非常谨慎有效的治疗办法，使他的正常生命机能慢慢恢复了。治疗进行到第三天，他已有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完全处于清醒状态。今天早晨我们第一次让他的妻子通过电视屏幕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们交谈了 3 分钟。”

简单的情况介绍完以后，专家宣布：“20 分钟以后，卡耳默斯教授将从睡眠状态中再一次醒来，到时候我们可以问一问关于他个人的经历，大家可以商量一下，第一个问题该提什么。”

经过几分钟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雷·卡西米尔的建议：首先问教授 2031 年 7 月 22 日在新西兰南部海域遇到了什么事。

接着室内的灯光熄灭了，大厅里一片漆黑，同时大厅前面墙上一个巨大的屏幕亮起来了，卡耳默斯教授出现在屏幕上。他仍然躺在床上，醒着，虽然脸色显得憔悴、虚弱，但一双棕

色的大眼睛却流露出兴奋的神情，四下张望着。

听证会的主持人，也就是刚才介绍情况的那位专家，走到位于大厅角落处的一台专用电视对讲机旁，问候道：“您好，教授！睡得好吗？”

卡耳默斯惊讶地转过头来，一眼认出了专家，便答道：“您好，大夫！我睡得很好，很香。”

专家接着说道：“卡耳默斯教授，我们想问您一个问题。您7月22日凌晨3点独自一人乘坐您自己的游艇——‘阿波罗号’摩托艇出海，那一天的天气不好，早晨下起了暴雨，到了7点半钟左右，海面突然刮起大风，于是‘阿波罗号’沉没了，是这样吗？”

“不对！摩托艇不是被风刮沉的，而是被他们炸沉的！”卡耳默斯愤愤地说，他的脸色因愤怒而涨得通红。大厅里的听众屏气静听，也有几个人激动地跳了起来。教授接着说：“那根本不是什么风暴，时间也只有5点半左右。在我的游艇的上方突然飞来一架大型飞机，飞机上有人在喊着：‘卡耳默斯教授，西南方向有一股强风暴，几分钟后就要到达这里，我们是来搭救您的，请您赶快上飞机，否则您就完了！’我本来想和海岸巡艇联系，还没来得及通话，飞机上已经放下来一个吊篮，于是，我就糊里糊涂地跨进吊篮，被他们拉上了飞机。然后他们就投了炸弹，炸沉了游船。”说到这里，卡耳默斯已经显得十分疲劳，半分钟后，他就闭上眼睛睡着了。第一次听证会只好宣布结束。

当大厅里的灯光重新亮起来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热烈议论起来，大家对于这件奇闻既震惊又愤慨。雷·卡西米尔认为，劫持教授，炸沉游艇只不过是一个大阴谋的小小的序幕。

第二天的下午和晚上，又连续举行了两次听证会。调查组

成员对卡耳默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绑架您的是些什么人？”第二个问题是：“绑架者带着您飞向何处？”但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教授说，他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也许他们有许多人，但只有一个人——始终是同一个人——通过传声器给他下达指令，或询问他个人有什么要求。对于第二个问题，卡耳默斯也给不了确切的回答，只是说：“那肯定是一次很长很长的旅行，因为当我醒来后，我发现我的胡子长了有一指长，而且那地方的地心引力要比苏格兰的地心引力小。”但到底是哪一个天体，卡耳默斯并没有提供有用的线索，因为从人类已登上的星球看，除了金星以外，其他所有行星及其卫星的地心引力都比地球小。

接着又进行了几次听证会，但都没有多少新的收获。调查组把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及时发往全世界，因为地球和月球上的全体居民都在关注着这件事，他们都希望早一些揭开这个秘密。

可喜的是，教授在这段时间里身体恢复很快，治疗的效果非常显著。于是，调查组征得医疗中心的同意，决定派五名成员到卡耳默斯的病房，同他直接谈话。调查组的全体成员都想争得这次机会，大家争执不下，最后只好决定，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五名参加谈话的成员，没有中签的人通过电视屏幕旁听。

雷·卡西米尔很幸运，他是五个中签者之一。谈话定在10月7日晚上8点进行。当雷步入教授病房时，他无意识地随手拿了一本书带在身边，那是一部20多年前出版的化学图表集。

谈话开始时依然围绕着“绑架者是谁”这个问题，这一次教授谈到了一个新情况，即他曾偶尔看到过他们中的一个人，给他的印象是，这个人好像带着假面具。

接着有人问教授，在那些日子里如何消磨时光？教授说，



他是搞化学的，喜欢做化学实验，绑架者似乎知道他的这个癖好，他们总是事先准备好仪器和试剂，让他进行分析试验。

这时，轮到雷·卡西米尔提问了，他接着刚才的话题，问教授：“那么，您大约做过多少种分析试验？分析过哪些物质？里面都含有什么元素？”雷一边说着，一边翻着他随手带来的那本化学书，这是向教授暗示他也懂得一些化学知识，在这方面和教授是有共同语言的。

卡耳默斯似乎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教授说，他做过上万种物质分析试验，送来让他分析的标本都是些矿石，其中有许多矿石是地球、月球或火星上没有的。矿石中除含有一些常见的化学元素，比如硅、氧、钛、铝、铁以外，几乎所有的矿石中都含有铀，其中有一种矿石铀 235 的含量达到百分之七十二！教授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一种特别简便的方法，用来处理这种矿石，提取里面所含的铀 235。

听到这里，参加谈话的人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们激动地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为地球将要遇到的危险焦急、震惊！因为他们都明白铀 235 可以直接裂变，是制造原子弹的重要物质，很显然，绑架者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绑架了卡耳默斯教授，他们肯定要利用教授的研究成果来威胁地球！但是，他们为什么又将教授送回地球，而不直接朝地球上扔原子弹呢？这又是一个难解之谜！

四 斯魔克行动

卡耳默斯教授的证词通过无线电波立即向世界总统和世界太空局首脑作了汇报，他们认为事态非常严峻。10月7日当天就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由世界总统本人主持，参加人

员有三位副总统、世界太空局的哈雅奇将军、副总裁伊瓦年科博士以及军方首脑。会上大家对“VY388”事件统一了认识，确认在太阳系的某个地方——可能在某一颗大行星上，也可能在行星的某一颗卫星上——有一批人，他们掌握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拥有先进的设备和武器，他们与地球为敌，并且已经动用了武力——绑架了卡耳默斯教授，劫持了VY388航天飞机。他们还可能直接进攻地球。事情万分紧急。会议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成立“VY388事件调查行动委员会”，任命世界太空局217处助理雷·卡西米尔为“VY388事件调查行动协调人”；第二，命令军方立即做好抗御外来侵略的准备。

会后，在加尔各答的世界总统通过电视谈话，亲自给现在肯尼迪角的雷·卡西米尔下达了任命，他说：“卡西米尔，我年轻的朋友！我相信你的智慧和勇气，任命你担任‘VY388事件调查行动协调人’，授予你处理这个事件的全权。你现在成了地球的关键人物，你肩上担负着的是一副极其沉重的担子，但我相信你会出色地完成任务。”

雷·卡西米尔对这项任命感到突然，他激动地对世界总统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随后，他说认真地考虑如何履行他协调人的职责，从哪儿着手展开对“VY388事件”的调查工作，最后，他选择了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月球的首都卢纳尔城。

第二天，10月8日，雷就飞回了月球。月球的首都卢纳尔城位于“静海”的西部，主要由24个大小不一的穹顶建筑区组成，其中最大的A区里有一个名叫奥利安的广场，广场旁耸立着一座淡红色的大厦，它就是世界太空局在月球上的办公楼。设在大厦里的太空局的各个处，分别负责处理星际交通、安全防护、经济事务等问题。



217处助理雷·卡西米尔的办公室坐落在大厦的四层，室内有一张办公桌和一台三屏幕的电视对讲机。另外，在大厦的地下室里，有一台名叫“斯魔克”的大型中心计算机，它是雷工作的主要助手。

雷·卡西米尔眼下很明白他该做些什么：他得先建立起参加调查委员会的各成员及各机构之间的联系；然后还必须考虑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搞清楚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卡耳默斯教授曾被绑架到什么地方？第二，绑架教授、劫持 VY388 太空飞机、威胁地球的是些什么人？弄清这两个问题之后，还必须设法找到那些戴着假面具的人，使他们无法再为非作歹！

为此，卡西米尔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他的计划的要点是：利用卡耳默斯教授提供的全部情况，并对 VY388 太空飞机进行仔细的检查，将全部细节情况输入斯魔克的储存器中。依据这些材料，斯魔克就有可能绘出未知天体的“图像”，这样就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即卡耳默斯教授被绑架到了什么地方。

雷·卡西米尔把他的计划向世界太空局作了汇报，得到了批准。接着，他以协调人的身份和肯尼迪角参加调查委员会成员进行了联络，请他们加紧工作，为斯魔克提供更多的资料。

对卡耳默斯教授的询问继续进行。卡耳默斯提到的任何一点信息，包括那些看来无足轻重的细节，都被记录下来，立即发往卢纳尔城的斯魔克。其中有些细节经过工作人员的分析 and 实验，转化为更具体的材料。例如：所寻未知天体的地心引力不超过地球地心引力的百分之八十五；未知天体的大气层及土壤中，氮的含量很少；等等。这样，更有利于斯魔克“绘制”未知天体的“图像”。

与此同时，工程技术专家们将 VY388 太空飞机拆散，对

它的每一个部件进行仔细检查，并试图从飞机的内部和外表的名种腐蚀中推断出近几个月飞机使用的情况，估计出飞机最后一次飞行的航程和时间，这对于确定威胁地球的天体和地球之间的距离是有用的。

经过 3 天的紧张工作，各种零星资料已汇集到斯魔克巨大的“脑海”里。卡西米尔决定 10 月 12 日动用斯魔克，找出威胁地球安全的未知天体。

10 月 12 日这天，雷·卡西米尔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办公室，斯魔克的工作程序他早已编制完毕，到时候只要他在办公室桌上按一按按钮，地下室中的计算机就会自行将其收集到的有关“未知天体”的数据和实例快速与太阳系中所有九大行星及其 32 颗卫星的对应数据和实例进行比较，并迅速给出它的检定结果。

晚上 22 时整，雷按下按钮，计算机随即开始工作，它仅用 18 秒钟就完成了一切比较工作，然后通过雷办公桌上的扬声器报告了它得出的结果：泰坦号，土星的第六号卫星，可能性概率 35%；特里顿号，海王星的第一号卫星，可能性概率 33%；伽里略号，木星的第四号卫星，可能性概率 32%。

这就是说，斯魔克同时列出了三颗卫星作为卡耳默斯教授被绑架去的地方，而这三颗卫星又分别属于三颗大行星。调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有些失望，但雷不这样认为，因为要调查的范围毕竟缩小了许多，问题是怎么分析和利用这个结果。

三颗行星中，海王星离地球最远，眼下是 45 亿公里；其次是土星，14.3 亿公里；离地球最近的木星也有 7.8 亿公里。假如干脆飞往最远的海王星，而在飞行途中顺便对木星的第四号卫星和土星的第六号卫星进行检查可不可以？但是，只有当这三颗大行星与地球正好处在一条“直线”上才有可能这么

做；而现在它们并不在一条直线上，如果目前从地球经木星、土星去海王星的话，那么飞行距离就不是 45 亿公里，而是 72 亿公里了！

干脆派三个调查组，分别飞往三大行星行不行呢？显然可以，问题是眼下找不出三架合适的太空飞机，只有一架大型军用高速侦察机可以随时起飞，它现在正停在月球卢纳尔城的发射基地。如果再新装配一两架这样的飞机，并做好升空准备，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

面对这样的难题，雷·卡西米尔认真地思考起来，忽然灵机一动：应该把斯魔克得出的结果拿出让其他的大型计算机验证一番，这样也许能得出更正确的结论。

他的建议得到了太空局首脑的同意。于是，立即通过无线电波把斯魔克的全部数据资料和他得出的结果发送给设在里约热内卢的大型计算机蒙托利、澳大利亚墨尔本科技大学的大型计算机斯柯帕斯，以及卡萨布兰卡大学的巨型计算机泰勒斯，最后当然还有设在加尔各答的世界级计算机爱利亚斯。各个巨型电脑的计算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令人失望的是它们得出的结果都和斯魔克的结果大致相同，只是在可能性概率上稍有出入。经过这么多计算机的验证，可以肯定，目标就在这三颗大行星的卫星上，但究竟是哪一颗呢？

雷·卡西米尔重新陷入了沉思，他想再仔细看一下三颗目标卫星的确切位置。为此他让斯魔克在一个大屏幕上打出太阳系内部位置图，屏幕上立即显示出各大行星的运行轨道，轨道上的那些小亮点就是所要寻找的天体的位置。望着屏幕上的天体图，雷又打电话请教了在月球哥白尼环形山天文观察站工作的一位天文学家，确认如果 VY388 从木星或从海王星来，它必须穿过一条宽宽的流星云；如果从土星方向飞来，则不会穿

过流星群。航程中穿过流星群，飞机受到流星撞击的次数必然比平时的平均数多，机身外壳留下的划痕也就会多一些。因此，精确检查 VY388 机壳上的划痕，也许是确定它到底从哪个星球飞来地球的一条途径。

雷·卡西米尔把他的猜想报告给了太空局的首脑，他们认为有道理。于是，雷立即通知肯尼迪角，把魔鬼飞机的整个机身表面再做一次细致的检查。检查工作立即进行：一大批全自动检查仪在机壳上一平方毫米一平方毫米地“瞪大眼睛”搜查，任何一点细微损伤，流星造成的每一条划痕都要受到验证，看其是否是三周以内的新痕。检查工作一个半小时全部结束，最后得到了 VY388 太空飞机飞往地球途中所受流星撞击的非常精确的数据。

与此同时，在月球卢纳尔城的雷·卡西米尔正为斯魔克编制程序。根据这个程序，斯魔克要完成一道非常复杂的计算，算出在不穿越流星群的“正常”星际飞行条件下，VY388 这类太空飞机如飞向地球，其三周内受到流星撞击的次数是多少。

斯魔克刚刚计算完毕，来自肯尼迪角的对 VY388 检查的数据也发送到了。两个数据比较，VY388 太空飞机受到的损伤比正常情况（不穿越流星群）下的损伤多 27%！

“太棒了！”雷高兴地欢呼起来。显然，载着卡耳默斯教授的 VY388 太空飞机不是来自土星卫星泰坦号，而是木星卫星伽利略号或海王星卫星特里顿号。

“5 个小时后我们乘太空高速侦察机飞往海王星，途中顺带检查木星卫星，我将亲自随机前往。先生们，请立即做好一切准备。”雷作为调查行动协调人下达了指令。

五 飞向海王星

一行六人和一个机器人组成的小分队，登上了太空侦察机 29MSC17号。六个人中，五个是原来的机组成员，他们是：曼斯菲尔德少校，机长；汉密尔顿少尉，负责领航；凯锋少尉，负责通讯；桑托斯少尉，负责探测器械；巴舒托少尉，负责武器装备。机上的第六个人就是雷·卡西米尔。机器人的名字叫哈巴库克。

太空侦察机 29MSC17号在军队中有一个别称叫做“巨眼”。它拥有一台强力聚变推进装置，可以从核聚变中获得巨大的推动力，使飞机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极高的速度。在它的发动机前携有若干巨大的燃料箱，里面装着大量液态氢，可以供“巨眼”一直飞到太阳系的最边缘，然后再折回，而不用中途添加燃料。飞机主舱的外部 and 内部都装有红外线探测仪，这种探测仪有极其灵敏的红外线感应装置，使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红外线清清楚楚地显映出来。任何物体都会散发出这种红外线，温度越高，其射线越强。靠着这种红外线探测仪，太空侦察机即使在距地面 100 公里的高空飞行，仍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在草原上奔跑的大象。同样，囚禁卡耳默斯教授的地方，对于“巨眼”来说，即使是深藏于地下，也必将会因其散发出的红外射线而暴露无遗。太空飞机 28MSC17号“巨眼”的别号恐怕就是这么叫起来的。

此外主舱内还配备着许多仪器，其中有一种仪器叫做“显微仪”，它能够自动进行标本学成份的测定。

侦察主舱的前部有一个大型着陆舱，它的底部安放机器人哈巴库克。哈巴库克是一个外形结构很特殊的多功能机器人，它身体矮小，全身滚圆，长 4 米，宽 1.5 米，高 0.75 米，全身

布满密密麻麻的天线、感应器及触角，哈巴库克正是靠这些“器官”来接受信息和命令。

哈巴库克的躯体上还“长”着五只有力的臂爪，三只在前，两只在后，它们与真人的手臂一样的灵活，可以进行抓、握、搬、抛等动作。当得到战斗指令的时候，哈巴库克还能靠这些臂爪使用武器，它通常用的是口径 20 毫米的火箭炮，在 150 米以内弹无虚发。

哈巴库克还有分身术。当遇上某个地方，哈巴库克因躯体过大而无法通过时，它前面的臂爪就会立即打开前部的两扇门板，让缩小了的小哈巴库克出去，大哈巴库克则停在原地不动。

小哈巴库克不像大哈巴库克那样强壮，但却与它一样聪明，而且比较灵巧。哈巴库克的一台高效率电脑就安装在它的内部，这台电脑不仅拥有自己的指令接受器，而且还有一个真正的记忆装置，因为在这个电脑中，已经储存了大量与它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有关的东西。

雷·卡西米尔抓紧出发前的短暂时刻，初步熟悉了一下操纵机器人的方法，但有一些最重要的密码指令，还需要在飞行途中熟记。

太空侦察机 29MSC17号从月球卢纳尔城的基地发射升空，推进器连续急剧加速，飞机以极高的速度首先飞往木星。经过 24 天的飞行，进入木星第四号卫星伽利略号的环形轨道，在“运动”的轨道上侦察机依次飞遍整个伽利略号表面，用红外探测仪进行全面的搜查，结果未发现任何可疑目标，这就完全排除了卡耳默斯教授曾被绑架到伽利略号的可能性。

“那就肯定是海王星的一号卫星特里顿！”雷·卡西米尔说，一边转向其他人：“先生们，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全力以

赴，坚持飞到海王星，找到那批为非作歹的人！”

接着，“巨眼”开始调转机头，离开木星，直指海王星。飞机距离地球越来越远了，机上的六个人除了漫长的睡眠以外，大约每隔48小时集中一次，以便共同进行在特里顿卫星着陆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观看由机载计算机播放的有关特里顿卫星的电影和报告，尽可能多的记住一些里面的内容。此外，他们对飞机上所有的仪器和设备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检查，对着陆舱各个部件和飞机武器发射系统的检查更是格外细致。他们还利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对即将到来的环特里顿飞行、红外探测搜查以及在卫星表面着陆等问题的细节进行了讨论；也设想了行动时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如何采取措施对付突如其来的危险，等等。

太空飞机经过两个月的长途飞行，距离目标已经很近了。在飞行过程中，机组和地球保持着通讯联络，迄今为止，地球上没有发生什么新的情况；看来，危险的根源确实是在这颗海王星的卫星上。现在，再经过55个小时的飞行，太空飞机就要进入特里顿卫星的环行轨道了，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负责武器装备的巴舒托少尉和通讯军官凯锋少尉相继病倒了。两个人的症状一模一样：疼痛、高烧、舌头变色。幸亏机载计算机在出发前已储入一部小型急救手册，机上又备有急救药品，于是，机长立即将症状输入计算机，计算机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患的是重度消化障碍症，是由持续数月之久的长途飞行引起的，症状通常可在4-6天后自行消失。

不管怎样，两位病号暂时不能正常工作了，机长只得重新作了工作部署，他命令桑托斯少尉把凯锋的通讯联络工作兼管起来，而巴舒托负责的武器装备和发射任务则交给了领航军官汉密尔顿少尉。

飞临特里顿号卫星的最后时刻到了，四个人都聚集在领航舱中，密切地注视着雷达屏幕以及摄像机摄下的电视画面。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特里顿卫星的环行轨道。”领航军官汉密尔顿报告说。随着这一声报告，桑托斯少尉立刻打开了红外探测仪，机上的红外探测仪连续对卫星地表面及其地下深层进行扫描探测。

忽然，探测仪屏幕上的闪烁信号明显增强，接着又减弱。桑托斯少尉解释说：“表面温度越高，屏幕上的信号就越强。信号反应强的地方是受太阳光照射的地区，那里的地表温度比较高；信号反应弱的地方正处于阴影中，那里的温度最低。这些均匀亮或均匀暗的地区都不会有什么，我们要寻找的是那些小的、松散型的强光点，屏幕上如果出现这种光点，那就意味着有什么建筑或设施。”

正说着，刚才讲的那种现象出现了，红外探测仪的屏幕上突然出现了许多小而亮的光点，这些光点排列成若干条直线。机长和其他三人都认为，这些线代表了基地通道或矿井巷道，这说明那帮为非作歹的人的基地就在这里。桑托斯说：“我几乎可以肯定，整个设施都在地下。如果没有红外探测仪，我们就发现不了这个基地。”

“还有没有其他基地？”雷·卡西米尔提出了疑问。于是，“巨眼”又一次从相反方向绕行了一周。结果，在特里顿卫星的其他地区，都没再发现异常现象。

四个人很快商定了着陆地点。由于巴舒托和凯锋还在生病，负责导航、通讯和武器发射的汉密尔顿和桑托斯又必须留在“巨眼”上，因此，实施登陆的只有机长曼斯菲尔德少校和雷·卡西米尔两人，当然，他们要带着机器人哈巴库克一同前往。少校必须驾驶着陆舱，并在着陆舱重新回归太空飞机以

前，不能离开它，以防不测。

方案确定之后，雷·卡西米尔和少校决定立即着陆，他们爬过通道，进入了前面的着陆舱。

六 搜索特里顿

“巨眼”的着陆舱降落到了特里顿卫星的地面上，凭着它那强有力的支架，稳稳当当地立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雷·卡西米尔走出着陆舱，机器人哈巴库克伴随着他。雷通过宇航头盔里的无线电通话器与留在着陆舱的少校保持着联络。

这里的地心引力和月球上卢纳尔城的地心引力相差无几，因此，雷登陆后感到能够适应，他的太空服非常暖和，足以抵御这里的严寒。于是，卡西米尔立即开始了搜索。他登上安装在机器人上边的座椅，命令它前进。机器人立刻启动，辗着由烷气凝固而成的灰色“积雪”前进。走了约100多米，什么也没有发现。他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少校，少校说：“我用雷达搜索也没有发现目标，看来这里的一切设施都在地下，而且伪装得非常好。但我认为，无论如何也得有一个出入口。卡西米尔，继续搜索吧！”

雷再次跨上机器人，命令它继续前进。他紧贴着机器人，坐在狭小的座椅上，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前方灰色的旷野。突然，他发现在前方约60米的地方有类似战壕形状的壕沟，他让哈巴库克放慢速度，慢慢地向壕沟右端靠近。终于看清楚了，这是一条直通地下的大道，而进入地下入口处的门，距离地表约10米深。

雷·卡西米尔一边把情况向少校作了报告，一边准备行动。少校嘱咐他一定要小心谨慎。

一分钟后，机器人来到了入口处的大门前。大门有 3 米高，但却很窄。雷命令机器人上前去把门打开，哈巴库克用它那有力的臂爪使劲一拉，只听哗啦一声，沉重的铁门被打开了。但是门洞太窄，哈巴库克庞大的躯体无法通过。这时，该用到它的分身术了。

“哈巴库克，后退 3 米，放出小哈巴库克！”随着雷的这声命令，机器人立即后退了 3 米，并用它的前臂打开前面的两块门板，小哈巴库克奔跳而出。

“小哈巴库克！目标正前方，慢速前进！”小机器人转动着车轮，穿门而过，雷紧随其后，跟了进去。啊！里面简直是一座地下城！一条 200 多米长的通道，两边排列着许多门，所有的门都是自动开关。小哈巴库克在前，雷·卡西米尔紧跟在后，他们每走近一扇门，门都自行打开，随着门的打开，房间里的照明灯也全都自动亮起来。雷一个房间挨着一个房间搜查，他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但却连一个人影都没看到！

在一个房间里，排列着许多自动车床，绝大部分还在运转；在另一个房间里，立着数台巨型控制台和大量的控制仪，这里很可能是整个基地的控制指挥中心！再向前走，雷发现了一间化学实验室，里面放置着大量的分析仪器，室中的一张桌子上堆放着许多矿石标本，在一个角落里还放着一张床。这里显然就是卡耳默斯教授被绑架后曾经生活过 4 年的地方，他也就是在这个房间为绑架者做了大量化学实验。

雷继续往前搜索。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有几台大型机床在动转，它们都是些自控机床，正在生产着核聚变推进器的零件和一些燃料箱。快走到通道的尽头了，小哈巴库克终于在一个房间里找到了“人”。它用它那长长的手臂一下抓了 36 个，拖到雷的面前。卡西米尔一看，原来是一些假面具！假面上的

眼睛、鼻子、嘴巴，甚至胡须都做得和真人很相像，怪不得小哈巴库克把它们当做俘虏抓了起来。卡西米尔正想扔下它们继续前进，忽然想起卡耳默斯教授不是说过和他打交道的人似乎都戴着假面具吗？对！得把它们带走，说不定这些假面具对揭开 VY388 太空飞机和卡耳默斯教授之谜会有用处。于是，雷把它们折叠起来，尽数塞进太空服的各个口袋里。

再往前走，到了通道的尽头，有一扇比较大的门挡住去路，但当雷和机器人走近时，这扇门也自动打开了，进到里面一看，卡西米尔不禁吓得毛骨悚然！原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大厅，它足有 200 米长，100 米宽，100 米高。几十只强光探照灯将整个大厅照得通亮。不用说，这就是所谓的宇航器地下发射场。一具笨重的发射架占据着大厅一半的空间，发射架的上端直插大厅的左上方，那儿设有一座 15 米高的铁门；发射架右下端的后面设置有一块巨大的反射板，它足足有两个网球场那样大，以用于承受火箭发射时排出的热气流。

很显然，这里还不可能发射整装的太空飞机，但可以将太空飞机分拆成推进器、燃料箱、负载舱、指令舱等各个部分，分别独立地通过这个斜体发射架至特里顿上空的环行轨道，最后在那上边对接成一架完整的太空飞机。

雷走上反射板，掏出温度计，测出的反射板温度是 47 摄氏度！这足以说明发射架在近几个月内发射过宇航器，因为发射架的反射板还存有火箭排放气体的余热！说不定 VY388 太空飞机就是从这里发射的。

雷一边思考着，一边继续搜索。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有一间用隔板隔成的小房间，雷冲进去，一眼就看到房间里有许多磁盘，一种黄色磁盘，正面写着“VY388”，背面是连续不断的密码，这显然就是 VY388 太空飞机的导航磁盘。磁盘的

发现证实了雷的猜想：那位飞往地球的不速之客 VY388 的确是从这里发射的。另一种磁盘是绿色的，正面写着“PX - 272”，不用说，这是另一架太空飞机的导航磁盘，这架飞机飞向何处去了？去干什么？这又是一连串的不解之谜！不管怎样，这些磁盘应该带走，它们或许会有用处。于是，雷每种各取了一盘揣进口袋。

紧接着，雷在大厅的最后面发现了炸弹！炸弹就立在墙根边，每一枚炸弹都安放在一个小型的固定弹架上。雷目测了一下炸弹的大小，立刻明白了：这些并不是铀原子弹。绑架卡耳默斯教授的人在技术上是领先的，他们只是用铀 235 来制做氢弹的引芯，这里排列着的是清一色的氢弹。雷数了一下，一共 38 枚。另外有 12 个弹架空着！这个发现使雷·卡西米尔深感不安：劫持卡耳默斯教授和 VY388 太空飞机的人已经乘坐另一架太空飞机 PX272 号，携带着 12 个氢弹上路了，如果他的攻击目标是地球，那就得赶快采取预防措施，挫败这个会造成大劫难的阴谋！

搜索到此结束。雷虽然感到非常疲惫，但肩负的重大责任使他不敢怠慢，由记忆力极好的机器人带路，朝着停在远处的着陆舱走去。雷猛然想到今天已是 2036 年 1 月 1 日，他为在新年的第一天自己的非凡经历感到自豪。

七 化险为夷

曼斯菲尔德少校和雷·卡西米尔一回到“巨眼”号，便立刻往地球发电传，报告他们搜索海王星卫星上的地下基地的情况，以及地球所面临的危险。由于电传的讯号要经过 45 亿公里的漫长路程，到达地球时已经变得非常微弱，致使一部分讯



号消失或被误传，因此，他们必须连续拍发几遍，这样，太空局通过多次结果的相互补充和印证，或许能得到比较全面和正确的信息。

与此同时，“巨眼”继续环绕着海王星卫星特里顿号飞行，等待着世界太空局的指令，以便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雷看着那些他从地下基地搜寻来的假面具，忽然想到：这些面具如果被什么人戴过，那么它的内表面上肯定会有风干了的汗渍痕迹，要是弄清每一个面具上的汗渍成分，进行分析比较，起码可以获得这样一个信息，即地下基地里至少有多少人。想到这里，雷转过身来，问负责探测器械的桑托斯少尉：“巨眼”号上的化学自动分析仪能不能用来检查汗渍？当桑托斯回答可以时，雷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大家。机长和其他人也认为雷想的有道理，于是，桑托斯把面具带进计算机舱，着手进行分析检查。他选择了一种适当的溶剂，用它把每一只面具上的汗渍溶解下来一小部分，然后送入自动化学分析仪进行检验。

在桑托斯化验面具汗渍的时候，其他人都在指挥舱里等着，一个半小时之后，桑托斯才回到了指挥舱，他很激动地报告说：“所有的面具我都化验了三遍，得出的结果完全相同，即这 36 个假面具只有一个人戴过！”

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这就是说，绑架、看守卡耳默斯教授的只是一个人，而这个人最后又将他放入冷冻箱送回了地球；劫持 VY388 号太空飞机的也是这同一个人！虽然雷·卡西米尔在特里顿号基地上看到的一切都是全自动装置，但一个人完成这么浩繁的工作仍然是不可思议的，这一定是一个具有非凡的智力、掌握了最先进科学技术的人，而这个人现在已经乘坐太空飞机，带着 12 枚氢弹飞往地球了！

情况万分危机！雷·卡西米尔决定，立即再往地球发电

传，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地球，以便让世界总统和世界太空局做好对付外来袭击的准备。电文中多次提到“来自特里顿的人”，而后改称为“来自海王星卫星的人”，最后干脆简称为“来自海王星的人”。于是，这位可怕的怪人就有了一个正式名字。

“巨眼”号还没有收到地球的任何指令，继续环绕着海王星卫星飞行。幸运的是，巴舒托和凯锋两个人的身体已经康复，特别是通讯军官凯锋少尉已能从事正常的工作，眼前特别重要的就是和地球的通讯联络。

雷·卡西米尔想到，应当把RX272太空飞行导航磁盘的内容向地球发送，因为“来自海王星的人”正是乘坐这架飞机飞往地球的。地球上的人掌握了它的航行密码，就能想办法对付它。但当他把这一想法向凯锋提出时，少尉面有难色，因为导航磁盘里的内容太多，太复杂，从这么遥远的地方是没有办法向地球发送的，至少得到达土星的轨道之后才行。

雷和机长召集了全体会议，大家一致认为：继续环绕海王星卫星飞行已毫无意义，应当甩下特里顿，即刻向地球方向进发。40分钟后，“巨眼”的推进器点火，太空侦察机刹时离开海王星卫星的环行轨道，划了一个大大的弧，而后全力朝着远方疾驶而去。

在航程中，他们收到了世界太空局从新德里发来的电传，称：“来自海王星的人”还没有出现，但地球已做好了准备，正严阵以待。同时，地球上三台最大的大型计算机——爱利亚斯、泰勒斯和斯柯帕——已通过通讯卫星连网，准备破译导航磁盘的密码，因此，希望尽快发送RX272号太空飞机导航磁盘的内容。

“巨眼”号经一个多月的飞行，2月28日，领航军官汉密尔顿少尉公布了最新方位测定结果：飞机距土星轨道只有

1.2 公里了。凯锋少尉立刻测算出和地球的电讯航程现在只需要 86 分钟，认为马上可以发送导航磁盘的内容。于是，侦察机一边保持高速飞行，一边通过机上的自动发送机连续不断地向地球的方向发送磁盘的内容。

与此同时，又收到了一封来自地球的电传，其内容是：外星太空飞机 RX272号已经出现，正在环绕地球飞行，同时还有 12颗外星人造卫星也在环绕着地球飞行。“来自海王星的人”通过无线电话与世界总统进行了对话，要求地球投降。他声称：12颗外星人造卫星上都载有核武器，他只要按一下键钮，就足以使地球上 12 个最大的城市即刻被夷为平地。当然，地球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外星太空飞机已被众多军用卫星、太空巡航机和太空清道机包围，双方正对峙着，情况万分危机。

读罢了电传，雷和机组人员都异常激愤，他们恨透了这个“来自海王星的人”，他简直是个疯子！同时，他们也为在雷从特里顿地下基地返回之后没有立即启航，延误了导航磁盘的发送时间而深感懊悔。

正在他们焦急不安的时候，地球又发来一封电传，大家都急忙凑到通讯军官凯锋跟前。只听他高声读道：“致 29MSC17 号太空侦察机全体人员，RX272 外星太空飞机导航磁盘的内容已收到，破译成功。这使我们能够成功的干扰外星太空飞机与受其控制并装载有核武器的 12颗人造卫星之间的通讯联系。人造卫星很快被俘获，其武器发射装置被拆除。”“来自海王星的人”在绝望中请求投降，他乘坐的 RX272号飞机被太空巡航机带回地球。至此，对地球的威胁已经消除，难关已经度过。世界总统，世界太空局和地球上的全体居民对你们在拯救地球方面所做的卓越贡献表示感谢，并将为你们记功和授勋。”

读完了电传，几个人一齐欢呼起来，飞机继续朝着地球方

向高速飞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飞回地球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见见这个来自海王星的怪人。

八 来自海王星的人

太空侦察机 29MSC17号又经过一个月的长途飞行，4月 2 日抵达月球卢纳尔城的发射基地，稍事休息之后，雷和机组人员搭乘飞往地球的班机直达肯尼迪角。在那里，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世界太空局的首脑哈雅奇将军和伊瓦年科博士也特地从新德里赶来欢迎从太空凯旋归来的英雄。

雷·卡西米尔立刻问到来自海王星的人的情况。伊瓦年科博士作了简单的介绍：外星太空飞机 RX272号被太空巡航机捕获带回肯尼迪角以后，宇航员约翰·盖林格尔和弗朗西斯·达卡波立即登机检查，他们在舱里发现了一个又高又瘦、蓄着长长的胡须、眼神中充满着野性、咄咄逼人的老者，这就是那个“来自海王星的人”。他的名字叫巴拉维·拉玛雅纳，现年 92岁，出生于印度。巴拉维被架出飞机后，立刻要求面见世界总统。几天之后，世界总统答应了他的要求，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随后，他被送到了尼泊尔，现在正在那里的疗养院里休息。

关于他的生平，以及他为什么要向地球发起进攻，巴拉维·拉玛雅纳陆陆续续作了一些交代。下面就是在以后的几天里，世界太空局的官员向雷·卡西米尔等人所作的介绍。

巴拉维·拉玛雅纳很小的时候，当时的印度还存在着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后来官方虽然宣布取消这种制度，但它实际上还一直存在着。这种制度把人分成几个社会阶层，任何人所属的社会阶层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各个阶层有高低贵贱之分，

高贵阶层的人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可以任意剥削压迫其他阶层的人，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叫“帕里亚”，就是奴隶，他们一点权力都没有，生活非常悲惨。总之，这是一种极不公正的社会制度。

年轻的巴拉维·拉玛雅纳虽然属于最高贵的婆罗门阶层，但他的思想却很激进，他痛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立志要当一名政治家，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可没有成功。后来他学了宇航工程和控制论，成了一名科学家。他先后在日本、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以及匈牙利工作过，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天才的科学家，曾经八次获得高级科学奖。他虽然献身科学事业，却仍然关心着社会问题，他每一次休假，总要跑到南美、非洲或亚洲的那些最落后、贫穷的地方去，作社会调查，甚至亲自参加那些受剥削、受压迫种族的起义斗争。

2000年刚过不久，巴拉维就在地球上失踪了。他先去了月球，在一家太空飞机制造厂担任工程师。2011年，有一架太空运输机准备从月球飞往木星，巴拉维事先偷偷地潜入机舱内，把它劫到了海王星。那架失踪的运输机上装有大量供给木星卫星的高科技设备，其中还有一座完整的核电站设备以及全套的制造空气、水及合成食品的设备。巴拉维·拉玛雅纳就是利用这批物资在海王星的卫星特里顿上建起了他的地下基地。

2013年11月，他又成功地劫持了太空运输机VY388。当时这架无人驾驶的太空飞机正装载有3000多吨极其昂贵的机器设备运往金星，这批货物中有许多自控机床，海王星人运用这些机床可以生产出他所需要的一切。VY388上的两架准备运送给金星的小型飞机也落入了海王星人之手。至于他如何在外层空间的海王星上了解到VY388的飞行信息，巴拉维只字不提。很可能地球上潜伏着他的同党，是他们向他提供了情

报，这一点如不搞清楚，仍然是地球的一个隐患。因此，世界太空局和军方准备再次提审巴拉维，让他继续交代问题。

巴拉维很快就在特里顿卫星上发现了铀矿，可他却无法将铀从矿石中提炼出来，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位具有良好素质的化学家。于是有一天，他终于作出决定，要去地球“借”当今世界最优秀的化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卡耳默斯教授。为此，他根据可靠的情报，于4年前飞来地球，他将VY388“停靠”在一条很高的环形轨道上，换乘一架VY388上的小型飞机，飞到新西兰南部的海面，绑架了卡耳默斯。

回到特里顿上以后，卡耳默斯教授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了消磨时间，做了大量的铀矿石的化学分析工作，并找到了简便的从矿石中提取铀235的方法。卡耳默斯教授的工作帮了海王星人的大忙。当巴拉维觉得不再需要他的时候，就设法把他置入冷冻箱，送回了地球。

听到这里，雷·卡西米尔插言道：“他为什么不干脆把教授杀掉呢？”

太空局的官员回答道：“这一点我们也问过他。他说：“对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决不可以随随便便加以杀害。”接着，他又继续他对海王星人情况的介绍。

很显然，巴拉维·拉玛雅纳数十年来作为太阳系中最孤独的人，一个人呆在海王星上拚命地工作，其目的就是要袭击地球。对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巴拉维在与世界总统的密谈中直率地承认：他想作为一个伟大的复仇者回到地球，要作为那些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成千上万人的代表向地球复仇。他要求世界总统交出1200名最富有、最有权势的显贵和最残酷的剥削者、奴役者、资本家，他要把这些人带上海王星卫星，让他们在铀矿里做苦工。为此，他在RX272号太空飞机上装

载了大量的食品，还有 1200 副手铐和脚镣，这些都是他为俘虏们准备的。

听完了这个极其可怕的故事。雷·卡西米尔更想见一见这个怪人了。几天之后，他和曼斯菲尔德少校一起乘飞机到了尼泊尔，在一座安静、优美的疗养院里，他们见到了巴拉维·拉玛雅纳。他瞪着大得可怕的眼睛凝视着雷和少校，似乎想说：“我怎么会栽在这两个毛头小伙子手里？！”对于雷的问候，他一句话也不回答。雷还告诉巴拉维，他在特里顿卫星上的建筑完好无损，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想的是重返特里顿？还是走出孤独，回到地球上来，做一个善良公民？

日本沉没

第一章 日本海沟

东京站八重洲入口是一片人山人海。

气象厅的天气预报说今年夏天气温较低，但谁知梅雨季节前后，天气突然闷热不堪，这异常的天气变化使许多人中暑，甚至死亡。缺水问题，甚于往年。

小野寺俊夫来到火车站，此时离火车进站还有几分钟。他揩了一把汗水，来到茶馆，这里闷热如蒸笼，且拥挤不堪。小野寺拨开行人，走到装在墙上的冷水器前。

他踩了一下踏板，水哗哗地喷了出来。他正准备低头喝水，忽然发现墙壁上有一条裂缝，弯弯曲曲地直裂到了天花板。小野寺吃惊地盯着这裂缝，许久不动。

此时后面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你喝完了没有？”

“啊，对不起。你请吧。”小野寺胡乱地喝了口水，准备离开。

突然那男子挡住了小野寺，喊道：“哎呀，老弟，是你呀。”

小野寺吃了一惊，一看面前的人，转而喜道：“好家伙，原来是你老兄。”

这男子原来是乡六郎，昨天他们还在一块喝酒。乡六郎问道：“你打算去哪儿？”

“坐下趟车去烧津。你呢？”

“我去滨松，也是下趟车。老弟还在搞这个吗？”乡六郎做了个急俯冲的手势。

“是啊。咱们走吧，火车就要进站了。”

乡六郎说：“你刚才磨磨蹭蹭的，一点不象着急的样子。”

小野寺拍拍墙壁，“你看看这个，你是本行。”

乡六郎不屑地看了一眼，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因为地震吗？”

“不是。”乡六郎皱皱眉，“走吧。”

坐进装有冷气的餐车里，小野寺边喝啤酒，边问乡六郎：“去滨松，是为了工作吗？”

“还不是那项工程。”乡六郎愁眉不展地说，“接二连三地出事，基建不得进展。”

“是流线型超特快吧，出什么事了？”

“施工过程中总出差错，那段工程得全部重新测量。唉，现在也不便多说什么，免得让报社听到。”

小野寺便不再追问。

乡六郎突然说：“你可真让人羡慕的，在这种大热天去下海，真舒服啊。”

小野寺苦笑了一下：“这次不过是去修理一下‘海神号’深水潜艇。在鸟岛东南，有个岛子不见了。”

“是不是火山喷发？”

“不是，是无缘无故地沉下去的。”

大型拖网渔船“北斗号”载着“海神号”快速驶向现场，同时，“海神号”的修理工作正顺利进行。

这时有一架飞机飞来，船上的报务员说：

“这是A报社的直升机，要求搭一个人。”

飞机在头顶上盘旋，船长只好命令停船，从飞机软梯上下下来一位年轻记者。

船长为难地说：“你这是强加于人嘛。”

记者大大咧咧地说：“要是求你，你准不答应。听说死了人，‘海神号’是去收尸吗？”

船长说：“不知道，我们只管把它运到现场。”

记者又转向小野寺和结城：“你们二位一定知道情况，岛子为什么下沉？”

小野寺和结城耸耸肩，表示不知道。

傍晚7时，到达汇合地点，“海神号”被吊到“北斗号”后甲板。小野寺从后甲板走向船舱时，正遇到幸长副教授过来喊他：“小野寺君，你过来参加会议。”

小野寺走进士官舱，在座有十名左右的学者和调查员。

田所博士高声问道：“加拿加渔民现在怎样了？”

一位象是大学教授的老人答道：“已派人去接，明天送他们回家。”

小野寺忽然想到，原来建议用“海神号”的海洋学权威就是这位老人。

“现在看来，无非是调查沉在太平洋中的区区小岛，是不是有些兴师动众了？”田所博士说。

“据调查员汇报，该岛长期未被引起注意，四五年前才具一点岛子的形状。”幸长副教授说，“可是它的下沉在火山岛中是罕见的，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未命名的岛子只是因为美国政府于一年前提出利用，首相府才想起它来的。”

另一位调查员补充道：“调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发现把

它辟为避风港和观测站的条件是很优越的。”

田所博士问：“开始施工了吗？”

“计划已通过，明年就可以施工。”

这时，走进来一个酷似渔民的男子，50岁上下，他身后跟着三个皮肤黝黑、神态局促的人。这就是搭救渔民的山本和岛子下沉时呆在岛上的渔民。

田所博士殷勤地递给他们香烟，让他们坐到椅子上：“请你们谈一下情况吧。”

名叫山本的开口说：“那天，我们打鱼，听天气预报说有热带低气压，如果受到它的袭击，那可就糟了，舵会失灵的。所以过晌午后决定找个岛子躲一躲，驾驶员建议到鸟岛东北的那个‘无名岛’，因为鸟岛并不安全。最后在距这岛700米的海面抛了锚。大家休息了。”

“抛锚地点的水深是多少？”幸长问。

“大概是15米。”山本接着说：“天亮前约3点钟船首象被东西拖向海底，值班的说没事儿，可是4点以后，我们被值班员弄醒，发现岛子已无影无踪。渔船在海面上孤零零地漂荡着。这时值班员发现有人在游水，我们去搭救，就是他们三个。”

“是这样……”田所博士喘了一大口气，“那天晚上，他们就在岛子上吧？”

“好象是。刚开始他们都害怕得直打哆嗦，后来才慢慢弄清楚，他们的渔船叫暴风给刮破了，他们前天中午就划进‘无名岛’海湾，睡在岛子的高处。正睡着觉，卷起了漩涡，那么大的岛子就不见了，独木舟也失去方向，他们一直游泳，直到天亮。”

幸长副教授问：“当时量水深了吗？”

“量了，是700米。事后我们才知道从抛锚地点往北漂了200米。”山本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皱巴巴的香烟，叼在嘴上，接着叙述。

“船长说他也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大家开始谨慎起来，不一会儿驾驶员喊海水逐渐变浅，水深才50米。船长嘀咕道，‘哪有什么岛子？’驾驶员道，‘船长，我们正从岛上通过哪。’‘当心点！’‘没事儿，现在已驶过岛子，有的地方深，可能是火山口，可有的地方只有10米。’……”

士官舱里鸦雀无声，大家都被山本的描绘震动了。

“当时的探测记录呢？”幸长问。

“已交给这条船了。当时已天亮，我们确定了船的位置，并弄清水下正是‘无名岛’的顶端，经请示国内，回电指示把几个加拿大人和目击者留在鸟岛，其余的返航。我稍懂些他们的语言，就留下了。”

海洋学权威说：“在无名岛下沉前后，鸟岛也下沉了约一米，所以鸟岛那些人有点神经过敏，要求调查，我们便急急忙忙地赶来了。”

田所博士转向三个加拿大人，同时问山本：“你能很好地翻译吗？我想问问他们。”

山本只好硬着头皮翻译起来，他蹩脚的翻译，还不如三个人的生动表情和模仿动作更容易让人弄清岛子下沉的情况。

据三人介绍，他们下午到达岛上，傍晚时把独木舟和船帆修好。岛上长有植物，还有淡水泉，是个不错的地方。他们便找了一个洞窟去睡觉，正在睡梦中，年纪最大的被惊醒，近处涛声响动，已有水侵入洞中，他慌忙叫醒另外两人，这时独木舟已经不见了，而岛子悄悄地沉下去了。

“有震动和轰鸣吗？”

“也许有的，可是太害怕了，没感觉到。”

“下沉速度呢？”田所接着问。

一个年轻男子做了手势，人们发现速度是相当快的。那时，三个人慌忙逃向岛顶，但岛子已基本沉到海中，顶端变成水面的点点礁石，逐渐地，水已齐腰，脚下的岩石被冲走，后来岛子全部消失了。三个人几次都差点被冲走，当时天气很黑，阴暗的天空笼罩着一切。他们只有拼命抓着一块碎木片，好容易等到东方泛白，远方来了船，他们才被搭救。

讲完后，老人抽了口烟，显示出海上长者在长谈奇遇后的威严。

田所博士说：“过去我们也收到过岛子下沉事情的报告，也是查不明原因。但如此大的岛子这么快地下沉，还是头一次啊。”

那位海洋学权威沉静地说：“我们在你们到达之前已做了声波探测。”

“怎么样？发现岛子了吗？”

“我们已确认岛子的位置，现在它的顶端已下沉于水下 90 米。也就是说，在短短两天半时间内，岛子顶端海拔下沉了 160 米，不知田所君有什么看法？……”

第二章 东 京

小野寺在调度部主任办公室，向吉村主任递交了报告，刚要转身离开，吉村喊住了他：

“小野寺君，你要回去吗？”

“有什么事吗？……”小野寺支吾道：“我要歇补假呢。”

“咱们去银座喝杯啤酒好吗？”



“喝完啤酒还是热啊。”小野寺嘟哝着，“还不如喝冷咖啡呢。”

“那咱们就到银座的‘密尔特酒吧间’去喝咖啡，那儿的姑娘可有味道呢。”吉村主任兴致勃勃。

小野寺有些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了。他们走出办公室。在电梯里，遇到一群高谈阔论的职员，在谈论由于地震地皮跌价的问题，似乎要乘机捞一把。小野寺意兴阑珊，他想起乡六郎，不知道工程进展情况如何？还有，不知道东京一名古屋高速公路上倒塌的桥梁修复了没有？但他现在没有心思理会这些事情，由于连日来在日本海沟沟底的紧张工作，他感到十分地疲惫，特别渴望美美地睡上一大觉。

在街上，两人刚要上出租车，小野寺忽然觉得脚下有一阵轻微的震动，他有些紧张地问：“是地震吧？”

主任不以为为然地说：“你来东京几年了？还把这当回事？”

小野寺想，也许是自己看见那个的原因，才变得神经过敏起来。

下车后，小野寺跟在主任后面来到银座的“密尔特酒吧间”，这里柔软的地毯，金碧辉煌的柱子，彩光辉映的舞榭歌台，加之轻柔的曲子，构成了别一样的情调。

一位穿超短衣的苗条女郎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喔唷，好早啊。”

主任说：“天气太热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嗨，我就没去。小诸一带不是老地震吗？多吓人哪！”

吉村主任和小野寺要了酒，吉村为二人做了介绍。

这位姑娘名叫百合，当她得知小野寺是驾驶深海潜艇时，央求他教她游泳。主任不耐烦地问百合：“真子在哪儿？把她

喊过来。”

百合答应着，临走还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小野：“将来有空一定教我游泳噢。”

小野寺已有些神思恍惚，不知道室内何时一下子出现那么多的美丽女侍。同时，小野寺感到百无聊赖，这些女子，包括刚才那位百合，她们都是天生丽质，姿容俏媚，但内心里充满的却是贪婪、嫉妒、空虚甚至颓唐。是她们自甘堕落呢，还是被那些政治家、文人或是公务人员弄得心力交瘁？

想到这些，小野寺喝了一杯酒以压制自己的情绪。他问吉村主任：

“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是为了工作吗？”

吉村摇摇头：“不是。我想问问老弟，想不想结婚？”

小野寺未置可否。

“那么，你有情人或未婚妻吗？或是家人提亲的？”

“没有啊。”

“是这样的。”吉村主任说：“公司这次扩充资源开发部，你可能负责相当重要的工作，我推荐你搞地勤。这样的话，你应当早点结婚。”

小野寺没有吱声，他忽然觉得自己有些醉了，心情也陡然坏了许多。

“如果想见面的话，就今天晚上吧。”主任轻松地说道。

“这合适吗？”小野寺惊奇地问，“这种打扮行吗？”

“没关系，这女子相当标致，我觉得她和你挺合适。”

小野寺感到主任的口气里似乎有威胁的意味。他知道主任想乘扩充资金之机大干一场，也许想把自己拉拢成什么心腹亲信。小野寺对那些争权夺利的事情毫无兴致，但也许由于逆反心理，小野寺想不妨试试，按主任的话去做，于是他问：“不

知是哪家的小姐？”

“名家大小姐哩。父亲是大学毕业，这女孩曾在外国留学，家里相当有钱，你不会反感吧？”他仰头大笑。

这时走来一个娇小玲珑的女招待。

“真子！”吉村高兴地喊：“你是不是打牌打输啦？”

“谁让你不陪我呢。”真子走到小野寺跟前：“你好，我是真子。”

吉村赶紧介绍了小野寺，真子惊奇地睁大眼睛：“早听吉村先生说起你，见到你真高兴。”

小野寺微微一笑。

吉村主任说：“你们先在这儿喝着，我去去就来。”他起身离开了座位。

真子忽然腼腆起来，一句话也不说了。当她觉察到小野寺看她时，才不好意思地一笑：

“你跳舞吗？”

小野寺漠然地看着跳舞的双双对对，没有一丝兴趣。他强打精神和真子搭讪着。

“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工作的？”

“三个月前，我从短期大学退学来到这儿。这儿虽然没什么意思，可是能挣到不少钱。”

小野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些整日整夜在酒吧间消磨时光的女子，她们需要的是什麼？向望的是怎样的将来与人生呢？

“再来一杯怎么样？”真子问。

小野寺内心想以大醉来表示对主任的抗议，所以他对真子点点头。

真子问他：“那潜水艇很大吗？”

“不大，坐上四个人已经很挤了，不过可以潜到一万米以

下。”

“天哪！一万米！那地方有鱼吗？”

小野寺笑笑：“有啊，有各种脊椎动物。”

“可是……”真子忽然有些悲伤，眼中含泪；“在那么深、又冷又黑的地方，有什么乐趣啊？”

小野寺惊讶地看着真子姑娘，心想，正象吉村所说的，这位姑娘果然有些与众不同，她象个孩子，这时名叫百合的女侍又走过来问吉村在哪儿，说他刚才还在打电话，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觉得一阵昏眩，面部表情很可怕。

小野寺忙问：“你怎么啦？”

“没事啦，地震已经过去了。”她指着玻璃杯，“你们看。”果然，杯中的水在泛起几片涟漪。

“我天生对地震很敏感。”百合说，“最近地震太频繁了，真想搬到别处去。”

吉村忽然出现了，他招呼小野寺：“咱们马上走，车已经来了。”

“去哪儿？”

“逗子那边来电话，等着我们过去呢。”

他们便和真子姑娘告别，真子有些依依不舍。坐在车内，小野寺醉意朦胧，他问主任：“是不是要见对方父母？”

“她不同父母一起住，单身住在逗子别墅。”

“哦，是单身。”小野寺恍恍惚惚，进入了梦乡。

醒来后，他发现车正行驶在逗子和叶山之间，向私人公路开去。远远可见一幢别墅，灯火辉煌，音乐悠悠地传来。

车停后，吉村主任走在前面，穿过院中的落地窗，向屋内走去。在走廊里，碰到一位浓妆艳抹的女郎，她端着酒杯，对吉村道：“喔唷，来啦，大家都在恭候大驾呢。”

吉村问：“玲小姐呢？”

“她在，今晚她有些伤感呢。”

走廊尽头是一椭圆型房间，一个长发披肩，面色苍白的
女孩，正坐在那儿喝酒。

“来啦。”这女孩淡淡地问。

吉村点点头，“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公司的小野寺君。”

一位穿着夏威夷衬衫的男青年领着小野寺入座。当小野寺
被介绍给正在喝酒的姑娘，得知她就是别墅的主人、相亲的对
方时，他有些慌乱。

玲子漫不经心地用漠然的口气递给小野寺酒杯，问他喝不
喝酒。小野寺接过去，连忙道谢。

这时穿夏威夷衬衫的青年走过来，和小野寺亲昵地交谈，
问小野寺能否驾驶水底游览船。

小野寺答：“还凑合吧。不知道是开式的，还是闭式的？”

“闭式的，就是施瓦茨型的，我们打算搞个地下音乐厅
呢。”

“另外，试着搞个水下游艺园，规模不太大。”一个经济
学家说。

一个青年设计师也插话说：“你就参加我们小组吧，能给
予很大帮助呢。”

“这个别墅就是我们的基地。”穿夏威夷衬衫的青年说。

接着大家就水下游艺园谈了很久。小野寺倒了一杯酒，靠
在钢琴上，一直沉默不语的音乐家问小野寺：“那个家伙是你
的上司？”

小野寺点点头。

“他可真是个讨厌的家伙。把权欲视作本能，什么事情
都和自己的名利地位拉扯在一起，简直俗不可耐。”

这眉清目秀的青年接着说：“他这种人最好去陪上级或者哪家经理去打一场高尔夫球，拍拍马屁。”

小野寺和颜悦色地说：“请你不要这么说话，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或者他的人品如何，但他毕竟是我的上级。”

那青年看了小野寺一会儿，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声对不起，“你的身体看来挺棒，被你揍一顿可吃不消。”

“其实我还没女人有劲哩。”

两人同时大笑。此时，吉村主任正和他人围着设计图纸高谈阔论。

“他是这儿的常客吗？”小野寺问。

“不是，不过最近常往这儿跑，他父母在伊豆和静冈有地皮，还有几个岛子，他不是正在这上头动脑子吗？”

小野寺突然恍然大悟，想着吉村主任的巧妙安排，不知成功的把握有几分。

原定于四天后的地震问题座谈会，为了对新闻界保密，推迟了一星期才秘密召开。

座谈会召开地点是平河町新建成的俱乐部，时间是晚上8点。会上并没有多少精彩发言。防灾中心所长提出江东地区的下沉地带因海啸而造成了灾害，若不及时治理，后果将很严重。

气象厅的野未技官谈到日本火山活动正趋活跃，应当把火山观测范围扩大，集中情报，进行综合分析。

T大学的山城教授和K大学的大泉教授，就日本地震频繁问题做了说明。他们认为虽然目前未发现强震的先兆，但火山活动活跃说明日本列岛地下有发生大规模构造变化的可能。综合考察重力异常的大幅度波动和地磁、地电流的剧烈变化，似乎日本地下正发生异常变动，只是不知道是否范围会扩大，程

度深浅如何。

“异常变动指的是发生强震吗？”建设大臣问道。

“不是。”大泉教授说，“是大规模的构造运动，不过也不必过份担心。从地质年代角度看，现在正是阿尔卑斯山期，所以当前的地壳运动相当剧烈，大陆也进入大变动时期。”

“那么，”大藏大臣问，“以后地震会不会加强？会不会产生较大的灾害呢？”

“这个很难说。”山城教授回答，“目前对地震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不过我认为可能会接连不断地发生中等强度的地震，至于强震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一直沉默不语的田所博士忽然发言了：“但是罗德提出的‘地震活动指数’在近五六年不但有极其明显的上升，而且是直线上升啊。”

“这倒是真的。”小城教授并没有看田所博士，他接着说：“以后指数值还要增加呢。”

“地震仪的记载表明目前地震次数已经接近往年的两倍。”

“是啊。我们也承认它增加了很多，但是，太大的地震在减少，不过是微震、弱震比较频繁。”

防灾中心所长说：“地震受害程度大小不一定与地震强弱有关啊。我们应当综合考察地震问题，想好对策……”

田所博士没有留心所长发言，他径直地问大泉教授：“大泉先生，您知道吗？日本海沟西缘海崖的重力负异常地区正以相当快的速度东移，其中一部分已移向大洋海底。有这样一种趋势：重力负异常程度随着东移而减弱。‘信天号’观测船在进一步海洋观测中。不知您对此事有何高见？”

大泉教授有些结巴地说：“啊，这个，我刚从国外回来没几天。”

田所博士说：“最近我进行了观测，在南太平洋小笠原群岛南方，一个小岛一夜之间下沉 250 米，也就是说海底于一夜之间下沉了那么多。总之，日本的深源地震正向东移动，而且陆地震源深度有增大的趋势……”

山城教授说：“日本地下确实在发生变化，不过目前还没有人能讲清缘由，我们今天主要让首相和大臣们了解一些情况……”

“那当然。”田所博士啪地合上笔记本：“我正是来向首相说明情况，我认为执政者应当采取态度，下相当大的决心。我有一种感觉，日本可能会发生相当严重的事情。”

举座顿时为之岑寂。首相有些不安地看看山城教授。

山城教授冷冷地说：“不知道田所先生刚才的讲话有何根据？讲这种话可非同小可啊。会发生什么事呢？”

田所博士沉着答道：“根据还不充分。但是，我们大家应把注意力放在地球物理和综合科学方法上，特别是有必要对海洋底加以重视，日本列岛的情况特别微妙，我们无法保证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山城教授不屑地说：“没有预兆的情况怎么会发生呢？”

田所博士边收拾笔记本，边说：“也许那些预兆在熟视无睹中被我们忽视了。造山造陆运动的周期在缩短，而且变动幅度加剧，我们很难断定，地壳运动明天会不会进入一个转折点，光靠过去的观测实例无法预测将来。我的发言就这些，先告辞了。”说完后，他径直地离开了房间。

有人嘟哝道：“还是那个样子，非要把水搅浑不可……”

山城教授似乎很宽容地笑道：“他说的也有道理，最近出现了些异常情况没错，可是大规模的变化短期内是不会发生的。”

防灾中心所长咬牙切齿地说：“这个顶风臭的家伙！”

总务长官说道：“别这么说。他在外国，特别是美国名气可不小呢。”

“可是诸位知道他在美国做什么吗？”山城教授问：“他替美国对太平洋海底的平顶海山进行大规模调查呢。据说美国海军要把此作为核潜艇基地……”

田所博士突然又出人意料地返回来，山城教授满脸尴尬。

“我把钢笔丢在这儿了。”田所博士从桌上拿起钢笔，又向外走去。

首相突然喊住他：“田所先生，不知道你刚才所说的，要下多大决心才行？”

田所博士耸耸肩：“虽然不能肯定，但是把日本可能要毁灭考虑在内为妥，说不定日本会完全消失……”

房间里有人发出不屑的笑声。田所博士走出房间。

会议结束后，首相府的一名秘书驾车来到外苑附近，他拨通了一位老人的电话。

这个秘书说：“会议已经结束，没有什么精彩发言，只有一个名叫田所的学者发表了妙论。他叫田所雄介，就日本下沉问题夸夸其谈……您认识他？……哦，如果方便我马上就去。”他皱皱眉，看了一下时间是10点3刻。

“什么事呢？”他在车内喃喃自语，然后开动车子，向茅崎方向驶去。……

又过了几天。东京的天气闷热难耐。今年湖南海岸的地震、伊豆的火山喷发把人们赶到了凉爽的东北和北海道去了。天城山仍在喷烟，浅间山不断有小规模的喷发。有感地震有时一天达五六次之多。古老的房屋开始倒塌，全国范围内开始讨

论“抗震防灾十年计划”的方案。

尽管如此，由于人们被连日的酷热弄得疲惫不堪，所以对地震的事不放在心上。到处都有微微摇动的情况，而在地震频繁的东京，人们早已麻木不仁。但是，人们心灵深处总有一层隐隐的不安，交通事故、斗殴凶杀都有增无减，人们都有些莫名其妙的焦躁不宁。

在关西，情况亦是如此。一切活动看来紧张而又慌乱地进行着。

座谈会约十天后，幸长副教授打通了田所博士的电话：“有一个人非见您不可，不管有多忙，您一定抽空来皇宫饭店，我派车子接你。”

田所博士经过连日通宵达旦地工作，已经十分疲惫，他有些不耐烦地说：“要见谁？”

“他同令尊很熟。而且花不了您多少时间。”说完幸长就挂断了电话。同时，对讲机告知田所博士有车来接，已经等在大门口。

田所想了一下，顺手拿起一件上衣就走了出去。

当他身穿着皱巴巴的外套出现在皇宫饭店时，一位穿和服的清秀姑娘招呼他，把他带到大厅台阶上的休息室。一个魁梧的青年向他鞠了一躬，并指了一个方向。田所博士顺着方向看去，一位瘦瘦的老人正静静地等在手推车上，膝盖上蒙着毛毯。

田所博士看不到幸长副教授，便想问那青年幸长在哪儿，而那青年已经不见。

那位老人忽然说话了：“是田所吧？”他的声音洪亮，双目炯炯有神，满面笑容。“我认识你父亲田所莫之进，你和他蛮象的呢。”

“您是哪一位？”田所博士问道，他忽然对这老人产生了

兴趣。

老人说：“先坐下吧。我告诉你我姓渡你也不认识我呀。我今年 101 岁，医学的进步总不让我闭上眼睛。我本性固执，而且越来越任性、放肆，仗着老年人的这点放肆，想问你一件事行吗？”

田所博士坐下来，问：“什么事？”

“我有一块心病，总放不下。”老人说，“那就是燕子啊。”

“燕子？”田所有些不解。

“是啊。燕子在过去 20 多年里每年都来我家筑窝，可是去年 7 月刚下蛋就飞走了，今年就没有再来，邻居家也是如此。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田所博士点点头：“原来如此。全国都是这种情况。这几年，不仅飞到日本的候鸟急剧减少，而且鱼类的移动次数也有明显下降。我觉得这不只是气象变化的缘故。”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将要发生什么吗？”

田所博士摇摇头，说：“现在还说不清楚，我有一种恐惧感，目前正在努力查出一个眉目来。”

“是这样。”老人点点头，“另外我想问一下，对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直观。”田所博士毫不迟疑地回答，“也许您会觉得奇怪，但是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最重要是的敏税的直观，否则就不会有伟大的发现。”

老人用力点点头：“我明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那个青年和穿和服的姑娘忽然又出现了，推起了手推车，慢慢地消逝在田所博士的视野。

此时，仍不见幸长副教授的身影，一个侍者走来递给田所博士一张纸条，正是幸长的手迹：“谨致歉意，一切容后面告

知。”

一星期后的某个晚上，一个面孔黝黑的中年男子来访田所博士，他单刀直入地说：“听说你们正找深海潜艇，法国的‘克尔马狄克号’怎么样？潜水深度超过一万里。”

田所博士皱起眉头：“我倒是喜欢用日本货……”

那男子说：“我想把它买下来，借给你们使用，您和世界海洋教会那边合同期满后，逐渐脱离关系，我们向您提供调查研究经费，您可以一手处理人选，而保密措施交由我们处理，您会为了日本的利益，进一步协助我们做好保密工作的，是吧？”

田所博士轻哼一声：“准是幸长搞的鬼！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我嘛——请看这个。”那男子拿出一张名片来。

田所博士念道：“内阁……调查室……”

一名年轻职员咚咚地跑下楼梯，递给田所博士一个纸片：“现在关西又发生……”

小野寺和三四个大学时代的老同学正坐在京都加茂川的一家旅馆的阳台上，看“大”字形焰火。巨大的“大”字已经在熊熊燃烧，这是盂兰盆节超度亡魂的焰火。此时旅馆早已客满，连桥上和土堤上都挤得水泄不通。

搞电子学的木村嘟哝着：“对于将发射通信卫星、建造核动力油船的国家，却还保存着这类玩意儿，真是奇怪。”

担任哲学讲师的植田说：“在信息科学方面，是不是符号问题还没有解决啊？它是怎么处理雅致或是风趣这些事的？”

木村自顾自地说：“这个奇怪的国家，现在还保留着这老古董干嘛？我觉得应该废除掉。”

植田说：“日本就是这样。万事不灭、万物不死。有些东西虽然表面上销声匿迹了，可它还在某个角落存在着。象盂兰盆节或其他节日里，隐居者出现了，人们以上宾之礼对待他们。总有什么东西象定规一样被接受和延续着。日本可真怪。”

在朋友们高谈阔论的时候，小野寺独自凭栏，他在想着乡六郎。在参加乡六郎葬礼时，人们发现了他一封草草写成的遗书，从中人们感觉到，乡六郎似乎在惊慌之中发现了什么问题。

他为什么死去呢？

此时的“大”字形焰火在一点一点地熄灭，似乎是在为乡六郎送终。小野寺想，果真是万事不灭、万物不死吗？例如京都这个地方已存在了1000年，可是以后呢？将永远存在下去吗？

来自东京的记者伊藤对艺妓说：“给我倒杯酒！最好用大玻璃杯。”

艺妓取来一个红漆茶盘，说：“用这个行吗？”

伊藤此时已经醉了，他瞟了一眼茶盘：“我用它和你喝杯交杯酒吧。”

“好啊。不过你喝的时候让‘大’的火光照一下再干掉，那样不得感冒。”

“好吧。”伊藤喃喃地说：“还是关西的酒好啊。”他端起茶盘，一饮而尽。他转头看了小野寺一眼：“咦？你怎么不喝？”

“喝呢……”小野寺端起放了很久的杯子。

“还是为乡六郎的事吗？”伊藤问。

小野寺支吾着。

“我也在想呢。”伊藤拍了自己的裤袋一下，说：“我这儿有他的遗书抄件，你不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吗？”

“什么事？”

“我自打中学就认识乡六郎，他不是那种要自杀的软骨头，肯定是被人谋害的。”

小野寺吃惊地问：“被人谋害？为什么？”

“很明显。”伊藤干脆地说，“新‘新干线’工程有人偷工减料搞贪污，被乡六郎发现了，怕事情败露就派人把他骗到天龙川上流干掉了，然后又布置成自杀的样子。你觉得是这样吗？”

小野寺呆呆地想：“这可能吗？”

伊藤接着说：“我的本行是搞社会部新闻，这次回去后我一定为咱乡六郎报仇，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我总觉得不是这回事。”小野寺嘀咕道。

“那，你认为他是自杀？”

“也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死于事故。”

小野寺觉得事情的来龙去脉很清楚。7月23日2时，乡六郎没和任何人打招呼而独自溜出旅馆，然后乘出租车来到佐久间水库前的山路旁。三天后于天龙川上游发现尸体，在水库几公里的下游。头部有裂伤。而那份潦草的遗书是在旅馆发现的。这就是说可能在深更半夜发生了使他兴奋的事情，或者他顺着天龙川发现了什么，想去看个究竟。也许是拂晓前的那段昏暗使他滑倒致伤的。可是，是什么事情促使他这样做呢？

此时风突然停了，气温骤然上升。

女侍喊小野寺东京来电话。原来是幸长打来的。

“有件非常紧急的事情需要面谈，明天能回东京吗？”

小野寺说：“我明早赶回去。什么事？”



“见面详谈吧。有件事情务必帮忙。”幸长副教授稍犹豫一下，说：“本来是田所老师工作的事……”话没说完，电话突然断了。

小野寺大喊：“喂！喂！”

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尖叫声。楠窗发生巨响，房屋猛烈旋转起来，梁柱也开始倒塌。四处都是一片混乱。小野寺发现了一张坚固的桌子，忙把它搬到墙边，斜立起来，然后藏了进去。正在此时，轰隆一声，电灯灭了。小野寺马上记下这个时间。他不知道这地震要持续多久，有一个想法掠过心头，令他毛骨悚然。透过堆积着的密密麻麻的东西，他望见漆黑夜空中朦胧的微光。

京都大地震是由花山地震区隔了多年之后的突然爆发而引起的。这次地震规模巨大，又是居民挤着看“大”字火焰时发生的，所以受害人数极多，不是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面，就是被踩死或挤死的。全市伤亡惨重，而且市内建筑惨遭破坏，令人目不忍睹。

从此以后，以关东、甲州、信州、越州附近一带为中心的中等强度地震，逐渐扩展到日本西部……

第三章 政 府

翌年三月，国际刑事警府组织巴黎总部，向日本国家中心局发来电报：

此利时古玩商D·马尔丹，搭20日比利时301次班机去日本。此人专门从事盗窃，走私，伪造美术工艺品和收购赃物，是国际辛迪加重要人犯。对其在日行动，希予监视。

有关罪犯的材料也随之寄来。

主办此案的科员把文件交给上司，请示办法。

股长沉吟一下，说：“从文件看象是个大人物，不过他来日本干什么呢？”他指示：照会巴黎，进一步提供详细材料。同时，派人埋伏在机场。

但是，当飞机飞抵机场时，不见D·马尔丹的踪影。原来马尔丹中途已于加尔各答下了飞机。

日本国家中心局虽然在关西方面迅速做了部署，但是面对潮水般涌出的人群，想寻找一个不知搭乘哪次班机的人，实属不易。只好暂时先对外国人检查站和机场驻场做布置，解除了戒备状态。

股长问那个从美国国家中心局派来的男子：“马尔丹到底是什么人？”

这男子是记者出身，消息灵通，他答道：“是D·马尔丹吧？他可是个大人物哩，干这套勾当，人人皆知。怎么啦？”

“巴黎总部说他已来日本。”

这男子说：“这就怪了，远东不是他的势力范围呀，而且不搞大的交易决不亲自出马，他偷运的也总是国家一级艺术品。”

股长吓得面色如土，再一次命令严加监视另两处机场。但是已经晚了。

比这稍早时，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在了大阪港的关面第二国际机场。被追捕的目标，手拿着改名换姓的护照，轻而易举地通过了检查。等关西机场检查站收到通缉令，马尔丹已经乘车北去有半个多小时了。

一小时后，马尔丹已经在一家俱乐部的房间里了，他对面是一个还很年轻的日本人，相形之下，日本人象个小孩子一般矮小。

“芳崖和广重，我们已经照收无误……”马尔丹说，“经专家鉴定，都是原作。”

日本人应酬着：“承蒙厚爱，不胜荣幸。”

“真的要送给我那几张画吗？”

“是的，见面礼……”

马尔丹没有摸透对方的意图，他哼了一声，说：“这次的生意是大批日本美术品吗？”

“是的。”对方答道：“你不是只要最上等的，大量的艺术品吗？这次一定符合你的要求。”

“是画吗？”

“什么都有，绘画，雕刻，佛像，工艺品……”

马尔丹有些不相信，他沉思一会儿问道：“时间呢？”

“正式交货要在两三年之后，但为了东西到手后马上成交，希望同你保持联系。这次不想为外人知，特地请你跑一趟。”

马尔丹边听边思忖：不知道这家伙是什么人？是头目还是背后还有人？

这男子开门见山地问：“你肯出多大价钱？”

“那得看东西喽……”马尔丹说：“按照国际价格的比率如何？”

“不行，得加倍！这可是不折不扣的原作，而且我们负责把它送到您认为最安全的地点。你可以高价出售，肯定能大捞一把。”

马尔丹转动着酒杯，说：“同你这样的人谈交易我还是第一次，就当是赌博吧。但是不见实物决不碰头。”

“行。那，怎样联系？”

“向布鲁塞尔的此地联系，密码联系后再送过来。”

这男子掏出一个写生本来：“这里面有一件现货，我们的

交易从它开始。”

马尔丹从手帕袋里掏出放大镜凑近去看，他喃喃地说：“是写生啊，象是原作，可是，它不是收藏在国立美术馆吗？……”

那男子啪地合上写生本，说：“当然是我们偷换下来的。我们负责把它运到比利时交给你。请你把钱存到我们指定的户头上。”

马尔丹不相信地问：“你们用什么办法送？”

那男子轻轻一笑：“这还不容易。利用外交特权。”

小野寺从8月16日就失踪了。就在家中母亲和公司竭力寻找他时，收到了一封他申请辞职的航空信，地点是那不勒斯。

常务董事问吉村主任：“不是说他死于京都吗？”

吉村主任尴尬地答道：“我以为他和那些朋友一起都死了……”

常务董事心里揣摩着：“他不同公司打招呼，跑到欧州干什么去了呢？”

数日后疑问解除。

吉村主任得到调查部国外信息课转来的情报，他沉思良久，然后给调查部打了一个电话。他拿着记录找到常务董事。

“我觉得小野寺的行动已大致清楚。”吉村主任说：“今天情报说法国海军把‘克尔马狄克号’潜艇出售给日本一家海上救难公司。”

“哪家公司？”

“通过调查，是神户一家小公司，可是这家公司已名存实亡。”

常务董事满腹狐疑：“这么一家小公司买一万米的深海潜艇干什么？而且，钱打那儿来？”

“我已派人调查。”吉村主任说：“小野寺可能被那家公司拉拢过去。那公司买了船，如果没有检修和驾驶人员是无济于事的……”

常务董事有些茫然地问：“小野寺是那种人？”

“根据调查结果，‘克尔马狄克号’将是在那不勒斯交货。”

“真是想不到啊。”常务董事沮丧地说：“小野寺会是那种人。”

这时调查部主任走进来，他说：“关于神户那家小公司，资金才两千万，是个烂摊子。”

“可是，钱是打哪儿来呢？”常务董事问

“地方和银行凑来的。另外，背后有防卫厅的钱。”

“是啊，我认为防卫厅打算买下来自己用，而以支援即将倒闭的海上救难公司为幌子……”

“也许是这样吧。”常务董事说：“可是防卫厅兜个大圈子，要干什么呢，有什么紧急任务吗？”

吉村主任问了一句：“要把防卫厅的情况搞清楚吗？”可是他没有去调查，他知道调查不会有结果的，总会被“军事机密”弄个不了了之。

9月下旬，“飞向世界”这个词从国会休息室传了出来，并被部分财界人士和新闻记者引用上了。

喜欢寻根问底的记者调查到，首相是在举行的执政党干部和财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讲这句话的。人们虽觉言过其实，但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接受了。

记者问：“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官房长官解释道：“首相最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深有感触，才在座谈会上讲出这句话。”

文章大体是这样的：

战前，日本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和集体，战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庭分解为小家庭，同时日本社会发展到“对成员福利过多，保护过多”和“人口过密”的饱和点，男子即使闯荡世界，也谈不上“经风雨，见世面”了。男子尽管在内体上成熟了，但由于是在舒适的环境中，无法茁壮成长成为“成年人”。就如同鲑鱼鳟鱼，只有到大海中浮游才能成长，一旦河流被封闭，它们就会象小香鱼，一直到死不再长个儿。又如同候鸟，只有经过“迁徙”才能茁壮成长。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没有经过接触“外界”的大风大浪，日本青年心里在变得象娇滴滴的女性。长此以往，男子就更加变得象小香鱼了。如此看来，日本社会当今的状况是，“国家”变成了从前的“家”，“世界”变成了从前的“集体”。为了日本的健全发展，日本今后应把国内事务交给妇女和老人，而男人则应飞向海外，把自己锻炼成为时代的“国际人物”……

记者问：“这就是说，飞向世界是个新的青少年政策？”

“可以这样理解，但不那么简单。”官房长官含糊其词地说，“不管怎样，日本经济不同海外联系，日本社会不飞向世界，就寸步难行了。一味地陷入国内事务中只能自取毁灭。”

“可是，不会被认为是重新‘侵略’吗？”

“那，只好飞向宇宙了。”

记者们哄堂大笑。

中田读着从记者招待会上传来的消息，独自发笑：“可真行啊，大概要开展一场‘飞向海外’的运动了。”

年轻的安川问：“是您的方案吧？”

“是知情的政治家和官僚绞尽脑汁搞出来的。”

邦枝在读报纸，他指着一份读者来稿由说：“说不定已有

人觉察到了。”

来稿是用仿旧歌曲而写成的：

动荡扶桑岛，
实在住腻了。
你走我也去，
成群往外跑。

中田吃吃地笑道：“‘飞向世界’，敏感的日本人会把它和地震联系起来的。”

邦枝翻着笔记本说：“今天，首相召集几个经济部长开会，晚上同经济计划厅长和通商产业相碰头。下一步就该拟定海外开发几年计划了吧？”

中田说：“坚持这个方向是不会吃亏的，但是搞得过急在国内外会引起很大纠纷，而且会引起怀疑。”

安川说：“不管怎样，海外扩展是不会吃亏的。计划失败后，不过是撤回人员和设备，而日本民族能走向国际舞台，转祸为福啊。”

中田问他：“你好象根本就不相信 DX 等于零的可能？”（ D ，表示日本沉没； X ，求知数； DX 等于零，表示日本要沉没。）

安川说：“这很难让我相信是真的，日本毕竟也是个大岛啊……”

这时又发生了轻度的震动，而人们对这种震动已无动于衷。山崎走进了房间。

邦枝问他：“防卫厅的态度如何？”

山崎说：“好容易才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服，他说研究那些方案没意思，还说要全体日本人民去逃难，是不可能的事，制订第五次防卫计划，徒然使人们紧张而已。弄得长官

一筹莫展。最终主席似乎是突然醒悟地说：‘懂了，就这样干吧。’彼此才心照不宣。”

“搞通了？”邦枝问。

“怎么会？只不过若有所悟而已。于是决定制订‘D—2作战计划’。特A级机密程度……”

“计划是根据什么设想制订的？”幸长问。

“设想是核战争，大家都不会讲出来的。”

房门哐当一声，田所博士象坦克似的闯了进来。

“怎么回事？‘克尔马狄克’怎么还没有到？”

中田拿着小野寺拍来的电报说：“已通过冲绳，明天到达门司。”

“门司？”博士生气地说，“我们要调查日本海沟，绕那么远要耽误时间的呀。”

中田有些不悦：“不过是为避人耳目，让记者看到是很麻烦的。海关检查后就可以直接开往伊势，然后在鸟羽湾和熊野滩进行试验。”

“我也到伊势。”博士说，“最近陆中海岸的一部分正在下沉，三陆海面的海底每天发生地震就源于此。不抓紧时间怎么行。观测仪器什么时候到？”

“估计全部到齐、安装完毕，需一周到十天。”

“我的天！‘十天’？”博士气恼地大喊一声：“这么慢哪行！日本列岛地下那个角落在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我们得尽快搞出这个‘D—1计划’。”

邦枝说：“光抓紧时间有什么用……”

田所博士说：“可是我们是要同时间竞赛的。”

电话响了，安川去接。他说：“‘克里斯蒂娜号’来电话……”



“还是用外国船！”博士有些不满。

“为不引人注目。”中田说道，接过电话，然后告诉大家是小野寺打来的。

在会议上，首相正从容地同经济计划厅长官和通商产业相交谈。

“日本资本的对外投资，将来估计有多大？”

“逐步增加。”通商产业相答道。

“可是日本承受的压力也在加大，假如不采取一些外交措施，增加会困难的。”首相说。

经济计划厅长说：“我们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但有些国家已经饱和，强大的国际资本已开始反击，例如美国即将发挥其巨大威力，欧共体也在发展组织。总之，假如日本不探讨新的路子，创造优越条件，困难会很大。”

通商产业相点点头说：“在重工业方面打下了基础，但日苏共同开发远东刚刚起步，日中合作停滞不前。而在轻工业方面，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具体来说，日本的对外投资已经在走向衰退。”

“技术输出方面存在增长趋势。”计划厅长官说，“但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回收资金较慢，厂商若不加入保险取得政府保障的话，在技术输出时就会犹豫不决。但实行‘迁厂’政府应该支援吧。”

“不知道向国外提供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是否可称作出口？”通商产业相说：“日本人到各国后又想调回，以致日本信誉扫地，日本的企业和资本开始受到冷落。”

首相开口了：“我认为日本必须痛下决心，向国外发展，不能只是消极地坐守待毙。”

经济计划厅长笑道：“又是小香鱼理论吧？”

“不只如此。我觉得日本人以后必须分散到世界各地生活。美国资本我们不是已经领教过了吗？假如我们大力向外发展，避免两相火并，采取‘你进我出’的办法，即使对方一些资本乘虚而入，我们国内受到一些损失，我们分散到各地的日本人和资本的合计，也还是合算的。”

通商产业相说：“可是，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已在认真抓国内建设，我们要想从各方面进行强有力的推动，必须在国内加把劲儿，在对外发展之前，投入相当的智慧和金钱。”

“对呀。”厅长赞同道：“日本社会国际化不可避免，唯其如此，国内技术，交通手段应继续发展，工作应适应这个趋势。”

“这就错了。”首相热切地说：“凡事应该未雨绸缪，走在形势的前面。要坐待事态发展就会措手不及。因此要付出些代价，大刀阔斧地去干。政治家的本分就该是考虑到大的方面的决策，为了日本的利益，即使有些冲突，也在所不吝……”

经济计划厅长吃惊地望着首相，他感觉到首相整个地忽然象变了一个人。从前他对政治没有这样积极过，是因为什么呢？还是受那老人或其他人的影响？

首相属于那种平和、没脾气的人物。他决不提出任何积极方针，也不违背社会变动，总能圆满地处理事情。他精明强干却不露声色，他曾收拾了动荡不安的政局，人们对其政治手腕评价很高，但在政局稳定后，公众认为他缺乏号召力。总之，他的特点是谨小慎微，折衷调合。循规蹈矩，绝不冒进，不发表过激言论。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如今却积极主动地提出某种方针，而且认真地提出了“飞向世界论”。他的急剧变化因何而来，

背后隐藏着什么？

通商产业相说：“在当今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要那样做是很困难的，将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根本不得而知。”

“正因如此，才更加必要。”首相说。

“但，如你刚才所说，把国内工作做出某种牺牲，甚至把它当作一个跳板，我认为为时尚早，不如现在有效地控制一下对外扩展工作，以观察各国动向。”

“不论是日本整个国家，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应考虑走向世界进行融合的方向，这和充实日本民族精神及日本的光明前途，密不可分。玉于我所说的海外扩展方针，大家看有没有研究的价值。”

厅长赞成讨论一下。他从首相的话中听出，他似乎要求找出实现计划的根据来。虽然不知首相的本意何在，但也看得出他是出于真心的，想干一场。

“那么，成立一个小组，把它作为特急件研究一下吧。”厅长说。

“这样最好。”首相干脆地说。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党的干事长走进来，他不高兴地问道：“干嘛那么着急出国访问呢？”

首相说：“我想尽量同各国首脑会晤，就国际形势和日本问题交换一下意见。这事不必铺张。”

“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明年四月总统选举以后再出访不迟。”

“不过是个短期旅行嘛。”

通商产业相说：“最近，尽想着海外啦。”

“是啊。”首相说“我的小女儿到欧洲留学，孩子们都‘飞向海外’了，我也被拖着飞出去啊。”

大家哄堂大笑，厅长发现在首相的笑声里，有隐约的不安。

秋天将至。

今年，接二连三地发生地震和火山喷发，但台风和洪水的灾情并不严重。有些地区发生了昼夜不停的地震。9月，三陆地区遭受海啸袭击，北海道也受到地震引起的海啸的袭击。九州还在喷发，樱岛的火山也开始活动。但人们似乎对此已熟视无睹，话题的中心也转到体育，时装，中国时局，美国火星计划等方面来了。

小野寺在结束了在熊野滩的一系列试验后返回东京。

他透过玻璃窗，看着窗外的夜景。东京这个繁华的国际性大城市，可是它和支撑它的日本列岛就要……

如果真的会发生田所博士担心的事情，那么这座大城市会成为什样子？在悠久的历史中，一亿人抱着对明天的憧憬、希望，他们生存、奋斗、寻找着幸福和欢乐，可是明天会怎样呢？

小野寺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人们啊，纵情地欢乐吧！今朝有酒今朝醉……

中田看看表，站起身来：“走吧，今晚好好地睡一大觉。”

幸长对小野寺说：“你的房间已经安排好。”

一位娇小玲珑的姑娘，瞧见小野寺，立刻喊道：“呀！这不是小野……”

小野寺好不容易想起她：“哦，真子姑娘。”

“您还记得我呀，太感谢了，打那以后再也没见过你，有空过来玩啊……听吉村先生说您向公司辞职了。”

小野寺不悦地点点头。

“您一定要再来呀。”姑娘又说道。

邦枝走过来，开玩笑地说：“这妞儿挺可爱哩。”

小野寺目送那姑娘远去，笑着说：“糟糕，被你看到了。”

“算了。”中田说，“别开玩笑，明天我们还要到海底。”

黄灿灿的“克尔马狄克号”被拖向“吉野号”的后甲板上。

中田问：“还不到晚餐会时间，马上就开会吗？”

田所博士干脆地说：“当然！我先打个电话然后就开会。哪个房间？”

邦枝说：“到‘D计划’司令部的办公室吧。”

20分钟后，大家集合到前甲板上方的舰长室开始开会。

田所博士在一个角落里，面墙而坐。幸长正好可以看到他的面孔上布满着可怕的苦恼。

中田喊了他一声：“田所老师，除了山崎，人员已到齐，请您介绍一下计划的目的及已经掌握的大致情况。”

田所博士开始用他低沉而沙哑的嗓音说话，“那好，我现在就介绍情况。”

幸长看着田所博士，他想：才短短的两三个月，博士却好象老了十岁，两眼红肿，平添了许多白发和皱纹。

“‘D计划’是根据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在我个人头脑里形成的想法。计划的内容就是核实一下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稍做停顿一下，接着说，“就是日本列岛甚至会毁灭……”

人们不由得毛骨悚然。

“‘D计划’包括两部分，以后可能要增加。‘D—2’是研究最坏情况下，如何处理日本民族的生命财产问题，我们所负责调查的是‘D—1’计划。”田所博士说，最坏的情况，就是日本列岛的大部分要下沉到海底下面……”

室内的人们噤若寒蝉。

这时，船舱向一边倾斜过去，人们以为是船被冲到浪头上，但倾斜的船身久久没有恢复原状，而且比刚才更甚。

走廊里传出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年轻士官敲门进来，他一脸的慌张之色，颤抖着手中的纸片说：“横须贺舰队发来电报，说关东发生强烈地震，震级 8.5。东京市由于裂震和激震，损失惨重。据自卫队总部命令，本舰被派遣前往救灾，改变航线向东京湾进发……”

第四章 日本列岛

国家公安委员长厚生大臣面色如土地走进断壁残垣、尘埃滚滚的首相官邸。

厚生大臣说：“巡逻队同群众发生了冲突。”

防卫厅长说：“把部分巡逻队和自卫队对调一下，步兵连队也要参加进去，但都不携带武器。”

公安委员长担心地问：“这样不危险吗？”

“不要紧！为救自己的同胞，应下定决心心甘情愿地去死。”防卫厅长说，“我坚决反对派军队维持社会秩序，空降兵团和直升飞机部队出动的话，也只有一个目标“抢险救灾”。

公安委员长说：“可是局势不稳哪，首相府邸好象也有自卫队。”

秘书答道：“只是在大门里面和院内，而外面仍由警察负责。”

首相表示赞同防卫厅长的意见，反对派出部队去维持社会秩序。

厚生大臣忧心忡忡地说：“千叶和横滨被海啸搞得特惨，

市内是个问题啊。”

地下突然又咕咚一声响动，房屋开始摇晃。首相看看手表说：“看样子挺严重，东京、千叶到三浦半岛的沿海地带几乎全完了。只有房总外缘地带损失不大。”

此时的窗外是一团漆黑，不断传来人们的奔跑声、斥骂声、哀叫声，还有汽车发动机的轰响、警笛的鸣叫声……

通商产业相正在颤巍巍地打电话：“议员快到齐了。大藏大臣何时能到？就要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了。”

秘书报告说，在野第一大党领袖和另外两位在野党领导人要求会谈。

首相断然地说：“马上就开内阁会议。”

一名机要员，把一份墨迹未干的电报递给首相，首相皱着眉头看了看：“现在哪顾得上这个。”然后把电报交给秘书，并吩咐要首相府长官进行保管。

首相疾步地向在野党领袖房间走去。

另外一副场景。

有人几乎哭了：“高速公路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另有人在大声斥责：“平日里神气的警察，现在都到哪儿去了？！”

有辆汽车在开过来，企图开足马力冲过人群，但马上被拦住了。群众团团围住汽车，争吵着要拉上自己。司机被拽出来，他急得都快哭了：“可别砸车呀，它好不容易才闯到这儿。”

有人请求着：“受伤的这么多，把伤员拉走吧。”

又有人喊：“听说救护车已经到体育馆了。”

两三个人钻进了汽车，打开收音机。播音员正在紧张地播音：

防卫厅已命令驻东京的自卫队，出发抢险救灾，还没有考虑到派自卫队维持社会秩序。灾民已聚众闹事。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政府考虑到首都的重要性，考虑到灾情的严重性及正在扩大的事态，正研究是否发布战后首次的紧急通令。另外，紧急召开的国会会议，出席人数不到法定人数的一半。下面是东京各区的受灾情况……”

人们正在听广播，突然从远处传来欢呼声，随后三辆卡车隆隆地开了过来。从上面跳下一批头戴钢盔，身着军装的士兵。

从喇叭里传出讲话声：“诸位！我们是陆上自卫队救护班。请大家保持冷静，主动维持秩序。有需要急救的伤员、病号，我们马上处理。铁路运输暂时还没有恢复正常，但正进行修复工作，用不了多久就可通车。”

有人喊道：“能不能拉我们去三鹰，家里还有人哪！”

“请大家保持冷静，运输班就要到代代木体育中心，能走动的请往那边走，体育中心有各种消息。队员给大家带路过去。”

探照灯一亮，群众欢呼。山崎端详着讲话的队长，他年轻而强悍，但神态象个天真烂漫的孩童。山崎又转过身看看身后仍在燃烧的火浪，心想：直升飞机现在飞行，仍很危险。

烈火浓烟弥漫着天空，通红的火光直烧红了云层。

一场狂风暴雨突然袭击了惨遭破坏的大城市。浇灭了百处火灾，其他百余处仍在继续燃烧。滂沱的大雨，多少也减少了人们对于火势蔓延的忧虑。

东京湾沿岸贮藏的石油和化学药品猛烈地燃烧，雨水在半空就蒸发了。这带成为高温缺氧、毒烟弥漫的无人区。特大海啸将易燃物卷向四面八方。晴海地区伤亡人数仅次于江东。堆

积在码头的货物大都起火，沿海高速公路被毁。长时间的滚滚浓烟，为东京海岸的修复工作增加了巨大困难。

小野寺伴同田所博士和幸长搭直升飞机，准备去总理府。他从机窗凝望满目疮痍的地面，惊喜地发现，千代田区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京滨已有车子在跑。

当秋空晴朗，东京又活了过来，各种车辆开始不停地奔驰，人们急于回家，修复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小野寺不由得热泪盈眶，心想习惯了灾难的人们，是怎样意气风发地在浓烟弥漫中又开始重建家园……

收听广播的幸长说：“死亡人数在200万人以上，损失超过十兆日元……”

受灾的第二天，全市立即开展恢复工作。

有关当局经过进一步了解，认识到灾情的极端惨重。仅东京市内伤亡人数达150万人，若把海啸袭击严重的地区包括在内，则伤亡、失踪达250万人之多。占总人口百分之二点三的人顷刻间丧命。

受灾损失达十兆日元以上。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毁于一旦。全国四分之一的营业所被破坏。石油、钢铁等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百分之四十遭受损失。全国石油储备量的百分之十化为乌有。恢复工作至少需五六年。

由于蔬菜市场和仓库破坏殆尽，新鲜食品供应呈瘫痪状态。外运来的大批物资，无法通过还漂游着危险品的海面，只能依靠陆路。于是旧铁路和旧公路被利用起来。

政府和东京市政当局，立即公布管理物资紧急条例，尽管如此，食品、医药品和建筑材料在瞬息间一齐涨价，消费者疯狂购物，各种商品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于是出现了“黑市价

格”。

由于关西地区尚未从去年的大地震中恢复元气，不可能进行支援。同时全国各地都受到影响，物价飞涨不已，已经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先兆。政府虽动用了外汇进口了些急需物资并采取了特别金融和特别信贷措施，但要收拾紊乱的通货膨胀倾向，至少需两三年时间。

政府对不动产的过户宣布紧急冻结。奸商和部分资本家开始在受灾的废墟上兴风作浪，大搞地皮投机。东京附近各县地价暴涨。

首相府的走廊里人声嘈杂，中田擦身而过向拨给“D计划”的房间走去。他问山崎：“同老人联系上了吗？”

山崎说：“好容易才联系上。现在邦枝也在老人那儿。”

“太好了！田所老师去见首相，还不如由老人出面见首相好哩……”

“恐怕‘D计划’要在长时间内停止不前，那件事也不会那么快就发生吧？……”

中田平静地说：“根据上月调查结果，最坏的情况，最小值是二。”

山崎惊呆了：“二？！真的吗？”

“不是说过了，是最坏情况的最小值。”

山崎茫然地说：“太难以置信了。我还以为这次地震后长时间内会平安无事呢……”

小野寺说：“里面谈吧。”

据首相指示，“D计划”的秘密联络站的门口没挂牌子，屋内设置破旧。除长官秘密偶尔通过一下外，几乎没有来客，“D计划”的重要成员除幸长和安川外，天人来过。

山崎抱怨地说：“直通电话被掐断，连杯茶水都没有……”

中田笑着说：“算了，还是想一个办法，和那位老人取得联系吧。”

山崎一屁股坐到桌子上，打了个哈欠：“搞不到车啊……”

小野寺也连锁反应似的打个哈欠：“我也要垮啦……”

山崎向小野寺要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大口，他皱着眉说：“这地震对日本的打击太大了……”

中田说：“是啊，可是……”

山崎不等他说完，接着说：“我还是不大相信，那件事真的会发生吗？说什么规模要比这次地震大几百倍，这不会是那位学者的空想吧？”

中田说：“许多专家也有这种看法，我也越来越深信不疑。真正的变化是在更下面的一层里。”

山崎只愣愣地重复着：“真的吗？”

“我估计最坏的情况可能是大部分人死掉。”中田说，“人们几乎都不相信这事，或是半信半疑而采取观望态度。假如事情侥幸地不发生了，当然求之不得，但如果人们毫无准备，正是在半信半疑的当儿发生了，只能是束手待毙。而且发生得越晚，死的人越多。”

“虚无主义者……”山崎嘟哝道。

“哪里，我是个乐天派。事情假如侥幸地不发生了，或者发生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就会不是受到舆论的谴责，就是亡命国外，总之是倒霉的事都要轮到我们头上来。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件事，那我们只有尽最大努力减小损失。即使只有百分之一，也将有一百万同胞得救，已经很了不起了。”

山崎有些难过地说：“可我还有妻子哪，我真想先让她逃到国外，可现在……”

山崎拨了电话，告诉人们再等半小时才能接通老人的电话，他还喃喃地说：“真的会发生吗？”

幸长说：“如果能收集到更多的资料，也许会搞得更清楚些。”

中田说：“但是，到底何时发生，规模会有多大，很难预计得十分准确。我凭自己的直观把赌注押在最坏的情况上了。”

“你的直观可靠吗？”

“百分之五十。赌注这么大，要是输了，可真够呛！”

山崎轻轻一笑，说：“咱们最好弄辆车把田所老师从国会那儿叫回来。我出个馊主意，咱们把谁的车愣给他开去怎么样？”他边说边走了出去。

幸长问中田：“先生是一个人吗？”

“不，已经结婚，但没有孩子……”

“不惦记太太吗？”

中田大笑：“她一个人到欧洲去了。”

“不是分居吧？”

“哪里。”中田耸耸肩：“我们夫妻之间恩爱着呢。我虽然比不上岳父家富有，但也没有吃过苦头。现在我揽上这种差事，只能为救日本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最里面的房间里，老人把脚放在被炉上，正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显得瘦小而干瘪。当田所博士等五个人走进来时，老人似乎根本没有看见他们，前仰后合地打着瞌睡。

“到底还是箱根这儿冷啊。”田所博士嚷道。旁若无人，毫无顾忌地走在铺席上。

一位穿着和服的姑娘，招呼他们到大被炉旁。这位打扮素气的姑娘，看样子性格刚毅，只有偶尔嫣然一笑时，脸上才呈

现出天真烂漫的神态。

田所博士看到老人身后壁龛的砂墙上，出现新的裂缝。这里也受了灾。

幸长出神地望着——一幅山水画，问：“是田能村真入的画吗？”

老人突然说：“眼力还不错嘛。但这幅是仿的，喜欢南画吗？”

“不，不大喜欢……”

“我现在也不大欣赏这种画了。”

那姑娘步伐轻盈地端来了茶盘。茶碗里泡的是几片茶色的花瓣。

小野寺呷了一口，觉得象兰花。他望着插在花瓶中的一点嫣红出神。

“田所先生。”老人说道，日本将会怎样？”

田所博士往前凑了凑。

“东京的事就不必谈了。”

“是的。”田所博士说，“我现在的看法和当初一样，但需要大规调查和许多科学家的合作。但怎样去和政府谈呢？”

室内一片寂静。老人转动着水杯，他深陷的双眼不知在看些什么，神思似乎也飘到很远的地方。

中田忽然说：“要象现在这种状态，是一筹莫展的。但也可以继续搞下去，不管人们相不相信，那件事迟早会发生！”

老人摇晃着茶碗，咳嗽了几声。眶当一下放下茶碗，用颤抖的手向椅子下面摸去。他用下巴指了一下花瓶，问田所博士：“你看见插在花瓶里的那朵花了
吗？”

田所博士望了一下，看到一朵娇小殷红的花在两三片绿叶

衬托下，悄悄地开着。

“茶花啊……”田所博士说。

“是啊，可花开得不是时候。象我这样的百岁老人，看到日本的大自然乱了套，一切都那么反常，象是一场噩梦……”

走廊里响起脚步声，然后停在拉门外面。

老人叫道：“花枝！把玻璃门拉开。”

女孩犹豫地问：“外面很冷，行吗？”

“没关系，都拉开吧。”

女孩就把拉门统统地打开了。此时，箱根秋夜的寒气袭进屋内，传来松涛阵阵和秋虫唧唧。这天是阴历十七，皓月当空。箱根喷火口周围的山顶洒满了银色的月光。

老人用他那令人吃惊的洪亮声音问道：“怎么样？你们现在领略到的是日本的美丽风光。如此美丽而辽阔的日本，居住着1.1亿人。田所先生，难道你现在还相信偌大的岛屿会在最近迅速下沉吗？”

“是的。”田所博士叹口气，“通过这次调查，我更增强了信心。”

小野寺打了一个冷战。

“好了……”老人开口道，“我就是要听这句话。花枝，把门关上吧。”

小野寺正在极目无眺，突然他皱起了眉头。刚才所看到的一轮明月突然重叠起来，并开始摆动，唧唧的虫鸣嘎然而止。到处是死一般的沉寂。

蓦地，从昏暗的树林传来乌鸦刺耳的嘶叫声，接着四面八方都传来不知什么鸟惶恐的嘈杂声。狗开始狂吠，公鸡也在喔啼。

“要来啦……”田所博士嗫嚅着。

话音未落，树林和山峦开始鸣叫。随即，房屋开始轧轧作响，不知什么东西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那女孩吓得喊了一声。

田所博士沉着地说：“不要紧，这不过是一次余震。但我说的地壳变动与这类地震不同，当然也可能伴随大地震和喷发……”

果然，地震没一会儿就停了，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大家安静地坐在幽暗的房间里。

老人在背后的暗处问道：“刚才说话的年轻人是中田君吧？”

“是我。”中田回答道。

“下一阶段搞什么，大致有计划吧？”

“是的，大致有些条理了。”

“好！尽快整理出来。明天我去见首相，另外，明天两个人去京都接一个名叫福原的学者。见面怎么说明天再告诉你们。请他考虑一个重要问题，只有京都的学者才能对长远的大问题深思熟虑……”

“福原……”幸长念叨着：“是搞文明史的吧，您认识他？”

“不认识，只通过一次信，但他会懂的。”

第五章 即将沉没的国家

此次首相官邸受到地震袭击，仍未完全修复。日夜工作的首相万分憔悴地坐桌旁，桌上放着一份文件。

“今后应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首相疲倦地问。

“报告说，进一步调查需10亿到100亿元的仪器……”官房长官说，“还是让防卫厅去搞吧。‘D计划’的基础工作已经动手搞，作战总部需要扩充，而且还要增加人员和设备开

支。”

“但是，单靠防卫厅计划是搞不起来的。”总务长官说，“当前的中心问题是那件事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发生，对此事的彻底调查，必须有科学家的全面合作。可是从哪儿调人呢？”

首相说：“还是从学术会议调吧，先向他们交一定程度的底，再请求合作。气象厅、地震研究所等，也许会有所觉察的。”

“依我看，他们的注意力被这次地震吸引过去了。那件事不易被觉察，即使觉察到了，也不会相信的。”总务长官说。

首相喃喃自语：“说实话，我也不大相信，这件事确实太玄了，偌大一个国家竟会在短促的时间就……”

另外两个人盯着打字纸，纸片的正中只打了一行字：

→

min

D 2

总务长官说：“如果事情真会那样，就不得了，可是假如那只是那个古怪学者的胡思乱想，或者是计算出了差错……”

官房长官盯着首相，他也在担心这些。他和首相是同学，又共同从政，是首相名副其实的部下。他一开始就在担心，首相作为一国政治的最高负责人会陷入到骗局中无法拔身。这件事到现在还在秘密中进行，万一出现什么差错，不仅首相本人，整个执政党的政治生命，都可能被断送。官房长官想到了牺牲，将会牺牲哪个，谁来承担责任呢？至少会轮到自己的头上，而且是最好的情况。……

首相说：“目前的调查，还得不出明确的结论来，所以要进一步调查。再增加些人员和预算吧？”



官房长官吃惊地看着首相，看来，首相终于下定决心大干一场了，甚至不惜冒“政治风险”……

首相摸着 he 由于几天没刮胡子而显得苍老的脸，他在想，日本如果灭亡，将有多数国民死去，剩下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他们将会失去自己的家园……

在一个时期内，第二次关东大地震成为世界各国的注意目标。东京，这样一个居民最多的国际性大城市竟在瞬息之间遭受彻底打击，毁坏殆尽。实情的严重，骇人听闻。

“东京变成了第二广岛！”

某拉丁语系报纸使用了这样触目惊心的标题。

地震后的第三天，各国要人和经济界人士相继飞抵灾情还不算严重的成田机场，那儿还保存一条跑道。

在外国人中有两个不大惹人注意的人物，乍看上去，象两个商人。他们被三个目光机敏的人接进了轿车，车牌上是使馆编号。

这辆车跑了一个半小时才来到东京市中心灾情较轻的千代区北部的驻日使馆。10分钟后，这两个人同该国驻日大使、秘书等，开始交谈。

上了年纪的秃顶男子直接了当地对大使说：“我们打算彻底调查一下，地震对日本今后的影响。需派一个得力的人在这儿常驻一个时期，他留在这儿……”他指了指同伴，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大使说：“灾情确实严重，但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很快就克服了。说不定这次地震对日本是一个鞭策哩。”

“但是，”上了年纪了人说，“去年的关西大地震，为时还不长。在短暂的时期内，日本的两大中心区发生地震，这对

人心不可能没有影响啊。”

“确实。”大使说，“社会的动荡不安将趋于表面化。在野党就正在酝酿，要发动攻势。”

“执政党能顶得住吗？”

“一旦城市恢复了正常状态，在野党就会以‘政府和执政党防震防灾计划不完善’为理由，发动攻势。我认为半年后或地震一周年之际，可能掀起一个打倒政府的高潮，只不过现在是为了渡过困难，彼此暗中合作。等工作恢复了正常后才能煽动群众的情绪。”

“你看执政党能应付得了吗？”

大使摇摇头：“恐怕不容易。”

“他们说地震损失有十兆日元，我们估计可能是它的几倍，首先，日本的重要机关都集中在东京，如今活动陷入瘫痪状态，彻底的恢复需五六年时间，这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一目了然。其次是可能发生通货膨胀，由于经济停滞，所以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

“我们也研究过这个问题。”秘书说，“尽管日本政府已采取措施，但钢铁、水泥、石油等的市场价格仍在大幅度上涨，而且世界各国普遍缺乏钢铁，不可能依赖紧急进口。生活必需品在全国范围内飞涨。由于日本每到年底争取津贴，全国需要大笔现款，许多银行的出纳业务也接近瘫痪；还有许多工矿受灾的人，需要抚恤金……”

“在野党看准这不稳局面，从开春就发动攻势。日本政府会怎样？”上了年纪的人问。

大使说：“日本政府好象已经在分化在野党的统一战线，但也只能把中间派拉过来，引他们上钩的一条是成立联合政府和举国一致的内阁，可他们现在会上钩吗？”

“我觉得现任首相很难导演好这部戏。”

大使耸耸肩说：“可以说在目前没有人能担当得起这样的工作。日本现在的处境是寸步难行，稍出一点差错，日本的历史就会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毕竟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国民生活长时期内绷得太紧了……”

“没那么严重吧？”调查员说，“灾情的确很严重，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会减慢，但地震毕竟是地震……”

“不能简单地把这事看作一场地震。”大使说，“半个世纪以前我就在个国家的使馆工作了，在我即将上任时，这个国家发生了第一次关东大地震。发生了可怕的火灾，10万人死去。同时日本天皇所仇视的社会主义者遭到暗杀。对自然灾害司空见惯的人们很快进行了复兴，尽管如此，日本还是遭受了深刻的危机和动荡不安。地震引起了金融危机，出现了特大萧条，于是军部发言权增强了，采取了扩军备战以恢复景气，不少人陷入那场不幸的战争中去了……”

“你的意思是，第一次关东大地震造成了日本法西斯化吗？”

“可以这么说。那次地震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对日本的历史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年轻的调查员反对说：“但是战前的日本与现在不能同日而语。我倒觉得，法西斯主义会很快抬头，而且日本会和二战后一样，由于这场灾难又恢复了它的生气。”

上了年纪的人接过话头说：“但是地震和战争是不同的。战败使日本甩掉了明治维新前后旧社会的种种僵尸，而地震不能促使社会结构和天皇发生变革，因此各种危机和矛盾会越来越尖锐……”

“聪明的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当然也懂得这些。”大使说，

“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巩固社会制度，将会从各方面加强管制和取缔。有一个环节出问题，日本不知会走向哪里去。”

上了年纪的人又说道：“我们想进一步研究一下，此次日本对远东发生的重大影响。日本目前对东南亚经济扩展减缓，对欧美和非洲的出口大幅度下降。取而代之的会是中国，中国会向东南亚插上一手，此外还会做些什么呢？……”

使馆那位秘书问：“你认为亚洲军事形势会发生变化吗？”

“是的。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对日本的形势，如经济发展，对外扩展速度，做出估计，以制订我们的经济规划和战略部署。”

调查员问：“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削弱了，我们会得到什么好处？”

大使扑嗤一笑，说：“恐怕不会直接得到什么好处，但一个太强大的国家一旦变弱，对我们不会有坏处的。”

秘书忽然记起了什么，他拿出一份文件，递给那个上了年纪的人，说：“上午日本改组了内阁，我们据您的吩咐，详细调查了新阁僚的经历。”

那个上了年纪的人拿起文件，他刚看了一眼就吃惊地说：“外务大臣任命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此人战前在中国东北呆过，后来又当过驻巴西和澳国大使……”

大使说：“据说，此人不擅讲话，却是个了不起的理论家，有人曾和他争论过亚洲问题。”

“哦，建设大臣，自治大臣是他们呀，通商产业省、运输省也都任命了有才干的人……”

秘书说：“这次超派系的安排把党派关系处理得很圆满。”

“可是……”那上年纪的人说：“奇怪的是各部的人事调动不包括在内呀……”

秘书说：“可能在一周后发表人事调动。这次受伤和死去的高级官员不少。”

“一旦发表，马上搞清楚。”那上了年纪的人继续往下看。
“防卫厅长，可是个大人物……”

大使问：“认识他？”

“当然啦。此人曾在墨西哥收购石油，我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他肯定干过特务之类的勾当。”

“不干净的人多着呢。战时的日本军部把优秀青年全抓到手中了。”

“你会下日本象棋吗？”那上了年纪的人突然问大使。

“不会。”

“日本象棋很有意思，吃掉对方的棋子，可以当自己的用。花样也很多……”

“说这个是因为什么？”

“我总觉得此次内阁改组不对头，假如你是日本首相，你会把重点放在哪方面？”

大使回答说：“国内治安罢。最好起用新闻界大人物，得到他们的合作。其次是建设、运输和厚生三个部长，还要加强国家银行和大藏省。进口货物是必需的……”

那上了年纪的人点点头。

秘书说：“这几个部都任命了得力的人物。”

“你们都是从国内角度谈的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说，“整个日本国民并不具备从国外角度出发部署人事的能力，而这次人事安排却是完全对外的，就外务大臣来说，国内知道他的人寥寥无几，而国外的人知道他是极精明强干的一个人物。我们看来，这次安排的外交、通产、运输和国防四个部长都是国际知名的大专家。虽然这也是面向内政的安排，但不过是一种烟

幕罢了……”

大使陷入了沉思。

上了年纪的人接着说：“我总觉得这次任命后要开展一个强大的外交攻势了，否则日本国内已够混乱，还要作出如此的人事安排，不是很奇怪吗？”

“我想起一件事来。”调查员插嘴道，“据我们出国前一份情报说，地震后的日本对外投资速度仅仅下降了一周，此后又恢复了原来的速度，不再下降。日本政府似乎给相当疲软的私人投资不小的帮助哩……”

那个上了年纪的人喃喃地说：“这很值得调查调查……”

“另外还在件奇怪的事情，日本政府在世界各地不断地收购地皮，面积很大。”

“我还知道他们在非洲和澳洲购买了矿山。”大使皱起了眉，“莫非是打算移民？”

“不对。日本人口增长率早就开始下降，不可能是因人口膨胀而移民。这实在令人费解啊……”

大使也喃喃自语道：“这些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呢？……”

上了年纪的人沉思片刻，说：“日本国内肯定发生了什怪事，政府活动的背后肯定隐藏着什么……”

在坎培拉市郊红山一帶有澳大利亚某高级官员的一幢别墅。此时，总理正坐在别墅的客厅里。另外有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也在坐着。

总理已经沉默了好久，他猛地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不停地从这头走到那头。他望着墙壁上的空调自言自语道：“这空调也是日本货……”然后他转身面向那位身材短小的客人。

“做梦也想不到啊。”总理说，“野崎先生，这事很棘手哩。”

这个名叫野崎的日本人，是通过那位高级官员，要求同总理秘密会谈的。总理不知道野崎老人怎么知道总理不会拒绝已经通过那位高级官员的客人的。老人递交了首相和外务大臣的亲笔信，并开门见山地和总理谈起这件让人惊奇不已的事情。

“你知道，最近澳大利亚人口已增加近 100 万人，现已突破 1200 万。”总理说。

老人点点头：“知道。可是日本现在人口近 1.1 亿。”

“约是我国人口的 10 倍。”

“然而贵国总面积是我国 20 倍以上。”

“可是，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沙漠呀。”总理这样说着，但他知道无济于事。接着又说：“贵国是个奇迹的国家啊。是远东最大工业国，高度现代化。早在 1970 年的国际博览会上，我国就想同贵国合作，开发这个大陆和大洋洲。如今已有贵国的汽车在我国大量地奔驰着，有 6 万日本人在我国……”

野崎点点头，说：“是的。贵国确实是我国最友好的国家，阁下作为最高领导人对日本的情谊，我们高度评价。”

总理说：“我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富有潜力的大陆向世界各国开放。本世纪初大陆北部的淘金热，吸引了东南亚的华工。我的祖父和父亲虽不是种族歧视的人，但他们同那些吵闹而忙碌的华工格格不入，正在此时，国际上盛行一时的排斥黄色人种的运动波及到这儿，随后就限制移民……当日本向大洋洲和东南亚扩展时，我们曾再三提醒贵国工业界领袖应稳步前进。”

总理忽然意识到自己正主动地谈到了最重要的话题上，他苦笑一下，对这位不知不觉中把话题引向那件事的老人甚至有些恼火。还有一点原因就是这矮小的日本人不仅能讲一口标准

英语，还流露出英国名牌大学的语调，而自己的英文总摆脱不了澳大利亚的方音，因此他自叹弗如。

总理终于问道：“贵国希望多少人？”

“第一批 100 万，希望能增加到 500 万人。”

总理沉默着。500 万人意味着澳大利亚将有三分之一是黄色人种。

“100 万人相当于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呀，时间是两年以内？”

老人忽然有些烦乱：“越快越好。希望年内能迁来一部分，哪怕是 10 万，采取垦荒的形式也可以……”

那位高级官员第一次插嘴道：“这种方式，若不告知国会真相，就很难通过。”

总理突然记起了什么：“不，可以搞那条纵贯南北的铁路嘛。”

“是的。”高级官员点点头，“采取国际投标的形式，假如让日本中标的话……”

“就签定一项协定，比如叫作日澳内陆开发协定……”

老人说：“恐怕来不及。假如贵方能在半年内取得国会批准，你们的铁路计划可以由日方提供优惠贷款，机械器材和先进的技术……”

“这条件过于有利了，反而容易引起国内的怀疑。”高级官员说。

“理由可以说，由于日本连遭地震袭击，‘新干线’工程陷于停顿状态，决定由澳大利亚来填补这个计划的空白。日澳双方可签定易货贸易协定，大量的羊毛和羊肉这些必需品出口给日本……”

总理想，这定然是一笔很有利的交易，大量的高级人才，

高尖的技术和机械将会不断涌入。同时，总理仍有些不安，工程结束后这些人干什么呢？这笔交易将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什么影响？

总理摇摇头说：“一下子来 10 万人就有些困难，更不用说 100 万。联合国那边你们活动了吗？”

“已和秘书长秘谈三次了。尽管联合国在国际上也会提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可是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呢？我们也正与美国及南美、非洲几个国家进行秘谈。特别希望在那件事发生前，能得到贵国的帮助。我个人，不，整个日本向您下跪，请救救濒于覆亡的国家吧……”

老人用充满了感情的声音说着，令人感觉到在他的内心有某种不可抑制的力量就要迸发出来，甚至会向总理进行苦苦的哀求。但老人仍在坐着，只有他那有神的双眼闪烁着恳求的光芒。总理对于这位具有惊人克制力的老人，充满了折服的敬意。但同时又觉得日本人的这种高度克己精神，在国际交往中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损失。

总理喘了一大口气，说：“这件事太让人吃惊了，贵国的科学家肯定日本会下沉吗？”

野崎老人也迷惑地说：“我个人也不敢确信，我只被告知，那件事发生的概率已超过百分之七十。现在正在秘密调查之中，稍一泄露，混乱状况不堪设想。现在看来，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在两年内发生那件事的概率也在增大，发生时间似乎也在提前。我们的计划已有些为时过晚……”

总理把手放在老人瘦削的肩上，真诚地说：“野崎先生，我保证我们这方面将尽最大的努力，我们也愿意同英联其他国家首脑谈这件事。”

老人感动地说：“谢谢。我对阁下的宽宏大量和对人类的

真挚热爱，是很信赖的。”

那位高级官员问：“开始同苏联谈判了吗？”

老人点点头：“虽然我们对那个大国不太了解，但也寄予希望。”

“恐怕对中国大陆寄予过高期望吧？他们已有 10 亿人口，而且，两国的历史曾……”高级官员说。

这时老人拿过来一只小箱子，打开箱盖，对总理说：“这是赠给阁下的礼品，这不只是首相，而且是我们国家送给您的。”

总理是很喜欢东洋艺术品的，他高兴地说：“这么漂亮，是 13 世纪的作品吧？”

“是的。”老人低声说，“这佛像是国家一级的，是从地方古庙买来的，希望阁下喜欢。”

于是总理和老人约好两天后见面。

那位高级官员说道：“现在看来，他们已开始把文物偷偷运向外国了，或是出售，或是赠给大人物。今年下半年在欧美举办的三次日本美术展览会，似乎与此事有关。”

总理说：“何不趁机买几座寺庙？”

“早下手为好。美国博物馆恐怕也在搞这些东西哩。”

总理叹口气：“仅仅接受些佛像还不错，可是我们要接受一二百万人哪，甚至是 500 万，这些人吃住在我国，生儿育女，简直是建立了另外一个国家……”

“不管怎样，是个包袱。”高级官员说：“最好的办法是将 500 万人隔离到大片荒地，让他们垦荒或者……”

“可是，”总理说，“假如你是日本领导，你怎样解决 1.1 亿人？光是出国船舶，怎么解决？……”

高级官员沉思半晌，说：“也许会有一半多的人无法得救

了，活下来的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土，流浪四方，将要结束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去品尝漂泊者的辛酸。”

“还是应考虑一下，那件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让我们也做些调查吧。”总理说。

小野寺走进D—1计划总部总务处，发现屋里一片混乱，四处笼罩着人们的怨气。

“出什么事了？”小野寺问身旁的科员。

“你还不知道？看看这个吧。”年轻的科员递过一本杂志来。

小野寺拿过来一看，这是本新出的通俗杂志，在其图片专栏，赫然印着这样的标题：

日本列岛将会沉没？！

海底火山权威田所博士的预言

小野寺大为震惊，脸色都变了。他翻来覆去把这篇文章看了好几遍，虽然该文用了夸张手法，但把田所博士的理论基本反映出来了。

“这可是泄露国家机密啊。”科员说：“据说是那位学者，由于喝醉了酒漫不经心地捅了出去……”

小野寺出了一身冷汗。他想着科员的话，自己同田所博士已交往半年，但从未见他喝酒。他又把文章看了一遍，发现上面并未提到有关“D计划”和计划总部。文章的后半部，是气象厅的谈话：

……最近以来，日本集中发生了地震和天灾，地壳运动也趋活跃，有关部门正在查明原因。尽管如此，说日本列岛将要下沉，这是不可想象的……

文章最后刊登的是著名学者大泉的谈话。大泉称：我们对

田所学者的研究工作，是不能寄以太大信任的。此人善于哗众取宠，说出这样的话只能认为，他想趁日本最近发生的地震及其他动荡现象，混水摸鱼，沽名钓誉。这种言论只能助长社会的不安，因而对这样的人应严加管束……

此外，还有一些公司经理，科幻小说家等身份的人的谈话，无非是认为田所博士的说话纯属无稽之谈。

从陆上自卫队派来的年轻校官，走过来同小野寺搭话道：“应当给他处分！要是以前，泄露了国家机密会被立刻关进监狱。”

小野寺很恼火，但他按捺住火气问道：“田所博士现在在哪儿？”

“他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昨天下午来到气象厅，向总部提出了辞职。”

向气象厅提出辞职？小野寺有些不解。

那位年轻的科员说：“若批准他辞职，就更麻烦，他就可以站在完全不负责任的立场上了，反正说话不受约束了。”

那校官傲慢的说：“对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对国家大事没有责任感。干脆把他扣起来算了。”

“听说，领导曾试图说服他……”

“说服有什么用？约束不了他的行动，他这种人说不定会乱来一通。依我看就得采取措施。”

小野寺忍无可忍地插嘴道：“田所老师只不过发表他个人的意见，并未暴露计划和总部呀。”

“这就没事了吗？要被新闻机关嗅出来，我们要被调查的。”

那位年轻科员说：“公安部门已对他盯梢，今天下午他还要出席民间广播电台的普通节目。”

校官破口大骂：“混蛋！应动用防谍部队阻止他！”

从外务省调来的一个秀才似的科员说：“最好是听之任之，否则会引起人们各种猜测。对于记者采访，一问三不知，把他顶回去。”

小野寺独自嘟哝道：“可是，田所博士为什么会突然……”

坐在小野寺身边的几人忽然意识到小野寺是早就同田所博士一块工作的，都朝他看去。

外务省调来的科员说：“那个人恐怕是不得志吧。在那件事还模糊不清的时候，他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那是被组织真正抓起来以后，他反而成为绊脚石。他也不过是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才去调查研究的，或者说他只是出于个人的好奇心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根本没有把事情和日本这个国家的命运问题联系起来去考虑。而且他可能希望自己一直混在‘D计划’核心小组中，但他又不会使用微机，甚至不懂总体设计工程系统是怎么回事，这样，自然就从领导核心中被淘汰掉了。也许因为这一点，随着他地位的下降，不满情绪就爆发出来了……”

年轻的科员说：“中田先生后来居上，成为领导核心，也许他因此而恼火呢。有人曾听到他们两人的争吵。”

校官鄙夷地说：“那种放荡任性的学者，作为开路先锋还凑合，一遇国家大事就……”

小野寺心里大喊：不是的！不是你们所说的这样。说田所博士是因受到排挤而大闹情绪这完全是政客和官场的看法。在小野寺看来，田所博士是位真正的“学者”，他比那些大学教授们更懂得“自然”和“人类”，性情更豪迈豁达。可是，他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事呢？……

突然隔壁房间的门被打开，有人大喊：“不好啦！田所先

生在电视节目里，动手打了同他座谈的人！”

屋里的人一下子紧张起来：“打了谁了？”

“山城教授。”有人答道，“他正在推操节目主持人哪！”

有人说了声：“这下可好啦！”

人们不由得勃然大怒，心想肯定是那校官，或是从外务省来的秀才。当科员们争先恐后地挤进隔壁的电视间时，小野寺却瘫坐在那里。小野寺想起博士那张感情洋溢的面孔。他所了解的博士具有宽阔的胸怀，他知道博士是那种一心想着广阔的“自然界”，并不贪恋争权夺利的斗争的人。博士还说过小野寺“这人是值得信赖的，因为他了解大自然”，就是因为这句话奠定了小野寺对博士绝对信赖的基础，就是这样一位博士，具备即使被排挤出去也不打算报复的宽宏大量，是不是正因如此，他才与众不同，和别人合不来？……可是，为什么博士会这样……

有人大嚷一声：“田所博士好象被捕啦！”

小野寺一惊，忙问：“你说什么？”

那人说：“节目结束后，他好象又打了人，被便衣警察逮捕了。据说节目开始前，博士就喝醉了酒。”

小野寺心里难过极了，他急于想离开这个地方，便向外走去。在走廊里，他突然遇到了气急败坏的幸长。

“等一下。”幸长脸色铁青，横眉倒竖：“非揍中田不可。”

“怎么啦？田所博士刚才不是被抓起来了？”

小野寺看到平日里这位和善懦弱的学者，此时激动得象换了一个人。

“正是因为这个，是中田把田所老师搞得那么惨。”说完，幸长粗暴地推开了中田所房间。

他一把抓住中田所衣领，怒气冲冲地问：



“你太过分了，把田所先生……”

中田却冷静地说道：“这是他自己主动揽过来的，不知他和渡老人说了些什么……”

“可你应该制止他呀，他有功劳，又是我的恩师……”幸长仍然生气地说。

中田说：“其实没有谁比田所博士更合适，只是他做过了头。是他偶尔听到那个计划，主动揽上的，绝不是我求的他。”

“肯定是你玩的把戏，弄了圈套。”

中田也有点恼火：“你以为我是那种会使手腕的人吗？要是换成你，你会比田所老师做得更好吗？”

幸长松开中田的衣领，他痛苦地捂起了脸。

小野寺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田难过地说：“田所老师，他承担了‘D计划’的‘佯攻’任务。”

“是通过周刊杂志泄密的任务吧？”

“是的，还通过电视……”中田说：“工作已逐渐无法隐瞒，我们先放个试探气球，把事情泄露出去，以观察反应。想通过通俗周刊杂志……可是还没有最后决定，田所先生就……”

“你是说是田所老师主动承担了这丢脸的差事？”

“是啊。可没想到会搞到这个地步。”

小野寺恍然大悟。当事情再也无法秘密进行时，就让一个在学术界孤傲清高的学者，在通俗周刊杂志上发表“骇人听闻”的意见。这样做，一方面使人们不必过于重视，另一方面编辑部及学术权威的冷嘲热讽，更削弱了情报的“刺激性”。人们虽受了一场虚惊，但终会安下心来。同时，幕后策划者会使人们想到这件事的可能性……

小野寺喃喃地说：“这么说，果然是田所老师主动承担的了……”

中田说：“这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家庭的后顾之忧，对待名誉地位又很淡薄……”

“不只如此。”小野寺肯定地说，“我觉得肯定还有件使他更伤心的事发生。”

“使他更伤心的事？是什么？”

“他发现了变动。”

大家都沉默不语了。这时，一阵微震轻轻摇撼着建筑物，这次微震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却是日本列岛走向最后大变动的征兆。

不野寺突然想到，田所老师迟早会被保释出来，可放出来以后呢？

“他总算转移了社会对我们计划和总部的注意。”小野寺说，“可是我们是不是再也不能和他一起工作了？”

“我们没有想到他会大学教授大打出手。”中田说，“也许他会和我们联系的，渡老人会出面收拾残局。”

“老人还在箱根吗？”小野寺皱皱眉，“那份报告送到了没有？”

中田突然想起一件事，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报纸，递给小野寺：“你还没看到这个吧？”

小野寺翻开一看，一则寻人广告映入小野寺的眼帘：

小野寺俊夫：母逝世，速归。兄

一时间，小野寺呆在那儿。

“令堂……今年高寿了？”中田问，“很久没见面了吧？”

小野寺下意识地回答：“68，不，好象69了……她一定是

心脏出了毛病……”

“回去看看吧。”幸长关切地说，“羽西机场已经通航了。”

中田说：“机票很难弄到，但是可以搭自卫队的运输机，每天都从厚本飞往伊丹。”

邦枝面色苍白地说：“听说富士山一带已发出警报，大泽喷出的天然气在增加，宝永火山口也开始冒气了。”

老人逗趣地笑道：“从这儿能看到喷发吗？”

“我们在等待着首相的命令，请求您赶快回东京吧，万一……”

“不要紧的。”老人说，“两三天内没问题。今晚就可以搞出那篇东西来。”

邦枝烦躁地说：“可他们白天无所事事的样子……”

老人说：“别看他们那样子，是在考虑问题哪。最近几天眼都没合一下，不知道身体能否坚持住……”

他们，指的是福原为首的一个小组。其中两人是福原邀请来的，三个是从总部派来的。有时百忙中的首相来访，他们会通宵地畅谈。邦枝就在隔壁陪着，有一次他去送茶时偷偷往里面看，发现包括老人在内的五个人只是在悠闲自在地聊着天，不知是谁介绍起有趣见闻时，首相和老人都开口大笑。

邦枝怀疑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在考虑日本和日本人的“未来”大事，因为他根本就看不出来。

此时老人坐在手推车上。穿着绸衣的姑娘来到老人身旁，附耳低语了几句，老人点点头。那姑娘把手推车向走廊推去。老人招呼邦枝也过去一下。

拐过走廊后，他们来到前厅。虽是严冬二月，但那纸格门和玻璃门都敞开着。屋子当中是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有一个青

黑色龙尾砚，邦枝曾在展览会上见过这种高质地的砚台。在龙尾砚的旁边，是一枝刚蘸过墨的粗笔。室内堆满了书籍资料 and 纸片及各种手册和地图。

一个象是做记录工作的中年男子，疲惫地坐在墙角，另两人坐在桌旁。那个穿着和服、身材短小的男子正眺望窗外。而另一名僧侣打扮的人似乎在闭目打坐。桌子上的三个大信封上都写着汉字大写数字。

眺望窗外风景的人低声说：“大纲已大致……”

“哦，”老人在姑娘帮助下，坐在席子上：“皇室仍然到瑞士吗？”

“一人去美国，一人去中国，另到非洲一个人……”那身材短小的人回答道。

他就是福原教授，邦枝注意到，才不到一周时间，教授却憔悴得象换了一个人，两眼深陷，面黄肌瘦，已有几天没刮胡子。

福原教授叹口气，轻声说：“恐怕有一半人要死去，而活下来的也会很惨……”

老人看着信封，问：“是分成三份吗？”

“我们按不同的情况分的。”福原教授说，“第一种情况是，日本民族的一分部，在某地重建国家；第二种情况是日本民族分散到世界各地，归属所在国家；最后一种情况……是没有国家肯接纳……”

僧侣打扮的人说：“我认为这个岛国人民不会沦落到象犹太民族他们那样的境遇中去，经过多年以后，也许还能保存下来日本民族……”

“宇津木先生呢？”老人问。

“他已经支持不住，到隔壁休息了。”福原教授回答。



僧侣打扮的人接着说：“还有一种意见，很极端，与我们工作的宗旨背道而驰。但我们三个都倾向于它。”

“就是，”福原教授说：“以不变应万变，任何事都不做最好，听任自然。”

邦枝在心里大骂：妈的！这帮学者，莫非 1.1 亿人都灭亡也可以吗？……

渡老人说：“到底还是提出了这样的想法。”

僧侣打扮的人说：“日本人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我们这种想法正是因为这一点……”

老人敏锐地盯着他们：“你们三位考虑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年纪了吧？”

福原教授小声地说：“这个……”

老人招呼那姑娘过来，“你们好好看看这姑娘，才 23 岁呀。你们想过孩子们吗？”

僧侣打扮的人说：“这想法太极端，但否则设想就不够全面了。”

福原教授说：“我们的想法是不向他国提任何要求。人类社会还没有进步到一个国家的人民拥有在国外的土地上生活的权力。失去了国土的日本民族将借住在世界各地，必须靠自力更生维持生存。”

邦枝忍无可忍地说道：“世界人权宣言说，任何政府都必须保证，做为人类而生存的权力……”

福原教授说：“那只不过是宣言而已，在事实上做不到。”

老人点点头，说：“就算活下来，祖祖辈辈也得饱尝艰辛。假如日本人真的成为没有了国籍的普通人，事情就比较简单，可问题是日本还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还拥有极大的冲劲，要使他化为乌有，是不可能的。”

坐在角落的记录员开口道：“如果可以的话，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吧……”

老人点点头，吩咐邦枝收好信封。老人被扶上手推车。

邦枝说：“马上出发到东京的话，有现成的车让他们几位一起去吧，这儿越来越危险了。”

于是三辆汽车，他们决定留下两辆。老人和邦枝做好准备，携文件去东京。二人正要出发时，一声巨响震撼了正飘飞雪花的天空，身后，接近富士山顶的斜面有一缕白烟腾空而起。

老人沉着地说：“宝永火山口的喷发不过如此而已。”

这时那位花枝姑娘神色慌张地跑过来，掩泣唏嘘：“老先生，福田先生，他……”

邦枝一惊：“怎么啦？”

回头一看，那僧侣从大门中走过来，双掌合什。老人明白了，他吩咐花枝通知福田先生的家属。又对那僧侣说：“龙野先生，拜托了。”

那僧侣轻轻地鞠了一躬。

在小野寺母亲追悼会那天，阪神地区发生微震。山阳新干线的六甲隧道已不通车。

小野寺觉得阔别多年的关西和现今满目疮痍的东京相比，特别沉静。但他同时感到地面情况不同寻常，后来小野寺的哥哥告知他原因。

哥哥说：“关西的许多设计都已下马，我也无事可做，所以想调动一下工作。”

“为什么？”小野寺问，“是不是关西受地震影响？”

哥哥说：“你还不知道吗？最近关西的地盘迅速下沉，有的地方一天之内有两公分……”



“真的？！”小野寺吃惊地问，他只忙于在“D计划”总部调查日本海沟，对整个日本的情况却不了解。

“当然是真的。从一年前已经开始，说来奇怪，整个日本西部开始下沉了，因此阪神地区海面的人工填筑地带受到严重威胁。目前的下沉速度若按原增长率的话，构筑的防汛工事是无济于事的，任何工程设计都达不到要求。有关专家说下沉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止，可是什么时候呢？”

小野寺皱起了眉头。他知道日本东西两部分地盘构造不同，可是没想到西部也在下沉……

哥哥告诉小野寺他们公司有架直升飞机，可以坐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嫂子不情愿地说：

“你是家属代表，今天是追悼会呀……”

“没关系，我会马上回来的。”

兄弟二人来到机场。只等了一刻钟就起飞了。

从空中眺望大阪湾，原先的防洪堤和人工岛有一半遭到海水侵吞。修建在神户海面人工岛上的关西新机场已中途停工，水流携着浑浊的黄泥流向远处的海面。大海正在毫不留情地吞噬着人类的成果。

小野寺的哥哥说：“我们需要大笔投资，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没有希望的，关东地区修复仍在进行之中。现在公司里无事可干。”

小野寺忧郁地向哥哥：“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哥哥说：“我决定去加拿大找工作，反正现在也不需要照顾妈妈了。”

“这太好了！”小野寺转忧为喜，“你打算何时动身？”

“可能在一两个月之后，得处理一些事情，下周我先过去看看。”

小野寺用力地捏哥哥的手：“越快越好，尽快动身去加拿大，全家都去吧……”

哥哥笑道：“说的容易，我这是中年改行啊。”突然他疑惑地问：“干嘛这么一个劲地劝我？”

“日本就要……”

小野寺说了半截，意识到自己差点说漏嘴，那件事，既使骨肉同胞也需要讳莫如深。

他在心里急切地劝着哥哥：赶快逃命吧，哥哥，哪怕是赤手空拳。日本就要下沉啦。下沉前后要发生严重混乱，那时只有听天由命，现在正好，赶紧和嫂子逃出去吧……

“D计划”总部占了防卫厅的三层楼。最大的房间安装了一台立体显示器。在此之前，中田已睡在办公室。

“D计划”总部合并了技术研究部的第五研究所。防卫舰艇有“离月号”、“山云号”、“春风号”和“春名号”。此外，“富士号”破冰船、“海龙号”潜艇也参加进来。海上自卫队三分之一的舰艇调拨归“D计划”使用。

立体显示器已经开始运转，随着观察的积累在增加，日本列岛地下发生的现象逐渐清晰，中田的恐惧感也随着加大加深。

他边看着显示器上的立体图像，边害怕又不相信似地说着：“这可真是出乎意料……”

气象厅派来的青年说：“也可能会喷发。”

地震研究所真下副教授说：“能登半岛积累了大量能量，并向东移动，最近可能发生地震。”

国土地理院调来的职员说：“根据计算，顺着系鱼川和静冈构造线积累的能量，已经超过理论的界阶，但却没有释放。为什么呢？”

真下问：“你怎么看待这现象，中田先生？好像是地幔的下降流正穿过日本列岛的地下，向日本海方向俯冲。”

中田说：“我们也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形。”

“在地下 700 公里的地方，会发生什么？”气象厅的青年问。

“可能是横穴。今晚，我们搞一次模拟试验。”中田说。

大家开始做准备工作，午夜两点后开始做模拟试验。中田站在立体显示器前。

刚开始不到两分钟，中田惊叫一声：

“停！大家过来看看。”

大家都聚了过来，幸长望着立体显示器，一下子惊呆了。

显示器中青色荧光描绘的日本列岛的模型，正从当中裂成两半，偏斜起来。在偏斜的日本列岛四周，表示能量分布的光幕时强时弱地闪烁着。

幸长恐惧地说：“日本不就要下沉了吗？”

中田艰涩地说：“彻底下沉，下沉之前甚至断裂。”

真下怀疑地问：“不会弄错吧？”

“不会的。”负责终端机的青年说：“和普通标度一样，一秒约等于一百小时。”

“把达到该状态的时间念一下。”

“实际的标度是一万一千二百三十二小时。”青年回答。

“一万一千二百小时……等于……”幸长计算着，“一年三个月刚多一点。”

中田说：“我们放慢速度，再看一遍，这次时标下降为一秒等于二十五小时。”

大家各就各位，又从头开始。立体图像缓慢地蠕动着，表示能量分布的各色光点在跳跃，移动，亮点中间，有一条模糊

的彩虹光幕向青色光线扫描出来的日本列岛袭击……红色亮点在渐渐地增加，光线对比渐趋强烈。

中田大喊一声：“停！”接着问：“到现在是多长时间？”

“三百零二秒整。”

“从这儿开始，把时标减慢一半，使用象限照像。”

“这样行吗？不减慢到四分之一……”幸长问。

“清晰度还不够，这次再看看。准备，开始！”中田命令道。

打开开关后，又开始了操作。这次大家都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聚在显示器周围。

光幕晃动得很缓慢，室内一片寂静，只有摄影机每隔两秒钟，咔嚓地响一次。红色亮点的闪动逐渐加强、最后粘在了一起，在日本海侧和伊豆、小笠原群岛两侧并列着。日本海沟上侧是绿色，不太强烈，而下侧是鲜红的光斑，在强烈地闪耀着。

地理院调来的人低声问：“那是什么？”

幸长回答：“绿光表示的是质量亏损与重力负异常积分。”

中田低声说：“大家注意看，日本列岛的地下！”

在地下 200 公里处，绿光下面的红光突然潜过日本列岛的下方，形成一条淡淡的红道，开始向侧面流了过去。粉色的横道向日本海方向延伸……

真下问：“那横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能量在地下 200 公里就穿到日本海那边？”

中田摇摇头：“不知什么原因。”

真下又焦灼地问：“积累那么多的能量，已经超过了地壳的弹性限度，为什么？”

气象厅的人说：“日本列岛就要分裂了……”

日本列岛的中央部位，闪动着一条伸向南北方面的红色光线。同时，日本列岛发生弯曲。日本海那边的粉红色光斑变大。日本列岛的东半部向东、西半部向南，缓慢地移动，歪斜地露出一部分，不久慢慢地滑落，最后沉了下去。原来排列整齐的红色亮点渐渐暗淡了下去……

“多长时间？”

“从第二次算起，是 62 秒，也就是 32 天多一点。”

真下副教授叹息道：“只不过是一个月，就发生这样大的变动。”

幸长问：“列岛部分的移动距离是多少？”

“水平距离是 35 公里，垂直下沉 2 公里。”

“那么高山部位将会保存下来……”地理院调来的人说。

中田说：“可是要出现山岳崩裂和大喷发呢？而且，还要继续下沉……”

气象厅的人说：“在大变动之后，还有继续下降和水平移动。”

真下副教授说：“但是，我还是有点不相信。这个数学模型准确吗？我已说过，那么大的能量积累，超过地壳的弹性强度，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中田说：“数学模型可能不具备。但是那种能量的移动却可以想象。你们知道隧道反应吗？”

真下说：“你所说的隧道反应是只有在原子核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的一种模型，对于宏观的地壳现象适用吗？”

中田摇摇头：“我没有说可以适用，但是，对于高密度的固体，象岩石圈这样的，有一种和隧道反应相似的模型。”

“什么样的？”

“冰河。”中田说：“在冰河的内部，到处可产生零度的

冰穴。在压力基本不变时，出现一个管状体，水从中流过。就好象有个较大流速的水流。”

真下吃惊地问道：“在日本列岛下面也有这种现象吗？”

中田说：“只是个设想。但是，地下的岩浆为何会凿出那么大的隧道呢？”

真下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道：“这个设想有些道理可讲，可以认为在高温高压的岸石圈中产生液相的隧道，热随着液流而移动。可是，日本海积聚的能量又是……？”

幸长插话说：“日本列岛终归要下沉的，大变动何时开始？”

气象厅来的人说：“是从三百零二秒开始，也即三百一十二点五日开始下沉。”他的声音有点发抖。

只有十个多月……

人们都呆立在显示器旁，岑寂不动。

幸长感到浑身发冷，直起鸡皮疙瘩，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又能做些什么呢？

中田泥塑似的站了一会儿，然后下定决心似的拿起电话。

幸长问：“你要叫醒长官吗？”

“首相。……”中田按了几个号码键。

幸长胆怯地说：“这样不会……对这个模型还要讨论呢。”

“没有办法，应该做出最坏的了。”

幸长悄然地躲到一扇窗户那边。

此时的夜空，已经淡淡地泛起鱼肚白。

清晨7时，新闻机关各领导聚到希尔敦饭店，大家表面上都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好象临时出席早餐会。汽车前面都没

有安插报社的旗子。

年轻的秘书们和内阁官房次官，正在特别客房里接待各报社社长和其他人。

一个秘书说：“内阁会议估计结束了，首相和官房长官马上就到。”

“内阁会议？这么早就开了？”某社长问。

“今天早上5点。”秘书说。

人们都面面相觑。

有人问官房次官：“中田先生，非常紧张吗？”

次官一反平日的活泼爽朗，忧郁不安地说：“是啊，我们也感到很意外。”

首相向大臣们扫了一眼，说：“最后，请问各位在两周内发表，有意见吗？”

外务、大藏和防卫三个大臣面露难色，其他人都沉默地坐在那里。

通商产业相说：“两周恐怕太仓促，准备时间得有三周，同时，也需要研究个对策啊。”

官房长官说：“我们应警惕外国抢先发表。”

运输大臣说：“现在有没有哪个外国学术团体发表什么？”

首相府长官说：“这种可能性很大。近来日本列岛的外国船只、飞机和人造卫星突然增加，几个国家的首脑也是知道这事的。”

防卫厅长说：“我还是认为不到最后关头，不要声张出去。否则社会上一片混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大藏大臣开口道：“我觉得两星期差不多。国际投机商人已在大量抛售日元，并开始抛售日本债券。欧洲有些国家已暂

停同我们结帐。恐怕是我们派特使的国家走漏了消息。因此还是两个星期的好。”

外务大臣说：“从国际道义考虑，应尽早通知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特别是韩国，灾情恐怕最严重，应在这一两星期内通知他们。”

首相问外务大臣：“何时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开会？”

“三星期之内。理事国的事前磋商已大致结束，但最棘手的是澳大利亚和中国。印尼国为有利害关系可能会提出什么。但这么大一件事情，即使托管理事会意见统一了，安理会和联合国会说这违反托管的神圣职责。托管是为促进该地区自治和独立，假如有人提出占领，势必引起争论。”

通商产业相说：“是啊，例如向人口稀少的东北新几内亚一下就迁进 1000 多万日本人……”

秘书此时走进来，同首相低语几句，首相点点头。

首相说：“没有反对意见，两周后发表就定下来。大家同记者打交道时小心点。我现在去会见他们的头头……”

A 报社的社论主编说：“重要的要国际舆论哪。”

M 社社长建议：“同世界上几位有名记者，如《纽约时报》的格富厄姆，《世界报》的科瓦尔斯基商量一下怎么样？”

Y 报社主笔说：“自从东京大地震后，日本来了外国许多特派记者，他们已经嗅到一些东西。因此不能再少于两个星期了。有个外国记者正在努力寻找那个喝醉了酒的学者呢。”

“你说的是姓田所的吧？”H 电视台的社长问，“据说他被保释后就失踪了。”

首相突然说：“可以考虑让外国报刊或通讯社抢先发表特快消息吗？”有人认为，这样做利用外国替我们转移目标，效

果反而更好。”

S 报社主编发言道：“我觉得弄小手碗，只能收到短期效果，政府公告应内外同时发表。”

N 电视台理事长说：“什么时候才告诉我们撤退计划的详细内容？”

该电视台编辑部主任怔怔地说：“这回，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成为世界注意的焦点了。”他在想着越南人民在战争中的艰苦生活，巴基斯坦、孟加拉难民流落的悲惨景象，曾几何时，那些绝望、痛苦的人民曾是笼罩在心头的阴影，而如今，自己的同胞也要变成这样的人，也要流浪、挣扎、痛苦、绝望……

年纪最大的某通讯社社长说：“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内，能把我们的全体同胞全部营救出去吗？哪怕什么东西都不带……”

首相说：“我们只能这样回答：全力以赴。我想你会理解这一点的。”

秘书又走了进来，同首相耳语几句。

首相站起身来：“现在，我要同四个在野党首脑会谈……”

“什么时候才把避难计划向我们交底呢？”

K 党第一把手问，“不把它透露给国民，势必会在两周内出现混乱。”

在野第一大党领导人皱着眉头说：“据说，政府早把这件事透给了工商界和财界，这样做难道不是有意偏袒工商业吗？政府具备的这种作风，会在避难计划上也表现出来吧？是否会把营救全体国民生命视做头等大事来抓呢？”

首相回答说：“毫无疑问，把全体国民一个不落地救出去，

这是压倒一切的最高任务。可我们还有责任使这些人以后生活下去呀。”

M党领袖说：“可从政府的做法看来，真正关心的是保护工矿企业的财产，把这看得比生命还宝贵。我现在想知道，政府是不是已经下定决心抛开所谓官僚机构、权威等所标榜的公正，而真正把营救全国老百姓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首相感慨地说：“国家机构的事情，的确很伤脑筋。我始终觉得政治无非是在后台进行的工作。我们不应该总在什么形式问题上纠缠不休，而应该脚踏实地地搞工作。目前我们应尽到知难而进的义务，为日本民族的长远利益，哪怕粉身碎骨。希望各位埋头苦干，配合我们的工作。”

在野党第三大党突然亮开嗓门说话了：“你刚才说政治是后台进行的工作这句话，我认为这正是日本执政党官僚政府的最大错误，国民为什么会把政治视作黑暗，阴险的东西呢？就根源于此。我认为在目前这种国难当头的危急的时刻，日本特别需要有一位有能力承担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雄人物，他必须能意志坚强、信心百倍地给全体人民以鼓舞。可是包括阁下在内的政府中有这样的人物吗？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请容我直言，我觉得老兄你在政治上是一派十足的官僚作风，对于目前的危机，你下了多大的决心克服这种作风呢？”

首相笑问：“你的意思是由你来承担这种任务喽？我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块能胜任度过这场危机的好材料，但除了鞠躬尽瘁，努力完成日前赋予我的任务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说什么‘英雄人物’，你不觉得‘英雄’和‘英雄主义’这些东西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吃够了苦头吗？”

在野第一大党领袖插嘴说：“还是尽快把‘D计划’的内容和避难计划的情况告诉我们为好。”

在座的官房长官说：“我们已做了准备工作，只等各党协商好名单后就可发表。”

首相说：“虽然准备两周后发表，但目前随时都有泄露出去的可能，尤其是外国方面。我们请求诸位予以协助。”

在野党领袖都陆续走出会议室，有人低声问官房长官：“向天皇陛下报告了吗？”

官房长官看看此人，但没有弄清他是哪个党的领导人。

大藏省国际金隔局局长说：“欧洲主管投资的机构，已经开始大量抛售日本债券。我们的代理公司已把它买下来，但这会影响我们购买黄金的资金。”

某外汇银行总经理说：“不如听其自然，现在为保密而硬买进来似乎已没有什么意义。”

“回收率现在怎样？”大藏大臣问。

“快达百分之五十了。”

“到百分之五十时暂停一下为好。”

日本银行总裁说：“我们套进黄金的事，不知泄露出去没有？”

局长回答道：“我们是希望金价不上涨的，但他们可能担心黄金和西欧货币涨价才大量抛售日本债券，因此很难说他们是否已知道这事。”

外汇银行董事长小声说：“我们的做法似乎成了多此一举，不过是出了一口闷气而已，但赔了夫人又折兵！”

日本银行总裁说：“这些又吝啬又狡猾的家伙！就算是为了失去国土的日本人考虑，也应该重视国际信誉。而我们也不应该把损失转嫁给国家投资机构，从而把他们赶到对立面。我们一方面尽最大努力保持住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尽量少使

别的国家蒙受损失。我始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信誉会给我们带来好处的。”

“可是，”局长说，“这种高尚的风格在国际社会中能行得通吗？”

日本银行总裁毫不犹豫地说：“肯定行得通！否则国际间的商业社会就没法成立。我坚守这个信念。”

经济团体的会长说：“在如此短的时候内，民间企业能够转移到海外的固定资产，包括偷偷转移出去的那部分，也不过是总资产的百分之十。这太令人遗憾了！”

一位干事不安地说：“按运输大臣的意见，政府要对船只的分配严格控制，那样的话百分之三都达不到。”

首相说：“可是，目前的情况是必须优先照顾普通老百姓，而且得让他们携带一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必需品。”

“可以用飞机呀。”

“那也很有限，我们正求助于美苏两国，恐怕希望不大。船舶情况也是一样，东京和横滨的港湾设备还没有恢复过来。”

运输大臣说：“我打算去伦敦国际船舶协会，看能否租些船只，不过希望不大，因为全世界内船舶都很紧张。”

首相接着说：“而且要估计到撤退是在极度混乱和危险情况下的可能性。专家们说十个月内也许会有什么新的情况发生。”

这时桌上的茶杯一阵轻轻摇晃，可是人们已不再注意这种微震。此时经济界代表正同首相、运输大臣举行会谈。

出席会谈的一个人问：“什么时候公布分配船只的法令？”

“两星期后。”运输大臣说。会场中有一阵明显的骚动。

首相说：“因为在正式发表前的两星期内，掌握了该情报

的大企业抢着安排船只，引起国际上的船价和运费暴涨，那就糟了。恳请大家在两星期内做准备工作，不要把情况泄露给外国。最近一年，政府拨了若干现款向你们提供经费，同时扩大对外投资，这些给工商界带来了好处，但政府也要对全体老百姓负责，因此希望大家给予我们全面协助。”

经济团体的会长说：“莫非又要来一次统制经济吗？”

首相苦笑一下：“这就靠大家的自觉性了，现在的政府并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那么丧失了国土和财产政府会变得毫无意义。”

会长离开座位来到窗前，背对着大家说：“依我看，政府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只能助长平均主义思想，若交给民间自己处理，反而会做到公正无私。”

首相说：“可假如工商界一旦忘乎所以起来，能控制住吗？”

会长突然说：“富士山喷烟了！”

有人也站起来，向窗外眺望：“在宝永火山口。喷得很凶哪，箱根和御殿场也……”

好多人纷纷离座，向外看去。

政府做出两周后发表的决定后，在不到四天的时间内忽然传出流言，说此次地震和喷发规模将比以前更大，东京可能片瓦无存，千叶和湘南一带将沉向海底，因此除了逃向国外，别无他法。谣言迅速扩散，紧接着经济恐慌之说不径而走。人们惶惶然不知所措，因为订购机票的人已不计其数，客轮船票也抢购一空。

后来人们发现这次流言原来是政府有意散布的。因此，在联席会议上，代表们强烈要求提前公布日本沉没的消息。

执政党的干事长说：“假如外国不抢先发表这个消息，在此期间有大批人可以自己设法逃离日本。”

在野第一大党书记说：“能设法逃出去的尽是一些有钱人，可普通老百姓怎么办？我认为应早日发表，做出统一安排。”

另一代表说：“应防止混乱扩大，尽早采取紧急措施。”

各方面都纷纷探询谣言的虚实，街头巷尾都是人们惶惶不安的议论和猜测。东京地震已停息了几个月，但对灾害的恐惧余惊未定。曾几何时，谣言重新四起，这在人们心中又投下了阴影。“东京真的会下沉吗？”不断有人提出这个疑问，人们已经意识到：肯定在最近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经济界在同政府领导人秘密会谈后第二天，就暗中开始行动。

在最近一年内日本拥有船舶数字的增大，已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日本又不问价格贵贱，大肆购买旧船破船，或冒充其他国家买船，从而使船价暴涨。而最近一星期内，国际上签订租船合同的国家在日本一方，租费也在暴涨。日本向设在国外的企业的汇款猛增。

经济界的这种新动向，引起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密切关注。日本到底要做些什么呢？世界各地都把日本作为他们注意的焦点了。

从东京某处传来小声打电话的声音：“提前两天发表……”

“决定啦？”对方问。

“经过讨论，大致这样定下来。”

过了几个小时，又传出了通话的声音：“很可能提前 24 小时发表……”

对方抱怨地说：“这样我们的方案中有三项就失去作用了……”

电话里的声音不客气地说道：“欧洲可能在我们发表以前泄露出去……。”

在日本政府原定发表日期的前三天，美国地质测量学会发表了让全世界震撼的消息：

亚洲东部大陆架，特别是以日本列岛为中心，行将发生巨大的地壳变动。

这是地质学会会长尤金·寇克斯同卫星观测站负责人紧急谈话时发表的。上述消息是最近综合地质观测卫星和观测船的调查结果，寇克斯博士表示，日本列岛弧在地质学上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附近的地幔运动是产生大变动的主要原因。

记者们问：这次变动属何种类型？寇克斯博士没有做肯定回答，但表示正在考虑大陆漂移说。

日本列岛附近发生地壳大变动！

日本将变成亚洲的“原始大陆”？

这个消息立刻传遍美国 and 欧洲，而日本由于时差，迟于美国三小时才发表。欧美的报刊都登载此消息，电台也反复地广播。法新社的报道增加了详细的解说。联合国当局认为事态发展严重，已在数日前召开秘密会议，进行了讨论，安理会紧急会议也将讨论此事。

关东、关西两地的交易所听到消息后，于拂晓前召开委员会。临时国会在上午开会，宣布了本届临时国会的合法性，并宣告首相将发表重要演说。于是，国会大厅里排满了各报社、电视台和电台的录像机和话筒，外国的新闻记者也动员起来了。日本全国的气氛相当紧张。人们都肃静地坐在电视机前，屏息等候首相的露面，此时人们越来越觉得，一周以来的流言，也许将变为现实，那种强烈的不安向心头袭来。

议长在一点时宣布开会。首相登上讲坛，他带着沉痛的心情、用低沉的声音开始读讲话稿：

“各位议员，我以日本政府最高负责人的名义，向各位宣布：现在，我国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国难关头……”

首相正发表讲话时，小野寺提着旅行袋，来到“D计划”总部。

幸长问小野寺：“就要动身啦？”

“是啊，三点半起飞……”小野寺答道，他的脸上隐藏着一种忧虑。

“你还挺顺利嘛。据说国外已经停止兑换日元。不用美金，不卖机票。”

“比预定提前了三天。好险哪！”小野寺说。

中田走过来，捶了小野寺一拳：“太好啦！你们打算在哪儿落脚？”

“暂时在瑞士。她把全部家当都汇到了瑞士银行。”

“在瑞士，你还可以找到工作。他们也在建造深海潜艇，积极开展海底调查和开发哪。”

这时，首相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了出来：“据我国科学家和政府有关部分的调查，证实在最近，以日本列岛为中心将发生巨大的地壳变动，日本国土可能会遭受毁灭性破坏和打击。”

中田说：“我们的工作基本上算是大功告成了，但以后严重的事情多着呢，还要牵连到许多国家。”

收音机继续广播：“……调查机关预测，这次变动将在一年内发生，日本全部国土将受到破坏，甚至要下沉到海里去。”

“首相以地质学为主题进行演讲，历史上可罕见啊。”幸长说。

“所以，日本应更早地把自然科学的观点应用到政治上。”中田接过话头说：“那种单纯用政治观点搞政治的时代即将结束，政治家也应具备有关人类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科学知识。”

幸长摇摇头说：“恐怕政治的根本任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处理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独裁制度或好或不好，但办事效率最高……”

“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遭受过的特大灾害，作为行政上的最高负责人，我呼吁各党领导人予以合作，已建立了超党派的合作体制。同时，为拯救全体日本国民的性命，并使他们一部分财产免遭损失，政府曾恳请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政府予以协助，他们同意尽最大努力提供合作……”

“首相一会儿就要到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直接对国民讲话了。”中田说。

“为保护全体国民的性命和正常的生活，政府正全力以赴地制订对策，使全体国民顺利撤离。我诚恳地希望诸位议员能够与我们同心协力，做好各项工作……”

这时幸长问小野寺：“你还没到出发的时间吗？”

小野寺看了一眼挂钟说：“约好一点钟在成田高速公路的站台见面。”

“不是要度蜜月吗？你怎么没精神？”

小野寺沉重地说：“可是，你和中田先生打算怎么办？”

“还得继续观测，中田先生可能调到撤退计划委员会。”

小野寺忧愁地说：“虽然我一直都想走，可不知为什么从昨天开始又不想走了。”

幸长郑重地说：“别这样。能多跑出去哪怕一个人也是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就多活下来一个日本人。只要你心系日本，在瑞士也可以发挥作用的。”

“那，幸长先生和中田先生，准备一直留到最后吗？”

幸长微微一笑：“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虽然年纪大了，手脚不那么利落，可是会想办法跑出去的。”

电话响起来，中田走过去拿起了话筒。

“富士山也喷发了，宝永火山口有三处开始喷火，箱根也开始喷火了，还伴有爆炸。”中田告诉他们。

“富士山也……”小野寺自言自语道。他心里忽然掠过一阵不祥的阴影，他站起身来，同幸长和中田说：“那么咱们再见了，请你们向瑞士联系。”

这时，桌子上的茶杯和墨水瓶发出碰撞声，一阵摇晃，一支铅笔滚落在地板上。

三个人跑向窗边。富士山已望不见，只看到一朵巨大的灰色蘑菇云，滚滚地跃向高空。一阵激烈的震荡，使窗玻璃咯哒咯哒直响。

“这次喷火也真够厉害的。”中田说。

身后的电话突然又响了，幸长去接，听了一会儿他把话筒递给小野寺：“是女人打来的……”

小野寺焦灼地拿过话筒：“喂！喂！”

电话里传来一声轰响和撕心裂肺的哭声。

“喂！喂！”这次是玲子的声音。

小野寺用手捂住另一耳朵，扯开嗓门大声问：“你现在在哪儿？”

“我离开了真鹤公路……车被堵了……”

“真鹤公路？”小野寺一下子烦躁起来：“怎么到那儿了？”

电话的那一端，玲子的声音时断时续：“昨天……到伊豆去了……火车今天一大早就出发……交通阻塞……”

小野寺急得汗流如雨：“喂！喂！听不清……”

玲子的声音后面响起了什么东西碰撞的声音，树枝折断和玻璃破碎的声浪。

玲子的声音忽然清晰起来：“屋外堆积了白蒙蒙的灰尘，烧热的石头在飞。小野寺先生，我今天是赶不上了，您自己先飞瑞士罢，我一定会赶去的。”

“胡说！”小野寺手都出汗了，他叫喊道：“你胡说些什么！”

忽然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小野寺听到一句“……日内瓦……”电话就断了。

小野寺怔怔地呆站在那儿，泪水夺眶而出。忽然一阵冲动，他夺门而出，他真想马上见到玲子，哪怕是近一点点也好。

“小野寺！”幸长在他身后喊道，“不要行李啦？”而小野寺的身影已消逝了。

幸长身后的收音机里又传出首相的声音，他是在通过电视和收音机同国民直接讲话。

“请大家维持秩序，政府和国会会全力以赴地保护全体国民的性命，保障国民的生活……”

来自距东京 80 公里以外的真鹤区的一声爆炸，几分钟后便袭向东京市区，房屋开始摇晃。幸长向窗外望去，只见两边的云天笼罩在一片灰色喷烟之中。

这天是 3 月 12 日。

3 月 14 日上午 1 点 26 分，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强烈地震，3 分钟后，富士山顶发生大爆炸，一条裂缝从山顶中间直把富士山斩成两截。顶端被掀走，坍塌了下去。附近地面下沉一米以上。

同时，三浦半岛、伊豆半岛、房总半岛的突出部位开始迅速下沉。地表严重倾斜。

3月22日，“D—2”小组报告：日本的东西两地区以大地沟为界，快速断裂为二，分裂的速度正在加快。

日本列岛将于一年内沉没。

这个使全世界人为之震惊的消息，在日本国内的反应却是平静的。人们听了报告及首相的呼吁后，却无动于衷，除了长吁短叹以外，并没有人采取过激行动。也许人们在震惊之余，强烈感觉到的便是茫然和不知所措了。

全国的电话，在首相讲话结束后的一分钟齐声响了起来。当天就有几千处交换台的保险丝被烧断。

人们没有象对待社会事件、美元问题那样对这件事展开讨论，而是烦躁地思考些什么。人们已经感觉到这次冲击的严重性，所以从下午两点开始，全国铁路线的所有终点站，挤满了不到下班时间而早退的人们。

在人们心里都涌动着这样的呼喊：回家去！无论如何也得回家去。先和家人团聚，成为人们不约而同的急切愿望。

那次大地震后被解除了的“紧急状态宣言”，再次在全国公布。

海运局长在撤退计划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报告说：“我们同外国签订的租船合同，无法立即生效，有些老板对自己的船只开进日本有些犹豫，有些想抬高租价。可国际船主协会竟同意他们这么做。”

委员长问：“谁在国际船主协会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想怎么样？”

“无非是想增加些外快罢。”

“我们已花了不少钱啦，难道还不够？”

“要知道，到处都少不了这种应酬啊……”

另有一名委员嘟哝道：“也真是没办法，单靠日本的商船，怎么着也运不走 1.1 亿人，油轮又载不了多少人。”

委员长问：“国际民航组织的情况怎样？”

“目前还可以，但也不能对空运期望过高。”民航公司来的委员说：“我国的机场，能供国际航线的远程大型飞机起降的，只有成田、伊丹、板付和千岁四处，另外有一些只能勉强使用。但如果发生地震和浸水，这些机场就会使用不了多久，关西的新机场不就是成了那个样子了吗？”

“估计确实可掌握多少架飞机？”

“现在磋商还没有结束，但最多也只能集中世界飞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这些飞机在最紧急状态下可以拨给日本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但由于日本的机场有问题，吞吐能力实在太有限，我们只能请美国派大批中型运输机，才能提高运载效率。”

“虽然印尼和中国提出支援日本，但数量不会有多少，有情报说苏联运输队正向太平洋地区开去，也许会对我们有所表示。”

一名委员说：“我们不能随意到苏联、北朝鲜和中国这些最近的国家去避难，真是遗憾。”

在野党的一名委员有些义愤地说：“所以说我们早就应和这些地区加强友好关系嘛。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总是接二连三地搞侵略，把自己摆到敌对的位置上，变成了亚洲的孤儿，这叫作茧自缚……”

委员长说：“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从明治到现在，日本确实热衷于充当西方的伙伴，在经济、军事、工业等方面

获得了很大成功，所以日本觉得自己具备安于独立的条件，万一在西方搞砸了，可以溜回来。可是现在这几个可以溜回来的岛子没有了，这对将来有严重影响。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全体国民设法从岛子上运出去。”

“极右分子造谣说中国和苏联要进攻日本，日本人移居那里，将被当作奴隶来支使，对国民进行恫吓。政府对于这帮人，不能放任自流吧？”在野党的一名委员说。

委员长皱紧眉头，说：“是的，对他们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截止目前，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暴力手段进行逮捕。”

外务省来的执政党委员说：“人们对于移民地点挑挑拣拣的，如果对策委员会强行分配，会不会引起骚乱？”

“对这个问题，应让人们了解、认识到这是生命交关的避难，不是去游山玩水。”委员长说，“下面接着汇报。”

“机场确实是个极大难题。到目前为止，最理想的情况是每个人的平均飞行距离是4000公里以上，是其他国家的4倍。但问题是，全部机场能够使用多长时间呢？”

“成田机场还有一个弱点，”民航局长说：“就是加油问题。由于地震，大部分的油管已不能用，若再发生地震，就只好空运燃料。机场离港湾太远了。”

“可是港湾的情况也不妙啊。”海运局长插嘴道：“太平洋沿岸和日本海沿岸有百分之四十的港湾失去机能。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下沉的话，不到四个月日本的大部分码头就没法使用。”

委员长说：“到时也只好用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航空司令部的登陆艇了。”

接着，他又苦恼地嘀咕了一句：“要在十个月内运走1.1亿人，实在是毫无办法。”

九洲的雾岛、樱岛开始喷火，太平洋沿岸的下沉速度趋缓，但半岛的顶端快速下沉。同时，中部有些地方也开始了喷火。

人们都呈现出平静的样子，但是仍压制不住内心的惶恐不安和焦灼，他们在等待政府的具体指示。

在政府发布公告同时，国际航线停办一般业务了。从4月2日开始向海外输送重要人员，优先照顾病号，从具备接纳条件的国家开始行动。

机场附近的居民眼巴巴地看着川流不息般起起落落的飞机，他们心里的焦躁不安在加重，同时有些不信任起来。说是停办一般市民的飞行业务，那么客机上每天都坐着些什么人？肯定是政府大员的家属、有钱人和在衙门里有门路的那些人吧？是不是到最后关头，政府对我们就置之不理，撒手不管了呢？

虽然这样想，人们还是努力地让自己相信政府，政府是绝不会把我们丢下不管的，无论政治家、还是官僚，他们不也是日本人吗？

交通阻塞的地方不断增多，大城市的缺粮情况也日趋严重。政府在发布紧急状态宣言时，发布了管理令，由政府统一控制必需品及其价格，但此后各种物质从各地代销店柜台上消失。由于交通阻塞所造成的物质供应停滞，大城市的粮荒更加严重。

妻子疲惫地问来，拿出很少的蔬菜和几袋方便面，沙哑着嗓子说：“从下周开始配给制度，本周内全部停售。”

“还剩三天。”丈夫嘟哝道：“家里还有存粮吗？”

“肉和青菜都吃完了，还有四公斤大米和一些罐头。”

丈夫生气地提高嗓门问：“为什么不多买点？明明知道会

发生这类事情！”

“两周前铺子里就没什么东西了。天天都去排长队，好不容易才弄到这点东西。记得小时候，战争刚结束，妈妈就是去废墟上排长队，还是吃不饱。没想到现在竟又会有这种事。”妻子拿起一袋方便面，说：“这还是好不容易才搞到的哪。食品店都不肯卖了，说留着自己吃。我正不知怎么办时，一位老大爷说他肯把他们留着的匀出来，不过得用钻石戒指什么的交换，现钱已不顶用了……”

丈夫颤抖着问：“那你把我给你的猫眼石戒指……用它换了七袋方便面？”

妻子看到丈夫的脸色变了，她不安地说：“你别生气啊，我那会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乱昏昏地，就……”

读小学五年级的最小男孩从楼上走下来：“妈妈，还不吃饭啊？”接着读高一的大儿子和初二的女儿也走下来：“我们饿了，今晚吃什么？”

丈夫猛地站起来：“我出去一下，今晚不在家吃饭，让孩子们吧。”

妻子惊疑地问：“可是，天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

丈夫胡乱地走在黑暗中，他本想能买点什么吃的带回家的，可现在……想起中学时，他曾和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同农民低声下气地哀求到一些烂白薯，弟妹们还高兴地大喊大叫，而母亲总是嘴边浮着疲倦无力的微笑：“你们吃吧，我不饿。”……而现在他的耳畔又响起了这无奈的声音，夹杂着小儿子嚷肚子饿的凄切声音。

想到这些，他几乎崩溃地喊道：“受不了哇！”过了半晌，他呆呆地望了四周一眼，心想，那恶梦般的岁月，地狱般的世界，难道会重新在面前闪现吗？曾几何时，他历尽辛酸困苦，

拼命地为公司工作，以后和年轻的妻子住在简陋的小房子苦熬，最后咬着牙买了高价地皮，盖了房子，好不容易才还清了债务和银行贷款。将近三十年历尽各种艰辛，他曾发誓，一定不让孩子再受那样的苦，一定要把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他们吃好的，吃得饱饱的。这些一度也成为了现实，可如今，这好不容易才熬来的日子难道就要象一场春梦一样，消逝得了无痕迹吗？

日本下沉……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似乎在越来越变得象是真的。这个国家的人民现在正争先恐后地搭上船只和飞机，逃向另外的国家，他们将要过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

今后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日子？在陌生的土地上，能找到工作，让妻儿生活下去吗？我已经快 50 了……他想着，可是现在需要我做的事情多着呢。他开始疲倦地往回走。

轰隆一声，又地震了。屋瓦开始叭哒叭哒地掉落。他走在摇撼的路上，满怀的沉重，从 50 岁开始，另辟生路吧。

两串泪珠，挂在了他那疲惫而痛苦的脸上。

“中国来答复了！”邦枝说：“他们 8 日以前先接纳 200 万人，共接纳 700 万人。日本希望再多一些。”

中田摇摇头：“要考虑一下粮食问题，他们的人均产量很小，不能过分强求啊。”

“对方希望多去些农民和高级技术人员。”

“那，指定地点是广东省吗？”

“不，是江苏，居住点设在崇明岛。”

中田呆了半晌，接着问：“苏联那边怎样？”

“仍是沿海州。他们现在查明千岛受日本沉没的影响，正撤退那儿的居民，因此不可能支援我们多少船只。”

联合国终于成立了援救日本特别委员会，开始正式工作。这个委员会的最大任务是向世界各国摊派日本难民的名额，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加拿大代表庞森提出按各国人口实行“按比例分摊”的试行方案。这一提案立即遭到小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欧美国家则表示了消极的支持。

小国代表提出，不应机械地按人口分配，而应把各国的自然条件、国情，政治经济力量等各种具体条件一并考虑在内。

“这种作法恐怕在时间上来不及。”恩巴约总干事说，“最近一年来，日本同许多国家进行了交涉，他们同意接纳难民的总人数不到 2000 万。现在逃到国外的日本人共一百几十万；另有 150 万撤离到日本托管的土地上；联合国准备安排 500 到 600 万人。这样算来，也有将近四分之三的日本人至今尚无着落。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为剩下的这部分人寻找避难所，同时我们必须为日本全体国民寻找永久的定居地。”

约旦代表茨汗说：“虽说是‘暂时避难’，但时间一久，就会使接纳国受到很大影响。也许避难营变贫民窟、纠纷、冲突等等各种麻烦会接踵而至。”

恩巴约总干事说：“茨汗先生，请恕我直言不讳，也许约旦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

茨汗耸耸肩说：“我们曾为 70 多万难民不知花费了多大力气，而现在我们需要处理的人数是它的 46 倍！象这种规模的‘难民’还是史无前例的……”

参加秘密会议的成员布劳伯克举手发言：“二战结束时，我曾参加遣返日本人的工作，当时他们给我的印象特别温顺老实。诸位知道，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就是在奇迹般的平稳状态下结束的。”

印尼代表阿尔约插嘴说：“可是日本人决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平和的，这次避难，他们的自卫队要解除武装吗？总不能在避难地也让他们带着军队吧？”

秘书长斯波保罗斯说：“他们暂归联合国援救总部指挥，执行警备任务，指挥官必须由联合国派人担任。”

恩巴约总干事说：“现在不是怕日本，而是救日本的时候。想想看，这占总数百分之二点八的我们人类同胞，他们面临的是史无前例的特大自然灾害，远远超过了以往我们所遇到过的灾难的规模，可以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未尝经验过的最严重的灾难。所以，我们应把这次的救灾工作当作是对全人类的考验，我们应当团结起来，共同解决各种问题。我认为，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应该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动员一切力量、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我认为只有在这种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磋商名额分配问题……”恩巴约的讲话热情洋溢，使委员会的成员们为之肃静。

信号器这时响了起来，轻轻跳出一张纸片来，斯波保罗斯秘书长把它递给了总干事，总干事看了一眼，高兴地对委员们说：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知我们，它们申请暂时可收容 50 万日本难民，以后根据情况还可以增加。”

苏联代表邓尼金微微一笑：“这不过是因为那个国家地广人稀，极度缺乏劳动力才提出来的。该国正集中力量搞工业化，对优秀的技术人员可是很感兴趣噢。”

恩巴约总干事读第二张卡片：“韩国代表希望对可能波及到韩国南部的灾害问题，进行考虑，想想对策。”

他又拿起第三张卡片，看了一眼后，皱皱眉，对代表们说：“请原谅，这是赞比亚代表团给我私人的电报……”

当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连续紧张地举行会议时，另一场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各国首都的国家领导人官邸之间的电话，铃声不断地响着。一些外交官、军人或是国际问题专家搭乘飞机，往来于各大洲之间。机敏的国际记者们当然知道，这些国家频繁活动的主题无非是：

日本沉没后，远东和世界形势将发生什么变化？尤其是军事形势将发生什么变化？

在世界舞台上具有影响力的几个大国，急于掌握举足轻重的日本发生了近乎灭亡的大变动之后，东南亚及世界的形势将会怎样？同时，它们也急于决定对付这一局势的方向。因此，摸清不同的对手的分析判断及它们的具体对策，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苏联和中国已经开始调查地震和海啸对日本周围地区产生的影响。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开始和日本政府、防卫厅和“D计划”总部进行接触。从那时起，不断发生计划总部丢失文件或该部成员被逼供情报的事情。后来，一名职员连同文件一起失踪，一名年轻的地理学家也不见了。

性情温和的幸长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他歇斯底里地大发雷霆：“这帮可恶的外国人！他们把日本当什么啦！在紧要关头，我们小组的人缺一个，工作就没法进行了！”

中田说：“何必生这么大的气。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可是他们搞不到更机密的情报了。”

“有没有调查周围地区的计划？”邦枝问。

中田说：“还没来得及搞呢。如果他们想知道，可以自己动手去搞嘛。”

邦枝其实早从数学模型试验中得知，周围地区受害的可能性极小极小。

现在，“D计划”总部原班人马拨归撤退计划执行委员会领导，邦枝任部长的联络员。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日本下沉征兆愈来愈明显，日本的各种社会活动趋于停顿，人们处于紧张不安的等待中，等待关于集合地点和撤退次序的通知。

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各国竞相玩弄起五花八门的策略来。美国总统表示，为全面支援日本，除租船给他们外，还派出舰队和空军的运输队参加营救工作。美国政府表示同意先接纳100万到200万的日本难民，有的记者针对这一数字和派出的运输工具之间的悬殊，提出了疑问，总统的回答是：美国军队一部分是向日本自己联系好的避难地输送难民的。另据总统称，美国派出航空母舰“艾森豪威尔号”不过是去支援美国驻太平洋的军队。

其实，美国的海上活动正是为牵制苏联而采取的。在日本列岛出现大变动前后，苏联的舰队加紧了在太平洋方面的活动。美国巡逻队发现，苏联舰艇在增加，波罗的海舰队通过对马海峡。

对于日本国内来说，上述消息不足以使人们震惊。日本海上自卫队都在大力抢救难民，苏联舰艇是空军反游击机在拍摄受灾情况时发现的，其中一艘驱逐舰强行通过驻津海峡，碰撞了青森—函馆之间的交通船和渔船，日方战斗机紧急出动，命令该舰停驶，但该舰置之不理，随后扬长而去，消逝在太平洋的迷雾之中。

防卫厅向政府做了报告，并建议就此事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但不知何故，拖延未办。此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在青岛的挑衅行为，提出了严重抗议。苏联一方面做出上述使邻国神经过敏的举动，一方面又派出客轮和货轮帮助日本向纳霍德卡运输难民和货物。

韩国的国内局势已开始紧张起来。早在日本宣布紧急状态的 24 小时后，韩国就发布了戒严令，并动员了部分军人。由于日本北九州附近小岛的居民陆续乘船到韩国避难，韩国谣言四起，尽管南部地区只是发生了微震，居民仍大批涌向北部避难。

韩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扣留了非法入境的日本人；对韩国领海的外国船只无条件的击沉。若干流血事件终于酿成。

韩国现在的形势因东南沿岸地区的动荡不安和日本的大变动而腹背受到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是韩国的坚实后方，如果日本沉没了，朝鲜只有单独抵御来自北方的压力，到那时，也只能依靠美国的海军力量了。

美国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投入大量的海军来“援救日本”，当然，其中兼有示威的成份。美国为对付苏联，从东欧到远东，布置了层层防线，而苏联也通过北朝鲜向远东，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

如果，一直在支撑韩国这道防线的日本真的消失了，朝鲜这道防线毫无疑问地将发生动摇甚至也会消失，那么施加于朝鲜身上的种种压力，将起何种作用呢？就好象，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在钢丝上出神入化地如走平地。如果钢丝突然断了，等待他的结果只能是坠落。

地下变动，正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幅度在列岛上扩大、延伸。沉向海底的倾斜程度也在加大。就象棋盘上，一颗棋子“车”将被吃掉，中国、北朝鲜、韩国、菲律宾国绕着这行将被吞没的棋子，也陷入了恐慌之中。

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远东方面来了。欧洲开始有频繁

的活动，如北约组织决定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各种谈判活动在各国首都频频召开。各国都在探索一个问题，即日本消失后，以美、中、苏为中心的远东战略体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出现何种局面。任何一国都在想趁着这个机会，在新形势下为自己争取有利地位。

“日本问题”的冲击波甚至影响到了另一半球，如巴西的日本侨民传言，日本军队将进驻巴西，非洲大陆的西南部也引起令人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应。

联合国援救日本特别委员会，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召开着长时间的会议。恩巴约总干事利用会议间隙，同赞比亚代表团的基托瓦参赞进行了会晤。

“我们收到情报，南非当局向纳米比亚派遣了大批秘密部队。”基托瓦参赞说。

恩巴约说：“不会吧？南非当局如果真的采取了这种行动，应当把该问题提交联合国纳米比亚管理委员会。我应找秘书长商量一下此事。”

而赞比亚和邻国提出的方案是，准许日本难民向纳米比亚实行大量移民。借此，赞坦两国也可以得到日本的高新技术，又可名正言顺。

这时，休息室忽然人声嘈杂，骚乱起来。

“出什么事了？”恩巴约问一个工作人员。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通信卫星节目好象要转播日本西部地壳变动的实况录像。好象挺严重。”

基托瓦参赞要过去看看，恩巴约拽住了他：“你看那边。”

在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头发花白的东洋人正悄悄地站在那儿，他那削瘦的肩膀在颤抖，只见他掏出手帕，轻轻地擦了擦湿润了的脸颊。

恩巴约低声说：“他是特邀代表，日本的野崎先生，想想看，他的祖国正在下沉，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将化为乌有……那位老人该有多么悲伤，我们想到那些惊哭的儿童，仓惶的母亲，那突遭横祸的一亿日本人，就能理解老人的心情了。难道你还愿意去凑过去看热闹吗？”

基托瓦参赞低下了头。

恩巴约拍拍他的肩：“咱们去看看他吧。”

当他们向老人走过去的时候，听到走廊里传来对话：

“是什么地方在下沉吗？”

“只有录相，搞不大清楚。好象是四国。”

第六章 日本沉没

4月30日上午5时11分，近畿地方发生了世界地震观测史上震源范围最广的地震，这是旷古未有的地震。

从4月3日开始，曾关闭的民航机场重新有飞机起落，美军运输大队也给予了协助，创造了一月空运50万人的纪录。

近畿、四国、九州中部的强震，震度七度，并且几乎是同时爆发的。

通过综合整理各地送来的简报，可以看出，震源横跨半岛，向四国东西方向疾驰，绕过九州正中，向“中央构造线”集中。即使是外行，也可一眼看出大变动的轮廓。

地震后，沿伊纪半岛和四国的有些地段，已经脱离原地几十米，以这个断层为界，纪州山块和四国山块的南端，向东、南两个方向发生了移动。

这个巨大的断层，一直延伸到四国的新居滨玉三重县伊势

市内。所有的山岭都因地震而摇动，四国南部和纪伊半岛南端，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向太平洋方向移动，而本土也在迅速移向东南。

在向东南方向滑去的地方，从大陆架到大洋底，发生了异样的快速下沉，在长达几百公里的地方竟有收缩似的下陷了！

中央构造线地震袭击日本西部后，东京发生了中等地震。一名委员跑进“D计划”总部，大声喊道：

“开始啦！日本西部已开始下沉！……”

中田平静地说：“很早以前就开始下沉了。最后的彻底下沉以前，还有四五个月时间，还来得及！”

大阪沿海一些地区几乎全部沉向海底。市内的中之岛陷入污泥浊水之中，正在航行的一艘平底货轮，竟插入一座三层楼房里。

昔日的大阪市顷刻间变成一片水乡！一座现代化大城市就此消失。一些逃到高层建筑屋顶的人们，仓惶地张望天空，向飞过头上的飞机招手呼救。

有些地方由于地震造成了道路的龟裂，而有些地方，已发生水灾。有人开始狂乱起来……

高妻山爆发时，小野寺正呆在那儿。

原来，富士山大喷发那天，小野寺接到玲子打来的电话后，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那时已经不通火车，他便跑到市谷，嚷着要派给他一架直升飞机，并揍了两个劝慰他的士官。后来他想法坐上了自卫队的水陆两用装甲车，但到小田原以前，车子再也无法前行。小田原四处是灼热的火山灰，小野寺一想到玲子可能就在这灼热的山灰底下，就恨不得一脚把那些灰尘踢个

精光。

他又折回撤退计划执行委员会，纠缠着要去抗震救灾最危险的地方工作，委员会只好给他补发了一份临时委任令。

当小野寺他们的一架小型直升飞机飞越大地沟上空时，惊讶地发现有一群人站在日本阿尔卑斯山顶，向他们招手。该地区在富士山大爆发后发生了强烈地震，因此发出警报要居民撤离。4月2日，该地居民全部撤完后，该地区宣布戒严。

当飞机降下去时，小野寺发现他们是登山队，其中有学生和男女青年公司职员，共十三四人。

“你们不知道登山是违反戒严令的吗？”小野寺问这批人。

一个青年高声说道：“这座美丽的日本阿尔卑斯，马上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了，难道我们同他最后告别也不可以吗？我们即使死在阿尔卑斯也心甘情愿。”

“那就请便吧。我们也落个清闲自在。”小野寺说。他走近飞机问：“里面还能坐几个人？”

“两个人，不能再多坐。”驾驶员说。

“想想办法，最好能坐上四个人。”

“不行不行，怎么也挤不下四个人。”驾驶员猛烈地摇手说。

“那么我留下，你身旁坐一个，后边再挤三个。应该请空十三团派一架运输直升飞机，把剩下的那批混蛋运走。”小野寺说。

这时有人在身后呼救，小野寺望见一个小小的身影，正连滚带爬地走过来。但小野寺正忙着安排那些登山员，光让一些伤病员上了飞机。

“小野田……”随着一声凄惨的尖叫，一个穿着鲜艳衣服的女人，踉踉跄跄地走过来。

小野寺慢慢想起来：真子，那位银座酒吧间的女招待。他惊呆了：“你，你怎么到这儿来啦？”

“吓死我了，本来以为没救了，又冷又怕，你来救我们，真是太好了，小野田先生。”真子一头扑进小野寺的怀抱，放声大哭起来。

小野寺气恼地发现这姑娘到现在也搞不清自己的名字，但他拍拍姑娘的肩膀、安慰着她：

“没事啦，现在没事了。”

“让我也坐上去吧，我真是一秒钟也呆不下去了，我累得一步也迈不动了，恨不得马上飞到安全的地方！让我坐上去吧。”真子央求道。

“不行。”小野寺说，“上面坐的都是伤病员，很快就会有直升飞机来救我们了。”

真子却压根不听他的话，向正要起飞的飞机跑去，小野寺赶紧伸手拽住她，把她拉了回来。飞机起飞了。

小野寺发现真子跌倒在地上，正歇斯底里地大哭。

“谁是和这姑娘一起的？”小野寺问那些留下来的人。

“她认识的那个人，就是雪崩受伤的，刚才坐飞机走了。”有人答道。

小野寺拉着真子的胳膊，把她拽了起来。

“先到茅屋吧。”小野寺无力地说。

“可，今后怎么办？”真子抽抽答答地问。

“只有等了。”

此时是7点35分。约5分钟后，屋外轰隆一声，茅屋开始摇晃。

有人跑出去看。“水！水从上面冲下来了！”他的声音马上被巨响盖住了。

茅屋里的人都跑出来。

“我，实在走不动了。直升飞机怎么还不来呀？”真子姑娘边哭边问道。

“你要振作起来！太累的话，我背你。”小野寺拼命鼓励她。

云雾慢慢地下压，这群人向东南斜面走下去，不一会儿，人们闻到一股强烈的硫磺味儿。

尾声 龙之死

在横跨南北两个半球的欧亚大陆东缘，有一条龙，现在正奄奄一息。

这条龙浑身喷火冒烟，激烈地翻腾着身体，因痉挛而不断地抽搐着。那从太古时代就温柔抚摸龙的黑潮，现在突然伸出了冷酷无情的大嘴，把受伤的龙，一片一片地啄碎，吞进了深海的胃袋之中。

中央构造线的南端，九州、四国和纪伊半岛的南北部，大部分已沉向海底。北海道方面已有两个半岛脱离本土下沉了。西南部，一年前就呈现变异，现在有好几个岛子杳无踪迹。

4亿年前，在古老的大陆边缘，年幼的龙种诞生了，同时，有一个瞎眼的巨人也诞生于这条龙和大陆之间，在漫长的岁月里，这瞎眼巨人一直在把小龙推向大洋，小龙一度茁壮成长起来，在波涛之上雄伟地耸立着。

而现在，这条龙突然被那巨人折断了脊骨、弄翻了身体，被推压进大洋下面了。

大变动以来，整个日本列岛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向东南方向移动了几十公里。

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远东海洋一角的“龙之死”上了。这残酷无情的变动，同时给人们带来了刺激。原先的大陆漂移假说，现在正在成为现实，在世界的一角展现着。但是，对日本这个岛国来说，它拥有近 10000 亿美元的社会财富，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取得了巨大的现代化工农业成就，如今却要连同它美丽多彩的国土一起，被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吞食掉了。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三艘航空母舰也成为世界新闻报道机关的采访中心。在美国，一些粗制滥造的、关于地球变动的作品，竟成为畅销书，被抢购一空。

在全世界的人们中，欣喜若狂的是那些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射了七颗地质测量和气象卫星，开始各种观测调查。各国也成立了专门调查机构，开始活动。全世界的地球科学专家，包括专业学生，顷刻之间身价百倍。

“龙之死”，虽然只不过是消失了全球百分之零点三的面积，但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曾过着世界最高水平的生活；这个国家的贸易总额占世界的百分之四十；它是发展中国家原料的广大市场和重要工业品的供应基地。总之，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已相当重要。而这样一个国家如今面临着行将灭亡的、毁灭性的灾难，这必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冲击。

“救救日本”的呼声，响彻全世界。在各国街头，都开展着募捐和集会活动。大部分人在抱有幸灾乐祸心理的同时，又预感到将发生许多麻烦，大批日本人的进入，不知会使本国产生何种局面……

只有日本人，他们作为悲剧的当事人，一直在为救灾而脚

踏实地地工作着。救援组织内部不断出现牺牲。美国的救护队司令官伦德准将在记者招待会上，带着惊讶不已的口气说：

“在日本救援组织中，从军民到官方都涌现出了令人无限钦佩的英雄，在过于危险的地方，他们也敢于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应当说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英勇善战的、了不起的战士……”

最后关头在日益迫近，日本人象要创造奇迹似的、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着。截止同年7月底，共撤离了6500万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是个奇迹了，因为平均每月撤走1600万人，这速度是史无前例的。但是，随着破坏和沉没的日益严重，援救工作的效率显著下降。到7月初，日本国内只剩下北海道的千岁机场可以使用了，救援工作的主要工具，也成为军用运输机和登陆艇了。

撤退计划执行委员会，在为营救7000万人这个目标而奋斗。目前伤亡和失踪的人数已超过1200万人，救护队也有5000人牺牲。还有3000人正孤立无援、心惊胆颤地等待着援救的到来。

然而，被救出的人数在日益下降，救护队由于艰苦的工作环境，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尽管如此，救护组织仍在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艰苦奋战着，全体工作人员已有些精疲力尽，他们的情绪凄恻而绝望：“面对这狂暴肆虐的天灾，我们这些人到最后会不会也被葬身于灰尘之下、被海水吞噬掉呢？……”

黑暗中，有三辆美国军用卡车在寻找登陆点，好不容易才找到后，卡车依次向登陆艇搭上木板，将几只用帆布包着的大木箱，御到了登陆艇上。

忽然美军大喊：“站住！”把枪口对了过来。

片冈举起手，用英语喊：“让我们上去，有妇女和孩子。”

一个年轻军官走过来问：“是老百姓吗？”

“我们是救护队观测小组的，他们是老百姓。”

“很遗憾，我们是据最高领导的命令，冒险执行绝密任务的，不是来救人的。”

“可是，你能眼看着那些可怜的母亲、孩子和老人，见死不救吗？”

“我们无能为力。装满行李后，仅能容我们坐。”

“那是什么贵重物资我不知道，但是有比人命更值钱的东西吗？”

“实在很抱歉，作为军人，我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你们不能上去，母舰马上就要开了。”

片冈焦急地哀求着：“求求你了，这里离制高点不到100米了，是相当危险的。向母舰联系一下派船救我们也行……”

那位年轻军官还是不答应。从卡车的阴影里走出一个矮个男子，他问道：“斯科特中尉，若少装一件行李，可以坐几个人？”

“这是违反命令的……”

“这件工作是由我负责的！你告诉我，能坐几个人？”

“五六个吧……”

“只坐妇女和小孩呢？”

“最多八九个人，可是，我没法交待呀……”

“坐十个，我留下。给我一张纸和笔，我不会难为你的。”
那矮个子很快写了点什么，接着问片冈：

“有几名妇女和小孩？”

“妇女六名，小孩三名。”

“派一个会讲英语的男的去。”

接下来，那矮个子让片冈把妇女和孩子们推到了船上，对他们说：“大家放心，以后会再见面的。”

不愿和家人分开的一位年轻妇女站在艇首哭喊：“我不想走，要死，死在一块儿好了。”

矮个男子安慰着：“到了美国，我会让你们见面的。”

登陆艇起动了，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留在岸上的人们，呆若木鸡般地伫立在那儿，一动不动。

那个矮个子摘下了钢盔。片冈一看，惊讶地认出他是邦枝。

邦枝难为情地说：“没想到在这鬼地方见面了，我现在主管这件莫名其妙的工作，本来以为此刻已和老婆在美国见面了……”

“里面装的是什么。”

“现在还不能说。”邦枝泰然自若地回答，“我本应让你们坐上去的，可是那些箱子关系到在外国生活下去的几千万同胞的将来。”

邦枝疲倦地爬进大卡车的驾驶室，说：“这儿司机偷偷给我留了一台野战步话机呢。”

人们都艰难地爬上驾驶室和车斗。此时，大地又一阵剧烈的摇晃。

8月中旬，特大台风袭向已沉没一半的日本列岛附近。大批外国救护船纷纷驶离日本，有些一去不返。

8月以后，“D—1”总部，搬到了海上的最大护卫舰“春名号”上去，中田和幸长仍在这里处理大量情报资料。撤退计划执行委员会改名救济总部，迁往檀香山。

日本的6700万难民，现在开始在露天帐篷的难民营中，

安排“生活”的问题。仍留在岛上等待抢救的3000万人中，死亡的人数有300万以上，其中有一部分是自杀。

剩下的两千多万人，70岁以上的老人占多数，有的是不愿给子女增添负担，有的是故土难离，在集中地点销声匿迹。

在这些老年人当中，有一个年纪最大的，他此刻正躺在蒙满了灰尘的室内。

“邦枝留下一个箱子，让妇女和孩子坐上去了，是吗？”

电报说他留了下来，说留下来的箱子是邦枝本人的‘B号’箱……”

老人突然嘻嘻地怪笑起来：“他是怎么知道的？你知道吗？吉村。”

吉村不知所云。

“B号箱里是我故意做的手脚，几乎全是赝品，竟给他嗅出来了。真是过瘾。”老人笑着说，“接人的车子来了没有？”

“来了辆大吉普。”

“那么，你们走吧。花枝呢？她还在干什么呢？”

“大概在准备吧。”

“快点，带她走吧。”

吉村慌忙走出房间，那姑娘忽然亭亭玉立地出现在老人面前。

“怎么回事？你这种打扮怎么能坐吉普？”

花枝姑娘突然跪倒在渡老人面前，掩面哭泣起来：“我不走……我要一直陪在您身边……”

老人生气地说：“不行！你这么年轻，怎么能和我这把老骨头一块死掉？！”

“叫我离开你，还不如……”

“你胡说些什么呀！到那边以后，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你不用担心你的生活，只要能活下去，就很是容易了。……”

那姑娘伏身在老人身上，放声大哭。吉村走过来，老人对他大喊：“去帮她换件牛仔裤，帮她……”

房屋忽然随着一声巨响而旋转起来，钢筋水泥的房顶吱吱嘎嘎作响，院子里也响起了山崖塌陷的声音。

老人催促：“快点吧，马路快被堵塞了。”

吉村趑趄趑趄地走去，老人忽然记起了什么：“花枝……能让我看看吗？”

花枝仰起流满泪水的脸颊，站起身来，解开了衣带，落落大方地展现出自己发育完美、雪白丰满的裸体。

老人瞟了一眼，便闭上眼睛，喃喃地说：

“花枝，生娃娃吧。你身体蛮好，遇见合适的男人，就生他几个胖胖壮壮的好男孩……”

吉村捧着衣服走过来，老人说：“吉村，带她走吧，花枝就拜托你啦。”

吉村跪了下来，在积满尘埃的席上行个日本式的礼：“会长，那我们就告辞了。”

“行啦。快走吧。”

脚步声伴随着呜咽声远去了。

已经面目全非的关东本地，连续响起喷火的爆炸声。一阵掠过长空的呼啸，变成狂风猛烈地刮了过来，吹动了屋内一层又一层灰尘。

走廊里有个人影闪动了一下。老人问：

“是田所先生吗？”

这人正是田所博士。他坐下来问：“花枝她们好吗？”

老人痛苦地说：“你，还是没走啊……”

现在的田所博士两眼深陷，面颊清瘦，两鬓斑白，象一下子老了 20 岁。

“要是有一辆吉普，就可以开到山上去。”

“可是现在这个样子，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老人无力地说，“还有多长时间？”

“两个月吧。而人也只能活到三个星期。”田所擦了一下眼睛，而脸颊上还挂有泪珠。

“哎，田所，你今年多大啦？”老人忽然问道。

“65 啦。”田所博士脸笑忽然掠过一丝笑意，“要在大学里，也该退休了……”

“才 65，为什么想死？”

田所博士有些呜咽了：“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伤心吧……”他忽然激动起来，“在我发现那件事之前，我一直是个讨人嫌的家伙。当我通过直观发现那件事时，我自己都不寒而栗，我知道说给谁，谁也不会相信的。当时，我真想把它憋在肚子里。”

“迟早不是要被知道的吗？”

“可是那要等好长时间了，制订对策和准备工作要耽搁下来。在科学上，他们不相信直观。只依靠证明，没有人肯耐心倾听我的话。”

老人饶有兴味地说：“要是耽搁下来，损失要多两三倍吧？正因为如此，你才忍受一切，到最后被扣上酗酒的疯学者这顶不光彩的帽子，你为日本，已做到了鞠躬尽瘁……”

田所博士嘟哝着：“可实际上，我本想把我的直观和亲眼看到的，以及搜集到的各种材料都秘而不宣，那样必然有更多的人，同日本同归于尽……”

老人没有吱声。

“我想向全体日本人呼吁：我们的岛子、国土将要覆灭、沉没了，让我们一块和它同归于尽吧！一想到撤到国外、过流离颠沛生活，我就……”

又一阵狂风卷起灰尘扑在田所博士的脸上。

“你是个单身汉吧？田所。”老人问。

“是的。”

“噢，我明白啦！原来你是在爱着这日本列岛啊。”

田所博士欢欣地点点头：“是的是的，我是真正地迷恋着它呀。”他忽然又掩泣道，“从发现那件事我就下决心和这岛子同归于尽……”

老人笑道：“那也就是殉情喽。日本人是个蛮有意思的民族啊。”

“可我也想到，不能让那么多的人为我一个人所爱的，都去殉情……”

“也许会有不少人想这样做呢，你想一个人独据吧？”

田所博士此时已泪流满面：“我想人们会理解我的。日本人，同这四个岛子，这里的自然环境，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浑然一体的，如果这儿的环境和岛子被破坏掉，消失了，那么日本人将不复存在……”

突然响起一声霹雳，接着就是爆炸声。

田所博士继续说：“我的心胸并不狭窄。从年轻时候起，我就遍访世界各地，在陆地上没什么可看的了，我就去海底，可是无论是哪儿，都比不上日本的自然景物精致，比不上日本人民的生活更幸福，这也许是一种偏爱。而今就好象我爱了一生的女人将要死了，我不陪在她身边，又有谁会来照看她呢？……”

田所博士泣不成声。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四个岛子就象是母亲的怀抱，每当人们在外面受了欺侮，就会象小孩子跑回家，扑进妈妈的怀里一样，人们依恋着这岛子，正象你一样。可是，妈妈也要死去啊……”

老人记起了自己过去的岁月，他诉说着：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父母在磐梯山喷火时，双双死去。后来一位年轻的日本女性收容了我，她象姐姐，又象亲娘般呵护着我，可是她也在庄内大地震时去世了。我这一生都和地震喷发有着莫名其妙的联系。那女人临终前对我说：无论生活有多艰难都必须活下去、长大成人。我抱着她血迹斑斑的尸首，直哭了三天三夜……”

田所博士静静地坐在那儿，谛听着老人的诉说。

“今后，无家可归的日本人可要辛苦了。只能在外面颠沛流离，过着含辛茹苦的生活。日本民族，将在世界各地遇到不同的其他民族，可能被同化、溶没，日本民族将不复存在。也还能够保留下来，在某个地方成立一个小小的国家。……未来将会怎样难以料想啊，但是，象你这样，田所，去陪伴一个临终的女人和她一块离去也无不可。你拯救了几千万人啊，我是知道这件事的。”

田所博士点点头：“嗯，谢谢。”

“说老实话，”老人喘口气，说，“我本不想让你任性地去死。但听了你所说得话，我才对日本人有所了解……”

“为什么？”田所博士有些不解。

老声喟然长叹，小声说：“我不是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父亲，是大清国的僧侣……”

老人不再说话，闭上了眼睛。

“渡老……”田所惊慌地喊道，盯了他一会儿，把一件和

服，轻轻盖在老人的脸上。

此时，风刮得越来越大，田所拾来两块石头，压在和服的衣袖上。然后，田所博士把两只胳膊交叉到胸前，静静地坐到老人的尸体旁。

四周响起剧烈的轰鸣，房梁折断的声音，传了出来……

9月。费了好大劲救出几百人的登陆艇，受台风的袭击沉没了。一直紧张进行着的救援活动就此结束了。

四国完全沉向海底，九州南端也移到西南几十公里下沉了。北九州露出水面的部分山顶，在继续喷发。日本西部已呈分崩离析的状态，东北高地也在不断地发生爆炸。人们传说，也许北海道的那片大雪山会留在海面上。

中田在“春名号”的“D—1”办公室里，仍不停地整理资料。他把各种资料整理停当，并编成卷帙浩繁的报告，在上面写上“作战结束”的字样。外面已没有人再提出新的救援工作了，可他有点恋恋不舍。

这里的录像机上，已显示出“End = X, X = 09 · 30, 000J”的字样来。

中田捡起一支别人吸剩下的烟头，想点上，却找不到火柴。

憔悴异常的幸长走进来，他吃惊地说：“你还在搞哪？我说过多少遍了，作战已在昨天半夜结束……”

“日本沉没了吗？”

“中部山地发生了最后一次大爆炸，剩下的那丁点地方迟早会沉没。”

中田向幸长要了火柴，点着烟，他喷了一口，说：“原来昨夜就已结束啦？……”

“已结束 8 小时啦。”幸长疲惫地靠着墙。

“共救了多少人？”

“还没有统计 8 月下旬的数字。”幸长打了一个哈欠，“电视下一个节目是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声明和首相演说。你看吗？”

“这会子还演什么说，顶个屁用！”中田厌烦地说道。他掐灭了烟头，站起来：“战斗完毕！不到甲板去看看？”

中田吹起了口哨，是《既没有烟也没有云》的曲子，他迈着大步走出去。幸长无可奈何地跟在他身后。

甲板上，正是烈日当空。已看不到往日工作时海面上的浮石和飞扬的灰尘。

“好热！现在还是早上吧？”中田被烈日刺得皱起了眉头。

“据日本时间，已于 14 小时前退却，现在正向夏威夷前进。”

中田手搭凉棚向西北望去，只看到一片灰色的东西，他不知那是云彩还是笼罩在日本列岛上空的喷烟。

幸长皱皱眉，对同事说：“我看，你应该去休息休息啦。”

中田靠着栏杆，他大喊：“日本列岛完啦！再见吧……给我一支烟。”

是啊，完啦。”幸长把烟递给中田，“我们的工作也结束了。”他忽然又记起什么，“哎，我昨晚梦见小野寺了，他肯定还活着，你说呢？”

中田没有吭声，接着小声说：“我累啦……”他那魁梧的身躯软绵绵地倚着栏杆，那支叼在嘴上的烟掉下来，挂在他长长的胡须上。中田哧溜地从栏杆上滑下来，咕咚一声倒在了甲板上。

“中田！”幸长吃惊地大喊。

中田躺在甲板上，发出了雷鸣般的鼾声。耀眼的阳光照射在他的身上。

“热啊，太热了！给我来杯冰镇啤酒！”小野寺心里喊着。

他睁开眼，微暗之中一个少女的面孔映入眼帘。那少女专注地看着小野寺，担心地问：“疼吗？”

“不，就是太热啦。”小野寺满脸都扎了绷带，他吃力地问：“快要到亚热带了吧？”

“是的。”少女的回答悲悲切切。

“和中田、幸长联系上了没有？”

“还没有。”

“反正快了，等到了塔希堤，大家就会见面的。……”说着，小野寺感觉到一阵昏昏沉沉。有块冰凉的东西放在他头上后，他又清醒过来，渐渐恢复了记忆：火山喷发……直升飞机……玲子……（玲子？）地震……山崩……熔岩灰刮过来……眼皮发烫……

“哎呀！日本沉没了吗？”小野寺忽然问。

“不晓得……”

“可是，迟早会沉没的……现在已经沉了吧？”

他合上了眼皮，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

那少女替他擦掉泪水，轻轻地说：“你睡一会儿吧。”

“太热，受不了哇。哎，你是谁啊？”

“我是你的妻子啊……”一丝笑意掠过少女忧伤的脸庞。

“我的妻子？”小野寺昏昏沉沉地想，“我的妻子不是被埋在火山灰底下了吗？”想着，他昏睡了过去。

少女轻轻挪开身子，准备下床。小野寺突然说：“别晃床！”

少女吃惊地看着他。

“要过多久才能到夏威夷？……然后才是塔希堤……”

那少女难过地安慰着他：“你再忍耐忍耐，稍微休息一会，好吗？”

小野寺安静下来，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用焦急的口吻问：“现在日本已完全沉没了把？”

“是的。”

“你替我从舷窗看看，能看得见。”

少女迟疑地走到窗边。

“能看到日本吗？”

“不能。……”

“已经完全下沉了吧。……能看见烟吗？”

“什么都看不见……”

小野寺又陷入昏昏沉沉的睡眠中。

这少女，真子姑娘，悄悄抹去脸上的泪水。她的一支胳膊上缠满了绷带。

火车在漆黑的夜晚向西疾驶，已是秋末初冬，窗外，西伯利亚的冷风在呜呜咽咽地吹着……

西西里防御计划

一 米塔处的设想

总统严厉地凝视着中央情报局长沃伦和安全顾问柯林斯：“什么，西西里计划？这谁都一无所知！”

柯林斯赶紧点点头：“是的，总统先生。正因为这个计划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所以当我们从克格勃那里，而不是从自己的安全部门那里发现有这么个计划的时候，感到大吃一惊。”

“你认为俄国人对这个知道多少？”

“目前还不能绝对肯定，”沃伦说，“不过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克格勃只知道这个计划的代号！”

“该死！”总统生气地咕哝，“怎么会泄露出去的呢？”

“我敢说这是偶然泄露的，”柯林斯说：“要是俄国情报部门搞到了美国绝密防务计划的话，我们在莫斯科的人会知道一点风声的。”

总统看着柯林斯：“你怎么能肯定它和防务有关呢？”

“假如围绕西西里计划的安全保卫工作如您说的那么严密的话，就可以推断它是一种新式武器，我毫不怀疑，俄国人很快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这一切正好可以为我们所利用。”沃伦说。

“说下去。”

“我们把西西里计划一点一点泄漏给俄国海军情报局。他

们要是上钩的话，俄国收集情报的最高机构就属于我们的了。”

总统沉思良久，权衡利弊，终于同意了：“今后，凡是和西西里计划有关的一切情报，都要通过我，只通过我一个人。明白吗？”

沃伦点点头：“我亲自安排渠道。”

总统等他俩走了，就缩到了椅子上：“这不是在出卖米塔处的朋友吗？”他不安地想着……

米塔处是总统亲自策划成立的机构，他招募了一小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出色人材，安排了大量秘密基金，让这些人去完成一项异想天开的计划。可是，成立五年来一直毫无成就，也没有任何人知道米塔处的存在。

1998年7月的一天，也就一个月以前，米塔处的主要负责人西格兰姆和唐纳来见总统。

“在俄国大陆以北新地岛发现可能是我们需要的一种放射性物质——铯。这是卫星传感器上获得的资料。”西格兰姆把空间拍摄的照片放在了总统书桌上。

“该死！”总统说：“我们每一次发现诸如此类的东西，它总是在俄国或者其他不能接触的地方。”他把照片大致看了一下，“地球大得很，一定还有别的有希望的地区吧？”

唐纳摇摇头：“很抱歉，总统先生，自从1902年发现铯*以来，地质学家就一直在寻找这种矿物，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大量发现过。”

西格兰姆是个细高个子，说话声音温和，举止彬彬有礼：“铯的放射性非常强烈，它早就在各大洲消失，只有极微量存在。我们收集到了一点点这种元素，是从人工制造的微粒中获得的。”

“你们能不能用人工方法建立一个供应基地？”总统问。

“不行，先生，”西格兰姆答道，“我们用高能加速器制造出来的寿命最长的粒子，不到两分钟就衰变完毕。”

“需要多少铀才能完成你们的计划？”

西格兰姆看看唐纳，又看看总统：“你当然知道，总统先生，我们仍旧在纯理论阶段……”

“你们需要多少？”总统又问了一句。

“在试验阶段，估计需要8英两左右，要在全部国境线的战略位置上建立起实战规模的装备，那还得另外再要200英两。”

总统颓唐地坐在椅子上：“那么我想还是放弃这个计划，另行研究别的什么吧。”

唐纳是矮个子，黄头发，眼神忧郁，脸上仿佛老是在流汗，他连珠炮似地说：“我们的这个计划称为西西里计划，它已经非常接近实现，放弃它太可惜了。我强烈要求继续搞下去。我们应该加强薄弱环节来完成这个计划，如果我们成功了……我的天，先生，那可真了不起哩。”

“我是容许别人提出建议的。”总统平静地说。

西格兰姆深深吸了口气：“第一，我们需要批准建造必要的设施。第二，需要资金。第三，需要国家水下和海洋局的协助。”

“前两个要求我能理解，但不明白国家水下和海洋局能够起什么作用呢？”总统有点疑惑。

“我们将不得不派有经验的矿物学家潜入新地岛。该岛四周都是水，海洋考察队呆在附近，可以掩护我们的行动。”

总统坐在椅子上向上一仰，注视着书桌上放着的一只船用钟，他差不多足足一分钟没有说话。他抬起头来：“依我看来，

先生们，你们是要我给你们资金，去建造一个价值千百万美元、未经证实、也没有经过试验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因为缺乏主要原料不能工作，而且我们还得从一个不友好国家那里偷来这种原料。”

西格兰姆不安地抚弄着他的皮包，唐纳只是点点头。

“也许你们能告诉我，”总统继续说，“这么一大批设施沿着国境线伸展下去，要是给国会里哪一个小气鬼知道了，忽然想去调查一下，我又怎么解释呢？”

“这个系统妙就妙在这里，”西格兰姆说：“它小而紧凑。电子计算机告诉我们，只要沿国界线把小电站改一下，就可以很好地工作，不管是俄国的间谍卫星还是隔壁住着的农民，都不能发觉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

总统摸了摸下巴：“嗯，有意思。谈谈你们的计划。”

西格兰姆说：“米塔处设计的这种防务系统，是微波激射原理的一个变化方案。比如说，我们让一定频率的声波穿过带有已激发原子的媒质，就可以把声音激励到极高发射状态。”

“这和激光相类似。”

“在某种程度上相类似。”西格兰姆说，“不过激光射出狭窄的光能束，而我们发出的是宽阔的扇型声波场。声波就像池塘里扔进一块石子产生的波纹，以圆圈形散开。我们的西西里计划能把声波扩大100万倍以上，这个巨大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它就在大气中散开，把空气粒子推向前方，把它们压缩成为一堵紧密的、穿不透的、直径几百平方公里的墙。”西格兰姆停顿一下，“实地应用时的方程式和技术细节太复杂，我不详谈了，但这已经很容易看出它的潜在能力。向美国发射的任何敌方导弹碰到这个无形的壁障，在它进入目标地区之前，早就粉身碎骨、无影无踪了。”

“天哪！”总统脱口喊道，“这是最锐利的武器了。可是这种声音……不会破坏地面上的一切东西吗？”

“西西里计划不是武器，它纯粹是保护我们国家的一种科学方法。就像远方的雷声那样，对地面的人和物体毫无害处。”

总统站了起来：“先生们，我赞成你们的科学幻想计划，但有一个条件，我在任还有18个月零10天，在此期间，我会支持你们的。祝你们好运。不过请记住，可别把你们的秘密行动搞糟了，懂不懂？”

西格兰姆和唐纳出了白宫的大门，才松了口气：“我们运气不错。”西格兰姆说。

“要是总统知道我们在两个星期以前已经派一个人去新地岛的话，可就要闹得一塌糊涂了。”唐纳说。

“现在还有出事的可能。”西格兰姆含糊地自言自语，“假如我们的人在新地岛出事……”

二 新地岛的意外情况

科普林断定自己快死了。

他闭着眼睛，腰间流出的血染红了身边的白雪。他的神志还清醒，知道在这风暴肆虐的北冰洋荒岛上，无法爬到停着小帆船的海湾边，更不可能让小船驶过50英里的大海，去和等待他的一艘美国船会合。“妈的，俄国哨兵的枪法真准。”他骂了一句。

流血过多使他十分衰弱，再也动不了啦。一定不能让俄国人找到他。这是他和米塔处达成协议的内容之一。“死也不能让他们找到尸体。”他开始痛苦地挖起雪，推到自己身上……“不久，我将埋葬在这条冰毯之下。”他闭上了眼睛，“不行，

我不是特务，我只是一个矿物学教授，真被抓，我也只好吐露真相……”狗的叫声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他睁开眼睛，一条大狗的脑袋挡住了他的整个视野。一个俄国士兵神色冷漠，站在那里注视着他的猎获物，片刻，他背上枪，弯腰拉起科普林，要把受伤美国人拖向岛上的哨所。

风啸声中传来轻轻的“噗”的一响，那条大匈牙利狗侧身倒在了雪地上。俄国士兵一愣，放下了科普林，急忙摘枪。那种奇怪的声音重又响起，俄国士兵额头正中突然出现一个小窟窿，血流了出来，接着他的眼睛失去了神采，翻身倒在狗的旁边。

一个相貌堂堂、面容严厉，甚至是冷酷的人在白皑皑的飞雪中出现。他那蓝色的眼睛射出锐利的目光，似乎带有一种激情。他来到科普林身边：“我想您是科普林博士吧？”说着，把装有消音器的手枪放进口袋，跪下来用手抱起了科普林，“我还是先把你弄到一个地方，把伤口处理一下。”

“你是谁？”科普林喃喃地说。

“我叫皮特。”

安德烈上校头发梳得油亮。这位俄国海军国外情报部的高级情报专家漫不经心地点着一支英国烟，倒了一杯孟买的杜松子酒，随后往后一坐，问他的副官马加宁上尉：“有什么事吗？”

“北方新地岛一个巡逻的哨兵连同他的狗一起失踪了。”马加宁看了一眼这个喜欢过豪华生活的上司，胆怯地说。

“新地岛是一个不毛之地，在它方圆几百公里之内我们没有什么保密设施。连派一个兵带一条狗到那里去巡逻都没必要。”

“西方派一个特务到那里去的时候一定也这么想。”

安德烈用手敲敲桌子，斜眼看着天花板：“一个特务？……那儿没有在军事上能引起兴趣的东西……不过……”他住了嘴，翻看一份有关美国国家水下和海洋局考察船的文件。发现这艘初试号轮船离新地岛很近。“这难道是巧合吗？”

“这可能说明，新地岛上的哨兵已被谋杀，凶手在逃，很可能已和初试号会合。您请看这张照片。”马加宁把卫星拍摄的照片递过去，又递了一个高倍放大镜。

安德烈仔细看着：“这是典型的研究设备，看不出船上有什么军事侦察仪器。”

马加宁指着一个小白点：“请注意初试号右上角那个模糊的小影子。”

安德烈用放大镜看了足有半分钟：“一架直升机。”

“是的，先生，我还检查了早些时候另一个侦察卫星拍的照片，比较一下就能看出，这架直升机的航线是从新地岛飞向初试号。它的飞行高度很低，速度低于每小时 15 海里，显然是想逃避我们的警卫雷达。”马加宁说完又赶紧问了一声：“要不要通知我们在美国的人呢？”

“不，还没有必要，在没有确定美国人的意图之前，不能让我们的人冒险。”他看了一下表，“你还有什么事吗，上尉？我还来得及吃顿晚饭，去看芭蕾舞。”

三 寻找神奇的铔*

西格兰姆坐在国家水下和海洋局局长桑德克上将对面，不安地询问：“你那里有没有初试号的消息？”

“你的指示非常清楚，”上将冷冷地说，“在你的那个人平安回到美国陆地之前，我的船是不准发出任何消息的……”

唐纳突然来了，他向上将打了个招呼，对西格兰姆说：“20分钟以前，一架海军运输机把科普林送回来了，他已经去了医院。”

“医院？”

“他的枪伤相当严重。”

“天哪。”西格兰姆焦灼地说，“我们赶紧去！”

科普林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他一见到西格兰姆和唐纳，眼睛马上亮了起来：“我找到了铔的踪迹……”

“你能肯定是铔吗？能提炼多少磅）铔？”

“肯定是铔！运气好的话，可能有一茶匙。”

“什么，一茶匙？”

“是的，我碰巧在山坡上找到了矿渣……”

“你是说有人已经从山上开采出了铔吗？”

“是的。”

“天哪。”唐纳哀叹道，“俄国人也走到这条道上来了。”

“不！不是俄国人，是那些……那些科罗拉多人……”科普林说着，合上眼睛，进入昏迷状态。

“科罗拉多人？……你认为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唐纳问。

“无法理解，”西格兰姆也莫名其妙，“这根本无法想象。”

“什么事这么重要，在我的假日还非得吵醒我不可？”安德烈拉开门，让马加宁进到屋里。

“克格勃昨晚接到他们在华盛顿的一个间谍发来的情报，他们对于它的含义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希望我们能提供一点线索。”马加宁一边说着，一边用眼光扫了一遍整个屋子，职业的敏感使他判断屋里还有一个人。他接着说：“情报说，‘美国人突然对收集岩石感兴趣，正根据代号西西里计划进行最秘

密的活动。’”

安德烈冷笑了一声：“克格勃就会哗众取宠。我对于模糊不清的事不感兴趣。”“我……我想这件事也许很重要。”马加宁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提到收集岩石可能和新地岛案件有关系。”

差不多过了20秒以后，安德烈才开口：“可能，只不过可能而已。我们不能肯定有关系。”

“美国人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什么矿石对他们那么重要，非得到非友好国家的土地上去寻找？”

你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就掌握了关键。”安德烈的声调似乎变得严厉了，“提问之前，先要找到解答。任何一个混蛋乡下佬都会提出愚蠢的问题。”

马加宁的脸涨红了：“有时候，美国人的代号是有潜在意义的。”

“你会下棋吗？”安德烈突然转变了话题。

“好久没下了。在海军学院当学员时还常下。”

“象棋是一种迷人的游戏。我国最伟大的象棋大师之一伊萨克高想了许多了不起的变化，其中之一叫作西西里防御。”说着，安德烈随手扔了一个棋子给马加宁。“你应该把象棋再拾起来，上尉。”

马加宁出了门，绕到上校的车库，发现一辆美国使馆的汽车，他暗暗记下了车牌号码。半小时以后，马加宁坐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旁边还有一个胖老头在看报。

“安德烈与美国使馆的人有联系，这是车号，请立刻查清此人。这也许是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楔子。”

胖子头也没抬：“日落以前就查清。”

“我需要关于西西里计划的材料……”

几天以后，科普林伤势有了好转。西格兰姆和唐纳准备好了录音机，让科普林详细谈了他的新地岛之行。

“……上岛的第十三天，我在岛的北山坡上突然见到一堆矿渣，这是挖掘矿井时搬运出来的一堆岩石，里面正好有微量铀矿石的痕迹。”

“我花了一个下午，总算找到了一个用石头堵死的矿井口。”

“真的找到了矿井！”西格兰姆睁大了眼睛。

“我只挖了一个小洞，就往里钻。我划着第四根火柴的时候，看见了两盏油灯。灯里还有油，我哆嗦着点燃了油灯，在摇曳的灯光下看到的景象非常可怕：一具僵尸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吓得我差点把手上的油灯扔掉。零度以下的气温把这具红头发红胡子的尸体保存得很好，床边一块木头上用英文刻着一段文字：‘这里安息的是霍巴特。他生于1874年。一个极善良的人，在1912年2月10日的一次风暴中冻死。’可怜的科罗拉多人。”科普林低下了头。

“你怎么肯定是科罗拉多人呢？”唐纳想起上次的谈话，追问了一句。

“没错，这些内行——科罗拉多人，就是他们挖掘了这个矿井。”科普林说得很慢，几乎是怀着敬意，“这些爆破手、筛矿工、钻探工、矿渣清除工都是英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和瑞典人，这些人移居到美国，成了科罗拉多落基山传奇式的采矿工。可他们怎么来到了这个荒岛上，谁也说不清楚，但正是这些人到这里开采出了铀，尔后又消失不见了。”

西格兰姆神情茫然，转身望着唐纳，唐纳也是同样的表情：“听起来简直是疯话。”

“疯话？”科普林喊了起来，“我有证据表明这一切是真的。矿井里留下的采矿设备，比如矿石车、钻孔装备，都是产自科罗拉多的两个矿业城镇，厂家是索尔铁工厂、普洛父子铸造厂。还有一件证据丢失了，那是一张发黄的《落基山新闻》，出版日期是1911年11月17日。报纸第三版右上角已被剪掉，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些人是怎么失踪的呢？”

“他们不像是失踪。矿井里，采矿工具整整齐齐地放在工具架上，一切都井然有序，似乎在等待下一班矿工来接班……”

西格兰姆站起来：“他们是自动撤离的？”

“我猜想，这些老矿工从那个该死的荒岛的肚子里差不多开采了半吨高品位的铀矿石。”科普林显得累了，躺在了床上，“矿石隐藏在什么地方呢？要是从1912年以来一直没有出现过，也许可能永远失踪了……”科普林显得十分伤感，突然，他又坐了起来，“皮特呢？请帮我找到皮特！是他救了我，我得好好的谢谢他。”

西格兰姆和唐纳对视着：“皮特……皮特是谁？”

彼得教授抚抚头发，望着坐在对面的安德烈：“不不，我向你保证，上校，我派到新地岛的那个人决不会产生幻觉。”

“但是一个采矿坑道……在俄罗斯土地上一个无人知道、没有记录的采坑道，这真让人难以相信。”安德烈直摇脑袋。

“这是事实。”彼得说，“我派去的地质学家已经进去了，按他的说法，这个矿井也许有七八十年了。”

“谁挖的，是沙皇的秘密警察局？”

“不，坑道里的设备是美国制造的。”

“这几乎算不了什么证据，可能有人向美国人买来这些装

备。”安德烈怀疑地说。

彼得微微一笑：“这个假定有道理。上校，不过，坑道里有一个尸体，墓志铭是用美国方言写成的。”

“很有趣。”安德烈盯着教授，“请问，你的地质学家有没有找到什么矿物的线索？”

“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东西。”

“根本没有吗？”

“只有一些很普通的金属元素，加上一点点铀、钍、铯的放射性标志。”

“铯有什么用？”

“关于它的情况知道得很少。谁也没有找到过足够数量的铯可以进行建设性的试验。这些年来，唯一对它感兴趣的是法国人。他们花了许多钱，派地质考察队到全世界去寻找。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安德烈站起来：“谢谢你的合作，教授。”

四 传奇式的科罗拉多人

根据科普林博士提供的线索，唐纳和西格兰姆分头去调查有关科罗拉多人的情况。

唐纳的运气不错，在他飞到丹佛的当天，就在《落基山新闻》报社的图书馆里查到了那份 1911 年 11 月 17 日的报纸。他请柜台里的一位戴眼镜的小姐帮他复印了份，急忙细看报纸右上角的标题——《矿山奇灾》。

今晨，小天使矿中用炸药爆破时引起塌方，导致了一场悲剧，使包括受人尊敬的著名采矿工程师布鲁斯特在内的 8 名早班工人全部蒙难。

据抢救人员报告，使这些人生还的希望确实已经断绝……由于洪水涌到了他们工作面以上的坑道，当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前，就一定像老鼠一样被淹死了……这一次，将不可能找到他们尸体。

小天使矿在 1881 年封闭，据可靠消息，重新开采该矿的是布鲁斯特，他吹嘘说运气好的话，能挖到高品位矿脉，他的精神可嘉……最后有消息宣称，这个矿井将封闭起来作为坟墓，这些失踪的人将永远安息在黑暗之中……

以下是在这次最可怕的灾难中蒙难者的名单；

布鲁斯特，丹佛人；库尔特，中央市人；

普赖斯，利德维尔人；威德尼，跛河湾人；

霍尔，丹佛人；奥德明，丹佛人；

考德威尔，中央市人；霍巴特，博尔德人；

唐纳嘴里念着最后一个死亡者的名字，来到了詹森金属加工厂——他已了解到这家工厂在 1942 年以前叫索尔铁工厂。

“我是警察局的，詹森先生，政府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感兴趣，如果你还保存着的话，请查一下你们 1911 年 7 月到 11 月的销售记录。”

“幸亏老詹森有先见之明，把过去的账册全用缩胶卷拍下来了，不然，我们是不留这些古董的，否则得找一个大仓库来装这些销售发票。”詹森嘀咕着，“可是，政府为什么要查 76 年以前的老账呢？”

“我们正在设法破获一个以前的犯罪案件，案犯那时买了你曾祖父的产品。”

“6 月到 11 月是淡季，买主不会多……先生，你特别感兴趣的是……”

“采矿装备。”

“是的，一定是这一项了……8月10日订货，11月1日提货。”詹森咧嘴笑了，“先生，看来玩笑开到你自己头上了。”

“我不明白。”

“买主，或者你说的那个罪犯……”詹森停顿了一下，为的是产生更大的效果，“……是美国政府。”

西格兰姆正在审阅为西西里计划的各个设施购买地产的报告，突然，他的私人电话响了。

“喂，我是西格兰姆。”

“先生，我是陆军档案局麦克少校，你曾要求我，如果发现了一个名叫霍巴特的矿工的情况，马上告诉你。”

“你找到了什么？”

“霍巴特，1874年1月23日生于依阿华州的文顿；职业：矿工；1898年参军。死于1911年11月17日。没有说明死因……”

“我有证据说他是个老百姓，死于1912年2月10日。”

“先生，我是根据档案向您介绍情况，他的档案里有一封当时陆军部长亨利先生写的亲笔信，命令陆军部付给他妻子全份寡妇抚恤金，这说明霍巴特的地位非同一般，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的妻子还活着……”

“什么？妻子还活着！”

西格兰姆根据麦克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霍巴特夫人，一个90多岁瘦小的老太太。当提到霍巴特时，她战战兢兢，不住地念叨：“他死了，他死了……”

“他是1911年11月死的，还是1912年2月死的？请您好

好想想。”西格兰姆耐心地问。

“不知道……他不让说……”

“谁？”

“一个叫帕什么特的上校，他说保持沉默有利于政府，随后给我1万美元支票就走了。”

无论西格兰姆怎么问下去，老太太是再也不说话了。突然西格兰姆走到电话机前拨了一个号码，对里面说了几句，回过头来：“霍巴特夫人，请您听电话。”

老太太怯生生地接过电话：“喂，我是艾·霍巴特……”一刹那间，她的眼睛露出了惶惑的神色，慢慢变为惊异，不停地点头，什么也没说。直到听完电话，才挤出一句话来：“是，先生，我一定照办。”

放下电话，她怔了好一阵，“那……那里面真是美国总统吗？”

西格兰姆点点头。

“谁能拒绝总统的要求？”她恢复了平静，“先生，霍巴特是和布鲁斯特一起进小天使矿的。布鲁斯特不知道他已结了婚，不然他是不会要他的，因为他找的全是单身汉。在进小天使矿的前一天，霍巴特给我买了许多我喜欢的东西，让我不要相信报纸上关于矿山出事的消息，还说他要因公出去几个月，替法国人办事……这是他走后寄来的明信片。”

西格兰姆接过来，是1911年12月1日、1912年4月从巴黎等地寄出的，上面没有落款。最后一次寄出的明信片上，有另一人的笔迹，说霍巴特在一次风暴中死去。

西格兰姆心里已做了决定——还得找陆军总部。

唐纳在丹佛，又了解到有关布鲁斯特的情况，表明他也没

有死于小天使矿，这一点，很快就从国防部送给西格兰姆的一份五级机密材料中得到证实。这些材料包括：

关于稀有元素 铔的科学和经济价值的报告；陆军部长与布鲁斯特关于 铔的往来信件；陆军部长为陆军机密计划致总统的备忘录；秘密侦查布鲁斯特失踪前后的情况报告；还有一本布鲁斯特日记。

总统在戴维营书房门口跟西格兰姆和唐纳握手之后，一起走进书房。

西格兰姆拿出了布鲁斯特日记的副本：“这是一份引人入胜的记录。布鲁斯特 1910 年 7 月按合同在西伯利亚北部为俄国沙皇开采铅矿，接着他搭一条沿海航行的轮船去阿尔汉格尔斯克，途中遇雾迷航，在新地岛搁浅，乘客们在船上呆了近一个月，才被一艘军舰救起。这段时间，布鲁斯特在山坡上偶然见到了一种奇怪的岩石露头，他带了几块样品交给他的雇主——法国的洛林矿业公司，自己只留了一块做纪念。”

“这就是 铔的发现经过？”总统问。

西格兰姆点点头：“几个月后，他去打听情况，答复是矿石毫无价值，已经扔掉了。他感到怀疑，把留下的那块送回美国要求化验。等他知道这是 铔的时候，感到非常惊奇。实际上到现在这种矿石还是无人知道的一种元素，用高倍显微镜偶然才能见到。”

“他下一步干什么？”总统问。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陆军部。陆军部设计了一个了不起的大骗案，让布鲁斯特大肆散布自己已经知道了矿石样品是什么，并且要去开采。法国人当然知道这种矿石的价值，只是他们不知道 铔矿的正确地点，只得收买布鲁斯特，任命他为总

工程师，答应给他一部分利润。”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去开采而让法国人插一手？”总统问。

“因为铔矿在外国领土上，必须秘密开采。这样，万一出了问题，承担责任的将是法国政府。”西格兰姆接着说：“小天使矿悲剧是法国人策划的。很明显，他们是在得到矿石之后干掉知情人，而既然矿井出了事，就没再去追查矿工的死因了。他们还以美国政府的名义买了采矿设备，制造假象。这一点我们的人也非常清楚。布鲁斯特接受了任务，率领矿工们偷偷进入新地岛后，吩咐供应船到6个月之后再回来运矿石。”

“我们的计划一定是在法国人的船回来之前，带着铔矿溜之大吉。”总统插了一句。

“正是这样。他们花了5个月功夫，从地狱般的矿井深处挖出了这种珍贵的元素。在零下50°的低温下，他们靠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总算没有都冻死在那儿。这是一次第一流的秘密活动和采矿工程技术。”

“他们带着矿石逃出了那个岛吧？”

“是的，他们封好了矿井入口，把铔矿石运到海边，我们的一艘小汽轮在那儿等着他们。不知怎么回事，法国人也发现了他们并袭击了小船。小船受了伤，只好开到最近的友好港口——苏格兰的阿伯丁。随后，法国特务盯上了这些饱受艰辛的科罗拉多人，一路上，矿工一次又一次与特务展开殊死的搏斗，在到达南安普敦时，只有霍尔和布鲁斯特活了下来，他们把矿石送到了开往纽约的轮船上。”

“好，好！”总统说，“这些伟大的爱国矿工了不起。罗斯福知道了肯定会说：‘我们这边干得真妙’。”

西格兰姆把手上的日记翻到最后一页：“我读一读最后一

篇，日期是 1912 年 4 月 10 日。日记中写道：

“我们拼死拼活，从那个该死的荒岛开采来的珍贵矿石已经安全地放在船上保管库里。只有霍尔留下来说明整个情况，因为我搭乘白星大汽轮，1 小时以内就要动身赴纽约了。我知道矿石很安全，就把这本日记托人交给美国驻南安普敦的助理领事罗杰斯，以防我被害时，他能把它送交有关当局。愿上帝让先我而去的人永远安息。我多么希望回到索斯比啊！”

书房里一片肃静，总统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难道说铔矿石是在美国？”

“不，总统先生。”西格兰姆脸色苍白，满面是汗，喃喃地说，“1912 年 4 月 10 日离开英国南安普敦的白星大汽轮，只有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总统突然明白了事实真相。“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见到铔矿石，这正好说得通。”

“命运对这些科罗拉多人太残酷了。”唐纳低声说道，“他们流血牺牲，可是却把矿石送上了注定要沉入海洋中的一艘船。”

静寂又笼罩着书房，比上一次更深沉。

总统坐在那儿，脸像岩石雕刻似的：“这些矿石能提炼多少铔？”

“大约 500 英两左右。”西格兰姆答道。

“完成西西里计划后还绰绰有余。”总统说。

“绰绰有余。”唐纳同意道。

“现在我们怎么办？”

大概有 10 秒钟时间没有一点动静，接着西格兰姆晃着身子站起来，凝视着总统：“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干到底。那就是把泰坦尼克号打捞起来。”

总统和唐纳抬头看着他。

“是的，我们把泰坦尼克号打捞起来！”西格兰姆语气变得坚定而又果断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五 海底深处的搜索

深海潜艇船壳外装着的灯发出的明亮光带，划破了深海中永恒的黑夜。光带两侧邻近的地方突然变成蓝黑色，在光带直接照耀下游动的小生物反射出的光，照亮了瞭望孔上下几英尺的地区。

“3个月了，什么也没有。”乔迪诺烦恼地哼道，“就跟在大沙漠中心地区旅行一样，什么也不值得观赏。”他往驾驶员座椅上一靠，几乎过了一分钟，才弯身向着控制板，潜艇再度恢复了活动。

这艘塞福一号是国家水下和海洋局一艘最好的科学考察船。船上有7名乘员：仪器专家芒克、海洋工程师德拉默、摄影师伍德森、计算机专家默克、装备工程师斯潘塞、艇长冈恩中校和工程处助理处长乔迪诺。用桑德克上将的话说，这些人“经验丰富、会管理和使用已经发明的一切海洋仪器，是我手上最好的一班人马”。

现在，他们正偏离预定的考察航线，在完成一项连冈恩和乔迪诺都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特殊任务。

“现在的温度是3摄氏度，深度4000米。见鬼，海底平滑得像少女的皮肤，什么信号也收不到，冈恩也疲倦地揉揉眼睛：“向母舰发信号，说我们将在上午9时上升，上去休息一会儿。”

芒克打了个呵欠，强迫自己离开瞭望孔，去看那些S—T

—SV—D 传感仪。这种仪器一直在运转，记录着外面的含盐量、温度、音速、压力、海床结构、水流速度和方向、海底磁场等情况。这些仪器非常灵敏，哪怕是局部地区金属沉积物引起的任何细微偏差都能记录下来。

突然，磁强计书写器的铁笔微微一动，芒克赶紧脸贴着瞭望孔张望海底，然后转身向乔迪诺大喊：“停止行进！”

“怎么回事？”

“我们刚驶过一个金属东西，往回倒倒。”

几乎同时，艇上的人看到一个像漏斗样的东西静静地呆在海底。

“保持稳定，用机械手把它抓起来。”

默克手指在控制盒上迅速移动，等机械手抓住了“漏斗”，他小心翼翼地让机械手往上抬，唯恐不小心，那个东西滑落到海底。

“我的上帝！”伍德森低声说，“什么漏斗，原来是个喇叭。”冈恩摇摇头：“是个短号。”

“不知道它在海底有多久了，也不知是谁把它扔下来的。”乔迪诺随口说道。

“说不定它的主人也在海底下。”默克目不转睛地看着它说。

斯潘塞一哆嗦：“真叫人不寒而栗。”

塞福一号一片静寂。

“你就是海洋特别工程处处长皮特？”西格兰姆吃惊地望着眼前这高个子、黑头发、相貌粗犷的人，“是你救了科普林？”

“他没有按规定时间返回，我借用了船上直升机去那儿旅游了一趟。”皮特说得很轻松。

“你太冒险了！”西格兰姆流露出不满情绪。“可是桑德

克上将向我保证，只有你才可能完成一件棘手的工作。”

“什么工作？”

“打捞泰坦尼克号。你一定听说过它吧？”

皮特露出了怀疑的神情：“泰坦尼克在水下 4000 多米，打捞它是不可能的，就是找到它也得花几个月的功夫，而且还有经费……”

“目前已有 200 多个工程师和科学家在解决技术问题，寻找工作已经开始，你的助理乔迪若正指挥塞福一号横穿大西洋海底，桑德克上将在几个月前，命令他们驶到泰坦尼克号最后一次报告的地点去了。财务上由米塔处负责……”

皮特打断西格兰姆：“没有谁能不被泰坦尼克号迷住，收集和研究这只船我是很感兴趣的。我想我也推脱不了这任务。至于经费，我想，有 2.5 亿总可以干起来吧。”

“这比我们预计的要少一些。”西格兰姆伸出一个巴掌，“我再给你加这个数。”

“5 百万？”

“5 亿！”

皮特看了一下西格兰姆，慢慢站了起来。

“别急，你先看看这些材料。”西格兰姆说。

皮特合上布鲁斯特的日记本，看着窗外说：“原来是这样。”

“这都是事实，完全是事实。”

“可是那个铎，在海水里浸了那么多年，不会失去它的性能吗？”

西格兰姆摇摇头：“谁知道呢？谁都不曾有过足够数量的铎，也就无法弄清它在各种情况下会有什么变化。”

“那它可能失效。”

“要是安全地锁在泰坦尼克号的保管库里，还不至于失效。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个保管库是防水的。”

皮特眯起了眼睛：“这是一场大赌博。”

“为什么非得把整条船捞上来？”皮特问道，“为什么不打开船舱取出铊呢？”

“这样就得用炸药爆破才能进入货舱。这样一来，那些矿石被破坏无遗的危险太大了。总统和我都认为，打捞船身多花些钱，比有可能失去矿石更值得。”

俄国总书记安东诺夫对海军情报局长尤克上将和他的助手安德烈上校、克格勃国外特工处长米尔和俄国保卫局总局长华西利开门见山地说：“看样子美国人决心要捞起泰坦尼克号了。两艘供应船、三艘交通船、四艘深海潜艇。工程非同小可嘛！”他抬头看看尤克上将，“你们往那个区域派了观察船吗？”

安德烈点点头：“海洋研究船米哈依尔号正在打捞区外围。”

“美国人花几亿美元，要打捞一堆 86 年前的废铁，其中定有合乎逻辑的原因。”

“是有原因，”尤克上将严肃地说，“这个原因直接威胁我国的安全。”说完让安德烈把写着《西西里计划》字样的红色文件递给了总书记。

总书记看着材料，表情在不断变化，开始是职业的兴趣，然后是迷惑、惊讶，最后简直是目瞪口呆：“这难以令人相信：这样的防务计划是可能的吗？”

“我请教了国内最受尊敬的五位科学家，他们一致认为，从理论上说，只要有足够强大的能源，这样的防务系统是行得通的。”尤克说。

“你认为这种能源就藏在泰坦尼克号的货舱里吗？”总书记注视着安德烈，“你认为他们能把泰坦尼克号打捞上来吗？”

安德烈点点头：“美国人有种讨厌的习惯，一动手就非干到底不可。”

总书记用指头敲敲西西里计划的卷宗：“我们必须使美国人永远得不到这种能源。”

米尔说：“破坏，必须破坏打捞活动，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决不能发生在国际上引起反响的事情，不能用公开的军事行动，明白吗？”总书记语气坚定地说。

“美国人的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朱努号在那儿日夜行动，我们只能采取渗透的办法。”安德烈站起来说。

“渗透？”总书记抬起头：“请解释一下，上校。”

“美国国家水下和海洋打捞队的成员中有我们的两个秘密工作人员，他们特别能干，给我们送重要的美国海洋资料已有两年了。”

“好！你的人干得不错！那么我可能肯定，上校，你已经制订好了一项计划，对吗？”

“是的，总书记同志。”

安德烈回到办公室，洋洋得意。马加宁问到：“会议开得怎么样了？”

“我可以满有把握地告诉你，你叫我海军上将的日子快到了。”

“你必须承认，搞到西西里计划情报的是我，从美国人手中抢回铯的奇妙计划，也是我制订的，你不过是个笨贼。”马加宁愤愤地说。

“你敢犯上作乱，有你的苦头吃，上尉！现在你可以走了！”

马加宁一言不发，冷冷一笑转身走了。

桑德克上将指着地图说：“现已查明，从海底捞上的那个短号是 1911 年制造的，它的主人是泰坦尼克船上的短号独奏手法利。可是，发现短号的位置与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最后一次报告的位置相差大约 10 公里，我们必须加紧寻找，一分钟也别耽搁。”

皮特说：“我想推迟 48 小时，把有关泰坦尼克号最后几小时的一切资料——速度、互相矛盾的位置报告、水流、波浪、下滑动角度，再加上短号所在处——什么都要，把它编成程序，输入计算机，如果走运，读出的数据可能直接指出泰坦尼克号前桁的位置。”

“这虽然要损失两天时间，可是倒合乎逻辑。”

“我们什么也不损失，我们倒赚了，海军已借给我们最好的打捞船莫多克号和最新型的深水打捞潜艇海蛞蝓号。”

海蛞蝓号开始缓慢地沉入翻腾的滔滔巨浪中。

乔迪诺宣布：“1 小时到海底，10 小时搜索，2 小时浮出水面，剩下 5 小时作机动保留时间。”

“我们把机动保留时间用来搜索。”皮特说。

乔迪诺也知道，如果发生意外，在 4000 米的水下是没有获救希望的，与其可怕地慢慢窒息而死，还不如但求速死。他把注意力转到深度表上，指针指着 400 米，这里已进入了永恒的黑夜，他按亮了艇外灯：“你觉得我们有可能在这一次试航中找到它吗？”

“上将送来的数据是可靠的，它和仿制模型几百次试验的结果是吻合的。”皮特说。

乔迪诺讽刺地咕哝着：“这可缩小了搜索范围，好比在康尼岛的沙滩上寻找一个脚指甲印，缩小到在一块棉花地里寻找一只象鼻虫。”

皮特坚决地说：“运气好，再过5小时，我们就能到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

到4000米的海底了。在这里看不见什么生物，可沉积层上“海底居民”留下的痕迹到处都有。你可能认为这些痕迹是最近留下的，但大海善于骗人，深居海底的海蜘蛛、海参可能是在几分钟以前，也可能是在几百年前留下那些痕迹，因为构成深海沉积层和微生物遗体每千年才沉积1厘米。

几个小时内，潜艇上的人一直用说俏皮话和讽刺挖苦话来打发时间。

“前面有石头。奇怪这儿的海底一直是平滑的，哪来的石头呢？”乔迪诺从瞭望孔望去。

“也许是什么旧帆船上扔下的压舱底的石头……”冈恩刚说了一半停下来了，“等一等，我的声纳上有强烈反应，现在磁强仪也动了。”

“什么地方？”皮特问。

“航向——三一七。”

海蛞蝓号灵巧地一测身，在声纳的绿光圈上一个小小的光斑在跳动。

“目标太小了，不像是船。”冈恩轻轻地说。

“也许是泰坦尼克号的一只锅炉，它们在沉船时，分散落入了海底。”

“又一个信号！”冈恩激动地说，“我的妈，这儿像个垃

圾场！”

“方位——一五，又一个，”冈恩说，“不，等一等……脉冲越来越强，长度已经显示出来了，大约 270 米。我们找到它了！我们找到它了！”

几分钟以后，海蛞蝓号靠近了它，艇上的人谁也没有再说话，都注视着瞭望孔外——会发现什么呢？一堆没有打捞希望的烂铁？破烂得连上层结构都没有的空船壳？

一个庞大的黑影在黑暗中隐隐现出。

泰坦尼克号安息在漆黑的海底。这艘当时世界上最豪华、最完美的巨轮，在作处女航行时，于 1912 年 4 月 15 日在大西洋中部撞上了冰山，连同 1500 多名乘客一起沉入了冰冷的洋底。

现在，它像一个巨大的幽灵斜卧在海底，甲板上的吊柱、通气孔和烟囱，像伸出的巨手一般，似乎要抓住这艘打扰了它 86 年长梦的潜艇。

潜艇绕着巨轮盘桓了好一会儿，尔后扔下一只小小的电子信号器，留作搜寻的线索。接着，潜艇向上滑动，消失在它来的方向。

六 海底谍影

西格兰姆神情十分沮丧：“总统命令我向俄国人透露西西里计划，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现在，更不用保密了，你看看，这是今天的报纸。”

桑德克上将接过报纸一看，上面全是关于国家水下和海洋局打捞泰坦尼克号的消息。还有一张他本人的照片：“照片不太像我，大约是五六年前的旧照。”

“你还有心思说俏皮话。”西格兰姆皱起眉头，“皮特他们已经干了9个月了，巨轮还躺在海底，我在为这艘船担心，现在，恐怕还要去应付该死的新闻界，这帮记者肢解起发言人来，都像是出色的外科医生。”

“我们用不着自己出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人对幕后活动一无所知，却是一个打捞沉船方面的权威，新闻界对她肯定会以礼相待的。”

“谁？”

“我的下属、你的老婆。”

达纳·西格兰姆博士——西格兰姆的妻子，信心十足地站在讲台上，借助一架幻灯机，灵巧而圆满地回答着80多个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透露了用“湿钢”技术焊补沉船裂纹的情况；介绍了泰坦尼克号的现状和让它浮出水面而采用的方法；至于经费嘛，她根据自己知道的数额，如实相告：2.9亿美元。最后，她还告诉记者，海洋局可以允许记者乘船去打捞区实地采访。

海面上刮起了东北风。海面上波涛汹涌，打捞船像洗碟机里的纸杯一般上下颠簸，暴风夹带着来自北极上空的刺骨寒气，使人们不敢冒险到结冰的甲板上去。

除了海蛞蝓号外，其他三艘潜艇的人都按计划轮流在泰坦尼克号上坚持工作。

“又损失了一天，”皮特无所事事地说。“我们离目的越近，抱窝母鸡的心理就越厉害。如果我们能有10天平静的日子，就可以结束了。”

“这就要看天公是不是作美了。”乔迪诺说。

“俄国朋友还陪着咱们呢？”

“米哈依尔号？”乔迪诺不在乎地说，“咱们的朱努号漂住它，它是不会老陪着我们的。”

“扩音器上有种莫名其妙的杂音。”声纳员忽然报告，“我在两个月里时断时续地老听见这种声音，好像有什么人在进行通讯联络。”

“弄得懂吗？”皮特问。

“弄不懂，先生。我让无线电报务员柯尼听过了，他说根本没有意义。”

“可能是沉船上有什么东西松了，被水流冲得发出声响。”皮特思考着。

“也许是个鬼。”声纳员附和着，“1500人跟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了，很难说没有一个鬼回去住在船上。”

“见鬼，塞福二号是不是出问题了？”乔迪诺看着监视台电视屏幕，“他们请求上浮。”

“什么，芒克死了？”皮特望着刚上来的伍德森。

卡普里科恩号指挥船上的贝利大夫确定了芒克的死因：是被人用钝器击毙的。左额还有一处撞伤，显然是想制造假象。

“当时船员都在什么地方？”皮特问伍德森。

“默克驾艇，我在喷管，芒克是去厕所，另外一班三人杰克、利昂、德拉默在睡觉。”

“有可能是这三人中的一个。”皮特心里想，他请医生注意保密。这时一个念头骤然出现：会有迹象说明谁是凶手的，于是他上了塞福二号。

运气真不错。不到10分钟，皮特就找到了他认为必须要找到的东西。

皮特没想到在打捞工作最关键的时候，桑德克上将居然要他去英国见泰坦尼克号最后一名船员。虽然他很不愿意，但还是服从了命令。

海军准将比加洛爵士斜靠在船上卧铺式的床上，用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睡梦般的眼光打量着皮特。

“见到您十分荣幸，海军准将。”皮特握着这个奄奄一息的老头瘦小的手，“我经常读您从泰坦尼克号脱险的英勇事迹。”

“听说你们在打捞泰坦尼克号，我很高兴，这是一艘极具魅力的船……”

老人滔滔不绝地讲着。皮特心不在焉地听着。突然，老人说：“有一段故事，也就是沉船 10 分钟前的故事，在法庭调查和记者询问时，我从来没有讲过；先生，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从我嘴里知道这段情节的人。”

皮特盯着老人的嘴，等待着他往下说。

“……撞上冰山以后，船上一片混乱，人们纷纷抢救生衣、救生艇逃命。一个身高仅 5 英尺 2 英寸的人，用手枪逼着我，要我带他到货舱去，我明知这非常危险，但还是照办了。他下到 G 甲板一号货舱的保管库，拉开了防水门，向我点点头，示意我可以离去了。随后他说了一句：‘谢谢上帝’幸亏索斯比。”就把保管库的门关死……这个人为什么要自寻死路，在以后的 86 年里，我一直想不明白。”

“索斯比……”皮特轻轻地念叨着，他想起了布鲁斯特日记的最后一句话。

皮特的直升机降落在卡普里科恩号的飞行甲板上，冈恩迎上前去：“一路好吗？”

“很有意思，不虚此行！”皮特看着冈恩，“出什么事了吗？你的神情不对呀！”

“深海探测号潜艇遇险了，桑德克上将正在邦柏号供应船上指挥营救。”

“怎么回事？”

“他们正在泰坦尼克号右舷安装减压阀门，艇尾扫着了船上的起重机，腐蚀得底座斜了，起重机倒下来，压在潜艇的浮箱上，潜艇紧贴着沉船，动不了啦。船上有基尔、汤姆和默克三人……他们只有6小时的时间了，因为海水正在进入船舱。”

皮特和冈恩来到驾驶室，室内的人都在静悄悄地干自己的工作，脸色沉郁。

“所有办法都试了，营救工作只好到此为止。”冈恩最后说。

德拉默突然神情恐惧，脸色灰白，摇摇晃晃地要倒下去：“不，他们不能死……”

“镇定，德拉默。”皮特喊了一声，拿起了话筒：“给我接邦柏格号上的海军上将。”

“有关海洋打捞的教科书里永远不会有这一节。”上将低声说，“用炸药把沉船炸得离开海底。天哪，这真是疯了。”

“上将，打捞和营救是两回事。根据计算机提供的数据，泰坦尼克号处在这样的深度，氧化过程很慢，完全能承受得了炸药的振动。只有让泰坦尼克号浮起来，才能救起遇险的潜艇。”

“我们现在只有5个多小时了，也只好这么办了。”上将无可奈何地说，“一定要抓紧时间！”

三艘潜艇同时行动，用了近4小时把仅有的1180公斤炸

药安放在沉船周围，准备依次爆炸，利用重叠冲击波产生的振动，迫使沉船从淤泥中浮起。

“报告，所有潜艇已撤到安全区域。”

“开动空气压缩机，往沉船上层水密舱灌气。”皮特布置下一步工作。

德拉默从计算机房走出来：“据推测，船里百分之九十的水密舱没有进水，要注意浮力不能过大，不然船迅速上浮，很可能又翻入海中。”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喊道：“不行！这样他们就全完了。”

“计秒引爆！”皮特下达了命令。

“十、九……三、二、一，信号发出！”

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聚集在电视监视器和声纳员周围。

震波接踵而来，冲击着海面，所有监视器都像万花筒似的闪烁不定，最后成了墨黑一团。

“泰坦尼克号动了吗？”上将问声纳员。

“升上来了！声纳员声音有些发抖，“它上来了！”

突然，大片泡沫向海面散布开去，泰坦尼克号像巨鲸一般从海底深处飞腾直上，冒出了海面，船里的空气通过减压阀排放出来，喷射出急湍的巨大浪花，把大船笼罩在汹涌奔腾的五彩雾气之中。船身平稳后，又慢慢向右舷倾斜，几乎在又要翻滚的时候，才开始恢复平衡，直到右舷12度处，就不再动了。

聚集在指挥船上的所有人员和阿尔汉布拉号上的采访记者都冲上甲板欢呼雀跃，欢呼泰坦尼克号重见天日，欢呼深海探测号上三名遇险者得救。所有的船上警报声、汽笛声响成一片，朱努号也赶了上来，在疯狂的喧闹声中，用它的8英寸口径大炮发出了雷鸣般的礼炮声。

皮特觉得热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在他的记忆里，这似乎还

是第一次。

“泰坦尼克号打捞上来了，遇险的三人也送上了卡普里科恩号休息。可我们的危险依然存在。”桑德克对皮特说，“中央情报局长不让我们追查凶手，怕我们妨碍他的整个计划。他倒说得轻巧：‘俄国间谍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杀人的。’可我的打捞队员却时刻受到威胁。”

“俄国间谍？”皮特问。

“对，我们有确切的情报：代号分别叫作金和银的两个俄国间谍就潜伏在打捞队里。”

“要是发现了这两人，我该怎么办？”

“暂时不要声张，等待时机。”桑德克看着皮特反问了一句，“你有线索？”

“其中一个已经看准，就是杀害芒克的那个凶手，另一个纯粹是根据经验猜测的……”

“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是这样的……”桑德克上将对皮特作了具体的交代。

七 飓风到来的前后

泰坦尼克号的甲板已整理出来，以便直升机降落。现在最要紧的是组织水泵抽水，不然，灌进的海水多于抽出的海水，这艘巨轮还会慢慢下沉。

“国家气象局急电，目前海面形成一股飓风，风眼直径 22 英里，前进速度为每小时 40 海里，风力达到蒲福风级 15 级，现正向泰坦尼克号方向移动……”

“见鬼，5 月份哪儿来的飓风！多灾多难的泰坦尼克号，

但愿上帝保佑你平安。”皮特自言自语地说着，转身望着气象图。气象员已经在图上画出了飓风的移动线路，打捞区正在这条线路的中央。

“海军派来的两艘拖船到了吗？”皮特问。

“刚到，直升机正协助它们往泰坦尼克号上拴挂缆绳。”冈恩答道。

“通知其他船只离开飓风经过的区域。”

俄国总书记抽着烟斗对安德烈说：“现在是执行你的计划的时候了，上校。”

“是的，一旦钹拜落到我们手里，历史进程就会发生变化。”

“你什么时候去北大西洋？”总书记问。

“如果你批准的话，书记同志，我马上就出发，一架远程侦察轰炸机正等着我。12小时以内，我就能乘降落伞落在米哈依尔号的舰桥上。幸运的是飓风能帮我们的忙，分散美国人的精力，使我们完全合法地夺取泰坦尼克号。”

桑德克上将乘直升机来到泰坦尼克号上，他给船上工作的十几个人带来了两瓶酒——苏格兰威士忌和丹尼兰白兰地，“小伙子们，别让人说局长不关心船员的利益，来，我们为泰坦尼克号干杯！”

德拉默满身污秽，筋疲力尽地坐在那儿，把一杯酒一饮而尽，“这条老太婆船烂了快90年，过道全堵了，哪儿都是一股腐臭味。”

桑德克说：“工作了一昼夜，辛苦了，抓紧时间休息吧。只要拖船能拖住泰坦尼克号不让飓风把它刮走，我们还是希望平安度过这次风暴的。”

“没问题，这是海军最好的拖船，它们甚至能把航空母舰

从沼泽地拖过去。”皮特幽默地说。

米哈依尔号船长举起望远镜看着天空。

一架四引擎飞机在东北方向出现，掠过船顶上，机上跳下了一个小黑点，随后张开了一顶降落伞。慢慢落到离船 200 米远的海里。

20 分钟后，安德烈站在了甲板上。

“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冒着生命危险用降落伞到波涛汹涌的大海来，肯定不会为了观察飓风的大气现象吧。”船长看着浑身湿透的上校，“可我不喜欢冒险。”

我怕你要打破这条规矩，船长，我和你要冒一次从来没有冒过的险。”安德烈边说边脱下湿衣服。

“这就是为什么你安插 10 个武装到牙齿的海军陆战队员在我的船员中间的原因吗？”

“是的，别害怕，这次计划无懈可击，暴风会把打捞船队赶走，我们受不到什么大的威胁。”

“可是，当我们强行登上泰坦尼克号时，朱努号是不会袖手旁观的。”船长激动地说，“我们是一艘考察船。”

安德烈看看手表：再过 2 小时 20 分钟，我们的一艘核潜艇会在距此 100 英里的海面上浮起，用星湖号的名义发出呼救信号，美国人是会去救援的。这时，我们混入打捞队的人就可以解决拖船问题。我和我的人会在飓风眼到来时，进入泰坦尼克号是不太困难的。人们会说美国人在飓风到来时弃船逃跑，而根据国际海商法，我们有权利把泰坦尼克号拖回去。”安德烈得意洋洋地说，“船长，那时，你我就是俄国英雄了。”

阿尔汉布拉号是顺序驶过的最后一只船，它的船长用信号

灯发出“祝你们顺利”的信号。记者们平静而庄严地拍照，这也许是最后几张有关泰坦尼克号的照片了。

皮特注视着这艘船，人群中没有他熟悉的同事达纳·西格兰姆。

不祥的乌云在南方水平线上翻滚，那是飓风带。大海变成了一片深灰色的阴影。现在，能够看见的只有在500码外平稳地行驶着的朱努号。

直升机在泰坦尼克号顶上盘旋，准备下降。

皮特回到舱里，对乔迪诺等人说：“吉斯上尉的直升机在飓风到来之前最后一次在这只船上降落，除了乔迪诺外，其余人都和上将一起回卡普里科恩号去。”

“为什么？”上将不愿走，还希望能干点什么。

谁也不能担保这条破船能否经受得住飓风的考验。”

德拉默愤怒地说：“你要我们抛弃过去9个月拼命得来的一切，去躲避风雨，这办不到！”

皮特看了看大伙，只好说：“那我让吉斯自己飞回去吧。”说着，上了甲板。

吉斯刚下飞机，似乎在起落架上找什么。

“有乘客吗？”皮特问，“要是没有，你最好赶紧离开，飓风就要到了。”

“走不了啦，这儿有人恨飞机，把水平螺旋桨弄坏了。”

“不对，我能说出船上每个人的下落，在过去10分钟内，没有一个人在飞机平台附近。”皮特说着，掏出了手枪，“会有偷乘者？”

他们打开驾驶舱和货舱的门，上了飞机，一个油布裹的人体形东西蜷在货舱角落里。皮特走过去，拉开了油布，一个头上血淋淋的人昏倒在那里。吉斯吓得睁大眼睛：“老天爷，这

个人是谁？”

“达纳·西格兰姆。”皮特平静地说。

天黑之后，飓风来了。海面上阴云密布，海浪汹涌。

“达纳怎么会在这儿？”伍德森问。

“几个电视记者要去卡普里科恩号采访，我批准了他们请求，条件是必须由达纳陪同。”桑德克上将说，“皮特，你有办法，竟在飓风施威的海上，找到一位夫人。”

“是我把他们空运去卡普里科恩的，”吉斯说，“可我明明看到她下了飞机，怎么又躺在这儿呢？我觉得是个谜。”

“是什么谜？”伍德森说，“在两次飞行之间应该检查你的船舱，懂吗？”

“我不是商业公司的驾驶员，再说，我已经足足飞了20小时，我太累了。”吉斯委屈地说。

达纳苏醒了，她睁开了眼睛，看着她周围的人：“我是在什么……地方？”

“在泰坦尼克号上，夫人。”上将答道。

“真的是在泰坦尼克号上？”她虔诚地说着这条船的名字。

“是的。”皮特声调有点严厉，“我倒想知道，你是怎么来这儿的？”

她似乎有点茫然，想了好一会儿：“不知道，我只记得我在卡普里科恩号上。”

“我们是在直升机里找到你的。”皮特说。

“直升机……对了，我丢了化妆盒，我回到飞机上去寻找……我好像晕倒了，头撞上了什么东西……”

“晕倒？你倒下时，记得最后看见了什么？”

她想了一阵，脸色渐渐苍白，眼睛也渐渐睁大了：“长统靴。是的，一双黄色的尖头牛仔靴。”

皮特与桑德克对视了一会儿，走了出来。皮特悄声说：“靴子是德拉默的，我查过所有打捞队员在卡普里科恩号上的房间。”

“嗯，这也可能证实了你的猜测以及中央情报局的调查结果。”上将点点头，“可是德拉默没有上过甲板，难道……”

“我去直升机上看看。”皮特奔上了甲板。

西格兰姆倒在安全顾问的怀里，神情恍惚地喊道：“这不可能……达纳怎么会失踪呢……”

唐纳进来了，递给总统一封电报：“总统先生，这是拖船拍来的，情况很不好，缆绳断了，巨浪又卷走了拖船上的雷达天线，它们与泰坦尼克号失去了联系。”

西格兰姆瞪大了眼睛，神情惊恐。

总统看完电报，脸色严峻：“命令海军按预定计划行动。命令比彻岛号航空母舰向搜索海域靠拢，天一亮就派飞机搜索。”

当拖拽泰坦尼克号的缆索落到海里的时候，皮特正趴在直升机货舱里，打着手电朝乘客座椅底下照射，一只化妆盒正夹在一把折叠椅的后面。他还想再看看，突然一个巨浪冲向巨船舷侧，皮特还没来得及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重重地摔倒了。在摔倒的时候，皮特的头被货舱门撞开了一道大口子，立即昏了过去。

这以后的几小时，幸好他一直失去知觉，自然也不知道直升机的三条绳索是怎么断的，而且直升机向一侧滑去，越过栏杆，朝着翻腾不息的海中滑去。

八 血洒泰坦尼克号

在风暴的间隙，俄国人登上了泰坦尼克号。这时，斯潘塞和他的几个管理水泵的助手还呆在最底层的引擎和锅炉房里，当他们被枪口顶住的时候，已经无法反抗了。由此可见，安德烈上校的计划 and 执行情况，都是十分周详的。

上面发生的情况也很突然。占登船人数一半的 5 个俄国海军陆战队员帽子压得很低、嘴上捂着口罩，几乎把整个脸盖了起来。他们一跨进舱里，就把自动枪对准了所有的人。

第一个作出反应的是伍德森，他似乎认出了某个人，怒不可遏地扑上去。但是，这人手中的刀子刺进了他的胸部，摄影师惨叫一声，倒地死去。

达纳在吊床上连声尖叫，其他人都在搏斗。随着一声枪响，乔迪诺手中的扳子掉在了地上。这时，他们意识到，面对荷枪实弹的凶手，赤手空拳保卫这条船是毫无希望的。于是，都停止了搏斗。

安德烈大步流星走了进来。他只花了三秒钟就把整个场面的每个细节都看清了。他盯着达纳文雅地一笑：“不要尖叫了，亲爱的女士。”随后又看了看伍德森、乔迪诺和德拉默，“反抗是愚蠢的，看到了吧，现在已经是一死两伤。”

“你是谁？”桑德克问，“你凭什么登上这只船，还杀害我的水手。”

“你就是桑德克上将吧？”安德烈转过身来，“我的名字无关紧要，我是以俄国的名义接管这条船的。”

“我的政府决不会袖手不管。”

“我想，你的政府不会因为我们合法登上一条弃船而发动一场战争。”说着，一脚把无线电发报机踢翻，然后踏成了碎

片。

“你们得跟我合作，先得让你手下的人继续抽水，保住这条船。同意吗，上将？”安德烈盯着桑德克。

“你先得回答我一个问题，皮特在哪儿？”

“我很遗憾地通知你，”安德烈用带有讥讽的同情口吻说，“直升机从船上滑到大海里去的时候，皮特先生正好在里面。我想他一定很快就死了。”

皮特的大脑似乎要裂开了，他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半截身子泡在海里，他大口喘着气，在摇晃不定的舱里站起来，使出了身上所有的力量，总算从变型的舱门探出身。真玄呀！飞机像个臭虫一样贴在船身上，幸亏是起落架插进了舷侧的一个瞭望孔，不然早就葬身海底了。

大风又刮起来了。

这时，他发现附近有船上闪动的灯光。“是朱努号吗？”皮特想，“不会，在发现达纳的时候，朱努号来过电报，要去救什么星湖号。”他突然意识到什么，奋力爬上甲板。他又想起了什么，摸索着查看了拴飞机的绳头和缆索的断头，尔后弯身迎着呼啸的狂风，消失在风雨中。

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的大餐厅，闪烁的灯光下映出俄国士兵枪口下几个疲惫不堪的古怪身影。

“考虑好了吗，上将？”安德烈一副超然的姿态，“不然，可别怪我不尊重妇女。”他一摆手，一个士兵拉住达纳的胳膊，粗鲁地把她拽了出来。

“如果伤害她，你得承担后果。”桑德克虽然嗓门不高，但发抖的声音中透出威严和愤怒。

士兵的刀尖对准了达纳的胸口。她不知是恐惧还是寒冷，身子一直在颤抖着。这时，达纳看到士兵的眼里突然露出了不知所措的目光。一件衣服披在自己身上，随即又被人推到了一旁。

皮特不慌不忙走到了亮处。

安德烈的脸像是蜡制的假面具。他从容地点了一支烟，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我想，你就是皮特吧。看来你的命大得很。”在他的示意下，一名士兵敏捷而内行地在皮特身上搜了一遍，后退一步，摇了摇头。

“你很聪明，没带武器。”

“而你却很愚蠢，安德烈上校。”皮特说。

安德烈警觉地眯缝着眼睛：“你知道我的名字？”他声音低得跟喃喃细语差不多。“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可你除了我的名字外，什么也不知道！”他突然又提高了声调。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传说，开导开导你。”皮特说。

“我不感兴趣，假如你开导开导水泵组的人跟我们合作，我将非常感谢你。”安德烈打了个手势，那个杀死伍德森的家伙又用刀子对准了达纳的胸口。

“你不想听听关于金和银的传说？”皮特盯着安德烈，“这是两个犯了大错的笨蛋。”

安德烈迟疑片刻，点头示意士兵退下，“我给你5分钟，皮特先生。”

“有两个工程师发现做间谍有利可图，就抛弃了一切内疚和不安，用尽全力去获取美国海洋计划的机密材料，两年里，海洋局的每一个计划，俄国人都知道。等到泰坦尼克号打捞问题提出后，你所在的海军情报局嗅到了风声，这不光是因为有

两个人就在打捞队为你通消息，而且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可惜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皮特接着说：“金银二人通过巧妙的方法定期递送打捞沉船情报，他们使用发射器时，我们的声纳员发觉了异常声波，可谁也没有动脑筋去破译那些胡乱的噪音，当然，除了米哈依尔号船上的声纳员以外。芒克在一个倒霉的时候去厕所，撞上了正在发报的家伙。他是一个仪器专家。一眼就认出了这是通讯用的声波发射器。于是，有人用三脚架把他打死，再制造一个他自己撞死的事故现场。我在芒克的房间发现了三脚架和发射器，但我又放回了原处，我想这个间谍重新使用这架仪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一个很吸引人的故事，”安德烈说，“可你绝对没有可靠的证据。”

皮特冷笑一声：“排除无关者，就能得到证据。凶手肯定是下班睡觉的三人之一，于是我把值班表隔几天换一次，使其中五人在水面值勤，另一人在水下。声纳员再次收到信号时，我就找到了这个凶手。”

“是谁，皮特？”冈恩问，“是在我们这 10 个人中间吗？”

皮特看了一眼安德烈，转身对坐在地上的人看去：“德拉默，你该出来亮亮相了。”

“皮特，你的观察力甚至比第一流的间谍还要出色，可惜你不能改变现实。”德拉默说。

“告诉我，你是金还是银。”皮特问道。

“这已无关紧要，我是金。”

“那你的弟弟就是银了。”

德拉默表情发生了变化：“你知道了？”

“自从我盯住你后，就把情况一点一点交给了联邦调查局，

尽管你们的历史伪造得很好，但还是被调查清楚了。你和你弟弟是面貌不同的双胞胎。可是要查清谁是你的弟弟还很困难。直到发生了深海探测号事故，我才有了一点头绪。”

“可德拉默和潜艇没有关系呀。”冈恩说。

“他的弟弟就在深海探测号上。”

“你怎么猜着的？”德拉默问。

“双胞胎之间有一种奇怪的联系，他们想问题和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一人。其中一个到了死亡边缘，另一个就会坐立不安。”皮特说。

“的确，当时他已经歇斯底里了。”乔迪诺说。

“潜艇上的三人不难了解，很快就确定了另一个间谍是谁。”皮特说，“刚才冈恩说我们是10人，不，还有一人。”他走到拿刀的那家伙对面，“卸下伪装吧，默克。”

“杀死伍德森的就是他。”乔迪诺说。

“他认出了我，这是他的错。”默克拉下了口罩，平静地说。

“他不是卡普里科恩号上吗？”冈恩问。

“他到德拉默宿舍换了衣服和靴子，偷偷溜上了吉斯的直升机货舱，不巧达纳去找化妆盒发现了他，于是他随手拿起旁边一个锤子打昏了她。”皮特看了一眼达纳。“当我和吉斯检查飞机以前，他已溜下飞机，乘着夜色的掩护，用德拉默的手提切割工具，切断了缆索和飞机绳索，我敢肯定，当时你一定非常得意，因为飞机下滑时，我正在里面。”

“一箭双雕。”默克承认道，“为什么要否认……”

这时，甲板底下什么地方发出了冲锋枪的声音。

“恐怕是你手下的人不听指挥，想捣乱。”安德烈掐灭了烟，对上将说，“上面的讨论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上将先生，

下命令让你的人同我们合作吧，不然，我就不客气了。”他用俄语对一个士兵说了一句什么话，那个士兵立即用枪对准了桑德克。

“你使我感到奇怪，上校。”皮特说，“你对于我怎么知道默克和德拉默的代号，识破他们以后又没把他们投入禁闭室都不感兴趣，甚至对我怎么知道你的名字也似乎不想了解。”

“是的，我想知道，但现在已没什么关系了。上将，再不下命令，我就下命令了。”安德烈喊道，“一、二……”

震耳的响声划破夜空。一颗子弹正中拿枪对着上将的那个士兵的额头，他像一个破罐子一样，摔在了安德烈脚下。

皮特把上将和达纳推向了一边，其他打捞队员也立即本能地散开、卧倒。当士兵们醒悟过来，开始端枪时，又是一阵枪声，剩下的三个俄国士兵都倒在了血泊中，只有安德烈还站在那儿。

五个身穿漆黑橡皮防水衣帽和蹼一般靴子的人端着折叠式M—2U型自动枪进来了。

安德烈扔掉手枪，等待着死期。他恍然醒悟了，原来这是一个圈套，他却像一个小孩似的，天真地走进了虎穴。一个名字开始撕裂他的心，他咬牙切齿地咕哝着：“马加宁……马加宁……”

“他可能很快就要取代你的职位了，上校，他利用了你的生活弱点和骄傲的性格，你的上司会认为你已经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默克恶狠狠地打量着这些神秘的“水鬼”，“这一带既没有船，也没有飞机……”

“我们10个海豹队员是从水下50英尺的地方，通过一艘核潜艇的鱼雷管发射出来的。”

桑德克上将拍了拍一个海豹队员的肩头：“只有我和皮特知道海豹队员上船后藏在什么地方，以便随时通知他们该什么时候行动。可我成了俘虏，而皮特呢，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

“的确差一点就完了。我们没想到俄国人会在飓风眼这个空隙中登船。我只好先让海豹队干掉了舱下面的俄国人，我进来争取拖延时间。万不得已我再动手。”说着从披在达纳身上的那件衣服里，掏出一只手枪。

“我不明白，这艘破船为什么引起俄国人的兴趣，这样大动干戈？”乔迪诺问。

“这已不是秘密了。”皮特耸耸肩膀，“俄国人想得到的不是这条船，而是一种叫做钷的稀有元素，这种元素在1912年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海底。据我所知，这种元素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你们不会活着见到这种东西的。”安德烈恶狠狠地说。“明天早晨，泰坦尼克号就会彻底毁灭。”

飓风已显得软弱无力了，东方露出了曙光。

米哈依尔号船长望着远处安然无恙地泰坦尼克号，十分不安：“安德烈上校有消息吗？”

“没有，先生。”他的大副答道。

“不能等了，美国的搜索飞机一小时以内就可能到了。”船长失望地说，“只能执行最后的命令了——准备发射导弹。”

无线电报务员冲进了驾驶室：“船长，美国潜艇发来紧急电报！”

船长看着电报，露出了惊慌的神色。电报内容如下：

美国龙鱼号潜艇致俄国米哈依尔号。沉船泰坦尼克号是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之下。你方任何公开的侵袭都将导致立即回击，

重复一遍，立即报复性回击。

“停止发射！”船长大喊一声，“米哈依尔号是世界上同类船中最好的一艘。我们不能冒险。而且，我敢肯定，美国人知道我们海洋研究船上隐藏着导弹，也会同样感兴趣。返航回国。”

九 索斯比的秘密

泰坦尼克号被平安地拖回纽约港。码头挤满了成千上万欢迎它的人。新闻界的记者蜂拥而至，执行警戒的警察已无能为力了。

西格兰姆和唐纳带着一帮矿物学家，技术分析人员也赶来了。

泰坦尼克号巍然耸立在干船坞巨大的船台上。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清理，准备打开G甲板一号货舱的保管库。

再过几分钟，保管库里的秘密就要真相大白了，皮特突然打了个寒战，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冰冷的，他开始害怕打开这个保管库的门了。

干活的人停下来了。

“怎么回事？”皮特问。

“门已切割开了，还是打不开。”

“从起重机上拉下一条钢索拴住门，把门拉开。”皮特说。松弛的钢索越绷越紧，周围人的心也都吊了起来。

门拉开了。黑洞洞的库房里没有流出水来。在海底深处呆了这么多年，保管库还是密封着的。

大家都一动不动，望着这个方形黑洞，像是脚下生了根。洞里冲出一股发霉的恶臭。

“给我个亮儿。”皮特吩咐一个工人说。

有人递过一盏手提荧光灯，蓝幽幽的光照进了保管库。

他们看到 10 个木箱都用皮带捆得紧紧的。还有另处一件东西，它使大家的脸色像鬼一样的苍白，那是一个男人的干尸。

皮特无动于衷地说了一句：“我想他的名字叫布鲁斯特。”

“布鲁斯特？”西格兰姆受惊的眼里充满了恐惧。“难以想象，当这艘船沉向海底的时候，在这个黑窟窿里等死是什么滋味。”

唐纳命人撬開箱子开始用仪器分析矿石。

“这些东西没有一点用处。”一个人说。

西格兰姆走近一些：“再说一遍。”

没有一点用处。连微量铀的痕迹都没有。”

“一箱一箱看。”西格兰姆气喘吁吁地说。

人们默默地看着撒满一地的矿石，谁也不敢承认这个现实：全是矿渣，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的矿渣。花了那么大的代价、经历了可怕的岁月、死了两个专家，得到的却是些毫无价值的矿渣。

铀，没有在泰坦尼克号上，从来也没有到过这条船上。人们都被 86 年前一次残酷的恶作剧戏弄了。

西格兰姆打破了静寂，他在歇斯底里的极端痛苦中哈哈大笑，扑向那具腐朽的尸体。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似乎被这具僵尸拉进了疯狂的深渊。

几天以后，总统召见了唐纳和桑德克上将：“西格兰姆怎么样了？”

“在医院里。大夫说，他的病有个怪名，叫作狂郁精神病。”

“是啊，他可能从此就完蛋了，西西里计划怎么样啦？”

“我们打开泰坦尼克号保管库以后，它也就立即完蛋了。”唐纳沉痛地说。

“国会有人要调查此事，我准备发表一个声明，为这个计划的失败承担全部责任。”总统也沉痛地说，“米塔处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总统看了一眼桑德克：“听说皮特失踪了？”

“是的，几天来一直不知他的下落。”

“可他一定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的。”

“他倒是说过一些话，可是没有什么意义。”

“他说什么？”

“他说他要去找索斯比。”

“索斯比到底是谁？”

皮特驾驶着租来的轿车，颠簸在狭窄泥泞的乡间公路上。他又开始了一次冒险旅行。和布鲁斯特以及他的矿工们一样，从苏格兰阿伯丁的码头出发，穿过不列颠，到达南安普敦古老的远洋轮船码头。泰坦尼克号就是从这里出发首次航行的。他身边的一本笔记本，记满了日期、地点以及沿途搜集到的资料，可有用的东西几乎没有。

1912年4月7日格拉斯哥报纸上有这样的消息：“发现两具美国人尸体。”皮特根据这样的信息，已经找到了几个科罗拉多人的坟墓，可在那儿什么也没得到。还剩霍尔的坟墓没找到，他死在什么地方呢？在他的记忆里，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布鲁斯特的。

离南安普敦还有20公里了，皮特支撑着疲劳的身体，机械地开着车。公路拐了弯，远处有一个美丽的小镇，他决定在那里吃早饭。突然皮特心里一震，急忙刹了车。他不等车停稳

就跳了下去，顺着公路往回跑。

他在路旁一个小牌子前停下。一部分字已被旁边一株小树遮住。他仿佛害怕自己的希望重又破灭，得到的只是失望，于是慢慢地撩开树枝，突然间，一切都清楚了。他万里迢迢来这儿要找的就是这几个字，布鲁斯特和铎的谜底就在他的前面。这时候，他意识到过去的一切是值得的。

直升机驾驶员对桑德克上将说：“右下方那个墓地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上将看了看身旁的唐纳和科普林，他们把这位矿物学家叫了回来，为米塔处执行最后一次任务。他们是从伦敦飞到这儿的。根据皮特的提示已经过多种方式的推测，他们确定了这次行动。

飞机降到了地面，皮特就站在那儿。

“欢迎你们到索斯比来，上将。”皮特说。

“下次你不跟我说一声就溜走，我就开除你。”桑德克上将笑着握住了皮特的手。

科普林抱住了皮特，真诚地对他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能亲自向救命恩人道谢。”

“看到你身体健康我很高兴。”皮特高兴地说。

“你是怎么来这儿的？”上将问皮特，“这么冷僻的一个地方。”

“全凭运气，我从阿伯丁开始跟踪这些科罗拉多人。我根本不知道索斯比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布鲁斯特日记的最后一句话和他进泰坦尼克号保管库的最后一句话都提到索斯比，于是我就有了这趟旅行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索斯比有点英国味。现在我查出霍尔埋在索斯比村的公墓。”

“可地图上没有索斯比这个地名。”上将说。

“是的，我是在偶然的的情况下，发现路边的牌子上写着索斯比村公墓。于是，我就来了。”

“总统给首相打了电话，免了不少麻烦。不然，英国人是不让你挖坟墓的。”

公墓管理员看了他们的证件，让俩个农民跟他们一起进了公墓。

他们站在了一个坟墓前，石碑上简短地写着：

霍尔，死于 1912 年 4 月 8 日。但愿他安息。

坟上平放着一块石板，中央刻着一条老式三桅帆船。

“……珍贵矿石已经安全地放在船上保管库里。只有霍尔将留来说明整个情况……”皮特背诵着布鲁斯特的日记。

“是埋葬霍尔的墓穴。”唐纳做梦似地说，“他指的就是这个，不是泰坦尼克号的保管库。”因为英语中 Vault 既可解作“坟墓”，也是“保管库”的意思。

“再过几分钟就水落石出了。”皮特说着让两个农民动手搬石板，挖土。

“为什么把铎埋在这里？”桑德克问。

“理由很多，他也许认为自己的伙伴都死了，一个人是无法把这些矿石运回美国的。于是他把矿石埋好后，就写下了那篇文词隐晦的日记，托一个牧师转交美国领事。他希望陆军部里有人能理解他那篇胡言乱语的日记的真实含义。”皮特说。

“可是，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把一切都搞糟了。”桑德克说。

“的确，要是泰坦尼克号如期在纽约靠岸，布鲁斯特活着，把情况报告陆军部，早就能把铎挖出来了；假如布鲁斯特在上船以前被暗杀，陆军部也会猜想出日记最后部分的双重

含义，并采取相应措施。不幸的是，命运之神来了一次恶作剧：泰坦尼克号带着布鲁斯特一起沉没了。”

“可他为什么把自己关在保管库里呢？”唐纳困惑地问。

“内疚和极度的疲劳、惊恐，可能是自杀的动机。”皮特说，“他疯了，他的伙伴全死了，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自己，他的精神就像西格兰姆一样彻底崩溃了。”

“等一等，”科普林插嘴说，他正在观察矿石分析仪，“我从棺材上的土块里取得了放射性指示数字。”

坟打开了，棺材周围全是石头。科普林仔细测试着。最后，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把几块小石头托在手上：“铯！”

“它在这儿吗？”唐纳激动地说，“它……它真的在这儿吗？”

“超高品位的。”科普林笑逐颜开地说，“用来完成西西里计划绰绰有余。”

皮特感到极度疲倦和麻木，希望找个地方暂时摆脱世事，转身走出了墓地。

人们都站在那里望着他愈走愈远，直到消失在雾幕之中。

“他从雾里来，又回到雾里去了。”科普林又想起了在新地岛第一次和皮特见面的情景……

尾 声

空旷的太平洋某一海域。一艘巨大的潜艇在深水处静悄悄地行驶着。受惊的鱼儿从这个怪物旁向海底四散逃窜。

四枚弹道导弹，要从潜艇射向东方 6000 英里处的不同目标，发射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15 时整，第一枚导弹像火山爆发一样掀起白色水花，冲

出海面，飞向了太平洋上空。紧接着，第二枚、第三枚、第四枚相继腾空升起，带着桔红色的火焰飞去，随即消失在东方天际。

32分钟以后，当这些导弹处于抛物线的下半段轨道时，在离它们各自目标 90 英里地方的上空突然爆炸了。

西西里计划在第一次试验中获得了绝对的成功。

星际窃贼

1

办公室的门猛地一下被推开了。我马上意识到，一切都完了——这场戏该收场了。本来，这是一次一本万利的买卖。可现在，一切都已成了梦幻泡影。警察走进来时，我背靠椅子，强作欢颜，而他却脸色阴沉，脚步沉重，毫无幽默感。他还没有开口，我就知道他要说的每一个字。

“詹姆士·博利瓦·迪格里兹，你被捕了。罪状——”

当他刚说出“罪状”的两字，还未来得及说出“如下”，我就揿了一下按钮，天花板上立即撒下一阵黑色的粉末，大梁“啪”的一声坍塌下来，一只三吨重的保险箱摔了下来，正好砸在警察的头上。我是特意等待这一时刻才动手的，因为，我感到，此景此情与他将要出口的“如下”两字相配合，倒是颇具幽默感的。多谢上帝，这一下可把他砸扁了！当灰消尘散时，我只能看到他的一只手还露在外面；那只手也略微有点扭弯了，还不时地抽搐着，可是他的那只食指还对我指责着。由于被压在保险箱下面，他说话的声音闷里闷气的，听上去还显得有点恼火呢！他不厌其烦地唠叨着：

“罪状如下：非法入侵罪、盗窃罪、伪造罪——”

他历数我种种罪状，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确实有点耸人听闻。但我却早就全部恭听过了。因此，他讲他的，我则把抽屉里所有的钞票拼命往手提箱里塞。当他宣读完我的种种罪名

后，还随即补充了一条新罪状。讲到这里，他的语气中流露出愤懑情绪，因为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这是的确的，我可以凭上帝起誓！

“此外，你又犯了攻击机器人警察罪。你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因为我的大脑和喉头部位都由钢甲保护，我的中枢——”

“这我知道得很清楚，乔治，但你那架小型无线电发报机，是装在你头顶上的。我可不想让你马上和你的同伙联系。”

我朝墙上狠踢一脚，一块板立即被踢开。这是一个逃跑的出口，后面的阶梯通到下面的地下室。当我跳过地板上的碎石灰泥向墙边走去时，机器人警察伸出了手指，试图抓住我的大腿。但对他这一手我早有提防，因此他抓了个空，手指离我的一条腿仅两英寸。我与这些机器人警察是老交情了，经常被他们追踪。因此，对他们的性能了如指掌。他们这批家伙不到彻底被毁是绝不罢休的。不管他们挨炸或挨打，照样紧追你不放；即使只剩下一个完整的手指头，也要拖着他那残缺不全的身躯来追你，嘴里还要喋喋不休地对你进行规劝和说教。现在，乔治这家伙没能抓住我，就又开始对我大放厥词起来，说什么要我放弃罪恶生涯，向社会赎还我的罪孽，噜噜嗦嗦，说个不停。当我到达地下室时，还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在楼梯的通道里回响。

现在，我得分秒必争。再过三分钟，他们就会追上来，而逃出大楼，我至少得花一分钟零八秒，但这已足以使我赢得所需要的时间了。我又朝墙上的一块板猛踢一脚，进入了拆商标车间。当我沿着过道走过去时，没有一个机器人抬头看我一眼——要是他们真的抬头看我，那才怪呢！这些机器人是属于低级的M型，大脑简单，只能做一些重复的机械动作。这也是我租用他们的道理。至于为什么要他们把水果罐头上的商标拿下来，

又为什么传送带的尽头是通过墙壁上的一个洞把罐头送过来——对这一切，他们都毫无兴趣去过问。当我打开墙上那扇从未打开过的门时，这些机器人也都连头也不抬一下。我进门后也不关门，因为，到此地步，对我来说已无秘密可言了。

2

沿着隆隆转动的传送带，我钻过凹凸不平的墙洞，进入了政府的食品仓库。洞是我挖的，传送带也是我装的。这些违法的事我只得自己亲自动手。仓库里的罐头一直堆到天花板，自动铲车不断地把罐头装进车子再磅到传送带上。这种自动铲车比 M 型机器人更低一级，它们只是根据录音带的指标装卸罐头。我绕过自动铲车，小跑步通过过道。我非法装置的机器所发出的轰鸣声，在我背后逐渐消失了。说实在话，当我听到那些机器全速运转的隆隆声时，我总感到热血沸腾，激动万分。我为自己的天才杰作而感到自豪。

这是我所从事的最赚钱的非法买卖之一。我用了一笔不多的租金，租下了紧贴政府仓库后面的一座仓库。这样，只要在墙上挖个洞，政府仓库里的全部货物就属于我私人所有了。这座政府仓库里的货物是属于长期储备物资。我知道，像这样的大仓库，里面的库存物资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会碰一下，那岂不是只等我来动手了！

挖好洞，装好传送带，我就开张营业了。我租用了一些机器人，让他们把罐头上的商标撕下来，再把我预先印刷的五颜六色的商标贴上去。然后，再把这些货物经过合法的伪装，就投入市场出售了。我货源充足，取之不尽；成本低廉，一本万利。这当然应归功于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活动能力。

因此，即使我削价出售，也能获得巨额利润。当地的批发商立即发现有利可图，订货单如雪片飞来。到目前为止，我手头已积了好几个月的订货单。本来，这次行动十分成功——而且，也至少可以干一个时期。

我不再胡思乱想下去了。干我们这个行当，必须记住一条教训：一露马脚，立即下马。想再拖一天，或再去银行兑换钞票，那就等于自投罗网。此乃不言而喻之真理！对此，我一直熟谙在心，深信不疑！我也懂得，最好还得与警察们混熟。

“转身就逃，来日再干。”

这是我的座右铭，而且屡试不爽。今天我事业颇有成就，也正是因为我不折不扣地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

当然，光这样胡思乱想绝对不能逃脱警察的追踪。

3

当我走到过道尽头时，我排除了一切杂念。毫无疑问，外面早已警察密布，戒备森严。我必须迅速行动，不能有任何失误，我匆匆左右一瞥，发现没有人影，就立即跨上两步，揿了一下调度电梯的按钮。我早已在这个备用电梯里装上了仪表；仪表上的数字显示，这个电梯平均每月才使用一次。

不到三秒钟，电梯就到了。里面没有人。我一跳进去，就揿了一个直上屋顶的按钮。电梯似乎在无止境地上升，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事实上，从仪表的读数来看，只花了14秒钟。这时，到了我这次逃跑计划的最危急的关头。当电梯上升速度逐渐减缓时，我握紧了无后座力手枪。这支枪对付一个警察还可以，人多了就不顶用了。

电梯门自动打开滑向一边。上帝保佑，四周空无一人，我

放心了。他们一定把警察全都分布在地面上了，因而没想到要在屋顶上布置警察。

一走上屋顶，我就听到了警报声——听起来倒还挺悦耳。从阵阵尖厉急促的警报声来判断，估计他们一定出动了几乎全部的警察。我感到，我自己好像是一位名噪一时的艺术家，正在接受崇拜者们的热烈欢迎。

在电梯通道的背后，我也早已预先放好了一块木板。现在，这块木板经过风吹、雨打、日晒而剥蚀了，但还牢固。我只花了几秒钟就把木板拖到栏杆背后，并搭上了对面的屋顶。

通过这高层屋顶的“独木桥”，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这时，需要的是谨慎而不是速度。我小心翼翼地踏上木板，把箱子放在胸前，以保持平衡。我一次只移动一步，每一步都十分小心谨慎。这儿离地面有1000英尺高，摔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只要不往下看，就不会掉下去……

总算快到尽头了。现在，速度又是关键了。在栏杆背后的木板，如果他们不马上发现的话，一时也无法发现我的踪迹。我急跨十步，就到了楼梯的门口。门一下子就打开了，因为，我也事前早已在门的铰链上加足了油。我一跑进楼梯间，就关了门，拉上了门栓，并长长地、深深地舒了口气。到此为止，我虽仍身处重围，但最危险、最紧急的关头已经过去。只要在这间斗室里再呆上两分钟，他们就永远也抓不到詹姆士·博利瓦了。“无影无踪的吉姆·迪格里兹”——这是他们给我取的好听的雅号。

屋顶的楼梯间很小，里面光线暗淡，空气中散发着阵阵霉

臭。这间斗室里是无人问津的。一星期以前，我曾在这小屋里作过仔细的检查，看看里面有没有装上窃听器或窃摄器——一种暗藏的微形摄影机。结果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当时，从斗室里的灰尘来看，除了我的脚印外，没有其他任何痕迹。当然，今天我还得碰碰运气。谁知道在这一星期中是否被人装上了窃听器或窃摄器呢？干我们这一行，有时也得碰碰运气。

现在该向詹姆士·迪可里兹告别了——体重：98公斤；年龄：45岁；身材魁梧，下颚宽厚；外表像一个典型的商人。此人的照片和指纹，使上千个星球的警察局档案增辉不少。这些照片和指纹往往在你之前先传送到各个星球，它们好像你身上的第二层皮。但是，这层皮不是不可以剥掉的，只要在皮肤上涂上一点溶剂，再改换一下装束，它就可以像脱掉一双透明手套一样容易地剥下来。

接下来就换衣服，再解开腰带——我一直用这条腰带在腰间绑上 20 公斤铅铝合金，使我看起来像一个大腹便便的阔佬。然后，拿出一只小瓶，迅速在头发上倒上一些脱色剂，黑发立即恢复本色——棕色。眉毛也如法洗过。鼻腔和口腔内都塞上预先准备好的填料，使鼻子高起，两颊鼓起；虽略感不适，但一下子也就习惯了。最后取下直接附在眼球上的蓝色隐形眼镜。这一伪装使我犹如初出娘胎，获得了新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确实是这样，我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体重减轻 20 公斤；年龄小了 10 岁；外貌完全改观。在我的大箱子里，装有全套替换服装。一副黑边眼镜代替了隐形眼镜。钞票都整整齐齐地叠在我的手提箱里。

当我改装完毕直起腰来时，我感到自己似乎真的年轻了 10 岁。我以前一直在腰间绑了 20 公斤的铅铝合金，已感到十分习惯了。现在一经取下，更使我步履轻快，动作敏捷。

这些铅铝合金以及其他东西留在室内的话，是一大铁证。我把所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用脚踢在一起，点上了消形炸药。一声爆炸，什么瓶啊，衣服啊，箱子啊，还有鞋子、铅铝合金等等，都在熊熊烈火中化为乌有，连灰烬都不留下。警察来了，最多只能发现水泥地上烧焦了一块地方，而微量分析也许能从墙上发现少量分子；但仅此而已。熊熊大火在我周围投下了跳动不定的影子。我往下走了三层楼梯，到达第 112 层楼。

我真是福星高照，幸运得很！当我打开电梯门时，走廊里空无一人。一分钟之后，直达电梯把我和其他几个商人送到了底楼的前厅。

通向街道的门只开了一扇，一架小型电视摄影机正对着门。人们自由进出，不受阻拦。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有发现那架电视摄影机和站在周围的几个警察。我向门口走去，步态沉着坚定。在这种场合下，需要有坚强的神经才能经受住这一考验。

我实际上只在那架摄影机冷酷的玻璃镜头前停留了一秒钟，就通过了大门。结果一切如常，我知道又闯过了一道难关。这架摄影机与警察局的计算机中心直接接通。只要我的外貌特征与计算机中心储存的档案材料相符合，就会立即自动通知站在摄影机旁的机器人警察，那我就一步都动弹不得，机器人警察会立即上来把我抓起来，你行动再迅速也快不过计算机——机器人系统。它们思考和行动的速度是以微秒为单位计算的。但人还是可以动脑筋智胜他们。这一次我又赢了！

我乘上一辆出租汽车，开出了十来个街区。我让车子停下，下了车。一直目送空车子消失在大街的尽头，才又上了第二辆汽车。当我换乘第三辆出租汽车时，我才宽慰地感到，我真的又脱险了。这时，我就让车子直驶航天总站。在我背后，警报声此起彼伏，逐渐减弱。偶尔有几辆警察巡逻车从对面急驶而

来，在我乘坐的出租汽车边一闪而过。

这么一点小小的失窃，他们就大惊小怪，闹得满城风雨。不过，在这些文明高度发达的世界里，这种小题大做的办案方式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因为，在这些世界里，几乎没有什么犯罪行为，因而，真的出现极少数几个违法分子，警方就会忙得不亦乐乎。也许，我也不应该过多责怪他们。仅仅给违反交通规则者发传票，这种工作确够枯燥乏味的了。我想，在他们沉闷平调的生活中，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刺激和兴奋，他们实在也该好好谢谢我呢！

5

航天总站远离市区，这次乘车旅行颇为惬意。我可以靠在座椅上，一方面欣赏窗外急驶而过的风景，另一方面也可以沉思遐想。我甚至还有闲情逸致以哲人的风度设想一下自己的处境。现在，我又可以重新享受一下雪茄的美味了。当我以食品商人的身分出现时，我只抽香烟，即使我孤身独处时，也绝不违背我所扮演的身分的习惯。我口袋里有一只能保持一定湿度的雪茄烟盒，因此，里面的雪茄吸起来永远新鲜如初，一点也不会走味。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对着飞驶而过的景色喷出阵阵浓烟，悠悠闲闲、无所事事和忙忙碌碌、埋头苦干，真是各有其乐。真不知道哪个更乐——我想，一个人或忙碌或悠闲，是会各得其所的。

我的生活与社会上绝大部分人迥然不同。我怀疑我能否向他们解释清楚。他们生活在一个富饶繁荣的星际联邦之中，“犯罪”一词在人们的记忆中几乎已经消失。对现实不满的人很少很少，不能适应社会环境者更是寥寥无几。但是，尽管实行基

因控制已有好几个世纪了，仍然偶尔会出现少数不良分子。大多数心理失常者在幼年时期就会被发现，从而很快就能得到纠正和治疗；个别人直到成年才表现出他们心理上的病态，但他们也只是搞点小偷小摸而已——盗窃、在商店里冒充顾客行窃等等。这些人也许能干上一两个星期或一两个月，这完全要看他们的天赋了。但就像原子蜕变不可遏止一样，警察不久就会盯上他们，并把他们抓起来——这是命里注定的、不可违抗的规律。

在我们这个法纪严明、人人富裕的社会里，所谓“犯罪行为”，仅此而已。至少，99%的所谓“罪行”，仅此而已。但正是这剩下的1%，才真正算得上“犯罪”；因而，也正是这最后的1%，使警察忙得不可开交、疲于奔波。这1%就是我自己以及其他极少数的几个像我一样的人——这些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分散在无边无垠、茫无涯际的星际世界中。从理论上说，我们这些人是无法生存的，即使生存下来，也无法活动——但我们这少数几个人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还在活动！我们是保护社会的法网里的老鼠——我们能在他们设置的重重障碍和制定的种种法律之外活动。如果社会法纪不严，老鼠就会越来越多。这就像老式木头房子里老鼠要比钢筋混凝土建筑里多得多一样。目前我们这个社会，可谓是全部钢筋混凝土和不锈钢结构，但就是这样的建筑，总还在一些衔接处留下孔隙。当然，只有聪明绝顶的老鼠才能发现这些孔隙。这些孔隙正是我们这些不锈钢老鼠的巢穴！

作为一只不锈钢老鼠，既自豪又孤独——在这个茫茫的宇宙世界里，你能生存于星际社会之内而又逍遥法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伟大经历！

.....

在沉思冥想中，不知不觉到了航天总站，我也乐得把这些念头搁一搁。干我们这个行业，最可怕的是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再加上自我哀怜之情一占上风，准会把自己毁了。危险和逃跑所带来的兴奋，往往使我头脑清醒。当我付汽车费时，我甚至还有雅兴在司机的鼻尖下做一番手脚。我把钱交给他时，把手掌一翻，钞要就给我藏过了。司机竟那样傻，那样容易上当，使我兴致勃发。但我给他的小费，大大超过了少给他的车费。我开开这种玩笑，无非是为了尽可能地打消自己的孤独感。

票房的窗口后面，坐着机器人售票员。他有三只眼睛，额头中间有一只——这是一架摄影机。当我买票时，那只眼睛咔嚓一响，摄下了我的脸和票上标明的目的地。这是警方采取的常规措施。要是他中间那只眼睛不响一下，那倒反要引起我的怀疑。我的目的地星球只在本星系。以往，当我完成一次重大行动后，往往要作一次跨星系的星际旅行。这一次没有必要。但离开作案星球还是必要的。因为，这样一次重大的行动之后，一个世界或一个星球就显得范围太小了，不可能再进行一次较大的行动。天鹅座 B 星系约有 20 个星球，气候条件均与地球差不多。行星 3 号现在太热。但这一星系中的其它行星气候都温和宜人。这个星系内商业竞争剧烈；就我掌握的情况来看，各星球警察局之间合作欠佳——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缺乏合作精神而付出代价。我买了到莫利伊 18 号行星去的票。这是一颗面积广大、以农为主的行星。

航天总站里设有不少商店，各种物品，应有尽有。我仔细地选择了一些衣服和旅行用品，整整装了一大箱子——箱子也是刚买的。裁缝动作迅速，很快地给我缝制了几件旅行服装和

一件礼服。我拿了这些衣服来到试衣室。我把一件衣服顺手挂在墙上的窃摄器上，一面用脚在地上发出试穿衣服的声音，一面迅速地改动了刚才买好的票子。我有一把剪雪茄烟头的刀，刀的另一头是一个打洞机。我用这个打洞机篡改了票子上打好的洞——因为正是这些洞的数目和排列标明了我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我把 XIII 改为 X；这样，我的目的地就不是 18 号行星而是 10 号行星了。我这样一改几乎损失了 2000 元。但这正是改票的诀窍。你千万不能把票面增值，这样做往往会被检票员发现。如果你把票面贬值，使自己吃亏，那么，即使被检查票员发现，他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机器打错了。他们绝不会怀疑你的，因为，有哪个傻子为了自己经济上受损失而去涂改票子呢？

为了避免引起警方的怀疑，我一改好票子，立即从窃摄器上取下衣服，并不慌不忙地试穿起来。现在，万事皆备，只等起飞了。离飞船起飞还有一小时，我把所买的新衣服送到自动洗衣店洗过烫好，消磨了这一小时的时光。我这样做也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因为，如果海关检查员发现我一箱子全部是没有穿过的新衣服，岂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海关工作倒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好差使。我等航天飞船上的人大约坐满一半时，也从容不迫地上了船。我有意识地坐到航天小姐身边，并故意与她调情，最后她不得不走开了之。毫无疑问，她已把我看作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无赖了。我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处女。显然，她和航天小姐一样讨厌起我来了。因此，她故意朝窗外看，表情十分冷漠。于是，我心满意足地打起瞌睡来，因为，如果被人注目，而且又被人看作某一类人物时，那要比不被人注意更有利，因为这样你就给人家一个虚假的印象，而这正是你所要达到的目的。

当我瞌睡初醒时，飞船已接近 10 号行星了。我两眼半闭半张，迷迷糊糊，朦朦胧胧，直到飞船着陆。海关人员检查行李时，我悠闲自得地抽着雪茄。我那只放钱的手提箱是锁着的。海关人员绝不会对此怀疑。因为，我已预先做好了一切准备。早在 6 个月之前，我就伪造了银行信使的身份证。在这个星系中，星际信贷业务不多，一切交易都是现款往来，因此，海关人员已看惯了进进出出的大笔现钞。

大概是出于我的本能和习惯吧，我尽量搞得使自己行迹不定。我乘车直达离飞船着陆的航天总站 1000 公里以外的工业大城市布拉赫。我用一套完全不同的身份证件，在郊区一家幽静的旅馆里租了一套房间。

一般来说，经过一次较大的行动后，我总要休息一、两个月再干，而这次，我感到没有必要休整。我开始在城里做些小买卖，并重新以商人詹姆士·迪格里兹的身份做生意。同时，我一直在寻找机会准备大干一番。第二天一出去，我就发现了一桩值得一干的大买卖。以后我每天都去进行观察，发现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我至今一直能逍遥法外，其主要原因是：同样的买卖我从来不干第二次。我设想出种种赚钱的良谋巧计，并付诸行动，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当然，各种计谋和骗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能赚大钱！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件事我从未干过，那就是武装抢劫。看来，现在是该换换花样的时候了，而且，我也可以在这桩买卖中显显我在这方面的身手。

我重新以大腹便便的“无影无踪的吉姆”的身份出现了，同时为这次行动进行了仔细的筹划。当我把新的指纹手套准备

好时，整个计划也搞出个头绪来了。就像一切成功的计划一样，计划很简单。事实上，计划越简单，就越不容易出纰漏。

我的计划是抢劫该市最大的零售商店莫拉里奥百货大楼。每天傍晚，几乎在同一时刻，一辆装甲车把公司一天的营业收入送到银行去。其钞票数量之大，确实使人垂涎——而且，都是一些零钞；一旦抢到手，就可到处用，警方根本无据可查。对我来说，一个大难题是：我一个人怎样才能劫走这么重的大包大包的钞票。当我找到了解决办法时，整个行动计划也就完全成熟了。

当然，所谓的计划和准备，都只是在我的脑海里进行。现在，商人詹姆士·迪格里兹又在布拉赫市亮相了。那天，我又用腰带绑上了20公斤重的铅铝合金，我又一次抽起香烟，颇有志得意满之感。接着就着手作具体准备工作。我计划第二天下午就采取行动。

我买了一辆大型的牵引式拖车，并在拖车车厢的内部作了一些必要的改装——这辆拖车是我这次行动的主要工具，是计划中的关键所在。我把车子停在一条L形的小巷里，离莫拉里奥百货大楼约半英里。大拖车堵住了小巷。但这没有关系，因为这条小巷里只有上午才有车子通行。我悠然自得地走向百货大楼，几乎与那辆运钞票的装甲车同时到达。我背脊紧贴大楼的墙壁。这时，那些卫兵正把钱从大楼里往车子上搬——那就是我的钱啊！

对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他所看到的情景也许会使他望而生畏。至少有5个卫兵站在大楼门口，两个卫兵在装甲车的车厢里，还有驾驶员和他的助手。作为防备不测的措施，还有三辆单人摩托车护送——确实使人望而却步！但我视若无人，悠悠然地吸着香烟，当我想到即将发生的一切对这些貌似森严

的戒备是一大讽刺时，不禁想笑，但我还是竭力忍住了。

我一直在数着他们从手推车上运出来的钱包数目。一共应该是 15 包，不多也不少。这使我能准确地算出我行动的时间。我应该在第十四包装入车内，第十五包运出大楼门口时开始行动。驾驶员也像我一样在数着钱包。他从驾驶室内跳下来，走向车厢的后门，准备等装上最后一包时锁门。

8

我和驾驶员作相对运动，两人正好擦肩而过。当他走到车厢后门时，我走到车子的驾驶室。我轻手轻脚地悄悄爬进驾驶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驾驶员的助手刚要张口瞪眼，我就在他膝上放了一枚麻醉炸弹。他顿时倒在座椅里。我自己则早已在鼻腔里塞上了过滤塞。我用左手发动引擎，右手从驾驶室后窗向车厢内扔了一枚较大的麻醉炸弹。我听到里面两个卫兵砰然倒下的声音。

整个过程只花了 6 秒钟。在大门口的卫兵惊愕未定，刚意识到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头，我已从驾驶室的窗子里兴高采烈地向他们招了招手，同时把车子飞速开走，扬长而去。其中一个卫兵拼命向前奔跑，试图从车后开着的门口跳上来，但他迟了一步。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以至那些卫兵都呆住了，忘记了开枪。本来，我总以为，他们一定会开枪射击，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但这些星球上的人坐着工作惯了，因而他们反应迟钝。

摩托车手行动较为迅速。当我刚把车子开出 100 英尺时，他们就追上来了。我减缓车速，等他们跟上来；然后加大油门，与他们既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不让他们追上来。

摩托车上的警报尖厉地嘶鸣着，一边还在打枪。这正中我

下怀。落入我的圈套。我们这支车队在街上急驰而过，所有的车辆都急忙向两旁回避。这些摩托车手根本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在为我逃跑开路。一切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当时的情景蔚为壮观，也不无讽刺意味。我甚至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

毫无疑问，现在必定已全城警戒。前面的街道上必定设置了重重路障。但这半英里的路程，我们急驰向前，毫无阻挡。不几秒钟，我就看到了我停车的那条巷口。我把车子折入小巷，同时按了一下袖珍遥控无线电的按钮。

我预先放置在巷内的一排烟幕弹同时爆炸了。当然，所有这些设备和武器都是我自制的。这时，整条小巷浓烟滚滚，漆黑一团。我把车子稍稍向右靠，让车子的挡泥板擦墙而过，然后就凭着我自己的感觉沿墙开车前进。后面的那些摩托车当然无法像我这样靠墙行驶，他们要么停止前进，要么冒险驶入一片黑暗之中。但愿他们那几个家伙开车技术高明些，不要因此而丧生。

遥控引爆烟雾弹的无线电波，也同时打开了我停在前面的拖车车厢的后门，并自动落下了坡板。我曾经作过多次试验，效果良好。但愿这次不要出什么差错。我根据车速估计我离拖车的距离。但我的估计略有误差，结果装甲车的前轮撞到坡板上，车子跌跌撞撞地冲进大型拖车的车厢里——本来应该是稳稳当当地驶进去的。我被震得摇摇晃晃，但脑子还清醒。我来了个急煞车，刚好把装甲车在大车厢里停住。

烟雾弹使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这阵阵浓烟，以及被震得昏昏沉沉的头脑，几乎毁了我整个行动计划。当我靠着车厢板壁，竭力辨清方向时，丧失了极为宝贵的几秒钟。我自己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但当我踉踉跄跄走到车厢后门时，我听到卫兵们在烟雾中互相呼叫着。我拉起坡板时发出了清脆的叮

当声，卫们顿时大叫起来。我连扔了两颗毒气弹，好让他们安静一下。

当我爬进牵引车的驾驶室发动引擎时，烟雾逐渐消散了。只几英尺，我开出了小巷，进入了阳光普照的大街。我见到有两辆警车飞驰而过。开进大街后，我把车子停下来，看看四周有没有人注意到我这辆大型牵引式拖车。结果发现，既没有人对我这辆大型货车感兴趣，也没有人注意到小巷。很显然，那场骚动仍然在 L 型小巷的另一头进行。我沿着大街加速前进，远远驶离了我刚刚抢劫的百货大楼。

我一直向前只开了几个街区，就转入一条小街。再转一个弯后，就径直向莫拉里奥百货大楼开回去——那正是我刚刚作案的现场。清新凉爽的空气从窗外进入驾驶室，使我感到舒服多了。我甚至轻松愉快地吹起口哨来。

要是能够从莫拉里奥百货大楼前面转入公路，并亲眼目睹一下那儿的混乱景象，倒是挺有趣的。但这恐怕只会自找麻烦。目前，时间就是一切。我预先计划好一条路线，可以避免交通拥挤的街道。现在，我正按计划中的路线行驶。只几分钟，我便开进了百货大楼后面的装卸区。这儿也略有骚动。但在忙碌的装卸工作中，这点小小的骚动并不怎么引人注目。货车司机和工头们三三两两地谈论着刚才发生的抢劫案，但因为机器人不能谈天，所以一切工作照常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那些司机和工头们则由于过分激动而根本没有注意我开进来的这辆大型牵引式拖车。我把车子停在另一辆大型货车旁边，关上引擎，高兴地舒了口气。

至此，第一阶段计划顺利完成。当然，第二阶段的行动同样至关重要。我从腰间摸出一瓶兴奋剂——这是我采取重大行动时经常随身携带的。我一般不太相信这种药物的作用。但刚

刚装甲车撞进大型拖车车厢时的猛烈震动，使我至今还有点昏昏沉沉，脚步踉跄。2CC 的林诺顿兴奋剂使我恢复了活力，当我走向拖车车厢后门时，又感到步履轻捷，精神振奋了。

驾驶员助手和卫兵还睡得像死猪一样。他们至少还得睡上 10 个小时。我把他们在车厢前边一字排开，免得妨碍我工作。

装甲车正好装入拖车的大车厢，这是我早就预先计算好的。因此，我曾先把一些运货箱沿拖车车厢的板壁一字排开并固定好。这些货箱坚实牢固，上边都打着莫拉里奥百货公司的大印。这些箱子也是我预先从他们的仓库里偷出来的。偷几只箱子，当然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我把箱子取出来，开始着手包装。我把一包包的钞票装进货箱。很快我就干得汗流浹背，不得不脱下外套。

包装足足花了两小时。每隔十分钟，我总要从后门的小洞口向外张望。外面一切如常。警察当然已在全城戒严，并正在挨街挨巷地寻找那辆被劫持的装甲车。我有充分的把握可以相信，他们绝不会想到要在刚被抢劫过的百货大楼后面的运货场上来搜查罪犯。

在放空箱子的那个仓库里，也放着空的运货单。我在每只箱子上都贴上一张运货单，每个箱子分别运往不同的地点，并标上运费付讫的字样。这一步行动很快就接近完成了。

天快黑下来了。据我了解，装卸区晚上特别忙碌。我又一次发动了引擎，把车子开出停车处，倒车开到发货站台。在发货站台和收货站台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较为空闲安静。我把拖车尽量接近分界线。当工人们都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我才打开后门。因为，即使是最笨的傻瓜也会怀疑为什么这辆货车上会卸下公司自己的货物。我把箱子堆在站台上时，在上面盖了一块防水帆布。我只花了几分钟就把全部箱子搬下来了。当我再次

关上车门时，我才从箱子上取下帆布，然后就坐在箱子上吸起烟来。

没等多久，香烟都还未吸完，从发货处走出一个机器人。我立刻叫住了他。

“喂，看那边，那架 M—189 型运货车烧坏了煞闸，你来把这批货照管一下吧。”

他的眼睛一亮，表示他一定尽责。这些高级 M 型机器人对待工作是十分认真的。当铲车和 M 型拖车在我背后出现时，我急忙向旁边一跳为它们让路。装货和分类十分迅速，一下子我的猎获物就在站台尽头消失了。我又点燃了一支烟，看着那些箱子编上了号码，打上了印记，分别装上了外地发货车和本地传送带。

现在，我只要把牵引式拖车丢到随便那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去就行了。然后，重新改换一下自己的身分，就大功告成了。

9

当我走进牵引车驾驶室时，我才第一次发觉出了问题。尽管在拖车车厢装钞票打包时，我经常注视着大门的方向，但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那儿，运货卡车或拖车进进出出，似乎一切如常。但现在我才发现，原来那些进进出出的卡车或拖车，就是那么几辆。一辆红色的越野车开了出去，我还可以听到车子呜呜开远，引擎声也越来越弱了。最后，只听到隆隆的轰鸣声。当呜呜声再次响起时，车子又折回来了，从第二道门开进来。墙外，几辆警车正停在那儿待命。他们是在等我！这一发现，就像有人用铁锤在我太阳穴上狠击了一下。

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感到了被追逐的恐惧。我未能警

觉到自己被警察追踪，这还是第一次。抢来的钱都完了，这是肯定无疑的。对这些钱我也顾不上了。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他们已盯上了我！

三思而后行。至少，我目前还是安全的。他们当然正在尽力缩小包围圈，但他们行动迟疑缓慢。因为货场太大，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儿。但是，他们怎么会发现线索跟踪上来的呢？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当地的警察，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罪案的世界里，他们绝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发现我的踪迹，更何况我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不管什么人，能在这儿设下这么个圈套的，必定是根据逻辑和推理，而绝不是根据我的行踪。

这时，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别动队”的字样。

关于这个星际警察别动队，没有人看到过任何文字依据，只是在银河系数以千计的星球上，人们都悄悄地在私下谈论过这支警察的特别部队。这支特殊的警察部队，专门对付个别星球上所无法单独处理的麻烦问题。据说，在银河系完成和平统一大业之后，这支部队歼灭了专门抢劫商业飞船的赫斯我尔太空强盗的武装飞船队的残余分子；它还取缔了钽—锆稀有金属的非法星际贸易；最后，这支部队捕获了威震银河系世界的太空大盗莫斯基普。而现在，他们要抓我这个他们称之为“星际窃贼”的人了。

他们在外面等着我冲出去。他们的思路与我不谋而合——现在，他们已把我的出路堵死了。我必须迅速作出决定——而且是要作出正确的决定。

出路只有两条：通过货场大门或通过百货大楼。大门已堵住了，根本无法冲出去。百货大楼也许还有其它出口，值得一试。除此之外，别无良策了。当我作出这一决定时，我也完全清楚，他们那些人也必定与我有着同样的想法——英雄所见略

同嘛！我可以想象，那些警察正在迅速分散开来，布置到大楼各出口处。一想到这里，我不禁不寒而栗，毛骨悚然，同时也使我不胜恼怒——竟然还有人比我棋高一着！难道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吗？这种念头使我大为沮丧。好吧，就让我们试试看吧，我也不会便宜他们！我绝不能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抓到，我绝不能束手就擒。何况，总还可以想想办法，碰碰运气嘛！说不定还能绝处逢生呢！

首先，我采用了“声乐击西”的策略。我发动引擎，向大门慢慢前进；当车子正对大门时，我设法固定好方向盘，自己立即从东门里跳出来。无人驾驶的空车子直向在门外冲去，而我却往回快步跑进仓库。一进入仓库，我就迅速行动。这时，我听到背后的射击声、撞击声、呼喊声、警报声等混成一片。这当然也是意料之中的。

通往百货大楼的门上都装着弹子锁，还配有一种老式的警报器。我只要花一秒种就可以切断警报器的线路，但我已没有必要那样做了。我用万能钥匙打开一扇门，用脚一踢，立即跑进了百货大楼。我并没有听到警报声，但我清楚地知道，在大楼的某一处，电子监视室必定显示出已有人破门而入的信号。我用100公尺冲刺的速度向前面的一道门跑去。这次过门前，我先切断了警报器的线路。一出门，我又立即把门锁上。

一边逃跑，一边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当我跑到店员进出口处时，我的肺都快要炸了。好几次，我看到前面警报信号闪闪发光，我不得不改变方向，走不同的过道。真运气，在我改换过道时没有被发现！有两个穿制服的人站在我要出去的门口。我尽量紧贴墙壁前进。当我离开他们仅20英尺时，我丢了一颗毒气手榴弹。我发现他们都戴着防毒面罩；但当我走到过道尽头时，他们还是都颓然倒下了。有

一个人横在门当中。我把他向旁边一拖，把门开了一条狭缝向外张望。

离门 30 英尺，探照灯光正在搜索。当灯光向我这边扫来时，亮光耀眼，直刺我的眼睛。我立即伏倒在地上。自动手枪的子弹在门上打了一排洞。子弹把金属门打得砰砰直响，震耳欲聋。我还听到嗒嗒的跑步声。我用手枪向门外射了一排子弹。我故意瞄得略高一点，以免打伤他们。当然，这不可能阻止他们的前进，但至少可以减缓他们前进的速度。

10

他们开枪还击了，至少他们出动了整整一个追捕队。后面的塑料板壁上，也飞溅出大大小小的碎片，子弹在走廊里噓噓作响。我知道暂时没有人追上来，这儿有很好的隐蔽处。我紧贴地面，匍匐前进，以逃出火力圈。我转了两个弯，就可以站起来了。我双膝发抖。探照灯把我照得头昏眼花，眼前五颜六色，一片模糊，前面的情景只是依稀可见。

我继续向前运动，尽量逃离火力圈。我一开门，外面的警察就立即开火。很明显，他们一定接到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向大楼里跑出来的任何人开火！他们确实设置了一个极为严密的、水泄不通的包围圈。现在我的处境是：大楼里的警察将继续紧追我不放；如果我想跑出大楼，那就立即会被打死。我开始感到自己真的成了瓮中之鳖了。

突然，大楼里全部灯光大放光明，我顿时呆住了。我发现自己已接近农产品陈列室的墙壁了，陈列室对面有三个士兵，双方同时发现了对方。好家伙！连军队都出动了。这下他们是非抓到我肯罢休了！门的另一边是通道，还有一道上楼的楼

梯。我一步跳进电梯，按了降至地下室的按钮，而在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我又跳出了电梯。电梯方向正好背着追上来的士兵，因此，我必须在他们赶到电梯口之前走上楼梯，并转过第一层的平台，他们才不会发现我。这正是千钧一发之际。现在，他们还没有发现我，并以为我一定是乘电梯下地下室了。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仍占着上风。我紧靠墙壁，拼命顺楼梯往上爬。他们的呼喊声、警笛声此起彼伏向地下室方向追去。

但就在那一队笨蛋中，有一个家伙挺机灵。当其他人被我的行动所迷惑而向地下室追去时，我听到他却慢慢地向楼梯走上。我手边已没有毒气手榴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任何其它办法可想，只有赶在他前面不断向上爬，并不能弄出一点声响。

他慢条斯理地稳步向上爬，步伐坚定沉着。我则在他的前面，蹑手蹑脚地往上爬——两只鞋子挂在脖子上，光穿着袜子。他沉重的皮靴在金属制的楼梯上发出了单调粗厉的刺耳声。

当我刚要开始爬第五层楼时，一只脚才抬起……

只见从上面走下来一只皮靴——这种上下夹攻的形势，使我处于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我看到一扇通走廊的门，就立即开门溜了进去。走廊很长，两边都是一模一样的办公室。我向前猛跑，希望背后那扇门打开前能转个弯。但走廊长得似乎没有尽头；我立即意识到，我已经来不及逃出走廊了。

我像一只老鼠在寻找可以躲藏的洞——但却没有洞。办公室的门全都锁着，每扇门我都试了试。我知道，我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我身后的走廊门打开了，尽管我连头都不敢回过去看一下，我也可以下意识地感觉到，枪口正对着我向我逼近。正在这时，我打开了一扇办公室的门。我立即溜了进去，随即反手把门锁上。在阴影中，我背靠着门，像一只被追赶得

筋疲力尽的猎物，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房间里的灯一下子亮了。我看到有一个人正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对着我微笑。

11

人的神经所能经受的惊恐程度是有限的，而我现在已达到了这个极限！他开枪打死我也好，还是请我抽烟也好，现在我都已不在乎了。我现在是山穷水尽，事败人亡了。但这个人既没有开枪，也没有请我抽烟，而是递给我一支雪茄。

“抽一支吧，迪格里兹。我想，你抽的正是这种牌子吧！”

人的身躯只不过是习惯奴隶而已，即使死到临头，它还是受着习惯的支配。我的手不自觉地伸出去接了雪茄并放在嘴上猛抽起来。与此同时，我双眼一直死盯着写字台后面的人，等待我的末日随时到来。

我的这种不祥的念头也许在脸上表露出来了。对方指了一下旁边的一张椅子，并把双手搁在桌上，故意让我看清楚他手里是空空的。但我却仍紧握手枪，枪口对准着他。

“坐吧，迪格里兹，把枪放下。我要杀你你早就完了，何必花这么大的周折把你引到这个房间里来呢？”当他看到我脸露疑色时，他双眉向上一挑，表示大为惊诧。“你以为你是偶然闯进这个房间的吧？”

确实，甚至在这生死未卜的危急关头，我还是这么想的。我智穷力竭，狼狈不堪。我深知自己目前的不利处境。他们智胜了我，他们击败了我。现在，我唯一的办法是君子认输，不要无赖。我把枪朝桌子上一丢，就坐到他指给我的椅子上。他的手随便一搂，把枪干脆利落地拨进抽屉，自己也似乎松了一

口气。

“ 刚刚你那样子真吓人。看你站在那里，眼珠转来转去，还把这家伙对着我。”

“ 你是谁？”

对我这个卤莽的问题，他莞尔一笑。“ 唔，我是什么人，这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我所代表的那个组织。”

“ 别动队？”

“ 你说对了！警察别动队，你也绝不会把我看作普普通通的地方警察吧？是吗？他们接到命令，只要一见到你，就开枪打死你。只是在我告诉他们应怎样抓住你，他们才让我们别动队接替了追捕你的任务。在这座大楼里，就有我的部下，正是他们把你赶到了这儿。那些地方警察的手痒得很，老是想开枪。”

他说得那么傲慢，听起来真叫人寒心。但他说的倒是实话。他们追逐我，而我就像是一个 M 型的机器人。我所走的每一步，他们早已给我编制好了程序。桌子后面的老家伙——到这时我才发现他已上了年纪了……对我真可说是了如指掌。现在，一切都完了，这场戏也该收场了。

“ 好吧，侦探先生。你既然已把我抓住了，也就没有必要再幸灾乐祸了。下面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作心理纠偏治疗也好，神经切片也好——或把我枪毙！”

“ 不，不，不，我是想请你参加我们的别动队！”

这未免太荒唐可笑了。我哈哈大笑起来，几乎笑得从椅子上滑下来。让我詹姆士·迪格里兹，一个星际窃贼，去当警察！这不是太荒谬了吗？他不动声色地坐在那儿，一直耐心地等着我笑声停止。

“我承认，这件事粗看起来确实有点荒唐，但如果你仔细想一下，你就会意识到，在我们整个宇宙世界中，谁能比贼更能捉贼呢？”

他这话也确实有点道理，但我不能为了换取自己的自由而出卖我的同行。

“很有意思，但我不想为了自己活着而出卖别人。你也知道，即使我们窃贼，也有我们自己的规矩。”

这话使他大发雷霆。他站起来，看上去比坐着时身材要魁伟得多。他在我面前挥了挥拳头——那拳头竟有鞋子那么大。

“你的蠢话倒很像惊险电视片中的陈词滥调！你一生中根本就没有见过其他窃贼，这你自己也知道得清清楚楚！要是你真的碰到了你的同行，只要对你有利，你就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他！你生活的哲学就是个人主义——再加上你生活中所需要的刺激。你为能为他人所不能为而感到兴奋！不过，这一切现在都该结束了。你也最好能及时认清形势。你不应该再继续做好逸恶劳、穷奢极侈的星际花花公子了。但有一件工作你可以做，这件工作需要你全部的特殊天才和才能。你杀过人吗？”

他讲话态度的变化，使我一时丧失了警惕。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没……没有，我没有杀过人。”

“很好，你没有杀过人，但愿你高枕无忧。你没有杀过人，这一点我在这次行动之前查阅过你的档案。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你会加入我们的别动队。我也相信，你会乐于追捕另一类罪犯——危险的杀人犯！”

他的确说得顺理成章，令人信服。我只能提出另一个论据，

以作最后的挣扎。

“如果别动队知道你雇佣了一个未经改造好的罪犯，那他们会怎么样呢？明天早晨我俩将一起被拉出去枪决！”这次，轮到他放声大笑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地方，因此，我对他不屑一顾，一直等他笑完。

“首先，我的伙计，我就是别动队——而且，我还是别动队的头儿。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哈罗德·彼得斯·莫斯基普，你听说过吧？”

“不是那个莫斯基普吧，他——”

“就是那个莫斯基普，那个永远也抓不到的莫斯基普。是他，中途抢劫了法西蒂翁2号宇宙商船，还有其他种种买卖。我想，在你虚度年华的年轻时代，一定从报纸上读到过我的许多辉煌业绩吧！我也是像你现在这样被招募到别动队里来的。”

他把我彻底击败了。他一定看到了我的眼神，因此，他发出了最后的有力一击，粉碎了我最后一根精神支柱。

“你知道我的部下都是些什么人吧？我不是指那些警察技校的毕业生，就像楼下的那些笨蛋。我指的是我们别动队的正式成员。正是他们这些人计划了这次追捕行动，参与了这次活动的准备工作，并亲自参加了追捕和监督这次计划的顺利执行。他们原先也都像你一样，是窃贼，全部都是窃贼！他们原来的事业越成功，在别动队时的工作就干得越出色。我们的宇宙世界，无边无际，喧嚣不安。对其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你是怎么也不会相信的。我们只招募那些有成就的杰出的窃贼！”

“你同意了吗？”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使我没有考虑的余地。否则的话，我也许还会与他争辩一通。但，在我思想深处，我早就下定决心。我喜欢这种工作，我不可能拒绝这么好的一个差使。

在我心里也升起了一股暖流。人类性喜集群，这一点我也很清楚，即使好几年来我一直试图否认也没有用。

我将继续干在这茫茫的宇宙世界里最孤寂的工作——只是不再是我一个人单干了！

仙女座星云

在蛇夫座距地球最近的一个恒星的行星系中，唯一有居民的行星——泽尔达，很久以来就通过巨环与地球和其他世界通话，突然，它沉默了，70多年无声无息。地球派出第 37 恒星考察队乘坐“坦特拉”号飞船，前往泽尔达，以便就近了解这位邻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经过七个地球（四个绝对年）的漫长旅途，飞船距泽尔达只有 3000 万千米了。这颗行星设在天然卫星上的空间站，终于出现在立体电子望远镜的镜头之中：在血红色阳光的照耀下，一座巨大的扁平形玻璃建筑物闪闪发光。大厅中，姿态各异的宇宙人全部僵立在自己的位置上，凝然不动。

“他们死了，冻死了！”队长艾尔格·诺尔惊呼道。飞船上，14 双眼睛轮番扫描这座透明的坟墓，大家发出一片沉重的叹息声。空间站毁掉后七十年没有恢复，这意味着行星上发生了重大灾难，也意味着飞船不可能从行星上获得所需的反介子燃料和任何补给。面对泽尔达空间站发出的死亡信息，飞船上的 14 双眼睛，默默地转向艾尔格，无声地询问：怎么办，队长？艾尔格出生于第 35 恒星考察队的一艘飞船上，母亲是一位天文学家。他一直在父母身边成长和接受教育。这支考察队回到地球上的时候，他已经 18 岁了。人们把他学会驾驶恒星飞船的技艺和担任宇航领航员的职务算作成年的标志。他虽然年轻，却比飞船上任何成员都熟悉宇宙航行。此刻，他面色苍白，仔细地观察着泽尔达浅黄色的大气层。透过大气层，隐约

可见大陆上山峦起伏，海洋中波涛翻滚，他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说：“我们应当继续下降并穿透大气层，也许还需要着陆，我征求大家的意见。”只有一位胆怯的天文学家反对。

飞船开始减速，逐圈地谨慎下降。在螺旋线降落轨道的第六圈上，开始出现大城市的轮廓。这是行星黑夜的一面，到处漆黑一片，没有一丝灯光。艾尔格拉响警笛，惊心动魄的哨叫声响彻这无底深渊的上空，依然毫无反响。“坦特拉”号来到行星白天的一面，下面依旧是一片毛绒似的黑暗。冲洗出来的照片表明，这个星球的表面，覆盖着一张黑色罂粟花构成的巨大的黑地毯（只有这种植物适于在放射线下生长），偶或一见的城市街道、钢铁构架则像一些散乱的骸骨。

经过认真检测，结论出来了：除了放射性较高外，这个星球的空气成分、温度、压力等数据均属正常。

“可怕的悲剧！”考察队的生物学家埃翁·塔勒心情沉痛地说，“造成灾难的元凶就是放射性衰变。它的危险在于不知不觉的积累。起初，生理上可以承担，继而，开始发生退化性遗传，接着，停止生殖后代，最后，毁灭性的悲剧就来临了。”考虑到也许会有幸存下来的居民需要帮助，飞船将自己的飞行轨道由沿纬度方向改变成沿经度方向，仍然一无所获。飞船不得不抛弃这颗死寂的外星，沿展开的螺旋线逐渐远去。按原计划，如果泽尔达发生意外灾难，将由二级恒星飞船“阿里格拉布”号在行星 K - 2 - 2K - 88 的轨道是与“坦特拉”会合，补充反质子燃料。现在，“坦特拉”号把航向对准那个无人居住的星系。那里四年前曾抛下弹形航标站，“阿里格拉布”号应当在那里等候着。这有 15 个月的路程。其间，除值班人员外，全部乘员都可以入睡。在这样的宇宙航行中，大家的睡与醒都由药物控制，或者连续工作几十小时，或者连续睡眠几个月，

根据航行的需要调整。在空间航行中。只留下两个人值班，他们可以替换休息，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唤醒其他人。现在，由队长艾尔格和初次参加恒星考察队的年轻女领航员妮莎·克利特值班。妮莎是一位红发的漂亮姑娘，五年前，她就爱上了充满精力和智慧、总是镇静如山的年轻队长艾尔格。而艾尔格的女友则是地球上的一位历史学家。这一班是三个月，他们已单独在一起两个月了，这使妮莎感到非常幸福。为了使艾尔格休息好，她已经连续 100 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在艾尔格的严厉命令下，她才答应在原来工作的位置上小憩一下。

行星考察的平均时间是 10 年 - 15 年，即使不发生意外，这样长期的压力也够一个考察队长承受的了，何况，遇到了泽尔达这样毁灭性的灾难还不算完，现在飞船已经绕预定会合处的行星飞了五圈，还不见“阿里格拉布”号的影子。按预算，它早该在三个月前即到达此处。他综合分析了各种情况、各种数据，断定这艘补给飞船已经失事，不是被毁就是遇到意外的干扰偏离了航线。而今想飞回地球或其他基地所需的时间远远大于人类的寿命极限——170 年，实际上等于延期执行的死刑。待到妮莎睡醒，用过电浴和波浴回来，他命令她开动起床音乐和灯光，叫醒所有乘员。他简短地通知了当前情况，整个考察队表现得很好，没有发出一声绝望的嚎叫，连那位胆怯的天文学家也没有惊慌失措，按照宇航员间的风俗，他们在屏幕上映出事先保留的“阿里格拉布”号全体七名乘员的照片，开了一个朴素的追悼会，向死者致以最后的敬礼。然后，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作出决议：飞返地球。此刻，距太阳大约还剩六个地球年的路程。这期间，反介子燃料不允许有任何浪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下一组人员开始值班，这一组里有第二次参加考察队的领

航员皮勒·林、天文学家英格莉德·古特拉和自愿与他们在一起的电子工程师贝尔。

突然，航线正前方出现了一团质量大、密度高的物质，以它的巨大的引力场干扰着“坦特拉”的飞行，领航员不敢改变精确计算的航线，降速可以抵消飞船内重力的增长，但速度降低太多后，再没有足够的燃料来重新取得加速度，则更加危险。几次降速，未能缓解险情，皮勒·林动用了反介子发动机作紧急制动。飞船剧烈颤抖，惊醒了酣眠中的艾尔格。他意识到情况紧急，跌跌撞撞地跑进中央操纵室，命令打开红外装置，停下发动机。前方屏幕上出现了一颗发射着暗红色光线的巨大星球。“啊，我真糊涂！”皮勒·林悔恨地道：我一直以为我们处于一团黑云的附近……”“铁星！”英格莉德惶恐地喊道。他们的确遇到了铁星——宇航员的灾星。

地球上的巨环外层空间站主任达尔·维切尔因患上了人类最严重的一种职业病——对工作和生活漠不关心，他的职位将由黑人后裔穆文·马斯接替。为了养病，达尔必须去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他准备到他亲密的女友，历史学家薇达·孔格那里去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他不无痛苦地了解到，薇达爱着第37恒星考察队队长艾尔格·诺尔。

今天，他将要同新主任一起主持自己在职的最后一次播送。宇航委员会遵循惯例：对各类行星播发的消息，总是请美丽的妇女宣读，以便提供一个地球居民的典型概念。薇达正是这样的人选。她惊人的美丽和娴雅的风度，使有幸一睹芳容的人无不倾倒。委员会慧眼识人，选中薇达担任这次播送的播音员。

预警音乐悠扬地响起。全体人员进入深处岩石层中的地下室大厅。想到即将在广袤无垠的太空打开一扇窗口，人类将与其它世界上自己的兄弟在思想上和知识上沟通起来，他们个个

激动异常。最后的钟声威严、浑厚地响起，达尔拿起穆文的手放在圆形手柄上，穆文略一用力将手柄推到底，全球 40% 强大电站的所有能量都送到赤道 5000 米高的山顶上浓缩成一团火球，猛然腾空而起，蔚为壮观。由联接各个仪器的导线组成供外层空间站播发和接收用的稳定通道。薇达仪态万千地站到屏幕前面，看不见的强烈光线从上方直射下来。她以音乐般悦耳的声音开始了关于地球人类历史的简要介绍。她的声音和形象要经过 13 年才能传到遥远恒星的行星上去。

播放结束不久，大家正在休息。忽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景深难以想象的图象，是天鹅座转播的南天星座杜鹃座厄普西龙（ ϵ ）的图象。推算起来，这些图象传到地球需走过 300 光年。先是铜铸般的山峰，山下荡漾着浓稠的紫水晶般的海水。岸边矗立着一座美艳迷人的玫瑰色女人塑像，接着出现了壮丽的建筑、豪华的大厅，对对男女翩翩起舞，他们的皮肤一律像玫瑰花一样红艳，每一位都够得上地球人理想中的美人。舞蹈停止，一位光彩夺目的姑娘走到大厅中央，高擎双手，指向明亮的星空，左手食指上出现一个发光的蓝色小球。她抖掉小球，面对观众张开双臂，十分激动，好像要拥抱某一个看不见的人，就这样静止不动了。穆文·马斯从来不曾恋爱过，红皮肤姑娘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多么热切地希望克服那 300 光年的骇人距离呀！

再说艾尔格的飞船，从所余燃料看，无论如何努力，也逃不出铁星的巨大引力了。全体成员一个个地出现在中央操纵室，飞行速度愈来愈低，航线愈来愈弯曲。“坦特拉”的命运不言而喻了。突然，一声凄厉的哀号把大家吓了一跳。又是那个胆怯的天文学家，绝望与恐惧使他的面容丑陋不堪。艾尔格鼓励大家：现在还不是绝望悲观的时候。“坦特拉”可以围绕行星

飞行，变成它的卫星，燃料还够降落和发出呼救信号用。

考察队员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工作，仪表前一片紧张忙碌的景象。天文学家和格莉德很快测出铁星有两颗行星，外层行星极为寒冷，而且表面可能罩有一层毒气。看来，不宜停靠。“坦特拉”继续逼近铁星，经过一阵紧张的观察计算，铁星的各项数据也列出来了：质量相当于 432 个地球，大气层厚度为 1700 公里，氮氖大气层中有氧，有水气，气温为 20 度……总的来看，这里的环境与地球相似。只不过这里的重力是地球重力的三倍。突然，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十分明亮的光点，既不像露天矿藏，又不像陨石。在飞越这颗黑行星的第二圈时，飞船投下了一台电视发射机。从所摄的图像中，终于分辨清楚了这是一艘地球的恒星飞船。它毫无损伤，处于正常降落状态。

艾尔格建议将“坦特拉”降落。飞船带着呼啸声，俯冲下去。强大的探照灯打开了，飞越一片神秘莫测的黑色海洋之后，飞临那片发现飞船的平原。在聚光灯的照射下的那艘飞船闪闪发光，像崭新的一样。离它不远，还有一巨大的飞碟，它倾斜地竖立着，一部分埋在土中。然而，对于“坦特拉”刺耳的尖啸没有一丝反响。宇航员们像往常降落时一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半卧休息，但仍然如大病初愈，站不起身，巨大的重力在压迫着每个人。经过六年的太空漂泊之后。每一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要以双脚去接触坚实的土地。八个探险家终于跌跌撞撞地跨出了舱门。来到那艘飞船的下面，才发现，船体表面早已斑驳陆离，舱门象黑黝黝地洞口一样四敞大开，门下安放着小升降器，这些金属物上缠绕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升降器还能开动，他们一起进入了这艘陌生的飞船。原来，这就是 80 年前失踪的恒星飞船“帆”。那是在访问织女星的归途之中，地球上接到了“帆”的呼救信号：“我们离开织女星 26

年……足够……我们等待……再没有比——美丽的……多么幸福呀！……”从此，杳无音讯。经过一番检查，发现氧气还没有用完，水和食物尚可够几年之用。最令人惊喜的是，飞船上保留下来的反介子燃料和行星离子燃料，可以保证“坦特拉”号从这颗沉重的行星起飞，一直飞到地球。由中央操纵室内录音机中取出的飞行日记磁带得知，当“帆”越过织女星行星系边沿的宇宙冰带时，被撞坏了。船尾的洞被顺利修复，而发动机精确的调节系统经过 20 年的奋斗已无法修复，只好停用，借助惯性飞行。五年后，落入铁星系内。在这里遇到了那个奇特的飞碟，人们开始一个一个地失踪，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了。飞行日记磁带录下了他最后的遗言：“同胞们，如果你们找到了‘帆’，我警告你们，千万不要离开飞船。”

大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受到神秘的威胁，但不离开飞船只能等死。他们决定，在搬运燃料时修筑一条直通两船之间的双重保护屏障，利用辐射线和高压电来保护自己。他们改造了两台自动小车，克服行星的巨大引力，艰难地工作着。过了两天，怪事出现了。异常迅猛的龙卷风切断了高频电流导线，“帆”上高照的聚光灯倏然熄灭。黑暗中出现了环形和 8 字形的火光，像星星一样向前延伸。这使已经躲入监视塔的人感到全身神经和眼睛像针扎一样的刺痛。他们猛然开亮监视塔上的聚光灯，一瞬间，人们恍惚看到一个怪异的黑团闪电般地缩回了触手。他们明白，自己受到一种电磁铁的打击。这就是进攻“帆”的武器，是一种水母似的怪物。队长把大家召集到一起，采取了应急措施。他们利用行星发动机以长达 300 米的火焰流在石质平原喷射，将路上的一切扫除干净，终于将反介子燃料装载完毕。

他们以冷藏的鲜肉为饵，将两具水母似的怪物诱捕到一个

可以密封的罐子里，准备带回地球。接着，他们又用气割刀切割那只奇异的飞碟，结果，受到十字架形怪物奇异的电击，多亏妮莎挺身庇护，队长才幸免一死，而妮莎却陷入长期的昏迷状态。

“坦特拉”走飞了，迅速远离这颗凶险的行星。他们开始放映从“帆”中取出的录像带，他们看到，地球人自愿在飞船中禁锢45年，为的就是一睹织女星的娇容，期望在此与外星人相遇。然而，逼近之后才发现这是一颗蓝色的太阳，这里喷射着热气和火焰，也熔化了人们传奇式的幻想，艾尔格钦佩“帆”上的无名英雄，但他无心把录像看到底。此刻，妮莎的生命完全维系在每隔120秒才有一次的心搏之中，虽然在富氧的状况下，这不等于死，但也不等于生，只能说，这是生的希望。他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妮莎的有机硅透明罩前。在明亮的粉红色光线照耀下，她安详地沉睡，浑身起伏的波峰浪谷，令人不由不惊叹，大自然竟然能够创造如此精美的造物，真是奇迹。艾尔格意识到，自己和妮莎等人向新世界的探险，决不仅仅是为了发现某些新星、外星人，而是人类沿着整个银河系有意识地一步一步前进，是知识和生命美的胜利进军。一定要救活妮莎，一定要继续前进。

经过长期寂寞的飞行，“坦特拉”终于进入了可以收到通过大气层弥散传递的地球全球网络节目的无线电波区域内。他们的呼唤达到了地球。全体乘员集聚在接收机前，一步也舍不得不离开。在与故乡地球中断了13个地球年或9个相对年的联系后，即将回生活中去，谁不是心如潮涌呢？但是，按照返航的程序，他们只能先在海王星的一号卫星上着陆，这里设有恒星飞车站，探险家们在这里将接受五周的检疫，与其他人完全隔绝。这是为了确保其他星球上的病菌不致在地球上传播的

必要措施。

五周后，海卫一飞船站主任通知艾尔格可以起飞了。同时委托他带上行星飞船“阿玛特”号的六个人。这六个人立下了殊勋。他们潜入练狱——冥王星的底层，在飞舞的氨雪中穿行，冒着随时撞上巨大冰峰的危险，在一个山脊上发现了几乎全部毁掉的建筑物遗迹。

“坦特拉”轻巧地脱离海卫一，沿着一条巨大的弧线迅疾飞行。他们收到地球上播发的节目——地球正在庆祝战胜黑暗铁星和冥王星的胜利。音乐家们演奏着为欢迎“坦特拉”和“阿玛特”谱写的抒情曲和交响乐。火星、金星和小行星上空间站也向飞船吹呼。终于，接收到来自宇航委员会控制台的命令，准许“坦特拉”降落到北非的哈姆拉航天基地。

新上任的外层空间主任穆文·马斯的头脑中怎么也甩不开遥远天体上那位红肤姑娘的情影。如果能够完成一项科学革命——战胜时间，掌握在任意时间内跨越任意空间的本领，那时候，不仅我们的银河系，其他一些星系也将近若比邻。当他得知边缘科学院的数学物理学家雷·鲍兹关于战胜时间的一个设想后，喜出望外，完成这项设想需要进行巨大规模的实验，必须利用外层空间站，必须动用全部地球能量，而且还必须建造特殊的实验装置。这种实验是有危险性的，很可能出现意外的结果。实验没有得到宇航委员会的批准。他们两人决定，无论担多大风险，也要把实验进行下去。经过长时间的准备，经过在西藏一个平坦的山顶装置上开始了这项实验。不幸实验失败，一道闪电将山峰整齐地削去一块，形成陡立的悬崖。穆文·马斯被震昏，雷·鲍兹肝肠外溢，生命垂危，后经抢救脱险。更严重的是参加实验的第57号卫星完全毁灭，上面的四位科学家无一生还。

“坦特拉”脱险，即将回到地球的消息传来。薇达激动不已，她既为艾尔格的生还高兴，又为即将与之分手而惆怅。由于各自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她已下决心斩断和艾尔格之间的情丝。“坦特拉”回来后，科学家们模仿铁星上的环境，激活了禁锢在罐内的水母，对其进行物理、化学、生物的多项实验。由此找到了妮莎致瘫的原因，使妮莎重新获得欣欣向荣的生命。

薇达因等候“坦特拉”归来，没能参加一次重要的考古工作，既已如此，她便自愿留在医院护理妮莎。她与妮莎外貌十分相似，两人很快就互相信任，亲如姊妹了。艾尔格得知薇达要与自己分手的决定，理智上他明白自己与薇达的生活轨迹愈来愈远，是该做出决断的时候了；感情上却依依不舍，总是觉得若有所失。面对现实，他终于还是决定把过去的感情作为一段美好的回忆封存在心灵的深处。

宇航委员会召集全体成员会议。会议过程通过强大的电视播送机向全球播发。在介绍了自上次大会以来人类在宇宙空间研究方面的进展，讨论通过了一些需要广泛征求意见的提案后，审理了穆文·马斯擅自进行，造成重大伤亡一案。委员会考虑到实验动机的无私性和实验给空间探索提供的启发与教训，决定从轻处理肇事人，穆文·马斯最后只受到免去外层空间主任职务，并禁止在地球重要单位中任职的处分。委员会最后讨论派出第38恒星考察队的问题。主席首先发言：“每一个恒星考察队都是长期构思的珍贵理想，都是多年精心编织出来的新希望，都是伟大攀登途中的新阶段。第37考察队在黑行星发现了巨大的碟形飞船，这种结构的恒星飞船在我们地球的科学发展和知识水平上，是建造不出来的，在与我们交换信息的银河系那些世界上也未曾见过。毫无疑问，它来自河外星系。

派遣专门的考察队到这颗行星上去，研究那艘飞船，其重要性就无需解释了。”

接着，主席又放映了不久前收到的另一天体的智慧生物发射的图像。这些图像是他们的考察队直接从波江座阿尔法星系中拍摄的。大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耀眼的新绿，绿色的山峰，绿色的海水，有股清新之气沁人心脾，紫水晶般的天空中源源不断地喷洒下了大量金绿色的光线，美不胜收。主席介绍说：“这个星系有两颗孪生行星，那里大气的厚度、成份、含水量都与地球类似。从图像上显然可见，不存在高级生命和改造自然的痕迹。这很可能成为地球居民的新世界，到达双星需要 75 光年，我们新造的恒星飞船‘天鹅 7 号’刚刚可以达到这个从未达到过的距离。”

达尔·维切尔建议派遣三个考察队，同时飞往三个方向，第一个飞往铁星的行星，第二个飞往波江座奥未克伦，第三个考察队的任务是考察这一星系中一颗蓝色的白矮星。这颗恒星物质的平均比重超过地球上最重金铋的密度 2500 倍。如能在近距离内探明其引力、电磁场和产生重化学元素的过程，将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太阳的近邻、天狼星双星中也有一颗类似的白矮星，但这颗星球周围布满了致命的交织流星流，飞船无法穿越。如能探明前者，即可推知后者。

委员会秘书提醒大家。反介子燃料只够两艘飞船用，在不破坏经济的条件下，需要十年才能再准备出作一次飞行的燃料。达尔·维切尔建议向全球居民呼吁：请每人将娱乐性旅游延迟一年，停止从金星和火星上运来宝石和珍奇植物等等，将节省下来的能量用于燃料制造。所有坐在委员会大厅中的人都站了起来，举起了左手，这是公开表示完全赞同发言人意见的一种姿势。

这一决定很快付诸实施，飞往铁星行星与考察白矮星的飞船已先后出发。终于轮到“企鹅”号起飞了。这个庞然大物，身披银灰以的热防护层，文文静静地站立在莽莽苍苍的平原上，年轻而俏丽。谁能想象得出，它将来返回地球时，细小流星冲击的爆炸将在它的外壳上留下无数坑坑洼洼的疤痕，使它遍体疮痍。然而，现在欢送他的人们之中没有谁能活到它返回的那一天，到那一天还有 172 年，而对考察队来说则只有 80 年左右。

薇达、孔格、达尔·维切尔、穆文·马斯都赶到现场欢送，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复杂：探险家们是在为人类的未来开辟壮阔的道路，他们的生命也将步入未来；对于留在地球上的人们，这一辞别则意味着永诀。飞船验收委员会主席向再一次被选为恒星飞船船长、波江座阿尔法考察队长的艾尔格·诺尔报告一切就绪。一位验收委员会成员将镶有全体考察队员照片的青铜薄板签上自己的代号后，交给了艾尔格。最后，考察队员们与欢送者合影，留下给故乡星球的最后纪念。

中央控制塔台上的无线电导航天线快速旋转，向四面八方发出飞船即将起飞的预警信号。人群迅速后撤到安全地带。突然，飞船发出一阵狂风骤雨似的呼啸，这声响在广漠的平原上久久回荡，有如亲人间诀别的呜咽。哀鸣声骤然而止，代之以飞船四周炫目的火墙，随之，一切消逝，只留给人们一片沉寂和空白。这时，雷·鲍兹才气喘吁吁地赶到，十分惋惜地说：“刚才接收到来自仙女座星云的图象，其中的碟形飞船与艾尔格他们在铁星的行星上发现的完全一样。可惜，他们没有等到今天这个消息，他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了！”“他们会知道的！”达尔·维切尔坚定地说，“我们向能源委员会申请一次特殊的播送，‘天鹅’号在 90 小时内还能听到我们的呼唤！”

黑 暗

华达士比别的人接受这自然现象的现实稍为慢点，只有到了第二天，当每个人都在对天色越来越黑、光线越来越暗议论纷纷时，他才承认这是真的。有个老太婆在大声喊叫，说世界要到末日啦。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提出抽象的解释，混杂着从报纸看来的科学评述。他仍照常上班。往日高高在上的上司，现在也站在窗前，跟人侃侃而谈了。大多数雇员都没有来上班。巨大的办公室里摆满了桌子，大部分都是没有人坐的，这就说明了事态严重的程度了。

那些经常留意天气的人首先注意到，阳光似乎稍为弱了点，房屋和物体都被越来越多的阴影包围起来。最初他们以为这是一种视觉幻象，但当晚甚至连电灯也暗弱无光了。妇女注意到水总是煮不到沸点，食物又生又硬煮不熟。无线电广播了各种各样的见解，还引述了权威人士的意见，它们都是含含糊糊、互相矛盾的。这使得神经质的人们惊慌失措，火车站和汽车站挤满了离城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该往哪儿逃。时事新闻节目说，这种现象是全球性的，但华达士对此表示怀疑。

不过，最后收到的一些电报都是肯定的：阴影在迅速扩大。有人划了一根火柴，于是试验便开始了。人人都作过这些试验：他们会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打着一个打火机或拧着手电筒，注意到光亮大不如前。灯光不再像以前一样照亮房间。这不可能是全球性的视觉衰弱啊。竟然可能伸手指进火里去而不烧伤它们呢。很多人都吓坏了，但华达士并不是这种人。他在4点钟回

家，这时已经得把灯点亮了。它们却发出很少光——看去活像一些红色的球，危险信号。在他经常去吃饭的餐馆里，他只获得供应冷冰冰的三明治。店里只有店主和一个女侍应，她后来也走掉，慢慢地穿过暗影步行离去。

华达士并没有什么困难就回到了他的寓所，他早已习惯很晚回家，连走廊的灯也不必去拧着的。电梯不动，于是他从楼梯走上四楼。他的收音机只发出古怪的声音，也说不清是人讲话还是杂音。打开窗门，他面对着成千上万暗红的光点，那是巨大的大厦的灯光，大厦的轮廓迷濛地挺立在无星的苍穹下。他走到电冰箱旁，喝了一杯牛奶；马达已不再动了。看来水泵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他把浴缸塞好，放满了一缸水。他寻着自己的手电筒，走遍了他那层小小的公寓，在暗弱的光线中焦急地找寻自己的东西。他把奶粉、麦片和苏打饼干的罐子和一盒朱古力，放在厨房的桌上，然后关好窗子，把灯熄掉，躺在床上。当他认识到危险的现实时，一阵寒栗流遍了他的全身。

他睡得很不安稳，尽作恶梦。隔壁公寓的一个孩子在哭着，要他妈妈把灯拧着。他惊醒过来，用手电筒抵住手表，他才看出原来已是早晨 8 点钟了。他把窗门打开，外边差不多完全一片漆黑，你可以看见东边的太阳，又红又圆，就好像是隔在一块厚厚的黑玻璃后边似的。在街上人们走过时朦胧的形象，活像是些剪影。华达士好不容易才洗了脸，他走进厨房，和了些奶粉，吃了点脆饼干。习惯势力总令人想起了自己的工作，他这才意识到没有地方可去了，这使他回忆起小时候被人关进衣柜时感到的那种恐怖，那儿空气不足，而且黑暗迫人。他走到窗前，深深地吸了口气。太阳如红色的盆子高悬在天空黑暗的背景上。华达士无法协调自己的思想；黑暗一直令他感到好像在奔跑求救。他握紧拳头，反复对自己说：“我必须保持镇定，

保护自己的生命，直到一切都回复正常。”

他有一个已婚的妹妹，住的地方隔这儿有三个街口。

一种想同别人联络的迫切感使他决定到那儿去，尽自己办法去救助她一家人。在黑暗的走廊里，他利用墙壁作指引。在走廊的一边，有个男人焦急的声音在问：“哪边是谁？”

“是我，公寓三一二号房的华达士。”他回答。

他知道对方是谁，那是个衰老的男子，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

那男人请求道：“求求你，讲给我妻子听，这黑暗就要过去的；从昨天起，她就一直在哭，孩子们都吓坏啦。”华达士慢慢地走过去，那女人准是站立在丈夫身边，在默默地抽泣。他设法微笑了一下，虽然明知他们根本无法看到他的。

“不要担忧，太太，的确相当黑，不过在外边你仍可以看到太阳在那儿呀，没有危险的，它不会持续很久的。”

“你听到了吧，”那男人接口说，“那只是黑暗，没有人会受到损害的，为了孩子你得保持镇定啊。”从声音听来，华达士想象他们全都搂作一团。他保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走开。“我现在得走了，如果你们需要什么东西……”那男人说了声再会，一边在鼓舞着他的妻子，“不，非常感谢你了，它不会持续很久的。”

在门外的石阶上，他看不出一样东西，只听见从不同的公寓大厦门口传来谈话的片言只语，缺少了亮光使人们讲话更加大声，或许是一片寂静，令他们的声音听来更加清楚吧。

他走上大街，太阳高悬在天上，但却没有洒下任何一点光线，也许比下弦月还不如呢！不时有人在身边经过，有单身的，也有成群结队的，他们都大着嗓门讲话，有些在街上不平的地上绊跤时还开玩笑呢。华达士开始慢慢起步，用心辨认着

到妹妹家去的路。大厦暗红的轮廓模糊不清，伸手不见五指，他走得很慢，对那些从他身旁匆匆走过的人感到有趣，从某个露台传来了一只小狗呜呜的哀叫，在远处有哭声，慌乱的叫喊，人们在叫唤，有人在一边走一边祈祷。

华达士紧贴着墙壁走，免得别人碰撞他。他准已走了一半路程，停下来喘一口气。他的胸部起伏，猛吸着气；他的肌肉绷紧，而且疲倦了。他唯一方向的识别点就是那正在消失的太阳的一团暗污，有一阵他想象别人比他能看得见更多，但现在惊叫号哭声四起，华达士猛然回转身来，那抖动的红盆已消失不见了。黑暗笼罩一切，连大厦的轮廓也看不见了，他觉得迷失了方向。根本没有可能继续再往下走了，他只好设法回到自己的公寓去。摸索着墙壁，他认出了一些门口和商店橱窗，开始往回走，他的脚在行人道上拖沓着，满身大汗，哆嗦不停，全部意识都集中在回家的路上。

拐过街角，他听到一个男子讲着语无伦次的话，向他这方向跑来。可能是个醉鬼，在大声喊叫着。他粗暴地揪住华达士，而华达士则设法摆脱他，要他镇静点。那男子反而喊叫得更响，全是毫无意义地乱嚷。华达士不顾一切，一把掐住他的喉咙，将他推开，那人跌倒在地，开始呻吟起来。华达士向前伸出双手保护着自己，向前走了一段路。在他身后，那醉汉大哭大叫，痛苦呻吟。一道没扣好的窗门被风吹得格格作响。往日被收音机和汽车声掩盖住的各种声音，都纷纷从房子和公寓里传出来了。在黑暗中，他双手摸索，辨认出不同的标志，有铁栅栏的门口，住宅的围墙和它们的大闸门。他在石阶的第一级被绊倒，有人喊道：

“外边是谁？”

“是我，四楼的华达士。”

“你到外边去了？你看得见任何东西吗？”

“不，到处都看不清一样东西呢。”

一阵沉默，他慢慢走上楼梯，小心地移动着身子，他打开了门，躺倒在床上。

这只是一次暂短而焦虑的喘息，他无法松弛自己的肌肉，无法冷静思考。他慢吞吞地摸索进厨房，设法用刀子撬开手表的表面，摸到了指针，是11点钟，或者是快中午了吧。他在一杯水中和了点奶粉，喝了下去。门口传来了敲门声，他的心跳得更快了。那是他的邻居，问有没有水可以给孩子喝的。华达士告诉他储了满满一浴缸水，就跟他一起去带他的老婆孩子过来。他不再吝啬了。他们手牵着手，拉成一串，沿着走廊一步步走回来，孩子们镇定多了，甚至连那人的妻子，也不再哭泣，而在不断反复地说：“谢谢你，十分感谢你。”华达士把他们带到厨房，让他们坐下，孩子们紧紧拉住他们的母亲不放。他摸到了碗柜，打烂了一只玻璃杯，跟着找到了一个铤锅，从浴缸打满了一锅水，拿到餐桌来。他将一杯杯水递给伸过来摸索的手指，他无法在看见的情况下把杯子拿平，水都溅满了他双手。在他们喝水时，他想看看能不能拿点什么东西给他们吃。小男孩谢谢他，同时说他肚子好饿。华达士拿起那一大罐奶粉，开始小心地分点吃的。当他慢慢地打开奶粉罐，一匙一匙数着，用水调奶，他大声地数出声来。他们都在鼓励着他，叫他要小心点，还称赞他能干。华达士花了不只一个钟头来调奶和把奶定量分派给大家，这番努力，使自己确信还有点用处，这使他感到好受些。

其中一个孩子因什么有趣的事笑了起来，这是黑暗来临后第一次令华达士感到乐观，深信一切都最终会没事的。那以后，他们在他的公寓里长久地呆下去，设法交谈。他们会倚着

窗棂，搜寻远处的灯光，有时看到了，大家都热心得不得了，但发现的只不过是连他们也无法承认的骗人假象罢了。华达士竟成了那家庭的领导，他养活他们，带引他们走进那四个房间的细小世界，这些地方他就是闭上眼睛也认得出来的。他们在那晚9点或10点才手牵着手离去。华达士伴送他们，还帮助孩子们上床。在街上，绝望的父亲在大声呼喊，要求食物。华达士把窗门关严，免得去听见这种哀号。他所有的食物尚够养活他们5个人一两天。华达士留下来陪着他们，就住在孩子们房间的隔壁。他们躺在那儿聊天，他们说的话，像是他们生存和作伴的联系，最后他们都去睡了，头枕着枕头，活像沉船的水手攀住木头听着那些求救的哀号，他们却无法去救应。他们睡着了，梦见新的一天黎明，一个碧云天，阳光流洒进他们的房间，他们的眼睛如禁食得饥渴难忍，贪婪地饱餐着色彩。事实上并不是那样的。

华达士手表上的指针指出大约是8点左右了。其他的人开始活动起来，他们又手牵着手一串儿回到他的厨房去，吃他们俭朴的牛奶麦皮的早餐。孩子们撞着了家俱，在细小的客厅里迷失了方向，他们的母亲焦急地责备他们。他们一旦在扶手椅上安顿下来，又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好了。

他们又谈起了这怪现象产生的成因，虚构出种种原因和超越科学的假设。华达士鲁莽地评论说这种情况可能永远会继续下去。那女人又开始哭起来，这次要使她镇静下来可就难了。孩子们尽在问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华达士突然感到渴望要做些什么事；他站起来，要出去调查一下。他们都反对，认为那是危险而且没有用的。他得向他们保证他不会走出离大厦超过60尺，只到街角，他绝不横过街去。

出了屋外，他倚着墙壁，侧耳倾听。一阵寒风呼啸着穿过

电线，把地上的纸片刮得发出轻轻的响声。在远处传来了噪叫，一阵比一阵变得越来越强烈，还有别的声音，很多口齿不清的叫声。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紧张地等待着，然后走上几步。只有他的耳朵可以捕捉到那淹没在黑暗中的城市的脉动，他张开双眼或是闭上眼睛，都是同样的黑暗，没有开始也没有尽头。留在那儿静静地无所企待，实在太可怕了。

华达士感到鬼影幢幢包围着他，他几乎是奔跑着走向大厦去，一路上墙壁擦伤了他的双手，在石阶上又绊了一跤，这时有人吃惊地喊问：“外边是谁？外边是谁呀？”他气也喘不过来地回答了，三脚并两步地跨上楼梯，回到楼上去，他的朋友也互相碰撞着设法找他，怕他受了伤，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大笑起来，坦白承认他被吓坏了。

其余一整天时间里他们相互间谈了好久，描述着他们在干着什么事，这把他们联系起来的谈话最后停住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但都不约而同地同时抬起头来，倾听着，沉重地呼吸着，等待着一个不会出现的奇迹。

限了量分着吃，那盒巧克力也吃光了，还有些麦皮和奶粉，如果光明不早日恢复，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时间在流逝，又再躺下来，闭上双眼，千方百计去睡，他们都在等待着黎明把天光照亮窗子，但他们照常醒来，眼睛一点也不顶用，火焰熄灭了，炉灶冷冰冰，他们的食物也要吃光了。华达士分派了最后一点麦皮和牛奶。他们不禁担忧起来。这大厦有十层楼，华达士心想，他该到顶楼去望一望远方。

他走出去，开始往上走，从公寓到处传来了问话，“谁在外边？谁在上楼梯？”在七楼有一个声音向他保证：“如果你要上去你尽可以上的，不过你只是在浪费时间，我同另两个人刚到过上边，你根本到处也看不见一点东西。”华达士碰运气

地问了句：“我的食物吃光了，我有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跟我住在一起，你能够帮我一下忙吗？”那声音回答：“我们的储存也只够吃到明天了，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华达士决定返回下边去，他能把真情实况告诉他的朋友吗？

“我并没有一直上到顶上去，我发现有人在不久才刚刚上过那儿，他说你可以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看到一点什么，他解释不出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当他提出唯一可以自救的主意时，那对夫妇和孩子们心里都充满希望。他要再次出去，打劫一家大约离 100 码处的杂货店。

他从工具箱里找了一根铁撬棍作武器，离开了他的住所去偷吃的。一想到可能会碰到什么，就够叫人胆战心惊了。黑暗把荣誉全都泯灭了。华达士贴着墙壁行走，他心里尽力把这段路的细节重想出来，他的双手摸出每一个凹缺，一寸一寸地，他的手指沿着大厦的外廓，一直摸到了那波纹状的铁门。他不可能弄错的。

它是在这条街上唯一的商业机构。他弯下身去找那门锁，他的手却没有碰到抵抗，门是半掩着的。他弯着腰走了进去，没有弄出一点声响。右边的货架上该有着食物和糖果的。他撞到了柜台，骂了一声，一动不动，肌肉绷紧，等待了一阵，他爬过了柜台，开始伸出他的手，摸到了搁板，动手沿着货架摸去。那儿什么也没有；当然啰，他们在还没有完全黑暗之前就把东西卖光了。他伸起手臂，更迅速地搜索，什么都没有，一丁点儿东西都没有了。他不再担心弄出声响，往架上攀，手指摸到的尽是堆积的尘埃。他毫无顾虑地爬下来，弯腰向前，双手发狂地向各个方向移动，他满以为可以摸到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罐头和商品，结果愚蠢地把双手碰在墙上，擦伤割破了多

处。华达士好多次又重复回到他开始搜索的同一地点。店里什么也没有，任何角落都空空如也。他住了手，仍焦急着想再搜一遍，但心里明知这是没有一点用的。显然，对于那些家无存粮的人，杂货店铺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嘛。

华达士坐在一个空木箱上，泪水充满了他的双眼，他该怎么办？失败而归呢？还是再去别的更远的杂货店搜寻呢？他连那些店子的准确地点都不知道呢。

他捡起铁撬棍，以细碎小心的步子动身回家去找他那些看不见的的朋友，突然他停住脚步，双手摸索，找寻一个熟悉的标志。他一步复一步，再走了几码，一直走到一个不熟悉的街角，才发现门户和墙壁。他得回到那杂货店，重头再开始，他沿来路倒退回去，在黑暗中用手指摸索，想寻找那有波纹状的店门，但却找不见。

他迷了路。他在行人路边坐下来，太阳穴扑通扑通猛跳。他挣扎着站起来，活像个要淹死的人似的大叫起来，“求求你们，我迷路啦，我需要知道这条街道的街名。”他一次又一次反复喊叫，一次比一次更大声，但没有人回答他。他越感到四周沉默，他就越大声哀求，请求他们发发善心帮他个忙。但他们干吗得帮他呢？他自己从窗口也曾听说过迷路的人请求帮助的叫声，他们绝望的呼喊，令人害怕会发生袭击的疯狂行为。华达士漫无目标地向前走，大声求救，解释说有4个人在依靠他，他不再去摸索墙壁，只是匆匆忙忙地走着，打圈儿转，像一个醉汉似的，乞求人给他点消息和食物。“我是华达士，我住在二百一十五号，请帮忙一下我吧。”

在黑暗里有着声音，他们不可能听不见他的，他大叫哀求，不再顾及羞耻了，黑暗之幕已把他变成了一个无助的孩子。黑暗使他窒息，从他的毛孔渗进来，他改变了他的思想了。华达

士不再哀求，他吼叫着咒骂他的街坊，用恶毒的话骂他们，责问他们干吗不回答。他的无助变成了憎恨，他握紧铁撬棍，准备以暴力夺取食物。他一路上碰见别的像他一样乞讨食物的人。华达士向前走，挥舞着铁撬棍，最后碰上了某个人，他一把抓住他，抓得紧紧的。那人惊叫起来，华达士不放他走，要他讲出他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和怎样能弄到点食物。那人似乎是个老头，害怕得哭起来。华达士放松了手，让他走掉。他把武器扔进大街，坐在路边，倾听着各种细碎的声音，风吹拍着被荒弃了的公寓的窗门，发出格格的响声。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冒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是野兽或者是人落入陷阱或饿坏了的深沉、尖锐刺耳的嚎叫。有一种轻轻的有节奏的脚步声走近来，他喊叫求救，然后静等回音。在一段距离外有一个男子的声音回答他：“等等，我来救你。”

那人背着一个大麻袋，累得直喘气。他叫华达士帮他扛住袋子一端，他自己走到前边。华达士感觉出有点东西无法理解，那汉子满有把握地拐弯时，他几乎跟不上他呢。他心里不禁犯疑，说不定他那同伴能多少看见点东西，别人已复得光线了。他问道：“你走得那么有把握，难道你能看得见东西了吗？”那人过了好一阵才回答：“不，我完全看不见东西，我是全瞎的。”华达士结结巴巴了：“在这以前……也是瞎的？”“对，生下来就盲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到盲人院去，我住在那儿。”

那瞎子瓦斯哥告诉他，他们已经帮助过一些迷路的人，还带了几个回去；不过他们的储粮很少，他们不能再接收任何人了。黑暗持续，并无结束的迹象，千百万人可能会饥饿致死，但却无能为力。华达士觉得自己像个被成年人从危险中救出来的孩子似的。在盲人院里，他们给了他一杯牛奶和几片多士，

虽然他有了着落，但心中越发惦念着家里那些朋友了，他们听到每一个声响都会心儿直跳，他们在挨饿，等着他回去呢。他把心事讲给瓦斯哥听。他们商量了一番。那公寓大厦很大，所有住在那儿的人都值得救助，但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华达士想起了那两个孩子，他要求他们给他带路，要不他就自己回去。他站起来要走，碰到了什么东西，摔了一跤。瓦斯哥记起他说过那儿留了一浴缸水，而水正是他们所急需的。他们带了两个大型的塑料容器，瓦斯哥带领华达士到街上去，他们用一条小绳绑住他们的腰部。

瓦斯哥对这一带很熟悉，尽可能快地步行，选择最好的路线，一路讲出街名，当听到可疑的声音或疯狂的叫声时，就改变路线。瓦斯哥停了下来，轻声说：“准是这地方了。”华达士向前去了几步，认出了门门：瓦斯哥悄悄吩咐他脱掉鞋子，他们得不弄出任何声音地溜进去。他们把鞋子绑在绳上，走了进屋，华达士走在前头，一跨两级地走上楼梯。一路上他们碰倒了东西，听见门后传出语无伦次的叫声。

到了四楼，他们走到他邻居的寓所去，先是轻轻敲门，接着敲得更响些，但没有人回应。他们就到华达士的寓所去。“是我，华达士呵，让我进来吧。”他的邻居发出一声惊叫，就像无法置信似的，把门打了开来，伸出手臂让朋友抓住。“是我，我没事的人都怎样了？我带了一个朋友回来，他救了我，还知道路呢。”

在浴室里，他们把那两个塑料容器装满了水，瓦斯哥用布条子把它们绑在两个男子背上，他还帮忙找了些他们能带得走的有用的东西。他们全都把鞋子脱掉，排成单行，手牵着手，动身下楼梯。他们走得很仓促，无可避免会被人听到的。在楼下，大门旁有人在问：“你是谁？”没有人回答，瓦斯哥拉着

他们全都跑进大街上。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慢慢走远，要追上他们是很难了。

回程花了更多时间，因为带了小孩，同时还不时停下来听听附近的声响。他们回到盲人院时已经筋疲力尽了，就像打了一场胜仗后的士兵得到暂时喘息的感觉。

瓦斯哥给了燕麦粥和牛奶他们吃，就走去跟他的同伴商量，如果黑暗继续下去，怎样才能求生。另一个盲人给他们弄了个睡的地方，他们好久没睡了，这次一倒下就熟睡过去。几个钟头后，瓦斯哥来把他们唤醒，说他们已作出决定离开这盲人院，到城外几里路一个盲人院所有的模范农场去避难，他们这儿的储粮已维持不了多久了，要再补充它们而不冒危险是没有办法的。

虽然路较长，他们计划跟着铁路线走，铁路就隔盲人院几个街口。

聚集的房间地方很大，喃喃地耳语汇成了一片持续不断的嗡嗡声，瓦斯哥一定是年纪比较大，在其他人当中有点威望。他告诉他们，如果希望生还，对他们的处境作完全现实的估计是必要的，他首先告诉他的盲人伙伴，肯定那种使其他人备受折磨的黑暗，对他们来说并非什么新东西。他们收留了 11 个人进盲人院，加上早先住在那儿的 12 个盲人，一共有 23 人。可以食用的食物仅可供他们维持 6 天或 7 天。等待和希望在这段时间内一切会回复正常，是极冒险的，更不用说还可能遭到迷路和饥饿的人袭击和抢劫了。正常情况下模范农场里有 10 个人，他们种植多种作物，有大量储存的食物，而且有大量的饮水，如果小心使用和定量分配，这可以保证他们能生存很长一段时间。合作和服从一切决定是绝对必要的，他们得在沉默中离开盲人院，任何叫唤也不要理睬回答。

那些盲人把装满东西的布袋、衣箱和盒子分派给了各人携带上路。华达士一声不响站在那儿，帮不上忙，他心里在想，以前有好多次数他曾在这群人身边走过，他们戴着黑眼镜，拿着白棍子，僵直地总是望着前边，真的，他总是对他们感到难过同情，唉，可他们那时又怎么会知道，有朝一日他们竟成了些具有魔术的保护人，具有能力拯救别人，救那些有血有肉有思想和没有用的眼睛，跟他们同样的人呢！

他们像登山运动员似的，4人一组，用绳子串起来，最拿不准的路程就是穿过所有街道一直走到铁路这一段，要求他们保持绝对沉默，他们在黑暗中听到的不知是谁的狂叫，会变成他们必须回避的小小障碍。这队伍，带着食物，避开了那些乞求一片面包以苟延残喘的人们。当这一队遇难的人由瞎子带头，在这最古怪的奔逃中穿过黑暗时，风吹来了各种各样的叫喊。当他们的鞋子触碰到无头无尾的铁路路轨时，那紧张劲儿才稍为松了口气。他们的行程变得痛苦难挨；他们得量着步子走，避免在枕木上绊跤。时间过去了；对于华达士来说，活像过了好多个钟头。突然，他们停顿了。在他们前边，有一列火车或一些卡车，瓦斯哥单独前去侦察，一声耳语，口口相传，又使他们重新上路了。他们得绕过卡车，声音是从那些卡车中的一个传出来的，他们经过那车厢时，心扑通扑通地乱跳，耳朵几乎碰到了那些木门。有一个人或一只野兽，被锁在里边正在垂死……一切都抛在后边了，他们疲惫的脚在没有尽头的路轨上移动着。在这恶梦似的隧道里，华达士感到自己活像一个蒙上死亡面罩的死囚似的，黑暗把他全部的生命和全部意识的集中力，都贯注在他的脚上，在脚下两道平行路轨之间的有限范围里，沿着高低不平的碎石拖沓着前行。

当绑着他腰部的绳子把他拉着走上一条泥路时，他感到吃

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意识到他们已到了乡间。那些瞎子怎能找到准确的地点的呢？也许是通过他们的嗅觉吧，树木像熟透了的香橙一样散发出阵阵的香气，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他认出那香味，那是桉树的气味。他可以想象得出，它们笔直地并排种在路的两边。队伍停止前进，他们已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到这时，为了避免饿死的生死搏斗结束了。

盲人给他们弄来了一些冷粥，似乎里边有麦皮和蜂蜜。瓦斯哥带领他们通过重重难关得免于死，他们有了避难之所和食物，而那些留在城里的，病倒在医院里的，还有那些幼小的孩子呢？没有人能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了。

当华达士还在他居住的公寓左邻右舍走动时，他还记得那些建筑物，家俱和物件的形状。在这新的环境里，他那毫无经验的手指到处触摸，也分辨不清这四周的关系。

在菜园有胡萝卜、西红柿和青菜，在果园里有些成熟了的果实。他们平均分配口粮，孩子们稍为给多一点。他们在担心，在没有阳光这么多天之后，青菜会不会枯萎掉。管理那细小的鸡栏的人说，他自太阳停止照耀后每天都要去喂鸡，可是它们从那时起一直不生蛋了。

由于直接危险的紧张已经放松，华达士感觉出黑暗所引起的反应，他要跟人讲话，眼睛不能对着对方的方向了，也不需耸起眉毛或点头以夸张争论了。讲话而看不到任何人，往往会引起怀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听。他脸上的肌肉现在更瘦削了，他察觉到自己像盲人一样面孔木无表情，谈话也失去了自然，一碰到对方没有立即回答，就像别人没有听到似的。

华达士在学习着，他能发现以前没发现到的洞或不规则的物件，他的手现在能认出触摸过的物体表面了。但当他的手和脚碰上了新的路，只有声音才能指引他，要不他就得向盲人呼

喊救助了。

在没有了光线的第六天，气温冷了下来，但在每年这时节也还是正常的。看来太阳一定仍在暖热着大气层，黑暗的自然现象不可能是一种宇宙的规律。有人从《圣经》里引经据典地说这是世界末日，另一人又提出这是被另一个星球神秘入侵。瓦斯哥说，即使不用看表仍能分得出日夜之别，华达士则认为这只是生活习惯使然，生理已习惯了工作和休息的交替。时不时有人会爬上放在外边门边的一把梯子，把头向四方转动，有时他们看到一点迷糊的亮光就会兴奋地喊叫起来。每个人都兴奋地走向门口，他们向前伸出手摸索，有些人还是走错了方向，撞到墙壁，他们都在问：“你在哪儿？你看到东西吗？它是什么？它是什么？”这种情况反复多次，慢慢那种“有人看到了什么东西”的兴奋就消失了，经过多次试验与讨论，证实黑暗还是完全没变。

获救的人们在他们所说的东西里，总是显示一种可以察觉得出的悲苦忧悒的调子，当他们尽力说些快活的词句时，黑暗又隐没了他们唇边的笑容和眼中的生气；瞎子在他们讲话中有着一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你在瓦斯哥讲话的声音中可以更清楚地察觉出那种行动自如、动作有确信的人所具的态度。那些过去拿着白色拐杖、戴着黑眼镜，惯于低声下气地问人哪部公共汽车来了，或在路人难堪的目光下慢慢退到一边的盲人，现在却行动迅速，有能力，以他们的本能创造奇迹。他们回答疑问，过去受人关照，现在却关照别人，他们耐心，能容忍冒犯和误解，他们个人的不幸已变成了每一个人的不幸。他们没有多少时间轻松一下的，不过在晚餐后，盲人都唱歌，由两个吉他伴奏。华达士觉得他们有一种很自然的热情，甚至有一种是在目前情况下不应有的幸福感。

华达士注意到儿童比成人更好过些，他邻居那两个儿子最初也害怕，但跟大伙同处一室，这鼓励他们走出去探探摸摸，这行为已变得难以控制了，他们挨了骂，甚至挨了打，惹得一些调停的人开声干预。

最后，相当令华达士惊讶的是，他们竟能有规律地到洗澡间去梳洗，到河边去沐浴，连吃饭这重要的时刻也变得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了，残萎的青菜、黄瓜、西红柿、番木瓜、麦皮、牛奶、蜂蜜，他们的味觉常常分辨不清。没有比这更不同寻常的变动和人生大事了。如果说包裹着他们的黑暗造成了他们肉体的不舒适与麻烦，但比起渗入形成在他们心灵中的那道不可逾越的思想鸿沟就不算什么了。难道这就是远古以来人们预测的那个世界末日吗？他们得把这不祥的前景搁置一边，继续关心日常实际的事，诸如喂饱肚子和穿暖衣服，很多人大声祷告，祈求奇迹出现。

没有了视觉以分散心思，是难于忍受这无所事事的时刻的，献身工作未免言过其实。这世界会回复正常还是他们都将慢慢死掉呢？这构成了压迫人的进退维艰，比窒息他们的黑暗更为沉重。瓦斯哥似乎也在为未来担忧，但没有华达士那么忧心忡忡，虽然有同样的经历，但他们不可能以同样的观点看待它。

他们已经历了 16 天的黑暗，瓦斯哥把华达士叫到一边，他告诉他就是储存的麦皮、奶粉和罐头食物也快要吃光了。大家的精神紧张在不断加强，要是向他们讲出这点是鲁莽的，往往一点小事就发生争执，而且没有理由地就争个不停，大多数人，已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在第 18 天早上，他们被热烈欢欣的叫声吵醒了。有一个失眠的难民觉察出氛围有些异样，爬上了屋外的梯子。

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淡红色的球体。

每个人立即你推我跌地走了出来，留在那儿，在一种富于传染性的欣喜中，等待着光明增大。瓦斯哥问他们是否真的看到什么，会不会又是另一次错觉。有人记起了划一根火柴看看，划了几次后，火焰出现了，它很弱，而且不热，但却看得见，他们像看到一件罕见的奇迹一样望着它。

光明在慢慢增大，就像消失时那样。

这天天气很好，未曾料到的欢欣鼓舞，就像某种强力的刺激，他们的心暖和了，充满了美好的愿望，他们的眼睛像无邪的孩子般得到了再生。他们提出要在外边进餐，瓦斯哥认为正常的日子似乎要回来了，就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太阳按照它意料中的航线横越天空，到下午4点你已能分辨得出4码远的人影了。在日落西山之后，黑暗又回复如初，他们在院子里生了一堆篝火，但火焰很弱，半透明的，只消耗了很少一点木柴，它经常熄火，难民们会用纸片再点着，吹旺它，保存着这苍白无力的光明和温暖之泉、未来生活的象征。直到深夜，也很难劝得动他们去睡觉。只有孩子们睡去了，那些有火柴的人，时不时划一根火柴，对着它喃喃自语，就像他们发现了哲学家的幸福宝石似的。

早上4点半，他们又起来跑到外边去了，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黎明是这一天那样被人们等待的。它不是在云中、山中、森林和蝴蝶之中出现的地平线那种色彩和诗意的美，有如在人们护着火并崇拜它的那个刀耕火种时代，难民们在等待着这光明的神威，活像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在等待拿来减刑通知的官员似的。太阳较为光亮了些，不习惯亮光的眼睛都眯缝起来，盲人伸出他们的手心对着光线，翻来复去感受两边的热量。不同的面孔分得出来了，也把讲话声音和人对了号，他们大声地笑着互相拥抱。在这无束无缚的黎明，他们的孤寂和他们的区

别都消失掉，盲人被抱着吻着，扛起来欢呼，男人也哭了。这使他们不习惯看光线的眼睛更红了。到了中午，火焰恢复正常，三周以来，他们第一次尝到了煮热的食物。这天剩下的时间他们没干什么事，随着光明洒照，他们四处观望，到处走动，这地方他们是在黑暗中被牵着带来的，现在才看清是怎样的景色。

城里怎样了？那儿的人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令人心惊的严肃的念头，那些有亲属在城里的人不再笑了。在这极端艰苦的时刻，有多少人受苦或死亡呢？华达士提议第二天他去进行一番调查。其他的人也志愿去，最后决定三个人去走一遭。

华达士当晚睡得很不好，所有这些日子来的冲击，开始产生影响了。他的双手哆嗦，他害怕不知出了什么事。重返城市，重新过他的生活……上班去，他的朋友，女人……他曾一度坚持的价值观，仍然颠倒了，埋葬在黑暗里。他在一张改进了的床上反而转辗反侧不能入睡。走廊的一盏小油灯透过门棧射进来的一小块光亮闪烁着，这是表示一切都没事的记号，他的回忆迅速记起了一些零碎片段，一只狗在嚎叫，一个男子在行人道上呻吟，他的手挥动着铁撬棍，瓦斯哥带着他穿过街道，他的上司站在窗前谈话……当他慢慢睡着时，又混合了一些他儿时的片段。他翻来复去，皱起眉头同他的梦搏斗。

太阳一出，三个难民就动身了，沿着小路走向铁路，他们当中有一个是中年人，已结了婚，没有儿女，他的妻子留在那村屋里。另一个大约同华达士年纪相仿，他的兄弟姐妹住在城里的另一头，他是被一个盲人救起，没有办法回他自己的家去。

他们拐了个大弯，就看到了城市，过了第一座桥，铁路路轨开始穿过市街，华达士和他两个同伴向市街走去。头两个街口显得很平静，只有很少几个人在街上来往，看去他们走得较

为有点儿慢。在下一个街角，他们看到一群人般着一个死人，尸体上只盖着一块粗布，他们将它搬运上一辆货车。人们在哭着。一辆军用卡车在旁边驶过，上边装着扬声器，在宣读着一份正式的政府公告，宣布了军事管制法令。任何人侵犯他人财产格杀勿论。政府已征用所有粮食供应，分派给急需的人们。任何车辆如有必需就将被征用，它建议警察立即注意任何有臭味的大厦，这样就可能查出尸体的所在。死者将埋葬在公共坟场。

华达士不想返回他自己的那栋公寓大厦，他还忘不了那些从半掩半开的门喊出来的叫声，他穿着袜子溜了出来，留下他们任由命运摆布。如果那儿有尸臭，他自然会挂电话给当局的。他早已看够了，他不想留在那儿。他那年轻的伙伴曾同一个官员谈过，决定立即去探望他的家人。华达士打听通过电话打不得通，知道某些自动线路能工作，他拨了他妹夫的电话号码，过了很短一会，有人接电话了。他们都很衰弱，但都活着，在他们公寓死了4个人。华达士简单地把自己如何获救告诉了他们，还问他们需要什么东西。不，他们不需要，还有点粮食，他们已比好多人好得多了。

每个人都在同陌生的人交谈，讲出各式各样的故事。孩子和病人是最受苦的人，他们讲了好多在令人心碎的环境下死亡的事例。公共服务在重新组织起来，得到军队协助，照顾那些急需抢救的人，埋葬死者，把一切再次搞起来。华达士和他那中年同伴不想再听下去。他们感到很疲弱，听了和看了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这些荒谬的事不只是一种理论，而是真的发生了，违反了所有逻辑性的和科学性的法则，令他们感到一种精神脆弱的衰竭。

这两个人沿着仍然空空荡荡的路轨往回走，在那令人愉快

的飘着云朵的天空下，慢慢地走着。一阵轻风吹拂着树上的绿叶，小鸟在枝头上飞来飞去。它们在黑暗中又是怎样能活下来的呢？华达士一边拖着酸疼的脚，一边想着这一切。他的科学确信已不再有根有据了。就在这个人们仍被这自然现象震撼的时刻，又在开动电子计算机作精确的计算和观察；宗教人士在他们的教堂里解释说这是神的意志；政治家又在口述着政令；母亲们却仍在为那些被留在黑暗中的死者哀哭。

两个疲累不堪的人沿着路轨枕木走着，他们带来了消息，也许比预料的要好得多了。人类已经抗击住了，人们吃任何类似食物的东西，喝着任何一种液体，在这盲目的世界上度过了3周。华达士和他的同伴又悲伤又软弱地回来了，但怀着能活下来的隐秘和压抑的欢乐，比理性的推测更重要的是人的血管中血在流着这一神秘的奇迹，做事、活动筋肌、微笑和爱的欢娱。从远处看去，他们两个比包围着他们的笔直的铁路路轨细小得多了，他们的身体已回复日常的常态，受制于天地初开就存在的力量不可控制的因素，但是，当他们热切的眼睛看着各种色泽、形象和活动时，他们很少去想宇宙的广大，更少去想及他们兄弟的困境，他们的救命恩人仍是在黑暗中走动啊。

宇宙辽阔无垠，有星球、有太阳系，还有银河系。他们只是两个人，沿着那两条毫无感觉的铁轨，带着他们的难题回家来了。

恐怖岛

我对世界学术研究理事会赋予我的使命丝毫也没感到高兴。因为这是要我代表这个最高学术机构去制止德门斯教授正在进行的自动人实验。

当然，理事会的决议可以用电视电话通知他，如果……对，说的是“如果”！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事实上无论哪种通讯方式都联系不上了，德门斯教授找不到了。他一直没回答我们的呼叫。他出了什么事，现在是否还活着，谁都不知道。

认为他可能发生意外，这不是没有根据的。不久以前，关于德门斯和他废寝忘餐，专心致志在搞的实验，就有一些奇怪的传闻了。据说，在他亲自选中的实验地区德门西亚，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那些到处游荡的自动人，还有一个古怪的人，弄得周围的居民都十分讨厌。

现在我正在前往德门西亚的路上，我们沿着澳大利亚的西海岸作低空飞行。

乘坐特制的引力飞机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这种飞机没有声音，不怕暴风，在空中飞翔升降宛如夏季晴空里的白云那样自如。

从海岸向内地远眺，只见烈日下是一片终年常绿的丛林——野生洋槐和桉树。丛林之间隐约可见一些干涸的河床。俯首四望，无论什么地方都看不见动物，既没有人，又没有野兽。

在绿茸茸的植被上，突然耸起一簇石灰石峭壁，远远望去，好象一堆白骨。

枯萎的灌木丛中出现一座几成颓垣断壁的低矮建筑。周围全是断瓦残骸。难道德门西亚成了这个样子吗？

再往南飞，可以看见河岸上有一个褐色的大斑点。这是一座铝土矿床。是方圆数十英里之内，除德门西亚外，唯一有人居住的地方。我就让驾驶员把飞机降落在这里了。

飞机刚一着陆，马上就有一人向我们跑来。

“你们要干什么？”他冲着我来了：“你们是不是又带来许多那样的怪东西？”

我的面部表情清楚地表明他认错人了，于是他赶紧改变了语气：“我是这里的总工程师。请原谅我的莽撞。不过，这里那么多怪物，真使我不堪其苦。别再捉弄我了？”

“我正是为这个来的。”我回答：“我叫古曼，是世界学术研究理事会派来的代表。请你把这里发生的事详细谈谈吧。”

“我可以告诉你，这里发生的事太奇怪了。”工程师擦了擦前额上的汗。这时的气温在荫凉的地方也有摄氏三十五度。

“起初我们并没注意我们附近有个疯癫的教授，也没理会他在干什么。可是几星期以前忽然出现了这些……这些自动……”

“自动人，最高级的遥控机器。”

“就算是这样。简单说吧，他们来到矿山附近，跑来跑去，到处骚扰。这使我很不放心，一天早晨，我忽然发现矿上少了三个做工的机器人，第二天夜里又丢了五个，从此以后就不断发生这种事。

“矿山共有二百个机器人干活儿。这是一种输入专门程序的自动机器，非常精确可靠，可是我在最近几天内竟然丢失了五十个！这样一来今后的全部生产都成了问题。矿主不愿意再给我补充了。”

“这五十个机器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叫人引诱走了吗？”

“那怎么可能！是叫德门西亚那些该死的家伙偷走了，然后象砸核桃似地把它们打碎，把需要的零件都拿走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无论如何，也得让那个该死的德门斯把他的自动人看管起来。而且还得让他赔偿损失。可是我派去的人没有见到德门斯。那些怪物不许他们过去。”然而抢劫一直不断。我只好采取自卫措施。我们暗中守候，一看见这帮歹徒，就用中微子手枪射击。你可以为这样能制止他们吗？一点事也不管！相反，这些年轻人闹得更凶。于是我们失败了，要知道他们比人反应快……从此以后，我们对保卫自己的安全失去了信心。这些怪物想把我们一个同事象机器人那样肢解了。不瞒你说，太可怕了！你知道，保护每个人的生命，保卫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是最高的圣训。可是这些疯狂的怪物根本就不把人命放在眼里。不行，这种事决不让它发生！德门斯应该对这一切负责！”

工程师给人的印象是性情急躁，喜欢夸大其词。但是，自动人的强盗行径是毋庸置疑的，大概这一切都是程序设计上的错误所造成的。

“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德门斯教授还是一点消息没有吗？”我问道。

“没有。”工程师很把握地说。“难道你们相信他还在那上边？好象教授亲自发明的自动人叫他见鬼去了。想想我们的遭遇，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这时我想起山顶上那间空无一人的房子，忽然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了。

“我们会保护教授的，”我说“同时也要设法使自动人不再给你们造成危害。”

“你们真要到德门西亚去吗？！”

“当然。这是交给我的任务。”

于是，我们的引力飞机凌空而起，向北飞去。还需要在实验区上空盘旋一下，找找教授躲藏的地方。我估计他不会住在废墟上，我打算避开那些到处游荡的自动人而直接遇到教授。既然自动人能袭击普通的机器人，那么毫无疑问，它们也会对我们的引力飞机感兴趣，这是我事先根本没料到的。

因此，我的担心有充分的原由，不仅是工程师那一番话引起的。我很了解德门斯。我们曾经不止一次面红耳赤地争论过。他得过三个博士学位，没有一次是名誉学位，他最初是生理学家，后来成为机械工程师，最后又在控制论系学习过。毫无疑问，他人很聪明，但也很乖僻，而且完全成了典型的机械论思想的俘虏。机械论者认为可以建立一个绝顶聪明的机器人世界，那简直是荒谬的。他们认为人仅仅暂时是生命的最高形式，人作为一种生物自动机，能够按照进化的永恒规律，创造一个理想的机器世界，然后自己作为一个亚种而消亡。这是一个错误、荒谬而又危险的结论，我一有机会就极力表示反对。可能正是我同德门斯的争论使得他决心去实现他的可怕计划。

有一天，他忽然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但是我估计，这个老顽固准是想要证实自己的理论正确，而根本没考虑这会给我们以及他自己带来多少麻烦。当他的实验情况刚有一些传闻时，我就建议学术研究理事会进行干预。但理事会说科学自由，决定等等看。

……引力飞机在德门西亚上空盘旋着。我们想找到自动人，可是没找到。德门斯的踪迹也一点不见。我们在那间房子上空转了很久。连一点有生命的东西也没发现。这种凄凉景象使我沮丧，我迟迟不肯着陆，唯恐落入圈套。这些高度进化的自动人诡计多端，能够把任何假想的敌人弄到手。但是德门斯到底

在什么地方呢？难道他真的离开实验区了？不可能。德门斯不是那种虎头蛇尾的人。

引力飞机降得更低了。这时太阳已经平西，万物的阴影越拖越长。必须在天黑以前找到德门斯，因为黑暗中使用聚光灯会把自动人吸引来，那是不明智的，而且很危险。我们脚下是峭壁顶上的一片平地，现在这块平地显得越来越大了。我们曾经在这个地方的上空飞过好几次，只是都没有这次飞得低。忽然我们看见一个人，正在神情激动地向我们打手势。准是德门斯。峭壁顶上的平地可容飞机降落。我们着陆后，德门斯便摇摇晃晃地朝飞机走来。他本来就不是相貌堂堂的男子，现在则成为穷困潦倒、疲惫不堪的老头子了。褪了色的乱发垂在消瘦的面庞上，又破又脏的衣服几乎成了石灰色。衬衫敞着怀，袒露着紧绷在肋骨上的黝黑皮肤。只有那狂热自信的眼神没变，当他看见我这个老对头时，他的目光稍稍有些黯然失色。他没有把我当作救命恩人，说些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的表示喜悦和感激的话，而是庄严地欢呼：

“实验成功了，古曼！”

“我也觉得好象成功了。”我沉着地答道。“说真的，你到底住在什么地方？”

他的头朝峭壁上凹进去的洞那边一扬。那里边用几层坚硬的枯树枝铺了一个床，上面挂着一个用帆布和带刺树枝做的遮阳篷。

“是的，亲爱的，一切都同我事先设想的一样。让我从头给你说说整个实验的经过吧。不过首先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们带点吃的来没有？”

我把他让到机舱里，拿出我们所有的东西来请他。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简直忘记了咀嚼。我耐心地等待着。

“你最后一次正经吃饭是在什么时候？”

“八天以前。”他用手背擦了擦嘴。“后来只吃桉树皮。要知道这东西很伤胃口，幸亏我还剩了一点饮用水。”

“假如我们不来的话，你这个伟大的实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德门斯气得两眼直冒火

“你还想争论哪？这可不光彩。目前我的情绪可不怎么好。”

我看得清楚，他的冷静是装出来的，实际上他害怕了，可以说怕得魂飞魄散。

“这出戏别再唱下去了。德门斯，”我说，“你的实验结果如何，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教授把剩下的食品推到一旁。

“怎么着？我很满意。”

“你满意的是已经证明你德门斯乃至整个人类必然要灭亡吧？”

“是的，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我的自动人彻底战胜了我。假如你们现在不来的话，那我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饿死在这座峭壁上，要么一辈子屈服于自动人。而且，如果你们的奇特的飞机叫他们弄到手，你们也会象我一样落入陷阱。”

“不可理解。看来，接点有错误。”

“接点有错误！”德门斯狞笑起来。“你尽说外行话，古曼。这是一种连锁反应，这种反应一旦发生，就再也制止不住。”

“你这个实验区共有多少自动人？”

“四十来个。”

“你应该知道准确的数目。”

“我已经无法控制他们。他们自己再生产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相信。现在已经是第二代了。”

“什么时候产生的？你来德门西亚不是才半年吗……”

“但是事实如此。我来的时候只带了三十个能做工的机器人，靠他们的帮助建立起实验室。”

“就是那片废墟吗？”

“对，现在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打碎了。实验室附近还有过一个仓库。我往那里弄了好些原料、元件和毛坯。大量的备用材料贮存在海那边。那些材料什么时候能用上，是否还用得上，我还不知道。我的计划是留有余地的，考虑了各种情况。”

“你为什么偏偏选这个地方？”

“噢，要找一个我所需要的僻静的地方可很不简单。这片山岭最合乎我的要求。四周围全是常绿丛林。行人要想通过至少是很困难的，此外，你知道，机器人喜欢上山，不喜欢下山。最后，海离此处相当远。我的自动人能生活在水里。这自然是一大优点；不过，要是他们悄悄潜到水底，那就很难把他们抓回来。我来到这里一刻也不耽误，马上开始工作，一星期后就制成了第一个自动人。是圆柱式的，用多晶硅制成。这种材料性能极好，能适应四百度的温差。我非常推崇它。蓄能器，即经验贮存器，占圆筒的三分之一大小。这我在家里就计算好了。容量为二百亿次。”

“可是这个信息数量最多不过相当于一个十七岁少年的知识吧……”

“我亲爱的古曼，人的蓄能机制……”

“是记忆！”

“什么？啊，对了，是记忆，人的记忆本身是构造得非常好的。但是它的功能可不怎么样！我敢说，三级式的人造脑连

续工作时要可靠得多。人造脑什么也忘不了，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能保留。不管怎么说，我为我的自动人感到自豪。安泰——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字——操作起来是无可指责的。他在最初几天熟悉了四周的环境，并积累了经验。他对我和我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安泰在实验室里一连站几个小时，观看我如何装配自动人。有一天，他忽然问我，我的腿是干什么的。因为他自己没有腿，他是根据 AGB 原理移动，或者说浮动的。我看，反引力平衡器对柱式构造来说是一种理想的移动方式。我便向安泰解释说，人的双腿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个大错误。我表演给他看，我们走起路来有多笨，多无能；并给他证明，我们走路时双脚左右摇摆，一旦失去一只脚，就会终身残废。但我没能把他说服。不仅如此，他还出言无状，说我眼光短浅，粗制滥造。我一怒之下便不准他再进实验室的门。我这个思考不周的行动很快就引起了相反的效果。

“除了制造自动人之外，我还研究了安泰与他同类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德门西亚已经有三十个自动人了。他们可以想象得出，我的工作太忙，没有很多精力去照料每个自动人。显然我监管得不好，也没强迫他们服从我的意志。只有让自动人完全独立自由地行动，我的实验才有意义。安泰表现得智力最发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比别人年长，因此经验多，阅历广。他和其他自动人都在专心致志地学习，彼此不怎么关心，但是都在渐渐地提高。我一直急切地期待着自动人达到成熟的第一阶段，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很快，而且对我很突然。一天早晨，我发现仓库里少了一袋多晶硅。我感到事情不妙，就赶紧往实验室跑，果然在那里遇到了安泰。他拆除了自己的下身，安上两条他自己造的腿。这使我非常恼火。我给他设计得那么理想，为他安装了最好的移动体系，可是他呢，纯粹由于

盲目的模仿，偏为自己加上两条笨腿！说老实话，这时我对自己的理论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如果自动人处处以人为楷模，那他们还能成为地球上的新灵长类吗。也许我设计的结构有问题吧？

“我为此事弄得情绪沮丧，整天在实验区跑来跑去。无动于衷地看着其他自动人也在为自己安腿。后来我终于渐渐平静下来，用剩下的材料继续做圆柱式的自动人，不过现在已是带腿的了。无论如何，也要永远打消他们改造自身的兴致。因此我不再从贮备仓库提取新材料，而是紧张地等待着事情的进展。起初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自动人在他们早已熟悉的远近地方逛来逛去。他们对一切都熟悉，对什么都不感到惊奇，不久他们便开始感到无聊，甚至烦躁起来。为了不使他们闲得无聊，我让他们去伐木，凿石块，同他们一起在实验室前的空地上操练，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可惜，这都没起作用。尽管我一再努力，还是没有教会他们排成密集的队形齐步走。自动人没有集体感，好象他们的逻辑也反对这种无意义的行为似的。

“忽然我发现自动人经常在仓库和实验室里翻来翻去。当然，他们一点多晶硅也没找到。他们的举动很有趣，然而行踪这样诡秘却使我不安。我觉得，这种行为不是未来的世界主宰所应有的，如果自动人不比人更胜一筹，那么用他们来代替人类可就太不值得了，当我看到他们老是翻来翻去地寻找多晶硅时，就直载了当地问安泰，他们到底还需要什么，他们不是已经很完善了吗。安泰用两只电子眼睛灼灼直射着我说，他想继续改进他的机体组织。为此他需要材料，并说反正我得给他。我向安泰解释，他的贮存器经受不了更大的负荷，他应该先试试能否正确运用现有的经验，让我看看他的身体构造是否需要改变。安泰听罢，一语不发，转过身去，就迈着重重的脚步走

开了。他的面部没有表情，我不知道他听懂我的话没有。

“第二天夜里我叫嘈杂声吵醒。不知什么东西发出哼哼、吭吭、咔咔的声音。我急忙跑到实验室，因为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我到里边一看，登时就毛骨悚然了。屋子当中站着安泰，摘下了头盖骨。他自己正在进行环锯术。手中拿着一个被毁坏的机器人的贮存器。他的四周到处都是手、脚和被毁坏的机器人外壳。我勃然大怒，狠狠地斥责安泰，让他给我说明，这是怎么回事。他双眼直盯着我，不慌不忙地说，他想把机器人的记忆部件装在自己脑子里。我词正色严地禁止他这样做，虽然我知道这无济于事，然后我又回到床上，显然觉是睡不成了。我听见激光器发出轻微的响声。大概，安泰在焊接他的头颅。一想到他不知什么时候也会来抢我的活脑子，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不，这是胡思乱想。他要活人的脑子有什么用？准是我的神经受了刺激。

“但是安泰擅自行动的先例很快就有人效仿起来。两三天后，他们把为我做工的机器人全给毁了，我无可奈何地责备自己，当初制造自动人时不该让安泰站在一旁观看。他很清楚地知道机器人的构造图，而且还告诉给其他自动人。他们根据联接电池的原理，把别人的脑子装在自己身上，从而把经验贮存器的功率扩大到超乎寻常的程度。这是我从来也没想到的事，经过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不得不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了。毫无疑问，自动人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去生活和行动了。虽说没有组成社会，而行动相同，但他们各行其事，互不关心。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于是我便决定今后只是消极地观察，等待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后来自动人出外袭出的规模更大，经常几天不见，有时我暗中跟在它们后边，偷看它们作什么，但是我无法跟得太

远，因为自动人身披多晶硅铠甲，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常绿丛林中穿行，而我却被荆棘扎得满身是伤。他们经常带回掠夺来的贮存器和其他重要部件。好象他们发现了一块殖民地，可以在那里大肆掠夺，肢解低级机器人，这类行为并不在我计划之内。显而易见，实验处在高潮，我得尽量不去招惹他们。我注意避免使用电视电话机，因为随时可能引起埋怨和反对。后来自动人一点也不注意我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实验室成了他们的活动场所。他们整日整夜地在那里乱折腾。他们不需要休息，一把湿沙土和一点石灰就足以使他们恢复精力。

“古曼，当我揭开他们活动的秘密时，我简直瞠目结舌了！他们实际上计算出了自己繁殖的方式。我费去多年心血才搞出来的东西，他们在几天之内就完成了，至于多晶硅的制造，他们找到了一个简便得多的方法。从今以后他们无须人的帮助，就能在任何地方制造出同他们一样的自动人来，数量也任意。所需的经验贮存器和一些电子元件，他们现在可以从抢劫来的机器人身上取。但是看来他们很快就能闯过这个最后一道难关，发明一种无限自编程序的新型贮存器。他们同我这个创造者的老师的关系也完结了。他们不需要我了。无论安泰，还是他的后来人都不再需要我了。

“从那些时起，我处在他们当中，就像在另一个星球上似的，无目的无意义地生活着，对于他们来说，我不过是一个古代的化石。为了逃避这种苦闷孤单的生活，我简直想离开德门西亚。我的直升飞机随时准备起飞。然而我还是留下了。

“自动人仍在继续改进着自己的机构。由于大脑不断增大，他们的头部占了全身的三分之二；还出现了一些从前认为不可能的适应性特征：变成了人的形状！他们不断地改变着外形，这在能利用多晶硅的条件下是不难做到的。

“这个发展趋势，同我所主张的人必将成为过时的物质形式而被淘汰的理论完全背道而驰。而且自动人改进的速度异常之快。‘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自问道。我发现了一个循环体系，然而它的终点却是人，是更聪明的人，便仍旧是人。我的头脑太笨了，古曼！这个矛盾给我造成许多麻烦。自动人的奢望和要求在迅速增长。按理说，他们现在应该通力合作，以便合理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但是这一点他们谁也没想到。每个自动人都凭着自己的超人智慧自行其是。我预见到，如果一些自动人的要求相同，那会使他们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一个自动人需要某物，而另一个也想要它。谁也不肯让步，因为谁也不比谁更聪明。这样的争吵好象拔河似的。结果完全是由偶然性决定的。有一天我想给两个自动人调停争端。他们正在争夺一个球状关节。我另外又找了一个给了他们，好让他们停止争吵。没那么容易！两个人都非要第一个不可。机器的逻辑！

“争吵和冲突一天比一天多。我久久苦思冥想这些事情的深刻原因，肯定要出事，正在酝酿着一场灾祸，暴风雨即将来临。当我找到安泰，想跟他谈谈时，他恶狠狠地嘟囔了一句，把我当作提了幼稚问题的小孩一样赶了出来。

“不久，自动人之间就爆发了一场大战。一场酷似野蛮时代的战争。我爬上一棵桉树，居高临下地观看他们互相厮杀。那是一场混战。他们边呐喊边攻击。这种可怕的声音是谁教给他们的，我至今大惑不解。他们既不可能从我这里，也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学到这种杀气腾腾的喊声。他们互相揪掉手脚。打碎多晶硅头颅，夺走贮存器。安泰叫自己的脚绊倒了。如果这个蠢货保留经过试验的引力平衡器的话，他是决不会出事的。一个年轻的自动人赶来把他踏得粉碎。于是安泰，我创造的第

一个自动人，就不复存在了！

“我不想再用我亲眼目睹的可怕情景来折磨你了，古曼。战斗结束后，遍地皆是残肢碎片。记忆装置俯拾即是。幸存的自动人急忙把它们捡走，以便武装自己。幸好，记忆装置足够用的，不然一定还会暴发一场新的斗争。那天晚上我激动得吃不下一口东西。古曼，这里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是进化，是真正的自然淘汰！我的自动人成了伟大进化过程的一个环节。我的劳动在自然界中获得了合法权利。我开始收拾行装。最多不超过三天，我就要离开德门西亚，并将公开宣布：我的理论已经得到证实，自动人代替人类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最后我还要告诉人们，现在人类只好庄严地面对自己的命运，骄傲而冷静地结束人类的纪元。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把我的思想录在磁带上。经过自动人那场战斗的纷乱之后，现在周围异常寂静。胜利者已离开战场，踏碎安泰的那个年轻的自动人也走了。为了纪念安泰，我给他起名叫作安泰第二。

“天刚亮我就让奇怪的吵闹声惊醒。自动人象一帮醉汉似的从常绿丛林那边走来。这种现象还从未有过。我极其不安地猜想，他们怎么啦？自动人越走越近，连说话的声音也可以分辨得出来了？

“他也是个下流胚！”

“把他的脑袋揪下来！”

“他要贮存器做什么！”

“这时我的牙齿打起颤来了，我立即明白。原来他们的诉骂声是对我而发出的。我急忙用颤抖的双手收拾起最必需的物品，首先是罐头和一密封箱水，向直升飞机跑已经来不及了。唯一逃命的办法，就是爬上这个陡峭的悬崖。我知道自动人不喜欢爬峭壁的陡坡。我汗流浹背地爬上了峭壁顶，而且很及

时，他们已经从四面八方赶到峭壁前。先把我的直升飞机踏碎。然后捣毁了房屋和仓库。

“自动人见我逃走，顿时大怒。我简直认不出他们来了。显然是自动人出击时遇到了向他们袭击的人。如果是这样，那可就完了！因为当自动人感到他们有危险时，就会变得无比地可怕。

“第一个发现我在高处的是安泰第二。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没打算爬上峭壁。他同其他自动人一起站在山脚下朝上喊道：

“你是我的创造者？”

把尸骨抛在这可诅咒的荒郊野外。他们没想会有人来救我。

“当然啦，”我答道。“我要求你们尊重我。”

“他勃然大怒地喊道：

“胡说！我是安泰造的，你是机器世界中一个普通的寄生虫。在矿山上做工的那些傻机器人说得对，你们人什么也不会干，光靠我们活着。”

“喔，这可未免太过分了。

“你们听着！”我愤慨地说。“难道偷别人的大脑就是应该的吗，啊？当然啦，有的是傻机器人让你们偷！”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我感到窒息，山下的喊声震耳欲聋。自动人一个个都举起机械手来向我示威。‘废物蛋！吸血鬼！你完蛋啦！’这些话他们的确只能从低级机器人那里学来。我在痛苦、失望之余转过身去，陷入沉思，忖量着我这值得同情的一生。自动人骂够了以后终于离开这里。噢，他们很清楚我不能食湿沙土，摆在我面前的抉择是：要么向他们投降，要么饿死，因为他们自己是从不互相帮助的。我说完了，古曼。这就是我的工作报告。”

德门斯向后一仰，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只要我一提出异

议，他就准备立即驳斥。

“你给自动人输入的主要程序是什么？”我问道。

“自我确认原则。！”

“再没有别的了？”

“没有”。

我若有所思地从开着的机舱门向外望去。灰蒙蒙的草原上已经现出新的一天的晨曦。远处传来澳洲犬的狺狺声，惊得林中的鹦鹉唧唧喳喳地尖叫起来。

“德门斯，你要知道，现在仍然有人不懂得我们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各种关系。他们象船沉之后生活在渺无人迹的荒岛上一样，终日杞人忧天，同可怕的幻想搏斗。”

“你想说我也是这种人！”他怒气冲冲地狂笑起来。“难道这里发生的事是一场恶梦吗？如果是这样，那就请你赶快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

对于教授的发怒我只报以微笑。

“要治疗你的悲观主义，根本不需要送你上医院。”

“那太好了，敬请赐教，你想用什么方法治疗我的……嗯……病呢？”

“愿效微劳。我要见见自动人。”

他跳了起来。

“你想要……现在我明白是谁发疯了！”

“请不要妄下结论。”

“你听我说！这些年轻人能把你分解成原子！你相信你能充当人和机器的调停人吗？”

“这种说法说明你把问题看错了，我亲爱的同事，”我反驳他说，“不管多完善的机器也不能与人相提并论。”

“我提醒你一句，如今数以百万计的人，有一半器官是人

造的。各种器官都可以有代替它的仿制品，从假颌到合成心脏。古曼，人和机器越来越相近了。人越来越机械化，机器越来越人性化。后者正是一种新的物质形式。”

“我认为，延缓人类机体老化的自然过程从而延长生命是可能的，这没有使人丧体失面之外，你所说的‘相近’是一种假象，心理过程不会服从数学的逻辑，也不能用自动机械的规律去控制。因为机器永远也不能达到人那么高的水平。”

“我们永远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德门斯不满地说。

“我是乐观主义者，不管怎么说，我也要乘引力飞机到你原来的实验室旁边去降落。”

“但是，如果出事的话，我可就完了！”

“完全正确。不过，那时你至少可以认为你的理论正确，而骄傲地死去。”

德门斯对这样的结局没有任何兴趣，他默不作声地离开了机舱，走向他那个用枯树枝铺成的床榻。

我们起飞了。不久就飞到实验区上空，然后降落在实验室附近。我走出机舱，环顾四周，一个自动人也没有。他们可能又去抢劫了？我一边侧耳细听，一边四处张望地走进了实验室。这里毁得荡然无存了，脚下的东西吱吱作响，到处是玻璃片、乱线团、磁带、穿孔带、金属线圈、脑继电器，折断的关节，自动人体内的完整部件，乱七八糟！只是老看不见德门斯的作品，使我不安起来，他们肯定能发现我的飞机，即然机器人的好奇心被吹得神乎其神，那么他们一定就躲在附近。但是为什么要藏起来呢？这有点象埋伏。我随时都可遭到闪电般的袭击。

我跟同伴们约定好了，一有危险，他们马上给我信号，并把飞机升到十米的高度，以免被自动人毁掉。至于我，是知道

怎样自卫的，周围渐渐静得可怕起来。我在遇到危险时从来没有害怕过，只要看得到危险并知道它的性质；但如果不知危险来自何方，是什么性质的，则感到惶惑了。于是我决定离开实验室，巡视一下四周的环境，但我向外走时，忽然触到了一样东西，当啷一声从书架上掉下一只机器人的手来，落在我的脚下，我吓了一跳，就用脚把它踢到一旁，然后屏息细听。忽然听到金属哗啦哗啦的声音，如果因为这个声音，我听不到危险信号该怎么办！看来，仍旧是一片寂静。

不，我背后有个什么东西在移动！我清楚地听到了咬牙的声音。“他妈的！”我刚刚不出声地骂出来。回头一看，却立刻惊呆了。我面前象柱子似地站着一个巨大的自动人，从容地打量着我。我勉强克制住最初一刹那的惊慌，但接着向我袭来的恐怖要大得多：那怪物竟张开大口，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

“你好！你是控制论专家吧？”

“当然啦。”我结结巴巴地说。“怎么，你不打算攻击我吗？”

不知怎的，自动人和气地挥了挥手。

“唉，那都是误会。都怪那个德门斯。”

“是啊，是啊！德门斯教授毕竟是你的祖父。”

“请原谅，先生。”

“原来如此，德门斯给你起名字了吗？”

“起了，我叫安泰第二。”

“啊，你的事我已经听说过了。大概你就是全队最大的糊涂虫吧。”

“我感到很遗憾。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大概我身上出了毛病。”

“你怎么知道的呢？”

“是这么回事。实验室捣毁之后，我就在破烂堆里寻找东西。我想，也许还能找到一块大脑。要知道大脑任何时候都有用。忽然我发现几本缩微复制的书：阿诺欣的，维内尔的，艾什比的，克劳斯的。我把它们通通读了一遍。控制论经典作家做出的预测真惊人。但是他们也谈到了我们不能超越的一些界限问题。这些界限到底是什么？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楚。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个老顽固，对不起，是‘教授’，没告诉我一点这方面的资料呢。要知道我自己不能改变我的主要程序的……”

“对啦，这是德门斯的错误，而且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你无法理解。我们是最强大的，永远是最强大的。”

“‘我们’……是什么意思？”

“你看，‘我们’对你陌生的，你只知道‘我’。因此，哪怕你再聪明，再强大，也要服从我们。”

“我能学会这个‘我们’吗？”

“不能，你学不会，因为你不是社会动物。只有人才是社会动物，人是有生命性质的最高的社会形式，至少在地球范围内是如此。合乎逻辑吧？”

“平常，每当我听到‘逻辑’一词时，我体内总要发出一声回响。现在不同了。大概是我精力衰退了，说不定还会发生短路呢！就是说，我同人一样聪明，但究竟比人差得远。可见，我们白花那么多时间给自己增加记忆部件了。一点作用也没有。”

“对，但那也不是什么坏事。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只需动小手术，不值一提的小事。我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并且带来了所需要的东西。”

“多谢你了，先生。”

……几小时之后，我们又降落在教授呆的峭壁上。德门斯望着我，象看幽灵一样。

“你还活着，古曼？”

“不可否认。”

“自动人怎么样了？”

“一切正常。”我把同安泰第二相遇的事告诉给他：“自动人是你研制的。他们是你‘人类毁灭论’这一荒谬观点的体现。那些只懂得自我确认原则的怪物，后来变得比他们的创造者还聪明，因而陷入自我矛盾之中。经验贮存机械完全堵塞了。所以我与我的同伴——哲学研究所的几个同事——立即开始重新编排自动人的程序。”

“新的主要程序是……

“……叫作‘我服务！’自动化机器正是应该为人服务。”

“你认为这样做有用吗？”德门斯问道。

“已经起作用了。”

我把他带到峭壁边上，从那里可以看见实验室前的整个空场。那里的工作在沸腾：自动人正在清理废墟。

世界主宰

咄咄怪事何其多

德国大银行家卡尔·戈特里勃，因为喜欢狗而和生物研究者施蒂纳相识，并让他当了自己的私人秘书。施蒂纳那时在盖利试验室对狗的训练非常出色。他研究的课题是生物之间能否进行“思维传导”。

施蒂纳喜欢银行家的速记员爱丽萨，爱丽萨却与银行家的法律顾问奥托·查乌耶尔相爱。施蒂纳的“思维传导”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一次郊游活动中，向同事们暗示性地吐露了他的心迹：有朝一日要成为世界的主宰，要成为最强者，要让自己爱的人爱自己。此后，这里就开始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银行家卡尔与施蒂纳外出乘火车时，在站台上被施蒂纳的小狗绊倒，丧身于火车轮下。施蒂纳当时却不在跟前。在处理银行家遗产时，公证人向卡尔的弟弟奥斯卡尔、儿子鲁道夫及全体银行职员出示的遗嘱有两份：第一份是卡尔过去立的，遗嘱决定将来让弟弟奥斯卡尔继承他的财产；第二份是在卡尔死前一个月新立的，遗嘱决定取消弟弟奥斯卡尔的遗产继承权，而将全部财产交与速记员爱丽萨继承。爱丽萨起初与未婚夫查乌耶尔商定拒绝接受继承权，并决定结婚。事隔不久，却又宣布愿意接受遗产。奥斯卡尔和鲁道夫提出起诉，准备工作也很充分，就在法庭辩论胜利在望之际，奥斯卡尔却出乎意料地发

言，承认自己有罪于哥哥，主动表示愿意放弃遗产诉讼。

施蒂纳陪伴爱丽萨参观了银行各处，并告诉她说：这一切都属于她。爱丽萨回忆自己奇怪的经历，也感到纳闷。她童年时代孤苦伶仃，成年后连找活干都很艰难，转眼间却拥有大笔财物富；特别是为何先拒绝，后同意接受财产继承权，自己也不说清原因。这时候，她突然心情大变，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多么美好，欣然给施蒂纳签发了全权掌管银行的信任书。查乌耶尔的工资虽被提高 50%，自认遭受到感情侮辱，建议解雇施蒂纳。爱丽萨虽听从了他的要求，意欲解雇施蒂纳，并决定第二天就同查乌耶尔举行结婚仪式，次日却统统忘掉了，就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与此同时，查乌耶尔却爱上了爱丽萨的女友、银行打字员艾玛，急着要与艾玛结婚，两人在准备新婚旅行时，却突然忘记了自己要干什么，仍旧呆在银行里面。

施蒂纳当面向爱丽萨求婚，请她星期天晚上六点钟答复，深情地希望她能从内心爱上自己。自从卡尔·戈特里勃死后，神秘的官司和财富，将爱丽萨与嘈杂的人群分开了，使她深感孤独和苦闷。施蒂纳走后，爱丽萨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好象有块“幕布”从眼前掉了下来。周围人的奇怪举动，自己的奇异经历，这一切恐怕只能用“鬼使神差”来解释。莫非施蒂纳真的掌握了象他在郊游时所说的“能够控制别人思想”的可怕武器？爱丽萨内心充满了恐惧，想避开施蒂纳。她拿起皮包直奔火车站，准备搭乘头一班列车离去，走的越远越好。爱丽萨在火车站买票时的惊慌举动，已给售票员留下深刻印象，并为施蒂纳找到她提供了线索。

经过火车上的一夜沉睡，爱丽萨清晨时突然苏醒，心中出现了对施蒂纳的爱恋之情，急切盼望回到施蒂纳身边，甚至埋怨火车跑不快，终于在傍晚 6 点钟之前，投进施蒂纳的怀抱。

施蒂纳真是又喜又悲，喜的是他的研究实验工作已取得了巨大成绩，心爱的姑娘已属于自己；悲的是爱丽萨并不是自愿主动地爱自己，而是他运用思维传感，迫使她“爱”上的。这一切跟自己安慰自己又有什么两样呢？

欲霸世界无奈何

全国金融界发生了大混乱。很短的时间内，大批中、小银行及企业倒闭；全国最大的三家银行中，只有施蒂纳操纵的爱丽萨银行资金日益增多，其它两家都损失了 30% 的资本。

在这场金融大战中，买卖有价证券的运气十足，对交易所行情的准确猜测，以及对周围人非常不可理解的影响力，使施蒂纳变得令人可怕。许多与他会过面的银行家，回去后似乎丧失了智力和全部经验，只有破产一条路。在求和不成的情况下，两家全国最大的、互相敌对半个世纪之久的舒马海尔银行与蒙斯捷尔别格银行决定联合起来，利用自己广泛的群众影响和国家支持，与“恶神”施蒂纳相抗衡。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施蒂纳不断研制和改进他的武器，控制人的思维。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防止金融垄断，表示支持两家银行成立联合股份公司，并决定这天下午 2 点正式批准成立。因而，这两家银行的股票价格暴涨。当行情涨到最高点时，施蒂纳将先前大量吃进的股票全部抛出；迫使政府会议作出拒绝成立联合股份公司的决议；致使两家银行股票价格顿时大跌，全国数百万的有小额股票者一下子就丧失了自己的财产。人们大骂施蒂纳，他自己则以强者总是胜利者而自豪：天才的施蒂纳能够战胜人的抵抗力！这时候，他已经掌管了全国最大的银行，大部分企业

都是他的债户，他把全国的工业都据为己有。

当金融之战大局已定时，施蒂纳准备休息一下，和爱丽萨结婚旅游。临走的头天晚上，他向睡意朦胧的爱丽萨发射传感，使她心中充满对他强烈的爱。他们在海边别墅度过了美好而浪漫的时光，爱丽萨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和幸福。一周后，爱丽萨好象从梦中醒来一样，愈来愈看不惯施蒂纳。施蒂纳又用魔法控制了她的感情，使她对自己又表示亲热。然而，施蒂纳却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家里的形势发生了意外变化。原来倒闭的银行准备重新开张，要通过法律限制施蒂纳。于是，他又重新投入战斗，整天不出实验室房门，用神秘的武器很快战胜了对手，并新设计建造一些重复的仪器。因为用尽心机和人的思想搏斗，经常要耗费巨大精力，致使他疲劳不堪，只有爱丽萨弹的钢琴曲，才能使他得到片刻宁静。

艾玛和查乌耶尔生了个儿子，准备去南方疗养一段时间。施蒂纳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他们并没走。因为施蒂纳又遇到了麻烦。他在自己所控制的企业采取新的措施，使产量大幅度上升，产品充斥国内市场，而出口因关税壁垒被外国排挤，经济战将要转入武装冲突。他感到要达到控制国家政府独霸世界的目的，还必须具有高效能、远射程、能征服人民思想意志的遥控武器，于是便全力潜心研究，忘记了周围的人。爱丽萨与查乌耶尔旧情复燃。当施蒂纳完成了自己的研究，又想到他们时，他们便仍然一个爱施蒂纳，一个爱艾玛，维持了原样。

施蒂纳为了试验新武器的威力，首先在一天夜里，向一个扇形区域发射思维传感电波。他让这一区域的人，无论是男是女，或雅或俗心中都同时响起了一首庸俗歌曲《我亲爱的奥古斯丁》的旋律。很多人大声哼着这首歌曲，警惕地看着对方，足足有5分钟。第二天，报纸报道说可能是一场“流行性精神

病”。施蒂纳看了得意非凡，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此后，他又在城里做了几次试验。有天中午，他让城市某地区的所有活动都停止一分钟。人们保持着原来各种姿态，僵在原地不能动；汽车在街道拐弯地方，一辆接一辆地撞在一起。这种现象只发生在这一个区内，其他区情况正常。另一次，他让战争狂热情绪充满每个市民的头脑。城里无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带着一种挑衅的心情唱着国歌，疯狂地搜寻着想象中的外国“间谍”，都抱着要“战死沙场”的决心，上街游行示威。这次狂悖行动也和上次一样，转瞬就过去了。

几次社会动乱引起了大家的恐慌。政府很快成立了“社会拯救委员会”。到底从谁手中拯救？人们却不知道，各种流言蜚语纷纷流传，人心浮动不安，应政府邀请前来解决这一难题的专家学者，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全国著名侦探克兰茨，先从寻找犯罪的痕迹调查起，逐渐在前两次发生狂乱事件区域的边界线上，找到了蛛丝马迹。即：第一次歌曲事件，发生在本城的一个狭长的扇形区域。第二次事件集中在本城的一个圆形区域，圆的中心在交易所广场及银行街附近。从两次的图形交汇判断，发现发射点在爱丽萨银行后的一家饭店，当即派警察到饭店搜查，却毫无结果。

为了报复警察的搜查，施蒂纳又动用了他的“秘密武器”，全城市民之间充满了温情和友爱：警察不再行凶，谦恭地与流浪汉互诉衷肠；珠宝商忘记发财，欣然地将珠宝往行人口袋里塞；检察长放弃暴虐，抱住政治犯大哭，请求他人的宽恕；屠宰场工人丢掉刀子，放走了牛群，让它们自由地吃草去……。这一次试验影响极大，广大民众街谈巷议，总是念念不忘那已失去的既短暂又“幸福”、“安逸”的生活。政府当局认为，这比嗜血行动更可怕，因为“狡狴的敌人，用甜美的精神毒药腐

蚀人们的灵魂，把他们当做实现自己意愿的盲从工具”，危及到现行统治秩序。

克兰茨侦探这一次终于找准了案情线索。他通过追踪定向电波的方向，发现发射点有两个，分别位于爱丽萨银行长条形大楼的两端。警察局也得到了既熟悉银行内部结构，又恨透了施蒂纳的鲁道夫的协助，他们计划把“恶魔施蒂纳”彻底除掉。

施蒂纳正在家里梳妆台旁边刮脸，看见鲁道夫和克兰茨匆匆而出，立即警觉，马上闪进隔壁一间房子里，别人不知道他在那里干什么。过了一会儿，施蒂纳出来仍在梳妆台前坐下，而鲁道夫却连忙放下手枪，殷勤地拿起剃刀，小心翼翼地给施蒂纳刮胡子；克兰茨也奴颜卑膝地主动为施蒂纳刷衣服，施蒂纳作为报酬，赏给他们每人一枚硬币，打发他们走了。克兰茨直奔监狱，要求把自己称为囚犯关入牢房；鲁道夫也举止离奇，马上开了一个理发馆，当理发员。

正当社会“拯救委员会”无计可施之时，当地人称为“铁将军”的军区司令挺身而出，决定亲自带领部队，用武力消灭施蒂纳。然而，就在队伍集合完毕，准备包围爱丽萨银行大楼时，士兵们突然惊慌恐惧起来，人群四散奔逃。最后，连“拯救委员会”及整个政府人员都跑出了城。“铁将来”只有宣告自己的失败。

施蒂纳终于胜利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号令全国，独揽大权。这时候，英、法、美等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防备德国政府掌握施蒂纳的武器，准备插手进行干涉。“铁将军”自认为有世界列强给自己撑腰，迫不及待地用重炮轰击施蒂纳。但是炮兵们掉转炮口打炮，反而造成了城市平民的伤亡。美国政府也抢先派出无人驾驶飞机轰炸施蒂纳，想把他的可怕秘密武器炸毁。投下来的炸弹却偏离了目标，反而炸毁了王宫。后

来，德国政府出面阻止了军事干涉行动，希望另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施蒂纳也得到了喘息机会。

查乌耶尔与妻子艾玛带孩子在南方已休息几个星期了。他起初还对艾玛细心关怀照顾，后来态度逐渐变了，又开始想念以前的情人爱丽萨。这时鲁道夫来找他，告诉了城里发生的事情，使查乌耶尔惊异不已。他恨施蒂纳，认为只有拥有相同的武器才能战胜施蒂纳。鲁道夫知道在莫斯科的卡钦斯基对“远距离传送思想”之术很有研究，他们便立刻动身到莫斯科。

卡钦斯基的研究方向，一是改善“远距离传送思想”的功能；二是防止人们受“思维遥感”的损伤。他对施蒂纳及德国的情况也了解。当查乌耶尔和鲁道夫请求他帮助时，卡钦斯基表示同意，准备制造出一种“思维发射大炮”来轰击施蒂纳。

施蒂纳正在自己的实验室研究图纸，突然心血来潮，产生了要出去散步的愿望。当他走向门口时，一个念头闪现出来：莫非自己也落在别人的意志控制之下了吗？他竭力稳定住自己的心神，走到窗边，抓住暖气片，先使自己身上感受到的外来电磁波，流入地下。摆脱了他人的遥感控制，然后，迅速披上护网罩，开动自己的秘密武器，跟踪发射“思维电波”，让卡钦斯基发射的“思维电波”刹那间丧失作用，卡钦斯基本人也丧失了全身活动能力。由于助手们适时地操纵仪器，发射出抵御施蒂纳电波的思维波后，卡钦斯基才重新恢复了生命的活力。他们又制造了 30 台“大炮”，将爱丽萨银行团团围住，向施蒂纳发出缴械投降的最后通牒。

施蒂纳毫不动摇。双方互相对峙了好几天。卡钦斯基就在一疏忽间没披防护网，被施蒂纳发射波击中。他的思维已为对方所控制，只身走向爱丽萨银行，周围的人发现后，已无济于事了。

卡钦斯基成了施蒂纳的俘虏。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请求对方在处死自己之前，能参观一下那台可怕的武器。施蒂纳欣然同意了，并向他——一个职业同行，敞开了自己心灵的大门。施蒂纳坦诚地承认自己的失败，因为他的负担太重了，他想以个人的意志统治世界，虽然用尽心机，耗尽了体内储存的全部智慧和能量，仍然力不从心。因此，他决定放弃原来的想法，他把一大包科研资料交给卡钦斯基，并把对方反锁在屋里，自己出走了。卡钦斯基凭着一个科学家特有的灵感，专心致志地在施蒂纳留下的资料堆里，度过了一个奇妙的夜晚。施蒂纳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用仪器进行“思维传导”试验和实际应用的全过程。还有重大意义的实验使他获得了成功，而成功后他却一步步走上了疯狂的游戏歧路。

施蒂纳让爱丽萨恢复了原有的思维，并带着痛惜和悔恨的心情，向她原原本本地讲明了自己所做的事情。他爱爱丽萨，便向他灌输了对他的爱情，还曾经以拥有控制别人的能力而沾沾自喜，可是归根到底这只是自我麻醉和欺骗。他渴望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和爱人，不是别人控制的那种爱情，可他并未得到。爱丽萨也懂得了，他并不是个超人，不过是一个因自己的错误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人。施蒂纳厌恶自己的过去的一切，他为了悔罪，通过“思维发射机”下达了对自己指令：他将成为一个由新的思想意识构成的新人——改名“施特恩”。他也为爱丽萨准备好了一条后路。当预定出走时刻来临时，施蒂纳完全变了，他似乎不再认识爱丽萨了。施蒂纳——施特恩迈着一种陌生的步子独自走了。

奥托·查乌耶尔和鲁道夫带领部队冲进爱丽萨家，未发现施蒂纳。查乌耶尔粗暴地撵走妻子，同爱丽萨单独谈话，想和她恢复旧情。爱丽萨因他已有妻子和孩子，同时发现他粗鲁冷

酷的性格，已经对他产生了新的认识和恐惧心理。她宣布放弃遗产权，决心同艾玛母子一起远离此地。查乌耶尔阴郁凶狠的一拳，砸破了玻璃鱼缸，鱼和水都泼在地上。

变坏事为好事

爱丽萨和艾玛母子远离闹市，在海滨棕榈树环绕的庄园居住，已有三年了。随同前来的还有好友施密特戈弗夫人。负责关照她们的是已故银行家卡尔·戈特里勃的老仆人汉斯。事先，施蒂纳嘱咐过汉斯，因为他是第一个接受“强力思维传感”试验，取得完全稳定效果，办事忠诚可靠的仆人。施蒂纳原以汉斯的名义，存在银行一笔巨款，实际上都是为了支付爱丽萨等生活所需，钱和房子的真正主人是爱丽萨。她们隐姓埋名，断绝与外界联系，在这里过着宁静、和睦的“世外桃源”生活。小奥托晒得黝黑结实，活象土著人的孩子，天天到海边玩耍。

一天，海湾闯进一艘欧洲式的白色快艇。快艇上飘扬着一面红旗。爱丽萨既担心又惊奇。船上的水手和三名穿白衣服的人，在岸上支起帐篷。原来他们是施蒂纳——施特恩，还有卡钦斯基和莫斯科动物园主任杜戈夫。据说，他们是来捕猎狮子带回驯化的。爱丽萨对周围人嘱咐说：既然施蒂纳已经改换名字，就不要用原名称呼他，“不管他有多大过错，可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他结束了自己的过去，我们就应该替他保密。”实际上她的内心非常激动不安。

动物园负责人杜戈夫向主人介绍了他们一行，并说明来意，彬彬有礼地相互致意。爱丽萨不由自主地向“施蒂纳”提出一连串问题，对方善良温厚地回答说：他不是俄国人；已在俄国住了近三年；过去的事都遗忘了，但也拒绝做恢复个性和记忆

的治疗，因为会引起自己的不愉快；他在“狄那莫”工厂当过工人，后来成了莫斯科动物园主任最亲近的助手，认识了“思想发射机”专家——卡钦斯基。客人向他们介绍了“思想遥感工作”在苏联广泛应用的奇迹：莫斯科已变成“一座沉默无言的城市”，人们认为旧的谈话方式麻烦，学会直接用“思想感应”方式交换思想；“邮政、电报、无线电很快也要送进博物馆了”；远在异国他乡的人，可以迅速与莫斯科友人交换思想；因为“我们的脑子就是我们的电台”，并将使“我们天然的‘电台’功率越来越大。”这种“思维传感”已经不是机械性的强迫，而是在集体劳动中起协调一致的作用。施蒂纳的确做了不少坏事，却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科学遗产，保全了卡钦斯基的生命。现在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已成为文明社会的共同财富。爱丽萨此时沉思起来。

爱丽萨请求卡钦斯基协助，恢复施蒂纳原来的意识，那怕几分钟也好。她这样做有双重目的：一是解开“戈特里勃之死的谜”；二是重温旧情，因为她开始爱施蒂纳了。起初对方经过反复考虑婉言拒绝，后经施蒂纳本人同意，决定做十五分钟试验。

施蒂纳恢复原貌，他深深爱着爱丽萨，承认第二份遗嘱是他催促卡尔·戈特里勃写的，他“有罪”。原因是他当初在银行时把收到的几张支票交给爱丽萨，她发现票面签字异常。爱丽萨的疑惑，提醒了施蒂纳。他调查落实是奥斯卡尔伪造的。于是，卡尔怒不可遏，立遗嘱取消了奥斯卡尔遗产继承权并写信进行了申斥，当时别人并不知道。后来，鲁道夫为抢夺遗产开枪打死了查乌耶尔，自己也脑溢血死了。而银行家卡尔之死，纯属偶然事件。这一切误会，到此都冰消云散，真相大白。

正当二人难分难舍之际，试验时间已到，施蒂纳又变成了

平静安详的施蒂纳。

傍晚，爱丽萨为客人弹奏圣桑的《天鹅》曲，引起施蒂纳的追忆。他们一同到海滨散步。

爱丽萨随客人打猎进入热带丛林深处。一路上施蒂纳对她悉心关照。四头狮子温顺地跟他们走出森林；一只凶猛的豹子扑来，被他们的“思想辐射器”吓得仓皇而逃。杜戈夫意味深长地说：人脑是主宰世界的最伟大的力量，最强大的武器！

客人们登上汽艇，鼓风扬帆而去。施特恩伏在狮子身上入睡了。爱丽萨想去莫斯科看看人间奇迹。他们都在思念对方中进入梦乡，生命中原有的使人望而生畏，给人带来危险的东西，已经被人的思想力量驱入迷宫了。

珊瑚岛上的死光

我驾驶的双引擎飞机“晨星号”在太平洋上空被神秘地击落了。当时飞机机件运转正常，在出事的空域内又没有任何飞机和导弹出现，飞机却突然在 800 米高空处发生爆炸，燃烧的机体迅速下滑，只听霹雳一声，机翼上出现一道锯齿形闪电，“晨星号”四处起火。在危急中，我抱起密封皮包，跳出飞机舱外，坠落在大海里。

海涛汹涌，一个巨浪把我托起来，另一个巨浪又把我压下去。又苦又咸的海水呛得我透不过气来，幸亏我在飞机上穿好了救生衣，海水才没把我吞没。仅仅过了几分钟，两架直升飞机出现在“晨星号”飞机残骸的上空，几个蛙人沿着悬梯向下爬，他们显然是在寻找我的踪迹。天色昏暗下来，蛙人没有找到我便匆匆离开了。我把密封的皮包紧紧地缚在腰带上，在大海里一直飘流了两天一夜。第三天，我游进一个海湾，这里海水清澈如镜，水底隐约可见白色的、美丽的珊瑚。前面是一个小岛，我拼着最后一点力气向岛上划去。突然，一条被人称为“海中猛虎”的大鲨鱼向我扑来，我感到浑身冰凉，惊叫了一声，等待死亡的来临。这时，一阵热雨溅我一身，我周身滚烫，只见前面的鲨鱼身上迸发出耀眼的光，周围的海水急骤气化，并发出劈啦的爆裂声，鲨鱼的白色肚子翻了过来……

我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抬到一间华丽的房间里。当我醒来的时候，房门推开了，一个头发斑白、阔额高鼻的老人走了进来。我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说自己是乘船的旅客，途中不

慎落入水中。那老人让我好好休息，并领我观看了小岛。小岛上有一幢白色房屋，房顶上装有不同类型的无线电天线，还有自动化潮汐发电站。小岛前面是一湾湖水，湖底铺着白色细沙，周围长着一排椰子树，高大的剪影衬托在蓝天白云下面，显得清丽妩媚……我欣赏着小岛的美景，心中不由升起疑团：这位温文尔雅的老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是谁把小岛建设得如此现代化？那老人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凄然一笑，讲起了他的经历：

他出生在日本的一个华侨家庭。在小学读书时，他幼小的心灵就被打下了战争的烙印。后来他留学 A 国，专攻晶体物理学，在激光研究中表现出很大的才能，毕业后应聘到一个研究机关，成为令人尊敬的马太博士。他研制成功了激光测距仪，不料这项发明被用于军事上，开始为战争服务。马太博士立即提出抗议，A 国政府却把他当成心理变态者，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此时，大学时期的同学布莱恩知道他的遭遇后专程从欧洲赶来， he 现在是欧洲洛非尔电子公司的副经理。他来到马太博士身边大骂 A 国政府的腐败，自称是和平主义者。布莱恩专门在太平洋上一个秘密的珊瑚小岛上为马太博士建立了完备的实验室和发电站，让马太博士潜心进行激光研究实验，并给他配备了助手罗约瑟，还有一个马来仆人阿芒。马太博士在这里默默钻研了整整十年，他的发明被布莱恩拿去做什么，马太博士一点也不知道。

现在，他的助手罗约瑟到日本休假去了，阿芒是个哑巴，他每天料理好主人的生活后，常常独自坐在礁石上，用笛子吹奏一些古老而忧郁的曲子。马太博士很忙，整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我闲得无聊，便打开电视机，观看新闻。电视里，我发现科学界的朋友对我的突然失踪非常关注，他们把“晨星号”

飞机失事和海上某国在太平洋活动的舰队联系起来，这不禁又使我想起自己的惊险遭遇：

我出生在南太平洋 S 国的一个华侨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华人教授赵学谦的私人实验室工作。他潜心研制了一种小型高效原子电池，许多大公司都提出要购买专利，价格高达几十万、几百万美元。这些都被他拒绝了，他想把自己的研究献给祖国，当得知我准备回国的消息时，他十分激动。我离开他的前一天，赵教授特地为我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夜里 12 时宴会才结束。赵教授让我上二楼休息，他走进自己书房，像往常一样还要工作两小时。凌晨两点，响起两声刺耳的枪声，我冲到楼下，只见赵教授躺在地毯上，脸色苍白，断断续续地说：匪徒要抢高效电池图纸，已经被烧了，你赶快把电池样品带回国去……他话未说完，便停止了呼吸。我把高效原子电池样品装进密封皮包，乘坐赵教授私人飞机“晨星号”准备飞回祖国，谁料在太平洋上空，竟被神秘地击落下来，飘泊到这小岛上……

马太博士兴致勃勃地走进房间，阿芒端来奶油蛋糕，上面插着十支红蜡烛。我以为是马太博士的生日。他笑了笑，原来马太博士每一次取得科研成果，阿芒都送上一盒奶油蛋糕，插上一支红蜡烛。今天是马太博士在岛上取得的第十项科研成果，我刚斟上一杯酒向他祝贺，不料他像发现了什么似的，急忙向墙上挂着的剂量仪奔去：“你带有什么放射性东西吧？”他狐疑地问，我只好把带有高效原子电池的事讲了。他立即兴奋起来，感叹地说，如果这个电池和他的激光掘进机连在一起，马上可以使世界上的采矿、隧道、地下工程施工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将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他顾不上饮酒，便把我领进他的实验室。在操纵台的不锈钢架上，放着一台激光器，它输出的

能量比一般激光器要多若干个数量级，任何坚硬的金属和岩石，在这种激光的照射下都将直接气化。以后，人类凿穿地下岩石，将比快刀切奶油还容易。他又打开了激光全息电视，从屏幕上看到了：在珊瑚礁畔，那天他正在做实验，发现鲨鱼向我扑来，便使用激光器瞄准了鲨鱼，把它杀死了。马太博士说他使用激光器只去杀死那些将给人造成危害的鲨鱼，从来不去伤害任何一个人。他又讲起他发明过的一种强力微波震荡器，它可以产生一束极窄的无线电波，从而在远距离的目标上造成电火花，他已把这项发明交给了布莱恩的洛非尔公司。

我眼前突然一亮，“晨星号”恰巧是被这种闪电击落的，我不禁失声惊叫了一声。马太博士问我怎么了，我便把赵学谦教授和我的“晨星号”的遭遇都告诉了马太博士。他听后踉跄几步，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痛苦地捂着胸口，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了。阿芒赶紧为他注射了药，马太博士才清醒过来。此时他已恍然大悟，是布莱恩把他困在孤岛上，把他塑造成一个单纯的科学工具。马太博士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再也不能受人欺骗了，决心保住这次研制激光掘进机的秘密。他让我和阿芒把这架机器抬到他的寝室里。

黄昏，远处海面上驶来一艘军舰，从上面飞过来一架直升飞机。马太博士让我躲在他的寝室里，我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外面发生的事情。从飞机上走下来了布莱恩、罗约瑟，还有一位海军军官和六名水兵，他们缓缓走来，夕阳在他们前面投下长长的阴影，紧张的气氛笼罩着这恬静的小岛。

马太博士径直向布莱恩走过去，大声责问他前不久击落“晨星号”飞机的事，痛斥他背弃了把发明用于和平的诺言。那个叫沙布诺夫的海军军官连忙辩解，说是用强力微波震荡器改装的空间放电仪武器，击落了一架贩毒集团的飞机，这是用

于和平活动。布莱恩假模假样地安慰了马太博士一番，说他知道马太博士的激光掘进机的设计已经完成，公司准备大批生产。还说这个小岛已引起了别的国家的注意，今天晚上要把小岛炸掉，他们要把马太教授带到欧洲某深山里，在那里建造了一个更为完备的实验室。

马太博士胸中燃烧着怒火，悔恨在咬噬他的心。直到今天，他才看清布莱恩的真实面目，他大叫了一声：“你们这样狠毒……”话未说完，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马太博士沉重地倒在地上。

我目睹了眼前的悲剧，感到热血沸腾，肝胆俱裂。这时沙布诺夫一句话，使我冷静下来，没有冲出去。“真遗憾，如果弄到高效原子电池，那样激光掘进机就可以变成随身携带的武器了。”无意中，我不知把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发出很大的响声，布莱恩警惕地向我这边走来。如果他发现了，那么高效原子电池和激光掘进机都会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我向四周望了一下，连根棍子也没有。我紧张得遍体流汗，心房狂跳，不知怎么办才好。布莱恩正要打开房门，这时响起一声只有哑人才能发出的伤心透顶的叫声，是阿芒从房间里冲了出去，他像一头雄师扑向布莱恩，有力的拳头把布莱恩的半边脸都打肿了。水兵们把阿芒拖走，远处传来枪声，阿芒踉跄地向大海方向走了几步便扑倒在地上，愤怒的眼睛圆睁着，把沙布诺夫他们吓得直往后退……

直升飞机驾驶员匆匆跑来，报告说N国科学家调查“晨星号”飞机下落的船只已经接近小岛。布莱恩命令罗瑟夫从实验室保险柜里取出激光掘进机的设计图，然后命令沙布诺夫和水兵在小岛上安放核爆炸装置，准备把马太博士和这个小岛一起炸掉。

布莱恩和沙布诺夫等人登上直升飞机，飞到海面的军舰上。我跑出门来，把马太博士扶回房间，守在他的身边。这时，明亮的月光从窗口射进来，四周万籁俱静。海湾上，一艘小艇正在水面飘荡……

马太博士没有死，他呻吟了一声，微微睁开眼睛，紧握着我的手，热泪纵横。当他知道布莱恩已经拿走了图纸，杀害了阿芒，逃到了军舰上，他不知哪来那么大力量，挣扎着坐起来，指着放在屋角的激光器，让我把它推到窗口。马太博士熟练地接通高效原子电池，将激光器强度调到最大值，激光器射出的光虽然目不可见，但它却带着可怕的能量射向远方，如同一柄复仇的利剑，划破寥寂的夜空。

远处海面上，军舰开始启航，它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水面的雾气中。激光器发出的光束接触到的海面上，海水爆裂着，蒸气翻腾而起，遮蔽了月光。最后，马太博士终于把光束对准了军舰，光芒一闪，一声剧烈的爆炸，军舰在浓烟和烈火包围中下沉了……

这时，马太博士像是耗尽了最后的力气，身子向旁边一歪，头低垂到胸前，他死了，脸上浮着微笑。我用白被单盖在马太博士和仆人阿芒的遗体上，含泪向他们告别。我无法搬动激光掘进机，只好抱着装有高效原子电池的密封皮包登上了海湾中的小艇。

当我离开小岛几十里的时候，身后响起了天崩地裂的爆炸声。我转过头去，只见一股白色水柱从海面矗起，高入云霄，一朵灰白色的蘑菇状浓烟形成了它的顶盖。片刻之后，水落雾散，浪花如雨。明月照在无边无际的水面上，马太博士和他身下的小岛永远消失了。

神秘的计算公司

物理博士劳赫教授几天来被一些数学方程式弄得精疲力尽。星期六晚上，他偶然翻看晚报，发现广告栏里有这样一则启事：“克拉夫兹杜特公司为机关和个人办理各种数学计算和分析工作，地址：韦尔兹特拉斯街 12 号。”

他感到克拉夫兹杜特的名字十分熟悉，可一时又想不起来。怀着好奇心，劳赫教授拿着写满方程式的纸片，乘坐出租汽车来到郊外，在紧挨疯人院的院墙下，敲开了这家公司的房门。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浓密的年轻人把他领进一个半明半暗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计算中心就在这里，有什么事？”劳赫教授从口袋里掏出纸片递给他，那人说明天中午便把答案送到教授家里，并收了四百马克。

劳赫教授十分惊异，“你们有什么样的计算机，计算得这样快？”那人一声也没吭，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第二天 11 点多钟，劳赫教授正在家中，外面敲门，一看是个身材纤细、面孔苍白的姑娘，手中拿着一个很大的蓝包裹，里面装有笔迹秀丽的运算印件。劳赫请姑娘进屋，可她一闪身悄然走了。他一页一页地读着，感到计算方程的人具有非凡的专业知识，综合了大量定理、公式和方程，运算共写了 28 页。这可不是给朋友写信，也不是手抄一本小说，而是解非常复杂的数学题，竟在 24 小时之内完成了，这使劳赫教授十分惊奇。

过了一段时间，劳赫教授选择了一个结果无法用有限项来

表达的方程，还是那年轻人接待了他。劳赫教授向他询问这里是否有才华非凡的数学家，年轻人脸色陡然一变：“这跟你没关系……”话未落音，墙外传来一阵阵揪人心肺的惨叫声。“发生了什么事？”年轻人冷笑不答，淡淡地说：“明天中午你可以收到答案。”

第二天中午，又是那个瘦弱的姑娘送来一个蓝色的包裹。劳赫教授打开影印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个新学者的笔迹，用了整整 53 页纸解出了远远难于第一次的数学题。推理和论证方法都是完美无缺的，就是牛顿那样的大数学家，看到了这道题的解法，也会大吃一惊。劳赫教授想从瘦弱姑娘那里打听些什么，可她连门也不进，惊恐地说：“我不能进屋，他们什么都会知道的。”

克拉夫兹杜特是从哪儿弄到这些数学家资料的？为什么他的公司地址选在疯人院旁边？瘦弱姑娘惊慌的身影，计算中心那揪人心肺的惨叫声……劳赫教授双手捧着脑袋，极力回忆着他所知道的关于克拉夫兹杜特的一切。突然，记忆的闸门打开了：克拉夫兹杜特，希特勒的帮凶，格拉兹集中营的审判官。他相貌可亲，面孔像是用面团捏出来的戴一副夹鼻眼镜，显得温文尔雅，可他残酷异常，心肠如蛇蝎一般，由于他在集中营的累累罪行，战后被判处终身监禁……

劳赫教授急切想知道神秘计算中心的内幕，他又一次来到这里。“我要见克拉夫兹杜特先生。”那个年轻人打开门，用燃烧着恶意和仇恨火焰的目光盯了他好一会儿，让他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见到了克拉夫兹杜特。战后的 15 年里，他老了许多。劳赫教授盯着他那喷射出凶狠绿火的眼睛：“真不知道你是怎样集中了许多数学家，又怎样大发横财的！”克拉夫兹杜特脸色黑黄，仿佛一口要把他吞下去：“够了，既然你自愿走

来，也别想回去，留在这里为我服务吧！”他给医生普法夫使了眼色。医生用一只强有力的手拉住了劳赫教授，并把浸透刺鼻物质的棉团塞进他嘴里。劳赫教授立刻昏了过去。

等他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很像病房的大屋子里，唯一的一张桌子上摆满了残羹剩饭、空罐头瓶、香烟头和碎纸片。昏暗的灯光下，坐着十几个疲惫不堪的学者模样的人，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劳赫教授只捕捉到一些颠三倒四的话：“脉冲发生器……幸福感觉是 50 赫兹……痛苦的感觉……”他是专门研究物理学的。从这些物理术语中，仿佛寻觅到一条逐渐清晰的线索：凡是被关到克拉夫兹杜特公司的学者都要经过一种电子脉冲发生器来重新调整头脑各种感觉的频率，在电磁场里，刺激人的计算能力，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工作……这个发现，使劳赫教授不禁吸了一口冷气。这个鬼地方，把学者们都变成奴隶，然后魔鬼们大发其财。

他被叫到办公室里，一个叫博尔兹的家伙用双手翻来复去地玩着一个香烟盒。他长着浅色头发，大大的蓝眼睛，是典型的德国北部人。博尔兹傲慢地对劳赫教授说：“我在计算中心负责数学部。目前，公司接到一批收入可观的军事订货。国防部交来一大批计算题目，我们已经淹没在数学题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更多的数学学者，请你来教授一些失业者学会数学……”

劳赫教授摇了摇头。博尔兹一点也没生气，顺手扔过来一张新出版的晨报。劳赫教授拿过来一看，不禁毛发直立，冷汗从面颊上流下来。报纸第一版印有劳赫教授带有黑框的大幅遗像，下面标题写着：“物理学教授劳赫博士不幸逝世。”“你们玩什么把戏？”劳赫教授气得从椅子上跳起来。“请镇静一下，这很简单。昨天傍晚，你在湖边散步，走到桥上，疯入院

里的两名患者袭击了你，毁了你的面容，然后把你扔在河水里。警察局已经来疯人院调查过并且结了案，他们对你的惨死十分惋惜，你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劳赫教授十分震怒，大声骂道：“这是一个厚颜无耻的谎言，一个骗局，一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博尔兹冷笑着，恶狠狠地说：“你不愿意合作，那么就会被送进疯人院，我们称它为‘秀才所’，你将了此残生。我们又可以用你的尸体来代替另一位学者。”他怒气未消，命令道：“把教授立即带到实验室去！”

劳赫教授心中明白，如果在实验室里任这帮家伙安排，也会成为一个计算的机器。他暗下决心，不管他们施用什么方法来影响他，都要设法打乱他们的算盘。

普法夫医生和一个微微有些驼背的小老头让劳赫教授把衣裤脱掉，然后站在搪瓷地板上。振荡器被打开了，发出嗡嗡的响声。从身上流来流去的热量，教授判断出电磁场的强度是很高的，每一个脉冲都使关节像针扎一样疼痛。振荡器频率达到8赫兹，劳赫教授身子沉甸甸的，浑身发烫，眼皮也不自主地合起来，这时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声音：“你的感觉怎样？”劳赫教授尽力控制自己，咬住嘴唇，“只是有些冷。”他撒谎说。“不想睡觉吗？”“不，我特别清醒。”他强打精神回答。其实，只要再有一分钟，他就要酣睡过去了。振荡器频率上升，困意神奇地消失了。此时，劳赫教授头脑异常清醒，他故意假装睡着了。打起呼噜来。“记下来，睡眠感觉8.5赫兹频率，就个家伙和别人的感觉频率不一样，真罕见。”普法夫医生对那个小老头说。振荡器的频率继续上升，劳赫教授在自己感觉上都来个相反的表现，悲哀时高兴，舒适时痛苦，唯有在激起计算能力时配合了那两个家伙，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得准

确无误。

最重要的考验就是在测“意志消失”感觉频率时，劳赫教授感到头脑麻木，肌肉像面团一样，什么知觉也没有了，这正是“意志消失”的感觉频率。然而，在大脑深处，还有一点思想的火星微弱地跳跃，他喃喃地说着“应该、应该……”普法夫医生突然问了一句：“你愿意跟克拉夫兹杜特合作吗？”头脑里即将熄灭的思想火花一跳，“不！”劳赫教授在“意志消失”感觉的瞬间做出一个清醒的回答。“这个家伙真见鬼，再往下干！”拉普法医生怒气冲冲。过了一会儿，劳赫教授头脑特别清晰时故意装做“意志消失”，他答应同克拉夫兹杜特合作，并对他感恩戴德。普法夫医生整理好劳赫教授神经系统的频谱，“我见到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这样特殊的人，记下，当 175 赫兹时他将失去意志。”

劳赫教授在普法夫医生给予为公司效力的频率“教育”下，故意装成满脸呆相，他和十几名受害者每天早起后先祈祷半小时，然后来到沿墙摆的写字台前。那里放有公司承担的计算题目，当振荡器频率拨到 93 赫兹时，扬声器里一个声音命令道：“开始工作！”他们立即用钢笔在纸上疾书，只见人人脑袋扭动，手指在纸上飞舞。人人脸在充血，眼珠仿佛要从眼窝里跳了出来。工作大约延续一个小时，脖子上的血管全变成紫色。这时振荡器拨到八赫兹，全体计算者都睡着了。休息仅十分钟，又开始疲于奔命的疯狂工作。一个人惨叫了一声，用手撕着自己的衣服，倒在地上死去了，其它的人像根本没发生任何事一样，铅笔照样在纸上飞跑。

劳赫教授目睹这一悲惨图画，心仿佛被撕裂了。他开始思考如何“炸毁”这个吃人的计算中心、克拉夫兹杜特罪恶的集中营。他日夜思索着，忽然想起普法夫可以用振荡器激起受害

者任何一种感觉，为什么不利用它在受害者身上激起一种真正的愤怒和反抗的情感，以使这些人觉醒起来，为结束这帮超现代化强盗们的罪恶勾当而斗争？

克拉夫兹杜特公司的统治者把振荡器频率控制在 93 赫兹，如果使人愤怒和厌恶，那必须是 85 赫兹。劳赫教授经过实验室时，注意到了振荡器上伏特表和电流表的数字，并发现普法夫的振荡器功率只有一瓦半。这样，只要在地线与电容器的极板之间连接一个 1300 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但在这个鬼地方上哪去寻找具有电阻的线头呢？

劳赫教授用双手捧着脑袋，一只发抖的小手把一个装满各式铅笔的黑橡皮罐放在桌子上。他抬起头来，面前那个眼光恐惧的姑娘正是前几天给他送蓝色包裹的女仆。“你还活着？”姑娘向四周恐慌地望了一眼，“在城里，人们都以为你被杀害了。”“你能进城？”姑娘点了点头，劳赫教授抓住了她的手：“你快告诉城里人，特别是大学的教授们，就说我还活着，快来救我们。”姑娘浑身发抖，说克拉夫兹杜特十分凶残，他什么事情都会知道的。劳赫教授问她，什么时候克拉夫兹杜特来盘问她，姑娘说明天会问。劳赫教授说时间来得及，让姑娘不要怕，姑娘点了点头，迅速离开了他。

黑色橡皮罐里的各式铅笔引起了他的注意。铅笔芯是石墨做的，这是很好的导体，5H 铅笔芯相当于一个两千欧姆的电阻。他把两支铅笔小心翼翼地装在口袋里。又从房间里灯的电源线中抽出几根导线，匆匆装好。在吃早餐时，乘着别人正做祈祷。他钻到厕所里，迅速剥掉电线绝缘层，抽出铅笔芯，切了槽口，使之与导线接触良好。一切准备就绪，剩下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新装的电阻接到电容器的极板和接地点——暖气的散热片之间去。

午后一点，克拉夫兹杜特总要怀着一种不可掩饰的愉快心情来参观计算人员的工作。这个时候动手把电阻接上去，调整脉冲频率可是最好的时机。劳赫教授揣着电阻线走进实验室，正巧看见普法夫医生，他便假意说准备和克拉夫兹杜特合作，准备承担起对新来人员的教授数学工作。普法夫医生很高兴，说马上见克拉夫兹杜特先生，把这一消息告诉他。普法夫医生刚一出门，劳赫教授便迅速把电阻线接好。他又看到桌上有一份要制造功率大四倍的振荡器的报告，这意味着将有更多人在这里受害。应该结束这个吃人的计算中心魔窟了，劳赫教授强压心中的怒火，走出实验室。

一点的钟声响了。克拉夫兹杜特在博尔兹、普法夫的陪同下到来这里，他们对劳赫教授的回心转意表示很高兴，并同他握了手。当他转过身来，突然发现，原来伏案疯狂工作的人此时都站立起来，眼中燃烧着怒火。劳赫教授心中一阵惊喜，成功了，振荡器唤起了他们觉醒和愤怒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克拉夫兹杜特狂叫起来，“他们继续这样，五个军事订货合同就不能实现，必须强迫他们干活！”一阵死一般的寂静回答了他的咆哮。充满愤怒的眼睛死盯着克拉夫兹杜特一伙，要偿还血债了。大家扑了上来，抓住了这些恶魔，把他们的头往地板上撞……

这时，外面涌进了一大群人，是那瘦弱的姑娘把城里的正直而善良的人们领来了。“是劳赫教授，他还活着！”大家欢呼着，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罪犯。克拉夫兹杜特和他的帮凶将交给联邦最高法院予以惩处！

过了许久，有传言说克拉夫兹杜特和他的同伙将为国家效劳，并负责筹建一个很大的计算中心，为国防部服务。同时，报纸上也有这样的广告：本计算公司聘请精通高等数学的 25



神秘的计算公司



岁到 40 岁的男子.....

劳赫教授把报纸捏成一团，心中愤怒无比。

飞碟遇难

大家都知道，老教授克林是个行为古怪的人，有人甚至认为，用“古怪”二字来形容他，还远远不够。他又跛又脏，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如果谁敢冒险同他说话，他准会吹胡子瞪眼睛，咆哮如雷地把人给顶回去。更令人难解的是，从他那幢在流星山上的住宅里，经常传出一种奇怪的叮当声和令人头昏眼花的闪光。他在那里干什么呢？谁也猜不透。

对于十二岁的丹尼来说，这位深居简出的隐士更是一个谜。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小楼里，准是在搞什么科学发明！

为了弄清其中的奥秘，丹尼偷偷地来到教授的小楼旁。他发现教授坐在一间用栎木制成的实验室里，室内挂有星象图和一些画着其他星球景色的风景画。在写字台旁，教授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摆弄着一堆奇形怪状的仪器。他从不见客，而满足于一个人呆在屋里同威士忌作伴。丹尼一直以为教授是在秘密制造一艘宇宙飞船。直到五月份一个雷雨交加的下午，他才知道自己完全猜错了。

那天下午，丹尼的母亲让他到杂货铺里去买点东西。杂货铺老板哈金斯太太靠在柜台旁，对走过来的丹尼眨眨眼说：

“嘿，小丹尼，你知道那位疯博士在干什么吗？今天一清早，我见他一直在那座小山上转游，不时用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空，好象天空会裂个口子让他进去一样。也许他的日子到了，他想要在见到上帝之前先跟它打个招呼。看他走路时那副摇摇晃晃的样子，似乎他要自己走向他的归宿之地了。不过说真

的，他可能在搞什么名堂。”

当丹尼好不容易从家里溜出来时，天色已经很晚了。他很激动，一心想去弄个水落石出。这时天空阴沉沉的，一场大雨就要来临。他骑自行车登上了流星山，山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克林教授会不会还没有回来呢？

他把自行车停在教授房子外面的栅栏旁，当他正给自行车上锁时，黄豆大的雨点已开始落下来，看来马上就要大雨倾盆了。他在树林里跑着，想找一个躲雨的地方。最后，在小楼后面一棵大树旁停下，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楼房的后门。

突然，他看到房顶上升起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这是一根巨大的金属杆，在房顶上左右移动，扫过天空，并不时地颤动着，好象把一串看不见的脉冲向暴风雨发射出去。丹尼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仔细地观察着动静。

四十分钟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滴着水的树林和被风吹灭了的路灯使丹尼有点灰心丧气，他正准备放弃自己的计划回家去，忽然后门开了，克林教授走了出来。

教授毫无线条的身躯上披着一件变了形的雨衣，他穿过长满荨麻和蒲公英的花园，来到一座马厩似的房子旁。房子的四个角落各有一个用帆布裹着的东西从混凝土制成的掩体里向外伸出。

对这些东西，丹尼并不陌生，因为他早就进行过侦察。可是它们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丹尼却不得而知。正在这时，教授把帆布揭开了。这下可乐坏了丹尼，他可以看个够了。只见四根金属筒闪闪发光，就象大号消防水龙头的喷嘴。金属筒从地面向斜上方伸出，直指漆黑的天空。小侦探高兴极了，他不顾混身透湿，坚守阵地，继续观察。

突然，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天空，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一

般。万倾银光洒泻在教授身上，丹尼清楚地看到他正在一堵钢筋混凝土墙旁掀动着一根巨大的金属操纵杆，并狂喜地注视着风雨汹涌的天空。丹尼顺着教授的目光向空中望去，不觉被一种奇异的景象惊呆了，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在他头顶上方，一个不断变大的绿色圆盘飘浮在暴风雨中，那忽明忽暗的闪光把这只在天空中翱翔的幽灵清晰地反衬在零乱的乌云之中。

丹尼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天空，全然不顾暴雨浇身，两腿发麻，他唯一想到的是：我终于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飞碟！

忽然，一阵连珠炮似的呼呼声从克林教授的外屋里传来，把丹尼吓了一跳。紧接着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起初，丹尼还以为是教授的房子被炸塌了哩，后来才知道是教授在发射他的雷电机关炮。只见一道道锯齿般的白光从古铜色的炮口吐着火舌猛烈地射向漆黑的天空。一切都清楚了，老教授不是在制造一艘飞船，而是在捕捉一艘飞船。

丹尼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激动，或者说是感到害怕。他紧紧抱住粗大的树干，似乎这样更安全一些。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臭氧味，噼噼啪啪的放电刺得他眼球发痛。但他仍看到那只惊慌失措的飞碟在道道白光中左躲右闪，狼狈不堪。

克林教授来回搬动着操纵杆，不断调整着转盘的角度，把他的天狗射向天空中去追逐那慌忙逃窜的猎物。飞碟沐浴在一片青兰色的火光之中。忽然，飞碟猛地往下一沉，象只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飘荡，接着好象巨大的陨石一样飞快地向地面扑来，几乎遮住了半边天。“轰”！一声巨响，飞碟落在地上。震动如此之大，几乎要把丹尼紧抱着的大树连根拔起。教授就象一艘急速行驶的巨轮突然触礁一样，被震得翻了几个跟头。飞碟坠落时激起尘土和草屑弥漫着整个果园。这时，飞碟还在剧

烈地颤动，教授赶紧从地上爬起来，跑到外屋去把开关关上，飞碟这才安静下来。

丹尼疑惧地看着飞碟，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怪物啊！真有学校刚修的游泳池那么大。

教授瘸着腿战战兢兢地走向他的猎物，在离飞碟几码远的地方停下来。他把手伸进雨衣里，拿出一根音叉样的细长棍，长棍的手柄后面有一段弹簧形软线连在教授黑色的金属皮带上。当教授用这根棍子去触碰飞碟时，棍尖振动起来，装在皮带上的一盏小灯闪着红光，教授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眼前的情景使丹尼想起一幅地下水勘探队员用榛树条寻找地下水的油画。趾高气扬的教授在探测什么呢？是不是飞碟里面有生命呢？

如果真有生命，他可不愿冒这个险。只见他把探条插进腰带，然后拿出一根大约十八寸长的金属棒，在手柄上插进一个插头，金属棒尖便发出亮光。教授把金属棒随手往旁边一根树枝上一放，“吱”的一声，树枝被烧焦了。教授很满意。毫无疑问，这是他的一种防身武器，他带着这种武器登上了飞碟。

不一会儿，教授平平安安地出来了，双手紧抱着一个用他的雨衣包着的圆鼓鼓的东西。是活的吗？丹尼伸长脖子朝下望，可是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教授已蹒跚地走进了小楼，接着，楼上的灯光亮了。

只剩下丹尼一个人了，他看着飞碟，又爱又怕。他敢不敢自个儿进去看看呢？怕什么，教授不是好端端地出来了么？

丹尼从树上滑下来，他的心砰砰直跳，生怕飞碟会忽然飞走。可飞碟没有动。他慢慢爬到飞碟跟前，只见船舱圆鼓鼓的，就象轮船的船舷，上面还挂满了水珠。他伸出一个指头摸了摸，又硬又滑，象冰块一样。船舱外壳满是炭黑色的伤痕，那是被电子炮击中的痕迹。

飞碟的滑门在坠地时被震开了。丹尼鼓起勇气，踮着脚跟跨过门槛，走进了这个来自外星球的怪物。

顺着入口处的斜坡，丹尼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圆形舱室。舱里到处都是旋扭和把手，五颜六色的指示灯闪闪发亮，就象神奇的森林中飞满了萤火虫。地板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各种仪表和器具，一股液体从破裂的容器中涓涓流出，这都是刚才飞碟突然坠落造成的。可是，一个人也没看见，是不是教授已把飞碟架驶员给弄走了呢？

他抬头看了看磷光闪闪的天花板，忽然觉得上面掉下来个什么东西。这东西又圆又硬，刚好掉到丹尼的肩上。接着又有几片黑色玻璃碎片落到他的手臂上。他屏住呼吸向四周望了望，吓得连气都不敢出。原来这里不止他一个人。

这时，他觉得控制台的后面有动静。一会儿，他的恐惧消失了。有什么可怕的呢？原来是两个象菠萝一样的圆东西蠕动着身躯来到了他跟前。这东西浑身呈紫色，长着许多绒毛样的粉红色小脚，全身不到一米高，在圆形躯体中间偏下的地方长着两只纤细的触手。这两个小东西似乎由于害怕而浑身发抖，用一只由于紧张而不断眨巴着的绿色眼睛惊异、警惕而冷淡地望着丹尼。

他们是那样的孤独，伤感。丹尼蹲下来，象逗迷了路的小狗一样，向他们伸出了双手，温和地对他们微笑着，并用手掌轻轻地抚摸着他们柔软的红色触手。

“别害怕，”他抚慰地说，“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当然，要是他们懂人话就好了，那就可以把他的意思告诉他们，他们也就不会害怕了。这时，只见这两个“菠萝”摆动着触手，用上百个脚趾使劲地敲打地板。然后，从壁橱中拿出三颗闪闪发光的珠子，他们一人一颗，把每一颗粘在丹尼的前

额上。

“喂，我们遇到麻烦了！”丹尼忽然觉得从自己的大脑里听到他们在说话，用英语，流利的英语，甚至是用和他一样的声音说话。

“看来你很和善，也很有知识，你能帮我们吗？”

丹尼惊异得直眨眼睛，他好象是手拿听筒自己跟自己打电话。可是热情的“菠萝”正挥动着触手向他打招呼。

“这……好吧，”他结结巴巴地说，“可是，你们怎么会讲英语呢？”

“我们并不会讲英语，那是你头上的‘宇宙翻译器’在讲话。不过这只翻译器不是最新式的，请你说话不要太复杂，要不它会因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把我们弄得头昏脑胀的。”

丹尼真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最后，他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们从哪儿来？”

“从朱皮特星球上来。”

“但是为什么——我是说为什么在这里降落？”

“叫我怎么说呢？这完全是由于我们的过失。你看，这飞碟是我父亲休假用的飞船，他不让我们乱动，因为——”

当电子翻译器在努力进行翻译时，丹尼感到有点头疼，大概是脑静电的缘故吧。

“——因为我们太小，没有宇宙驾驶执照。可是我们趁父亲出差时，偷偷地上了他的飞船。”

“我们原想在朱皮特上空出现气潮时，玩一下冲浪板的游戏，没想到飞船陷进了氮气漩涡，发动机出了毛病。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里。我们打算在这里着陆进行修理。可是忽然一阵电子风暴扰乱了飞船的仪表，飞船不知怎么地就掉下来了。”

“可是我们的兄弟哪儿去了呢？我们一共有三个人呀！”

听了他们的叙述，丹尼咧了咧嘴。看着这两个大章鱼似的天外来客，不觉对他们的冒险精神打心眼里佩服。他们不是从朱皮特星上来的吗？那一定是朱皮特人。

于是，丹尼简单地把克林教授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当他讲到看见教授从飞碟里抱出一个拼命挣扎的大包袱时，朱皮特人圆溜溜头上的几撮纤维般头发竖了起来，并闪耀着愤怒的红光。

“他在这里干什么呢？为什么干涉我们的事呢？真该给他吃点……”

“宇宙翻译器”忽然发出短促的信号音，后来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给他吃点什么？”丹尼焦急地问道。

“啊，对不起，我倒忘了，你们地球上没有这种东西。好了，不谈这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兄弟哪儿去了，你能帮我们找到他吗？”

“试试看吧。”

丹尼怀着骄傲的心情，精神抖擞地走出飞碟，去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去了。

不管多么困难，不管多么危险，他决心找到那个可怜的朱皮特人，因为他不能辜负他们对他的信任。

在外面，教授楼上的灯光仍然亮着。

丹尼抓着墙上的长春藤和排水管很容易就爬到了一间实验室的窗户底下，从窗外向里偷看。

只见教授正在追逐那个朱皮特人，想把他抓进一个板条箱似的笼子里。朱皮特人拼命反抗，不让他抓。教授一手拿着火钳，一手拿着注射器，就象对待野兽一般对待这位天外来客。朱皮特也不甘俯首就擒，他左躲右闪，在桌子、书架和仪器箱

子上跳来跳去。丹尼简直不敢相信这又圆又胖的“菠萝”人竟这么敏捷、灵活。

这个“菠萝”的反抗精神确实可贵，每当教授刚要接近他时，他的头发就象火鸡的垂肉一样泛着红光，并用一只触手拿着个放大镜勇敢地向教授打去，急得教授直骂娘。

看来光靠他一个人是无法救出这位朱皮特小朋友的。丹尼又顺着排水管爬下来。他刚着地，只见窗户啪的一声关上了，一枚放大镜被扔了出来，至少朱皮特人目前还未被抓住。

回到飞碟后，他问那两个朱皮特人他们的兄弟怎么那么灵巧。

“这一定是引力的缘故，”他们想了想后说道。“在这里，我们的身体特别轻，就象卸掉了千斤重担一样；相反，要是你到朱皮特星上去，就会感到象身负千斤重担一样沉。在飞碟里，我们按照朱皮特星的引力强度设计了适合我们的环境。可是要到别的星球上去，我们就要服一种引力转换药片，飞碟上备有几个主要行星的引力转换药片，就是为适应不同的引力而准备的。”

“原来是这样。你们先别吃药吧，也许这对你们有用。”丹尼把一个盖着蓝色瓶盖的方形药瓶装进口袋。“来，你们抓住我。”

朱皮特人用触手缠住丹尼的腰，他一边带一个走出了飞碟。由于引力特别小，两个朱皮特人就象海滩边的橡皮玩具一样在丹尼身旁欢蹦乱跳地飘浮着。在这个新奇的星球上，朱皮特人感到从未有过的轻快，他们用卷曲的粉红色指头好奇地东抓抓西挠挠，高兴得吱吱哇哇地直叫唤。

来到墙边后，丹尼顺着排水管往上爬，象羽毛一样轻的朱

皮特人则抓着长春藤往上攀，一边爬一边玩着藤叶，弄得满手满嘴都是脏东西。

当他们爬到窗台下面时，发现室内空无一人，那个笼子也是空的。丹尼从破碎了的玻璃窗里爬了进去，接着朱皮特人也钻了进去。

他们在昏暗的房间里悄悄移动着，发现教授在室外的楼梯上。只见那位朱皮特小兄弟两手紧抓住一个古典式吊灯罩，在半空中晃荡，教授正用手里的火钳使劲撬他的触手。

怎么办呢？丹尼忽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他把他的想法悄悄地对朱皮特人说了，然后爬到楼梯开关下面。他的伙伴则走到吊灯下面，准备接应他们的兄弟。吊灯上的朱皮特人一看到他的哥哥们来了，马上松开一只触手向他们挥动，并发出一种吹笛子似的呜呜叫声。这大概是他们的一种联络方式吧。

克林教授回头一望，不觉大吃一惊。嘿！又多了两个标本！他喉咙里发出了颤抖的声音，一拐一瘸地向楼上跑去，凹陷的眼睛里闪动着贪婪的目光。丹尼躲在开关旁，看到朱皮特人一动不动地站在楼上，不觉对他们的勇敢精神非常佩服。等教授跑近朱皮特人，刚要动手抓他们时，丹尼突然把灯关掉，然后向前猛冲。

“砰”的一声，教授在黑暗中摔了一跤。朱皮特人从趴在地上的教授身上跳了过去，跟着丹尼飞快地跑下楼，来到了昏暗的前厅。丹尼跑到墙边，打开楼梯开关，朱皮特人叽叽喳喳地对他们的兄弟说了几句，他就放开触手从灯罩上落到楼梯扶手上，然后跳到地上。

在朱皮特人从灯罩上往下跳时，气喘吁吁的教授忽然看见了丹尼。

“是你？！”他嚷道，“你不就是那个经常来刺探我的秘密

的讨厌家伙吗？不过，没关系，你看起来倒象个聪明的孩子。你跑得很快，是吗？快帮我抓住这几个活标本，我给你五十个崭新的便士。”

“我决不给你帮忙，就是给我一百万英镑也不干！”丹尼反驳道，“快来，朱皮特人！”

他抓住朱皮特人的头发把他们带到了楼下的书房里，气急败坏的教授也跟着赶了进来。丹尼向后退了几步，忽然感到有点害怕。那凶猛的老倔头这时哪还象个科学家，简直象老鹰抓小鸡中的大老鹰。他抓起椅垫和书本使劲地向朱皮特人扔去，拿着带金属头的拐杖向他们猛刺。一会儿他又向朱皮特人说好话，表示愿意帮他们修好飞碟。软的不行又来硬的，用手上的注射器向他们扎去。

由于引力的帮忙，吓得发抖的朱皮特人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教授的进攻。暴跳如雷的教授越来越急不可奈，最后，他终于抓住了丹尼的胳膊。

“都是你干的好事，你这个坏东西！竟敢跑到我的土地上乱窜，败了我的好事！”

“放开我！”丹尼挣扎着，可教授强有力的双手紧紧抓住他不放。

正当教授举起拐杖朝丹尼打去时，朱皮特人忽然从书架上跳到教授的肩上，用触手去挠他的鼻子。教授本能地松开丹尼去抓朱皮特人，丹尼趁机逃掉，朱皮特人却跳到桌子上去了。

气急败坏的教授无可奈何地看着丹尼和他的朋友，顺手拿起了身旁的电话。

“是杜宾警官吗？你马上到我这里来。有一艘宇宙飞船落在我的花园里，三个长着一只眼睛和几只触手的生物——什么？不是。我不在‘勃乐门休养所’，我是流星山上的克林教

授。啊，天哪！怎么还要收费？

“这是一件事关科学的重大——噯哟！”

他一句话还未讲完，朱皮特人把书房墙上的星象图扯下来忽地一下盖在他的头上。

丹尼趁机从教授的胳膊肘下钻过去，猛地把门撞开，那几个朱皮特人仍不顾危险缠住在地上乱扒乱抓的教授，用脚趾头在他头上的星象图上乱踹。

“快！”丹尼催促道，他们这才跟在丹后面冲了出去。

克林教授使尽全身力气向逃跑的活标本扑过去，不料用力过猛，身体失去平衡，一下撞在门边的酒柜上。柜里的威士忌酒瓶哗啦一声全扣在他头上，酒液浇了他一脸一身。

丹尼带着朱皮特人来到果园深处，在那里，他给他们吃了引力转换片。好象地球忽然产生了强大的引力，朱皮特人一下子倒在地上。丹尼惊恐地把他们扶起来。他们身上的浮力消失了，只能迈着乌龟式的步子爬行，慢得象蜗牛。

“你们不能走快点吗？”他小声说。

“我们已尽最大努力了，”他们着急地说。

“药片一会儿就会起作用了。”

丹尼看到教授离开小楼向飞碟走去，便让他们藏在树后。这时朱皮特人又在用脚趾头使劲跺地，丹尼知道这是他们得意的表现。

“我们在离开飞碟时，把防盗生物电网打开了，”朱皮特人解释道。“如果他想撞进去，微波射束会使他头发昏、脚发麻的。”

“那可太好了！”丹尼高兴地说道。

过了一会，生物电果然起作用了。教授那副狼狈样，活象在竞选中失败的议员。他眼睛发直，神魂颠倒，象醉鬼一样，

用手扶着额头，跌跌撞撞地走过来。就在这时，传来了摩托车的声音，原来是警官杜宾来了。

朱皮特人害怕地紧拉着丹尼。“别离开我们，不然会被他抓走的！”

“我决不离开你们。”他允诺道。

教授伸开双手，猛地一下冲到正在下车的警察跟前。

“警官，快祝贺我吧！太空人到这里来了。正如我预测的那样，他们果然来了。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对科学，对我，还有对你，警官，快向我道喜吧！”

肥胖的警官用手搀扶着东倒西歪的教授，他鼻子上散着浓烈的威士忌酒味。

“果然不出我所料，你一定是泡在酒缸里了，但愿我有钱再给你买几瓶。”

“可是警官，我需要你帮忙，那几个小紫人逃掉了。他们可能就在果园里……不，可能在花园里，或者在飞碟里。让我指给你看，飞碟在——”

“教授，让我告诉你小紫人在哪里吧，他们又回到酒瓶里去了，是不是？哈哈……”

“不，我研究飞碟已有好多年了，这个飞碟是我的雷达发现的，而且——”警官杜宾生气地走开了，伸腿跨上了他的摩托。

“算你运气，今晚我没把囚车开来，否则我一定把你抓起来，以赔偿你给我浪费的时间。好了，快回去睡觉吧，如果你不想被太空人抓走的话……哈哈哈哈哈……”

狂怒的教授跟在警官摩托车的尾灯后面破口大骂，然后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他的小楼。

“咱们回飞碟去吧，”丹尼建议道，“也许我能修好飞碟。”

他们刚走到半路，就见教授手里拿着一盏防风灯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唠叨。

“孩子！”他向树林中叫了一声，“我本来不愿意杀死他们，都是你逼着我这样做，要是不把他们做成标本，他们还会逃走的。”

教授话音刚落，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汽车熄火似的声音，接着苹果树上的花瓣象飞蛾一样飘落在地上。在防风灯的照耀下，丹尼见教授手里拿着一支老式左轮手枪。

“快！”他嚷道，“快上飞碟！”

他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可是疲惫的朱皮特人仍象伦敦动物园的大乌龟似的慢慢爬。教授离他们只有几步路了，要是那个警官这时突然回来，事情就更糟……可是刚才那噼里啪啦的响声是什么呢？丹尼抬起头来，觉得前面树林里有个高大的身影在挪动。

他突然恐怖地站住了，朱皮特人和教授也惊呆了。

前面密密的树林里有个巨大的黑影。只见一双大得出奇的触手同时抓住两棵大树，轻轻一提，就把大树连根拔了起来。两棵树中间屹立着一个大象似的朱皮特人，他的触须曲里拐弯，又粗又怪，活象多瘤的老榆树根。当这个松球样的魔鬼轰隆隆地向他们走过来时，教授吓得把手的灯扔得老远。在果园的一端，一个巨型金属圆球停在被烧焦了的灌木丛中，灌木正在冒着青烟。

丹尼倒吸了一口气。这一定是朱皮特人的父亲，是来找他任性的孩子和失踪的飞碟的。

教授恐慌地举起了手枪，可是还没来得及扣动板机，就被一只钢缆般的触手抽倒在地，触手往回一带，夺走了他手里的枪，一使劲，把枪捏得粉碎，将闪亮的金属粉末撒在教授身上。

丹尼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见小朱皮特人蹦蹦跳跳地奔向父亲，把小触手紧贴在父亲巨大的躯体上。他父亲用触手抚摸着儿子，头上棕刷一样的冠毛发出温柔的红光。可是好景不长，为了惩罚孩子们的任性，大朱皮特人忽然用触手猛抽他们，把几个小朱皮特人打得象陀螺一样乱转，最后倒在地上，用手委屈地抚摸着身上白色鞭痕。丹尼吓得连气也不敢喘，心想幸亏他生活在地球上，而且他父亲的手掌是平的，不然，他可受不了。

魔鬼似的朱皮特人向丹尼走了过来，他害怕地后退了几步，只见他的独眼内闪着明亮的绿光，眼睛上面贴着一枚珠子般的“宇宙翻译器”。

“真该好好地谢谢你，”朱皮特人说，“我那不听话的孩子告诉我说，要不是你，他们早已进了玻璃缸，变成标本了。”

“过去我一直没兴趣到地球来，你看，他们对我们飞碟的来访采取的是一种盲目抵制的态度，他们多么愚昧，以为只有地球上才有智慧生物的存在。”

“可是，你的行为使我高兴地看到，地球上的普通人倒是有着友好和善良的高贵品质。看来，象教授这样的人还得给他点教训。”

说完，朱皮特人用触手缠住教授的喉咙，把他从地面提了起来。教授拼命挣扎，可是触手象铸铁一般紧紧箍住了教授的脖子，他的脸憋得象甜菜根一样通红，张着大口直喘气。

朱皮特人向教授的口里射入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松开触手，只见教授捂着肚子逐渐升了起来，悬在半空中直叫唤。

朱皮特人用另一只触手朝教授使劲一击，倒霉的教授便象小孩玩的板羽球一样向树林上空飞去。

“在数小时内，他将处于失重状态，”看着教授翱翔高飞

的身影，朱皮特人说道，“也许我给他吃的反引力药片过量了一些……”

然后，朱皮特人向他们解释他是如何根据飞碟的电子轨迹追踪到这里的。说完他就去检查飞碟的控制台，发现已无法修理，便决定利用他的圆形深空飞行器的磁力把飞碟拖回朱皮特修理。

大朱皮特人捣毁了教授的小楼，准备返航。小朱皮特人依依不舍地同丹尼道别，他们答应待经过考试并取得飞船驾驶执照后，一定到地球来看他。临上飞船前，又送给他两枚“宇宙翻译器”作纪念。

“这玩艺能翻译宇宙各种语言，”他们告诉他说，“用它甚至可以同动物讲话，你把它保存好，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丹尼伤感地望着圆球形飞船带着飞碟，在一片闪光中飞离了地面。这时他突然想起还有好多问题没向他的宇宙小朋友提哩。

他走向花园铁栅栏旁，正准备打开自行车锁，忽然听见半空中传来一声喊叫。

在他头顶的上空悬着一个人摇摇摆摆的人影，在夜色中闪着磷光，原来是空中飞人——克林教授。

“救命啊！快去找警察来！”空中传来了教授隐约的求救声。

“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丹尼对空中喊道，“你忘了杜宾先生是怎么说的吗——回去睡觉吧。”

“如果你明天还呆在这里，我一定会报告他们，说你就是一个活飞碟，但愿你别被大风刮跑了。祝你平安着陆吧，教授！”

海 底 城

我们潜水军官学校座落在大西洋的百慕大群岛上。一天下午，值日军官突然通知我到司令部报到。消息灵通的哈雷得意地对我和博普说，我们3人将被派到海底卡拉喀托去。

卡拉喀托是我最向往的地方，这不仅因为它是最大最新的海底城，而且还因为我唯一的亲人斯图亚特伯父在那儿工作。伯父是海底城理想物质薄膜的发明者。在黑暗的海底，用巨大的拱形屋顶围起来的海底城都被这种特殊金属膜覆盖着，它能承受深度10000米海水的压力，确保海底城市的安全。我有一个值得为之骄傲的伯父。

我按时来到司令部，一个意外的消息使我惊呆了：伯父死了！从卡拉喀托来的泰铎神父拿着一包伯父的遗物出现在司令部，这是海底发生地震时，他在一辆被岩石埋住的潜水车里发现的。伯父的尸体还没找到，我心中不免怀着一线希望。泰铎神父忧虑地告诉我，这次地震没有任何先兆，很可能是一次人工地震，近来他们那儿发生了一连串这样的地震。泰铎神父怀疑有人在做人工地震的实验，并认为伯父与这件事有关。人工地震实验！罪魁祸首竟然是伯父！我怎样也难以把最敬爱的伯父同十恶不赦的坏蛋联系在一起。下午5点，我正式接到命令，同博普、哈雷一起去卡拉喀托。

我们乘坐的喷气飞机降落在漂浮海面上的X形机场上。直通海底的电梯把我们送到了海底城。这里没有耀眼的蓝空，没有清爽的海风，头上是深达5000米的印度洋。明亮的太阳灯

下，是一片广阔的绿色地带。哈雷一路滔滔不绝。他对这座城市非常熟悉。他父亲本恩是这里交易所的所长和议会议员，这里到处都有他的投资。哈雷不以为然地谈到海底地震，他说这座城市的居民们对于地震毫不在乎，每次地震了父亲都可以赚到一笔钱。我讨厌哈雷那副傲慢的嘴脸。

另一部电梯把我们带到地下 3000 米的 K 站。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去 K 站学习海底地震预测学。

卡拉喀托地处地震多发地带，虽然城市的抗震度是 9 级，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城市万无一失。如果地震超过 9 级，强烈的地震就会在瞬间将理想薄膜震裂，海水像猛兽一样冲进海底城，将一切压得粉碎。我们的新指挥官津矢中尉就是日本海底城覆灭的唯一幸存者。那次地震由于海底地震世界权威科兹博士的预报失误，导致了空前的惨案，城里居民无一生还，津矢因为当时在横滨才幸免一死。

K 站的工作绝对保密，我们像被监禁在海底恐怖岩牢里的囚犯，工作完成后才被获准回到地面。在这里，我真是大开眼界。地底钻洞车可以在坚硬的玄武岩中自由回转，附有原子能钻头的地球探测器可以一直探测到震源深处。

一天，在地面基地的宿舍前，我看到博普在同一个矮小的中国老头低声交谈，还交给他一件什么东西。看到我来了，博普立刻改变态度，大声训斥那个老头。我觉得很奇怪。当我来到装备品贮藏室检查仪器时，发现地球探测器不见了！然而更奇怪的还在后面。第二天上午，我们的地震波测定图交到津矢手中，我和哈雷的报告与 K 站的标准图差不多，而博普却意外地报出海底城在当晚 21 点有 2 级地震发生。津矢说他报得不准，取消了他当晚外出的资格。然而，我和哈雷还没走出门，博普早已不知去向。

博普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最恨做坏事的人。现在他的一连串行动真令人不可思议。我走在街上，眼睛却一直搜寻着博普。突然，我看到博普，他正在和一个满脸皱纹的中国人说话，就是我曾经在宿舍前见过的那个小老头。他们走开了，我不由得跟踪上去。过了20点，中国人显得很急躁，似乎在担心着什么大事。就在这时，整个海底城开始晃动起来。海底地震！博普的预报完全正确！

我满腹狐疑地回到基地。一觉醒来，博普已经回来了。哈雷正在追问他是怎样得到地震情报的。博普什么也不承认。哈雷说昨夜的地震已经使人赚了大钱，不过赚钱的不是他父亲，而是我伯父斯图亚特·伊甸。他说，昨天伯父的代理人在股票交易所大量抛售股票，他肯定掌握了地震的情报，知道今天股票大降价。哈雷的话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津矢找到我，突然提起了耶稣教会的地震学家泰铎神父。津矢也怀疑我伯父为了得到股票利益搞人工地震。他问我是否愿意扮演密探，他可随时给我特别外出许可证。我心里乱极了，我决定不要津矢的帮助，不再扮演密探的角色。在宿舍里，博普无意中说出伊甸也许在这个海底城，当我追问时，他又赶紧搪塞过去。博普肯定知道伯父的下落。我改变主意，赶忙去找津矢。

在伊甸企业破旧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伯父的助手巴古。他告诉我伯父没有死，出事的那天他被潜水船救起，现在身体很差。正说着，门打开了，伯父走了起来。他变得衰老不堪，我几乎认不出来了。我急于想知道那百万元地震的内幕，但他对此避而不答。临离开的时候，在伊甸企业的门口，我又看到了那个衰老的中国人，他手里拿着一个很重的包裹，我马上想起了那个失踪的地球探测器。

我回到基地，什么也没对津矢说。博普又出去了，我毫不迟疑地紧紧跟了上去。他又和那个中国老头凑在一起。他俩乘电梯降到城市的污水槽层后便进入其中的一条隧道。巨大的污水槽就在眼前，那是一个圆形的宽大的房间。一道蓝白色的光从污水槽里射出来。我扒在地上仔细观察，原来污水槽中有艘潜艇，它紧贴着理想物质薄膜，那蓝白色的光就是它放射出来的。

我在潜艇上看到了博普！一个潜水员正从水中往潜艇上送东西。那是一个直径 15 厘米左右的金属球，我大吃一惊，是氢弹！总共有八枚氢弹被送到船内。那潜水员完成了惊人的作业后，走上甲板，脱下衣帽。啊，是巴古！博普和巴古进入船舱，马达响了，船没入水中，敷贴在船体上的理想物质薄膜一闪一闪地在水中发光，直至消失。污水槽中并没有可供潜水船出入海中的水闸。突然，我明白了，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潜水艇，而是地底钻洞车！四周一片黑暗。我几乎要冻僵了。在这地底下，地底钻洞车载着我的两个好朋友和 8 枚氢弹，要到哪里去呢？

我急忙赶回基地，把刚才所见到的情景报告给津矢中尉。津矢把我说的情况视为天方夜谭，甚至怀疑我为了庇护伯父编造一套奇谈怪论。正在这时，电子计算机科的一份秘件使津矢已无暇顾及我的报告了。计算机显示地下深处的地震能量正在急速增加。

在 K 站，地球探测器从地下 21 公里处把珍贵的观测资料传送回来，我和哈雷紧张地进行分析计算。我被自己的分析结果吓了一跳：预测震度是 10 加减 2，预测时间是 36 加减 24。哈雷的答案和我一样。这就是说在未来的 60 小时内可能会有 12 级大地震！

津矢带着分析结果找到市长，要求马上疏散市民。市议会乱成一团，以本恩为首的实业家议员坚决反对疏散人员。议会否决了津矢的建议。

愤怒的津矢带着我来到伯父的事务所，他要亲自调查最近发生的一连串地震是不是人为的。津矢找到伯父，直接了当地提出那天的地底钻洞车和氢弹，伯父矢口否认。当津矢提出要他打开保险柜时，伯父显得十分狼狈，他坚持不开，在津矢的一条条理由面前，他终于用哆嗦的手打开了保险柜。保险柜里面是几个闪闪发光的氢弹！

津矢关上保险柜，脸上浮起了担心、恐惧和悲伤的表情。他指责伯父用氢弹搞人工地震，伯父只是痛苦地点点头，他的身体快支持不住了。津矢提出要逮捕伯父，巴古不顾一切地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伯父注射。就在这时，地震发生了，不过震度不大，只有 3 到 5 级，我们赶快把保险柜固定好，这些氢弹如果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墙壁上的喇叭正在传达市长的通告，说是地震警报不久将会解除，完全没有危险。刚醒过来的伯父却用清晰的声音告诉津矢，这种地震后面还有 7 次。津矢愤怒地瞪大眼睛，刚要斥责伯父，忽然又一次地震来临了。石灰石的屋檐打中了我和津矢以及哈雷。混乱中巴古带着伯父乘机溜走了。

地震结束，海底城又恢复了平静。地震测定为 4 级，难道我们的预测错了吗？我们又重新预测了一次，结果还是差不多。大地震仍然威胁着海底城。津矢决定再次去市议会建议立刻疏散。

大半议员已私自去疏散了，留下来的在议会厅里叫叫嚷嚷，互相扭打，简直像一群野猫。津矢要求疏散的建议再次被否决。因为本恩在会议上公开警告投票的议员，他是决不会允许使他

倾注在卡拉喀托的巨额投资落空的，谁赞成疏散，谁就是同他作对。因为疏散就意味着卡拉喀托变成了一座空城，而且在今后 50 年间，这座海底城将一钱不值。没有一个议员敢举手赞成疏散。

第三次地震在我们回到基地附近时发生了。又是 4 级。津矢认为这又是一次人工地震。他神经质地大骂那些搞人工地震的人是不是想把人杀死。海底舰队已决定派出全部舰船，独立进行救助市民的工作。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在这时候，即使海底城的全部机能总动员来配合拯救的话，大地震来临时，还将有 50 万以上的市民留在卡拉喀托。紧急播音里传来喧闹嘈杂的音乐，这是市议会为粉饰太平，排遣市民们的不安而播送的。津矢气愤地闭掉了开关。

我们反复地计算，答案仍然相同，地震发生的预定时间，一点点地迫近了。突然，图上显示出反常的震动，岩层的震源正以缓慢的速度向 K 站的上方移动。津矢中尉冷静地说：“这是地底钻洞车，它就在卡拉喀托的下面旅行！”我站在一旁，半天说不出话来。人类制造的交通工具竟能穿透坚固的岩层，在地底自由航行，这简直是一种奇迹。

袖珍地震计的指针不停地左右摆动，记录着大到超过图表限量的大震动。突然，我们头顶上的岩层出现了一道大裂缝，水像瀑布似的从缝里流下来。从震动强烈的裂缝中，响起了高速引擎的声音，接着，一个圆锥形的掘削钻头伸了出来。岩壁出现了一个大窟窿。一个长方形的东西，颤动颠簸着侵入观测所来了。它就是我在排水处理区的污水槽中见到的那辆地底钻洞车！

津矢敏捷地拔出手枪。博普摇摇晃晃地从车里走了出来，接着是伯父伊甸和巴古，最后是那个中国老头。一见到那老头，

津矢的手中的枪垂了焉，他像断气似地叫了声：“科兹博士”。原来那老头就是世界最著名的日本地震学家科兹。从科兹博士那里我们知道了人工地震的全部真相。

日本海底城毁灭后，科兹为弥补自己的过失，决心把余生贡献给工作，他协同泰铎神父，发明了地球探测器，又设计了地底钻洞车。为了防止日本海底城悲剧的重演，科兹又研究了人工地震。科兹博士认为，假如在可以预见大地震征兆时，搞几次破坏力较小的人工地震，就可以把危险的地震能量散发出去。这项计划需要庞大的资金，科兹找到本恩，本恩不同意搞人工地震试验，他要求科兹为他服务，独占地震预报来操纵股票的升降，科兹拒绝了。最后科兹找到伊甸伯父，他们没有钱，就利用地震预测，买卖股票。他们用的氢弹是从30多年前沉没的一条船上打捞起来的。

第四次地震开始了。科兹博士的计划是在断层的角线上搞8次人工地震，现在他们已在其中的四个地方放置了氢弹。剩下4个地方的氢弹已被我们收缴来，放在观测所的仓库里。这就是他们到这里来的原因。津矢当即决定把氢弹装进地底钻洞车。氢弹刚装好，第五次地震又发生了。这次地震不太强烈，但严重的是它不在科兹博士的计划之内。顶棚的岩石碎片雨点般地落在我们身上，伯父和科兹博士被打倒在地上。津矢决定把两位老人留在K站，带领我和哈雷跟巴古、博普一起去完成余下的任务。

接下来的三次人工地震要在比前面五回更深的地方搞。地底钻洞车由于挤碎了断层，随时有落入岩浆被溶化的危险。我们已顾不上这些了，地底钻洞车正在向地球深处挺进。第一枚氢弹发射出去了。14分钟后，和预定的完全一样，周围的岩石发出怒吼，震动起来，把地底钻洞车紧紧卡住，细长的车身

像是被巨兽的利齿咬住一样来回挣扎。突然，原子能钻头的运动停止了，钻洞车卡在地底岩石中不能动弹。我心头掠过一丝死亡的意念，但钻头巨大的声响又再次传过来。第二枚氢弹在预定的地点发射了。接下来的人工地震和上次一样可怕，但生命总算保存了下来。津矢的脸绷得紧紧的，他愤怒地大骂市议会那些利令智昏、没有人性的家伙。他说：“我们在冒着生命危险努力防止大地震，绝不是为了讨好市议会，可是我们如果成功了，那群吸血鬼岂不是没有得到报应吗？”这时，哈雷忽然带着哭腔对津矢说，他们已经得到报应了。他说他父亲和几个朋友坐着豪华游艇逃命时遇难身亡。哈雷还向津矢中尉坦白，他为父亲偷了地球探测器，他表示愿意接受军法审判。哈雷把一切说完后，如释重负地深深吸了一口气。津矢中尉笔直地站着，表情十分严肃。他大声对哈雷说道：“你已经受到惩罚了！这个问题到此结束！”

我们来到发射最后一个氢弹的地方。氢弹发射后，我们想赶快远离那个地方，可原子钻头却偏偏不能转动了。一次次的地震冲击，把操纵装置的活塞完全打坏了。巴古和博普冒着生命危险徒手用杠杆开动操纵装置。不久，机器启动了，原子能钻头又嚼起坚硬的岩石，但舱室内的温度在升高。

几分钟后，地底钻洞车已经回到 K 站附近，原子能钻头的震动突然变弱。们到岩石外边了！不过我们高兴得太早了，舱室内突然发出金属切割的声音。巴古的脸色变了，舌头不停打颤。“包裹钻洞车的理想物质薄膜破裂了！”他望了一眼指示器，对我们说道。原来我们钻进了水中，高热的理想物质薄膜突然遇冷，发生破裂。

难道 K 站被水淹没了？伯父和科兹博士怎样？海底城卡拉喀托也完了，难道我们的努力全成为泡影？危险已容不得我们

思考，如果理想物质薄膜失效，我们一旦到了海底就会被海水压得粉身碎骨。被地震多次撞击得遍身伤痕的地底钻洞车又钻进岩石中。

舱室的温度继续上升，热得让人头晕目眩。原子能钻头的运转变得不规则，它的噪音震得人耳朵阵阵作痛，加上舱室内的空气污浊，人被困在车里，真是十分痛苦。由于缺氧，津矢第一个倒下了。接着哈雷、博普、巴古也纷纷倒在地上。我叫着，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失去了知觉。

当我睁开眼睛，泰铎神父正朝我微笑。我正坐在泰铎神父的潜水车里。舱室的墙壁贴着各种各样最新观测仪器图、地图和资料，整个潜水车就像一个活动的地震观测研究所。巴古告诉我，是泰铎神父救起了我们。当我们在震源上时，神父刚好通过海底，他测到了地底钻洞车的震动，这个小小的潜水车虽然已装满了观测机械和避难的人，但还是把我们救起，现在它正要回到卡拉喀托，去救我的伯父和科兹博士。听到这儿，我心里一阵难过。不过，即使伯父和科兹博士同海底城的居民一起牺牲了，我们也算获得了胜利。因为我们证明了根据科兹博士的新理论和新技术是可以确立预防大地震的方法的。这起码是个安慰。

我们用泰铎神父的观测设备，分别着手地震预测的计算，计算结果表明，地壳内可能发生大地震的积蓄能量已完全散出。不论卡拉喀托发生了什么，我们防止了大地震的计划是成功的。几天来，津矢的脸上第一次绽开了笑容。

我们首先证明了地震是可以预测的；其次证明了地震可以由人类操纵和抑制。事实上，我们已经避免了像日本海底城那样的悲剧重演。不过，海底城卡拉喀托为什么不能幸免于难呢？痛和悔恨充满了我们的胸膛。潜水车向着卡拉喀托急驶，

舱里的人在痛苦、焦急中等待。

突然，在我们前面的海底，出现了一闪一闪的光亮，那光越来越大，越来越近。这是海底城卡拉喀托的拱形屋！理想物质薄膜没有破裂。一切正常！我们像孩子似地欢呼起来，大家拥抱在一起。

潜水车进入水闸，停靠在码头上。打开舱室，我们再一次兴奋地站在洋溢着温暖和生气的海底城市卡拉喀托。

伯父和科兹博士在医院里。原来我们坐着地底钻洞车出去不久，K 站就进水了，没有办法，他们只好放弃 K 站，海底舰队的基地也往上移了一层。理想物质薄真不愧是理想物质，拱形屋没有因科兹博士连续的人工地震而有所破坏。伯父对着旁边床上的科兹笑了起来。